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02/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載詠樓重鐫硃批孟子二卷

〔宋〕蘇洵批點
濟南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載詠樓刻本

孟子解二卷

〔宋〕尹焯撰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鈔本

施先生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橫浦先生文集附刻本

朱子四書或問小註三十六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七一

一三四

一三九

載詠樓重鐫硃批孟子二卷

〔宋〕蘇洵批點

濟南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載詠樓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評孟子

二卷》提要

蘇老！

序

天之繫星漢山之尚草木烟雲
水之承風至文也夫人而欲知
之也必由親夫達觀先覺者以

孟子專述德之言其文

蘇版

至矣顧其運規矩於無形妙方
員於莫尚後死者不有濂洛關
閩之領悟而有董賈韓歐之摹
寫豈能驟而窺耶老泉絕世俗
退居山野肆力于文章者數年

而後得其所謂規矩方員之跡
而許點以表識之豈非達觀先
覺之所在而學文者所當親乎
此子瞻必賴是而悟文機也或
乃病其援吾孟子入于文辭之

朱序二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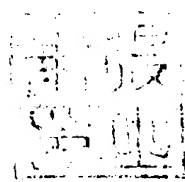
流戾其明道之意也噫程子不
曰得于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誠有得于文之操縱抑揚卷舒
和徐緩急續絕予奪隱顯起伏

開合往來感應頓挫奔逸之情
則亦可以見夫道之行于天地
之間之象也矧必順理而成章
經天而緯地而後可謂之文哉
若夫由辭以得意則固存乎人

朱序三

藏板

而已余時方謀梓傳遂書此以
釋或者之疑嘉靖改元九日後
學靖江朱得之識



重鐫蘇評孟子序

世人好著書幾徧天下矣然著書者
多能讀書者少何也枵腹枯腸曾不
得鄴侯半架而陳書四壁連雲充棟
撫拾而筆之筆成授梓誇示海內曰
名山藏嗟乎此何以藏耶蓋取書於

沈序一

蘇板

書而不取書於慧求其易解卽事論
事卽書詮書言未盡而意已竭寧得
謂善讀書者哉寧得謂善著書者哉
眉山老泉氏無書不讀獨沉酣于孟
夫子之書蓋知六經之外無文章而
六經之中上承百代聖賢之道統下

開百代後學之文章惟孟夫子之書

易爲啟發遂細爲評定俯示後學不
取書於書而取書於慧研究於字句
之中而神明于字句之外令人讀之
而知先秦兩漢唐宋百家之文章莫
不由孟夫子之書而出則是書不僅

沈序二

蘇板

爲聖賢道統淵源之書而爲後學文
章鼻祖之書也嗟乎善讀書者難善
著書者更難評著今人之書難評著
古先聖賢之書更難眉山老泉氏不
以爲難取孟夫子之書而丹黃評定
以教二子由一家而天下由一時而

百世遂將家傳戶誦童而習之之書
讀之如枚名山之藏得未曾有之秘
快心賞目難以言喻予總角時先大
人雲將公即詳爲較閱命心友且父
誦讀手澤猶存當今

聖主右文人才輩出奇書秘輯莫不風

沈氏三

行詎可令是書秘爲已有不以行世
耶急授諸梓以彰老泉氏及先大人
教授兒曹之意云爾是爲序 肯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孟春西湖

後學沈心友克菴氏謹識



敢詠樓重鐫殊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西湖沈李龍雲將氏較閱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蘇氏原本 上孟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樂音洛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之注
經之注
說文

翻一問作
節奏問作
了却放
去不覺
勢奔流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侯伏鹿鹿濯濯白

鳥鶴鶴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

其有康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音要鶴詩作鸛音
潤於音鳥初音刃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

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

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

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有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

引證三句
民用一
解却只一
句解上文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在之惡去聲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

之何爲去聲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爲去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嬰之所知也及寡人

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

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音
逆酒音徒與況同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蘇詳原本 上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音肯耨
奴豆切斂

易音去聲
長上聲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

弟妻子離散東東去聲
養去聲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音猝
惡平聲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若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

蘇詳原本 不孟

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夫音林沛音物由當作
猶古字通用後多假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以已
通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斂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

不忍其殷鯀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毀鐘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鹿音移舍上聲勢慎許切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
忍其殷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

蘇評原本

上孟

六

慎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

百姓之謂我愛也暮平聲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

反夫我之
夫音狀

牛之心
不能推
之可以
之可以
之可以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若不去聲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起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

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蘇評原本

上孟

七

慎

太山以起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者之爲去聲長上聲折音浙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

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

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與平聲御音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

度之待度之度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稱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

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

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

蘇評原本 上孟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去聲便平聲聲音同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

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蘇評原本 上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

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蘇評原本 上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蘇評原本 上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爲也蘇評原本 上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蘇評原本 上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

贍奚暇治禮義哉蘇評原本 上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蘇詩原本

上孟

十

藏板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與與之與平聲

樂樂下字音洛由坊本作猶義樂亦音洛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也音同樂之樂音洛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蘇詩原本

上孟

士

藏板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囿音又傳除懸切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

宜乎。芻音初蕘音悅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則音才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句音古。

句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蘇詩原本

上孟

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撫之，夫撫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昔讀作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同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儼，遵海

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儼，放音放。

蘇詩原本

上孟

三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

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切，省息，并切，給音急。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暉胥

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

侯憂。

明音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

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音義

招與詔同音義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蘇詩原本

毀之矣夫音扶

古

藏板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

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

獨與牛聲孥音奴鰥音關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

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傳音侯橐音託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犬王好色愛厥

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爰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蘇詩原本

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

曰棄之比音庇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音去聲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

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與平聲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傳直戀反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

夫音扶舍上聲
女音汝下同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逆

○齊人伐燕勝之勝音聖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
食音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侯。見前。蘇。見上。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係。見前。累。見上。

蘇詩原本

上孟

大

燕昭王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見前。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晉米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蘇詩原本

上孟

尤

燕昭王

苟爲善。後世子係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夫。音扶。上聲。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屬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蘇詩原本

上孟

子

慎微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人見之見音現 與平聲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去聲 沮音慈 呂反 音肥 辱於皮反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音又反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楚音楚 楚音楚 又音勃 曾音曾

蘇詩原本

上孟

子

慎微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為去聲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旺去聲 猶如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

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 下同 與平聲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此言以爲主入

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商音商。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鐵音者。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

蘇評原本

上孟

孟

慎始堂藏板

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與解

同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動心。去聲。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賁音奔。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

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

反之。黝音憂。上聲。撓奴效切。朝音潮。乘去聲。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蘇評原本

上孟

孟

慎始堂藏板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

無懼而已矣。舍上聲。音赦。下同。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

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往去聲。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與之與平聲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大音扶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蘇評原本 上孟 孟 浩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內上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音餒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

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

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長上聲揠音溺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復音復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

蘇評原本 上孟 孟 聖

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聖平聲夫聖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始舍是舍上聲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為也。是則同。與千端 朝音勅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注 阿音高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蘇評原本

上孟

孟子

藏板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
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也。莊音往 濂音老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

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難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 下同

知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蘇評原本

上孟

孟子

藏板

家誰敢侮之。徹尺列切 土音杜 綢音繆 繆音謀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 樂音洛 敖音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音列 反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

其市矣。

關險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匠人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

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

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
樂音洛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甬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

蘇評原本

上孟

三

慎論堂
藏板

已朝音潮惡音上音去聲
下如字流音美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

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

亦不屑去已佚音逸阨音隘袒音但裼音昔裸羅
上聲程音呈焉能之焉於處反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
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音亦谿溪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

蘇評原本

上孟

三

慎論堂
藏板

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

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音並朝雅朝將
之朝如字造音造

明日出甲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甲

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甲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外病小愈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旄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音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駕回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

似然則

蘇氏

孟子

三

論衡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豈

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得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

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音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

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有去聲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

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

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

非也夫子必居音遷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蘇氏

孟子

三

論衡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賄辭曰餽賄予何

爲不受賄賄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

不受爲去聲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

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莊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後上聲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 死與之與平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也與平聲

○孟子謂軻也曰：子之隨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軻音也 靈丘曰

軻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軻也，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音甘 入聲 音問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不肖以美然。以已通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曰天子。達於

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梅二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 忤音效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大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與平聲 與之與平聲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

見孟子

上孟

美

恒板

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平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苦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朔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

李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

孫詳原本

上孟

美

恒板

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龍音龍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面言不應隱几而臥隱音印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則皆反我狀又反語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而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高子以告

蘇許原本

上孟

美

懷山堂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惡平聲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山與猶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形上聲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賤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去聲

蘇許原本

上孟

美

懷山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五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

一而已矣。復扶又反

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隨音疎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

藥不服。眩厥疾不瘳。瘳音抽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

於孟子。然後行事。

蘇詩原本

上孟

四

藏板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

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

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音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

國曾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

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

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

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反爲音去聲復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

蘇詩原本

上孟

四

藏板

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亟音執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教列反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
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
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
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各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音見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錄平原本 上孟

望 慎言堂藏板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雨音豫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校音教

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下同

大滕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養去聲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蘇詩原本 上孟

望 慎言堂藏板

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音

聲別彼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

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謂

歷女去聲捆音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
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賢音孫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
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

蘇詩原本

上孟

四

陳相

自織曰告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與音來衣去聲冠去聲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
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去聲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入之事有小人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音孫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
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
火誅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潔
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
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論音來清音

蘇詩原本

上孟

四

陳相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入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
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析別彼利反長放
並上聲勞平聲去聲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
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倍音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緇於子貢。

蘇詩原本

上孟

吳

蘇詩原本

相櫛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盪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皜音

音使

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音反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音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取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音

曰：天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

蘇詩原本

上孟

墨

蘇詩原本

國家夫音扶從音同又山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音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

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原則是，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

孟子

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制音白。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蛇蟪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物音丙，喉是通切，此禮切。脫音謂夫音扶，為去聲，葬音電，掩音離。

蘇氏原本

孟子

四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應音武，閒如字。

滕文公章句下軌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安？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安？若可為也。上音去，聲。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

不忘在窮，墜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音去，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音平，聲。

孟子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獵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學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說過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音去，聲，適音上，嬖音去，聲，奚音去，聲。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蘇氏原本

孟子

四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音於，虔音反，冠音去，聲。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辱，此之謂大丈夫。齊宣王曰：然則小丈夫之謂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辱，此之謂大丈夫。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

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變反質與贊同下同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以已通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柔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柔盛不

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

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手供養本節共上孟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為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

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音兩類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

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美延

去聲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音功

食而食食志食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音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

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

曰無以供衆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具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

之謂也。食之食音嗣。要干聲。餽式亮切。餽音求。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五三

為四
如後
歸也
謀
音
酬

湯始征自葛。十一年，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謀其君弔

其長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來其無訛

有物不爲臣東征殺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

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

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強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

湯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

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之

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

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非數年之閒。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載

上五

休

計臣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多卑魯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

薛居州獨

女朱玉何

公孫王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

身

見才踴躍而侮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道

我所以見矣內典納同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闢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闢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曾子曰有肩諂笑病子夏哇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音音協赧如音切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俾上聲

蘇詩原本 卷之三 三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治去聲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菑音莊側魚反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汙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堯音怪行去聲下同音音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音爲又古字通用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若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狀又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蘇評原本

上

集

戒煙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讀音禮行好音去聲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陵同蝻

音音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桴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學音伯惡平聲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

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蠶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

蘇評原不



五七

藏板

也。適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蟻者。已類顧曰。惡用是。覬覦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蟻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覬覦之內也。出而啗之。蓋音開齊與音同。類與顧同。顧與覦同。于六反。惡平聲。覦音逆。唾音吐。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蛭而後充其操者也。

蘇評原本
五終

載詠樓重鐫硃批孟子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彼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同去聲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蘇詩原本

下孟

慎微

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

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

覆天下矣勝平聲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

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

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

日矣與同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蹙音蹙

泄泄猶沓沓也沓音沓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蘇詩原本

下孟

慎微

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蘇詩原本

下孟

三

禮記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登反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暴一

國暴之一國之所暴天下暴之故沛然德教溢乎

四海

音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

者亡役音亦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

音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

於先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

爲政於天下矣

詩云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

可爲衆也大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音

蘇詩原本

下孟

四

禮記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

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音

齊同樂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天音扶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意上聲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曠音曠

故為淵醜魚者獺也為叢陵爵者鴟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音與紂同音府

者桀與紂也音與紂同音府

蘇詩原本 下孟 五 慎論堂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音為王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音上聲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音與邇同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有道不信於友邪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德

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音與明同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蘇詩原本 下孟 六 慎論堂

○孟子曰伯夷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倬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聲去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音與父同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碎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碎與闕同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目不明也。

胥。皆也。眊。目不明也。眊。音茂。

孟子原

下孟

七

孟子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與。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孟子原

下孟

人

孟子原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去聲。

止。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譽音理毀音委切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責去聲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

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

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

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曰克有罪

蘇許原本

下孟

九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

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音通啜音悅反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

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蹈音手舞音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爲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

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章句下此三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

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畢音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

蘇許原本

下孟

十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義

治音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徒音杠音興音涉音

君子平其政行僻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僻與關音焉音

反虞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同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捕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

蘇譯原本

下孟

十一

蘇譯原本

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不肖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節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逢七到反

蘇譯原本

下孟

十二

蘇譯原本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更反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故皆上聲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澮澮也可立

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言其難去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言好善去聲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通如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邇音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蘇評原本

下孟

十三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音九檮音九杌音九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豈若無

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連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

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蘇評原本

下孟

十四

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他音喚矣大夫尹之夫端音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齋側音反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

本

所惡於智者爲其繁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
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爲去聲
天之高也是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
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蘇詩原本

下五

五

慎微

孟子聞之以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也我欲行禮子放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足至哉橫去聲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同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

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大音伏

○禹稷當平世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蘇詩原本

下五

五

慎微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同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鄰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

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發從皆去聲

夫子曰：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蘇評原本

下孟

七

蘇評原本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人章之大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紉之禍，從先生者七十八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音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囑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囑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

蘇評原本

下孟

六

蘇評原本

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婦音煩施施如字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

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

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蘇譯原本

下孟

尤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

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廣折諸方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

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

慤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蘇譯原本

下孟

三

而拊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

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怙恠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日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

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教又音教
諸詩六反後與慈同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諫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

泰原原本

下孟

主

卷之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共音恭泰音通
泰庠音通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

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
放音放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

泰原原本

下孟

主

卷之

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子音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書曰祗載見瞽瞍變變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祇音支見音現齊側若反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蘇詩原本

下孟

三

蘇詩原本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音僕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

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蘇詩原本

下孟

三

蘇詩原本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

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

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

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謂王若去聲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推音

蘇詩原

下孟

五

德論堂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下聲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

于軻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節介與齊同

湯使人以幣聘之焉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五音

高反又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憚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五音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音若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輪音翻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

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

說之以伐夏救民推音則切內音納說音悅

蘇詩原

下孟

五

東坡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行去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

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疽音

音其將音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解如字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
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

蘇詩原本

下孟

主

慎論堂

為之也

食言謂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晉馬乘去聲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

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萬章章句下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
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

法言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

蘇詩原本

下孟

主

慎論堂

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柳下惠不羞君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還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然不忍去

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流

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
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
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

蘇詩原本

下孟

說

孟子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
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曰附庸

男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蘇詩原本

下孟

幸

孟子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粟上農夫食九人土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
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
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

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來去聲下同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思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人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蘇氏原本

下孟

三

論語集注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川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聞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讞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辭語音允

蘇氏原本

下孟

三

論語集注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言視夫言獲較者角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脩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脩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淹平聲兆音趙淹明本作奄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
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
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擊柝音託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音會音怪音丁反乘去聲音札長上聲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蘇譯原本

下孟

蓋

蘇譯原本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景使者出賂

犬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

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去聲音改去聲下同音使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

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蘇譯原本

下孟

書

蘇譯原本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賢

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

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

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昔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喪罪義反

蘇評原本

下孟

孟

禮記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旌大

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

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

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

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賦與賦

同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二

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通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

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

蘇評原本

下孟

孟

禮記

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栢也栝音平聲栢音閉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栝栢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栢乎將戕賊杞

柳而後以為栝栝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栝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戕與平。大音戕。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

新舊原本

下孟

手

藏板

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

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昔秦人之炙，無以異於昔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耆與嗜同。夫音扶。

新舊原本

下孟

手

藏板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

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庸平聲。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由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

瞽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

子啟，王子比干。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蘇評原本

下孟

完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

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去聲 鑠式判切 舍上聲 蓰音司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澤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 耰音牟 耰音夏 磽音交切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

我同類者。

蘇評原本

下孟

中

橫山堂

故說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共不為黃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順 屨音難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

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

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

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音與 嗜同 下同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

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妓者無目者也。妓音覲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

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

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

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

蘇評原本

下孟

性也哉

性也哉

離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

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

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

蘇評原本

下孟

性也哉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

我所欲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分三節
作法

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解患者何
不為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解患而有不為
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噲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詞噲平故切

噲

蘇評原本

下孟

星

慎防堂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與馬去聲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鄉為或去聲為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止聲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也信與伸同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
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

哉弗思甚也

蘇評原本

下孟

星

慎防堂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

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去聲

音實祇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

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

○孟子曰自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佞

蘇詩原本

下孟

聖

裁板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谷間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

之文繡也

聞去聲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

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音穗稗音

○孟子曰舜之教人躬必至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穀音穀

蘇詩原本

下孟

聖

裁板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章句下九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音平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若是

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音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音

往應之曰珍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

食則將終之手踰東家牆而捫其處子則得妻不

捫則不得妻則將捫之手捫音軫捫音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問文王十八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蘇詩原本

下孟

聖

藏板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

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匹雛同音木勝平聲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

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後音候去聲先音象去聲長上聲夫音扶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大音扶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開弓而射之

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開弓而射之

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

也親親仁也因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開與音同

蘇詩原本

下孟

聖

藏板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

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殛也

愈疏不孝也不可殛亦不孝也殛音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音肌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號去聲。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援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蘇評原本

下孟

兕

慎言堂藏板

必曰利。王去聲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下同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下同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兄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蘇評原本

下孟

平

慎言堂藏板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去聲。趨音娶。去聲。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與平聲

三
國
志
卷
之
一
上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殆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光必識之。華音者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烝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輪與音同音類脫音脫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度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

同治去聲
音衰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音類音秋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音音骨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藉。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泥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

蘇評原本

下孟

聖

慎以聖

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與同和與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麥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養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大音狀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泥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蘇評原本

下孟

聖

慎以聖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

子過矣惡去聲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惡平聲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

乎曰否知去聲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得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輻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詘詘乎既已知之矣詘詘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論語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

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蘇詩原本 下孟

孟

慎言堂藏板

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空音音與增同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衡與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同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

蘇詩原本 下孟

孟

慎言堂藏板

盡心章句上九四十四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舍上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蘇評原本

下孟

卷

孟子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

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

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

音洛孟
去吏反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糾好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音教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

遠矣音坎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

蘇評原本

下孟

卷

孟子

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嚙膚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與教同
皞胡老反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夫音扶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註釋下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蘇詩原本

下孟

卒

蘇詩原本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織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

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

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

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茂反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蘇訂原本

下孟

空

慎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與齊同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賤之徒也賤與詘同

欲知舜與賤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坊本從間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以上聲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舉為皆去聲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詳讀作掘初音可與創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蘇訂原本

下孟

空

慎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

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堊問曰士何事堊丁念反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司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蘇評原本

下孟

奎

慎論堂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嚴音健與同樂音洛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

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孟子曰張鄭皆云美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

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魯古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時去聲居音進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豕音六反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蘇評原本

下孟

奎

慎論堂

孟子曰是猶或珍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

教之孝弟而已矣珍之忍切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

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材同

有荅問者

有私淑艾者艾又同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若登天然似不可及

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非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殺率為去聲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蘇詩原本

下孟

李孟

孟子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

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更平聲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

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徇物急先務也

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飭飯扶疏反

盡心章句下八章三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蘇詩原本

下孟

李孟

孟子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

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與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爾音

王固無畏庫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度反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

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愚若固有之飯上聲糗音

之忍反果說文

蘇詩原本

下孟

孟子

蘇詩原本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

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聞去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

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

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於色好來食皆去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

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

蘇詩原本

下孟

孟子

蘇詩原本

侯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益音成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

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

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稽音基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慄慄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與切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

蘇評原本

下孟

究

蘇評原本

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然用之而成路。為

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與音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音聲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

復。復音扶又反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蘇評原本

下孟

字

蘇評原本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

無詳原本

下孟

主

慎始堂

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

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非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

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無詳原本

下孟

主

慎始堂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後音龍般音龍樂音洛騁音送乘音去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

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

諱諱原本

下孟

三

慎公師堂

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

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者乎狂者進

取獵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

得故思其次也

張與循同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嚆音呼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邇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嚆嚆也言不傾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

斯可矣閑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諱諱原本

下孟

吉

慎公師堂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在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

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刺音大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

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

紫惡其亂朱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

惡音去聲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原缺

蘇評孟子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洵評考是書宋志不著錄孫緒無用閒談稱其論文頗精而摘其中引洪邁之語在洵以後知出依託則正德中是書已行矣此本爲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李雲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無所謂洪邁語者豈經緒指摘故削之以滅蹟耶抑併非孫緒所見之本又僞本中之重儔耶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語亦斷非宋人語也

孟子解二卷

〔宋〕尹焞撰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子解二

卷》提要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卷之六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天下交征利，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十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取，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以利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取，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後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不得入也。《詩》云：『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來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鹿濯濯，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於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歲凶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為迂濶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為政之不善一至於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為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下似人君就之而不

孟子

四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觥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寡人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

五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為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是以及會戰而功不至於百城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焉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焉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焉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使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孟子上

六

恩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皆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鄙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眾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孟子下

七

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美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事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為之而已矣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而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解上

九

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己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里為苑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能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美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大事小則
樂天而無下履載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於一國
仁者之心智者之心於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
則民惟恐君之不好勇也若按劍疾視則其小勇
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是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者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孟子解上

十一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讎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
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其心則未始有異也孟
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深切矣
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卷上

十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治岐公劉之好貨大王之好色皆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友之失其道士師之失其職齊王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於自責此齊宣王所以終不足與有為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孟子卷上

十三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世臣則累世脩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為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群臣必察於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

夫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為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孟子解上

十四

鎡必使王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人彫琢玉哉

孟子之卒不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辟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文王武王之用心允以為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孟子解上

十五

為將極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旋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幾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彊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帶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解二

十六

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大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彊為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彊異乎大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無大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

孟子解三

十七

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彊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心向背言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柯也曰或告寡力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妻
人有戚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要人如賢而間毀
之孟子歸之天可知命矣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定然曰吾先子之所

孟子解上

六十八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絕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齊王猶反乎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善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孟子解上

六十九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以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孟子解上

二十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雷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失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孟子解上

廿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有閔子顏淵善言德言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有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當一國之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為過於孟賁之勇孟子因言北宮黝之必

無所動

三

勝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言者知道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誠淫邪道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為矣苟或不能知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發於政而害於事矣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為不能至於聖人則又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臣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

無所動

三

說學者所宜潛心也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言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為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事焉不可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內而已存而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歟之則退藏於密真學者之要務也或問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者又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死不得其傳便是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尤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為此天下之所以不定於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既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敖不脩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

孟子上

五

謂知言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為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不願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孟子上

五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此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之有是四端得於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反民則不足以事父母兄其也乎非失其本心而

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堯上

某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有過而不能改吝也喜者改而不吝舍己而從人此其所以為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抑下惠不

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阮鵲為不聞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我無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白也

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為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心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事上

某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域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回國不以山谷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心勝矣

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美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王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孟子解上

六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卿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德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君子之行止進退眾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孟子解上

九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兵戒之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虞也無虞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喪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美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王與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孟子解上

三十

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退進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用為獨不然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主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孟子解上

廿一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孟子曰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孟子解一

廿二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且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李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泄柳申詳之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

孟子解二

廿三

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子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元咎孟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何足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也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有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孟子解上

廿四

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滕文公章句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論之以道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孟子解上

廿五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而啜墨

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方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聖賢之道繫於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於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輟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並其秉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

孟子解上

其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使老稚轉乎壑溝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孟子解上

其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闢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聖賢之用於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善於一

國而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為興嘆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王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孟子解上

九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孟子解上

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嗟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夫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將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孟子解上

四十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

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至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內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孟子解上

四十一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親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理也二本者偽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正之其

為後世之惑豈有既乎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

孟子解上

四二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為妾婦之道為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太三

孟子解上

四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真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孟子解二

四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子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為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足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孟子解上

四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兩降民大悅書曰桀其后后来其無罰有似不惟臣東征綏厥厥厥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卿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故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特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宋王何

孟子解二

四六

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關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說矣可不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子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子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

孟子解二

四七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充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澤水警余澤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者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孟子解三

四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

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不亦異哉是
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充仲子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犢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樂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餼者已頻顧
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
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內也出而哇之以母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

孟子解三

五

君子之為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心之正也充
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身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

孟子解下

一

立陵為下必用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
方蹙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善治者也雖聰明有過人

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舍規矩而欲成方
負舍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
而繼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吾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
者妄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事以事堯事君不敬其言者也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其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孟子解下

二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氏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入歷言其危亡名謚所
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省夫

仁而為之也

孟子曰愛仁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此以脩身正心為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解下

三

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為急務不知要道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太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古者方伯連帥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強弱而亂其序矣為小國者既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耻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孟子解下

四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菑害為深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夫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

淵駁魚者類也為叢駁爵者鵠也為湯武駁民者禁
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駁矣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
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得民心者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
矣不能為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孟子詳一

五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
以為善難與為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
自暴自棄之是足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上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上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

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蘊矣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詳下

六

養老尊親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覆城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而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
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
於助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中正則眸子瞭焉不中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孟子解下

七

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以嫂溺為喻
而說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事親守身惟曾子為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乏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孟子解下

八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

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
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正不待爭發之於外也故
以格君心之非為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
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
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
君非心然後無所不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
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君子正己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尊己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解下

九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謂無後為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

為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慕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盡此孝所以為大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孟子解下

十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道一而已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可謂知為政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於此孟子所以深晚時君也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讐曰

孟子解下

十二

此三句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讐可逐可殺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為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政治之源元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大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有不為者知所擇也惟能有所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解下

十三

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己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
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與顏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意同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人者也此王
霸之所以異

孟子解下

十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言之不祥莫大於蔽賢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之間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

孟子曰今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觀其輔成王以措諸事
業其勤若此然則為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
已曰不思者妄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孟子解下

十四

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
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
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
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可在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為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孟子詳下

十五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為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戒人之喪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鑿而已

公衍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數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詳下

十六

惑於諂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忠恕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回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回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孟子解下

十七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盡善焉問禹稷顏回同道竊謂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於外稷躬耕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來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曰不須如此說禹稷顏回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惰其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貴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貴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為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於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始不深嘆而屢嗟焉

孟子解下

十六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

為之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饗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饗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黜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

孟子解下

十九

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望仰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妻妾猶不能欺而況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不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之心為不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昏天下而遷之為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

孟子解下

二十

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年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允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
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怵惴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

孟子詳下

世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
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
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
焉

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手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
謂也

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為以求

孟子詳下

世

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憂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
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
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

孟子解下

三

萬物紛錯則見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微孟子
孰能攻其實而知其正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

孟子解下

廿

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
人為二道者豈窮天人之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卅未之不育舜之子亦不育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又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也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丁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數仁

孟子詳下

五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憂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
之故曰天與賢則興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
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前聖
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于天
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于覺之而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孟子詳下

共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
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宜乎君子之所為衆人不識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齊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遣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於侍人齊環何以為孔子

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子猶於或說有疑焉惡在其知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孟子詳下

也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魯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康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充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詳下

又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退不隱賢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怨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金聲則有隆殺玉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譬夫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未也能遠者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孟子詳下

先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祿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粟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況繼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扶長不扶貴不扶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友扶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孟子詳下

年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水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教上謂之貴貴用上教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堯之尊賢真所謂尊賢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却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孟子詳下

世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也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孟子詳下

世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剛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繼公之於子思也亞問亞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

孔子於進退辭受言之詳矣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孟子詳下

世

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手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

孟子詳下

世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是尚友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或問孟子此言豈不超後世疆臣擅廢立之事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欽其元珠故其言深切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櫟枿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栢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栢

孟子解下

其

櫟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栢櫟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栢櫟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凡子之言夫

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常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楊之上者知性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稟而言也告子謂生之謂性是也及乎孟子凌問之則其言非矣

孟子解下

其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告子以為仁內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之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

孟子詳下

也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則不足為難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於善惡異趨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天越來播種而

孟子詳下

也

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一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屨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妓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仁亦在夫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孟子解下

廿九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君子孤立而聽不專難乎為功也弈之小數不專心則不得而況於為善乎

孟子解下

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死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一為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衰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詳下

四

識心性之真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也

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為不知知之亦莫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培塿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孟子詳下

四

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此外不為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

大者不立其為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死而已矣

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

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

孟子詳下

四三

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死而已矣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手熟之而已矣

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也志於彀學者亦志於彀大匠誨人也以規矩學者亦志以規矩

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也親迎乎屋廬子曰不能對明日之郭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水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

孟子詳下

四四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紆元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手踰東家墻而棲其處子則得妻不棲則不得妻則將棲之手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尺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充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克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為與不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孟子詳下

四五

言之曰怨曰咄哉高更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開弓而射之則已該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聞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更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仁烏在其孝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孟子詳下

四六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心

曰利

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為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

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

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問曰夫子之仕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孟子解下

聖

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牆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內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國不識

也

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計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威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不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解下

聖

孟子歷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

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之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之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解下

兗

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紛而戰爭之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曰冊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孟子解下

孟子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君子過矣

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稅治水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君子所執者信也舍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訑訑面諛之人至矣與訑諛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好善優於天下真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教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教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孟子解下

五二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士之仕也死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

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

盡心章句上

孟子解下

五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夭壽不貳其心者所以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雖曰命也又不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以君子猶以命為外也以及之為外所以行一不義從一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為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解下

五

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為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垂見之見且由不得垂而況得而臣之乎

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為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為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

孟子解下

盡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樂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不怨殺者

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上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臣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存者神心所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

孟子解下

盜

以其民皞皞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良知良能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溪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疾獨孤臣孽

孟子解下

盜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氏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以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忤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孟子解下

而喻可偽為哉非孟子深造之不能為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

王政之始凡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臣聞之師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瀾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是以有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篤實而有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為然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

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執中之難也苟執一則為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解下

光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也

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况於心有好樂則為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轅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亦

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勳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肖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孟子解下

萃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為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其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解下

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昧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苟無其實是為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葬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孟子解下

四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文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君子之教各因其才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

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乎人則何有於己烏在其為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詳下

奎

孟子曰於不可己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物愛

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充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充舜之仁不徧衆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

之察放飲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廩欄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得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

孟子詳下

竄

之効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為用戰

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稽首歸之
各欲正己也為用戰見為人若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
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孟子詳下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

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一
間耳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聞觀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

古今之為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况可行於他人乎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孟子詳下

孟子

事則財用不足

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
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
是取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為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

孟子詳下

宅

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聖人去父母之邦與他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知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文也

君子無上下之文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殞厥問文王也

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群小之愠而況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今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廢

孟子詳下

宅

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其後齊饑

陳臻謂孟子將復為之也不知聖賢之事為其所當為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為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教存焉此其所

孟子解

充

以或言性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謂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莊子又謂有神人為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

招之

聖賢不為己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氏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及身

實得其寶者安實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

孟子解

下

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小有才智而昧於理義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牆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

孟子解下

七二

而所以自任者輕

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之田者不求諸己者也

孟子曰克彊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主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反之者脩為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己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

己也惟能及之者為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力重則外輕或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何也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

藐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孟子解下

七三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則不待沉溺也有所向者即謂之欲

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下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

孟子解下

七二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惡矣。

君子之取於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者，為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甚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萬章反覆辯問後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孟子解下

七三

其甚也，然而無有，一爾則亦無有乎爾。

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之，此道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雖嘆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時而已，以是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孟子解二卷

湘江吳玉
壻家藏本

舊本題宋尹焞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邢正夫嘗刻於岳陽泮宮其書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吳玉壻家莫知其所自來每章之末畧贅數語評論大意多者不過三四行皆詞義膚淺或類坊刻史評或類時文批語無一語之發明焞爲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書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無所闕佚與十四卷之數亦不相合殆近時妄人所依託也

施先生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橫浦先生文集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子發題

一卷》提要

施先生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牘挾徒黨駕其說於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之旨果不詭於六經孔氏之說其所以有補於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於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敦謂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於橫流啓人心於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惡曰善曰混曰三品曰無分於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爲性者

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於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嚚猥瑣昏愚朴陋皆得爲道德之歸與向之善惡之論者功用如何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於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於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則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缺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於日用間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於父子君臣自治心脩身推之於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於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聖賢所以爲聖賢以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於吾則所有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於心雖不

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於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於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於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於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於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曾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壯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彊以謂浩然者於是以倨傲爲大以凌暴爲剛以悻悻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直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於吾身也睥然見於面盎然發於背沛然見於周旋動作之間古人之大有爲於世者皆出於此其塞於天地則日月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祿祥疾厲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並作於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齟

覆變詐舞一世於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於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於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於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於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於破壞而已至於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於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辨也且天下之道莫大於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於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於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於無君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於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

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破使天下後世人倫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惟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如何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而城邢不救於未亡之前乃城於已亡之後其設心以謂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於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衆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燬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秉周禮聖人知

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其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丘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其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以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於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談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

義果何物也胡不於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於無不慊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於其顙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揚墨之非乎胡不於齊王不忍穀鯨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學者於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父窮之以學問而漸磨之以師友則庶乎真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

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

廢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裒

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鈹木以廣其傳使

學者嘗此一齋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里

人郎曄晦之書于毅齋

孟子發題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
宦坎壈而歿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
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
闢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
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後反覆不外此意張
九成門人嘗取附九成橫浦集末鈐板以傳今析
出存目於經部庶不沒其名焉

朱子四書或問小註三十六

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或問小註

三十六卷》提要

我

皇上表章朱子遠軼前代

誠以朱子集諸儒之

大成以上接孔孟之

傳凡所論著動關理

序一

要不獨章句集注添

一字不得減一字不

得也或問小注一書

成於淳熙己酉之秋

冬是時朱子年已六

十於章句集注或問
之外爲學者添一小
注脚數月之間訂舊
增新裒積數十萬言
天理爛熟於斯爲極
今試取精義或問文
集語類相將對勘其
同者半不同者半總
之親加整頓直與孔
曾思孟同一鼻息出

入學者欲深探理窟
舍是書何以哉余自
膺
簡命視學江南江南人文
淵藪思欲黜華崇實
進士子以讀書窮理
之功因取是書重加
校訂付剞劂氏且欲
海內之士有志於正
學者皆得於此而盡

心焉惟是課士匆促
無多暇晷校訂已踰
一載雖不敢一字有
譌而於前輩之足以
發明朱子者不能多
所收取俗下繆解亦
僅僅摘其尤甚者而
已宛陵湯生素潛心
朱子書嘗與之商確
彼以爲但使人人從

事朱子之說則見理
明而擇言審自美者
不勝收疵者不待摘
矣爰發其端爲多士
勗

康熙六十一年歲在壬寅
三月初一日候官鄭
任鑰書於皖城試院



讀朱子四書或問小注法

此書之妙不惟說書旨并說書法以至一字一句或輕或重或虛或實或斷或連無不指點出來章句集注得此分外明了

聖賢之言深者固不可淺看淺者亦不必深求篇中屢教人各尋地頭只要恰好此最緊要

說聖人謙處都是實處愈細密愈無窮盡蓋工夫到此不覺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說可兩存必不敢廢其一固是兢兢闕疑之意亦當想見其寬以居之處

朱子或問小註

諸法一

自二程夫子外參載精義節取者多莫泥看

多是因問而答故同者不厭其複異者莫疑其悖又有推出聖賢言外之意者

精義諸老先生之說朱子已經參載者並依原本雙行頂格寫其未參載而時有論說所及則補而附之於句下或已見章句集注或論說處已明或無關緊要則不復補

朱子云刪訂舊刻十之五卽指或問文集語類而言緣經手訂故無論或盡用原文或於原文有刪有增總以刪訂

三字槩之茲於其盡用原文者則注云或問文集語類於原文有刪有增者乃加刪訂二字無非望讀者一見了然且從此細求所以刪訂之意亦易爲力也

朱子或問小註

諸法二

後序

或有問於余曰是書謂朱子所作不免有疑余應之曰無可疑也余始聞是書亦嘗疑之謂或問中雙行細字者是小註耳何緣別有或問小注一書及讀其原序便驚歎以爲非朱子不能作然而按之年譜則年譜無此書名考之文集則卷之七十五七十六無此序文四篇卷之三十五六十四無此與劉用之一書又竊疑之既而循次詳玩參以或問語類等書其同者半不同者半卽其同者亦刪潤其十之一二每讀一條不勝歎美乃始確然深信此書非

朱子或問小註

後序一

朱子斷不能作也因思年譜無此書名者何以其附章句集注而行也且朱子之書名亦有未見於年譜者矣不獨此書未可以爲疑也文集無此序與書者則編書者之缺然亦有故當丙辰嚴禁偽學之日其勢洶洶幾至不免業已盡燬其所刊集注板不許民間留隻字閱四年而朱子卒幸以中庸序遯身後之賞乃始購其遺書先後錯出故其門人嗣子輩各識所見各述所聞不能一時搜羅無遺嘗觀孔子言語見於大學中庸孟子以及漢世所稱引往往爲論語所未及記而又何疑於朱子不獨此也朱子編

次程張諸先生說初名精義改名集義又以其時有所遺

脫重加補塞定名要義今天蓋樓印行本子有精義無要義倘藏書家有之得謂精義與而要義僞乎或問小注其亦可以例觀矣故使當日劉用之編文集則朱子所與此書必載入矣使蔡九峰編文集語類則不惟載此序文與書并池饒徽蜀建所錄亦必奉朱子之手訂者以爲折衷而無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矣况四書大全內引朱子者人止知出於文集語類其文集語類所無者出自何書人不知也讀或問小注始知復出於此又四書大全雖引文集

朱子或問小註

後序二

語類然或分者合之合者分之一章之中改一二句一句之中改一二字其不通者則襲用輯釋之陋也其通者則必與或問小注合可知大全以前已有見此書者也蒙引說有與或問小注同者雖未嘗言其所自而於君子深造之以道章難將出卯之譬則係之或問今按或問無此說惟或問小注有之自是或問下脫却小注二字是蒙引又已見此書也惟是或問小注之名與或問相似一也與大全小注相似二也與或問中雙行小注相似三也細心者少率筆者多抑或以見此書者尚少襲其尤者掩爲已有

是以遞傳而忘所出來耳或又曰是固然矣第書中何間有似乎講時文法曰制義始於王荊公朱子十九歲曾舉進士何得不曉時文法耶考文集內答蔡季通深慮見輩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其學校貢舉私議分年考試之法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主司宜如何命題士子宜如何作義俱詳有論說至於語類所載如云不消如作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有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槩括以至理又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

朱子或問小註

後序三

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由此觀之卽謂有時講時文法何嫌何碍然此書實是從書旨說到書法無非示學者一字不可忽略之意非是爲作文家開法門君等自以作時文之心眼讀是書故多此嫌疑耳今陳彝則重刻是書雖在前二十年壬午而徐思贖增注是書已在前百四十年癸未且思贖之增注已是重刻其原本從晨溪凌氏家借來然則向之見是書者尚少不知有是書故也苟其知之有不人置一冊以爲快者乎余束髮受書瓣香紫陽已

久今忝司學政尤有興起斯文之責渡江以來幸得是書因急表之學者其盡心焉

瓶城學人任鑰又書

朱子或問小註

後序四

朱子四書或問小註

總目

大學一卷

論語二十卷

中庸一卷

孟子十四卷

與劉用之

大學論庸孟子。照前章句集註。分爲三十六卷。門人問答。未經刊發者。什之四。刪訂舊刻。什之五。參載精義。什之一。刻將半。池城火燬。蔡沈復董其事。始能竣成。老年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著書之外。頗無他好也。

朱子或問小註

總目

一

朱子大學或問小註原序

是年春採輯成書。家居凡五月。門人輩或疑於章句而問焉。予不憚言之重。辭之複。復爲添一小註脚。使瞭然於胸。鮮有芥蒂。亦所願也。夫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斯道於茲爲盛。後百十年而孟氏起。其於窮理正心。格已治人之學。重爲之一振。天生斯民。猶不至寥寥泯沒者。賴有是爾。大學一部。若三綱領。若八條目。次序森秩。脈絡分明。上自天子而下逮庶人。皆可以明其性分之所固有。苟外而棄之。不至淪於異類不止也。熹不敏。其有憂患乎。因所問。愈愧等於訓詁之末。然於流覽之間。更明白而易曉。初序已載述。又奚言。蔡沈從旁識之。集大學。淳熙己酉秋八月辛未。新安朱熹序。

朱子或問小註

大學原序

綱領

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振展在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整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

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今且須熟究大學作問深却以他書與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爲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

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問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

朱子家問小註 大學原序

不長進聖賢自可得而至也。

讀大學且逐段挨看這段時似得無後而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却不妨。

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指磨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册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譬處初間也要說許多模樣。

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

大學是箇大坯模。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者常惺惺地。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

朱子家問小註 大學原序

朱子大學或問小註

候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湯友信景范

聖經

大學之道章

大學是對小學言。蓋古者黨有庠。州有序。是小學。至國有學。是大學。所謂十五而入大學。是也。小學中三物之訓。所以習其事也。大學則詩書禮樂之教。所以明其理也。三代以前之教。大槩如此。自王道衰。聖教微。故聖人推明其道。以示人。首節尤其全體大用之要者。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此以言其秀者。此外則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即在此時。

朱子或問小註

聖經

一

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畧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于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着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

語類

止至善兼明德新民。

極處。

語類云。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知止節。當就現成說。定而后能靜三句。是中間所由。適於善之功。効定靜安慮各一境界。加以而后字。各有聯貫義。

定靜安三字相類。慮字較進一步。慮雖去得。字地位甚近。挽弓至臨滿時。分外難開。

文淵閣

語類云。此一節只是說大學。勉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却是做工夫處。問知止至善。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工夫。無工夫。才知止。

此一節須照明新是格致後得力。境地原未到誠正齊治上。而后字中亦有層次。莫直看過。

古之聖賢。素富貴。夷狄患難。隨其所寓。是理存焉。惟其靜而已。則天理純全。不受凌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而無復疑貳畏阻之患。

靜與安。此中有分界。又有聯絡。又須根知止來。此學者自得境地。却未到聖賢神化所在。

朱子或問小註

聖經

二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固是結上文。然從上文指出本末。終始四字。明以先後之序示人。

朱註發明曰。此節是結上兩節。非領下兩節也。人多于下兩節分頂。知先知後。按知先云者。知明德知止為先也。豈古之節。專言明德知止之事耶。知後云者。知新民能得為後也。豈物格知止之事耶。知新民能得之事耶。

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是逆推條目。正心以全體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接處。故曰欲曰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學此節。皆是兩事中。辨出層折來。

正心以全體言者。兼動靜而言也。亦可知齊家治國平天下。須兼化之。處之而言。修身須兼所具所接而言。誠意須兼好善惡惡而言。致知格物須兼所當然所以然而言。

物格而后知至。節是覆說上文。心正而后身修。數句無功。

夫乃申言其理也。齊治平各自有事。

各自有事者。所謂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言齊治平而八條目視此矣。莫泥著。

自天子一節是總結兩節宜看大學二字。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及國之俊選皆入大學。以其後日皆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則皆不可不修身。本字斷須對天下國家看。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即明德為新民之本。無二本也。修身中自包上格致誠正。在內故曰結上文兩節之意。

天子庶人是說兩頭中間大有人在。此旨今已明白。但恐後將庶人說漏了。須知此處庶人。即指俊選而言。是學者不是凡民。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此處反對朱子所以要人看大學二字。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朱子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徹無一毫不明。按五官百

朱子或問小註

聖賢

此俱是人之所得乎天而心為之主。惟其本明故也。以道章註曰人心有覺。覺即明也。盡心章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尤與此合。朱註發明曰若以明德為性則明德即衆理。非具衆理者矣。此辨快甚。使子朱子明說不憚言之重。解之複復為添一小註。則使子然于胸鮮有芥蒂後之人胡為剽剽不休。偏自生芥蒂乎。以正學先生尚欲將止至善單貼知一處講。無論其傳以晚村先生尚欲將止至善單貼知一處講。無論其

前四傳

康誥曰克明德章

此章釋明明德。正見明德為大人之學。文湯堯皆大人也。克明顧諟。皆大人之學也。明德所以為大學之首也。雖三

舉聖人而歷代帝王皆在其中矣。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是真箇會底意思。明字即

經文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語類

顧諟者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語類

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本是光明。我自昏蔽了他。

我所得以為性。須知性具于心。所謂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也。此人之所以為通為全。異于物之為塞為偏也者。

朱子或問小註

辨新章

四

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

皆自明也。不重以自字對新民。當重皆字。看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取法也。

以自字對新民。朱子尚云不重。當重皆字。看所謂三舉聖人而歷代帝王皆在其中也。不解王溪廬氏釋自字。添出由已不由人之意。並不不知對新民。而數百年來。惑于其說者多。讀過此書。下視大全。以後諸議論。真如釋。奮在手。輕重不可以玩味。歟矣。學者宜如何玩味。

湯之盤銘章

這章書總是明德新民止至善前三段列箇樣子。着重在末一句。

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

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語類

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語類

武王封康叔于衛。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汚俗。但今日沐周家維新之化。亦有自新之機矣。故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不惰。方可。

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徐思廣曰。須包註中兩層意說來。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

朱子或問小註

傳二章

五

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

上三節皆有用其極之意。非獨文王為然。但文王之詩。是推極言之耳。末節章句不及新命。自新新民之極。即所以新命。別無新命工夫也。

詩云邦畿千里章

三段總言人當止至善。

古者地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為衣冠禮樂之所萃。聲明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于至善乎。

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辭。寓此之意。

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引詩釋經。重至善不重文王也。文王只借來做箇影子。須知正身安在。不以至善關照。幾認作畫圖中春風面矣。

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敬在心。止在事。俱就見成說。惟此心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皆安其止也。

章句云。緝熙。猶也。熙。光明也。是訓詁字法。論文義。則緝者。謂此熙也。是一氣說下。不是平對俗解。乃謂緝以敬之無間。斷言熙以敬之不替。昧言彼其意。問謂根據詩傳。而不知古人斷章取義之意。真差之毫釐。終以千里者也。蓋此條章句。常光明。數語及或問。後緒光明一段。亦可知朱子釋章句。原係地明白。惜世人不肯向原本上。

朱子或問小註

傳三章

六

耳。用工

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為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便要止於孝。父便要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儒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語類

問註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何也。曰。須是就君仁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究精微。各有不盡之理。此章雖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上推廣。所以事上當如何。所以待下又如何。尊卑大小之間。各要如

此。詩類

微箕貴戚。文王異姓。所處殊勢。非有難易。湯之放桀。亦桀自絕於天。不可復為萬民主。乃奉天以放之。其止敬與文王一耳。向使文王沒於十三年之後。紂罪既已貫盈。則甲子之師。文王必自為之。豈至武王哉。載至東征。非武之欺其死父也。大抵聖人舉動。皆是天理。所不得不然。彼此本不兩傷。

傳者專為求止之方。與得止之驗。故引詩以發明之。所重不在詩也。或問集註答云。傳者引詩以釋止。正要見得止者。當有此德。容方為至善。此是得力後事。處處從工夫體驗出來。方是止於至善之驗。

朱子或問小註

傳三章

七

恂慄從瑟。惻惻想威儀。從赫喧想出方。是釋詩本旨。

又須知瑟惻惻從恂慄想出。赫喧從威儀想出。方是釋詩文體。蓋恂慄工夫。疎忽不得。故以瑟惻惻以瑟今案靡不得。故以威儀盛大而無可加。故以赫喧以赫今。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如邦畿黃鳥二詩。皆非詩人本意。文王之詩。亦就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非專論文王事實也。然則淇澳之詩。不必粘定武公可知矣。且盛德至善。此君子已至聖人地位。武公未足以幾此。

玩此條云。淇澳之詩。不必粘定武公。可見章句云。此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與下文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不同。真是一字不倚下。不然。何不云此言衛武公所以明明德者。止于至善。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善處。瑟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光輝。

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詩類

民之不能忘。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語類

問指其實而嘆美之。曰。即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問於戲前王。一曰。曰。須從文王武王身上。看出盛德之餘澤。方見新民之止於至善。要知新民至善。是此節本旨。

親賢二者。但就後王言。包得後賢。在內。舊說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不可從。蓋後王取法前王。正是賢其賢也。

朱子或問小註

傳三章

八

朱子初說。有以賢其賢。兼尊仰堯舜文武之德者。此固章句或問之所不取。然如或問云。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後賢之精矣。當取而思之。西書中君子。不及此。以後王包兼德位而言矣。此小人亦當兼無德而言。可乎。不可。故知此君子小人者。子孫察民之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君子小人。皆以之。正無缺。正是後王賢其賢處。何必以聞而知之。之孔子雜入來。

聽訟吾猶人章

傳者釋明德不及新民。釋新民。却本自新。釋止至善。章又詳於明德。略於新民。且民不能忘。又緊根盛德至善。則物有本末之義。前三章已備見矣。此章只就聽訟一端。推出知本之意。而不復詳著其說。須於言外會意可也。

玩此條妙甚。可以悟讀書之法。形家云。南山有地。北山觀。奈何讀書人。偏林守句下。

不可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無情句中。無訟意。大畏句中。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爲有實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盡字亦不必泥。只作還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

章句服字貼畏字

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爲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爲貴。便見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

朱子或問小註

九

據此條。謂盡大全以下。此謂知本句許多聚說。

大文只云知本章句。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舉全而言也。本即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先後。故章句類及之。

後六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章

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問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

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纔思量著。便是這骨子透出來。

程子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爲人君。便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層。便要窮究得爲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格物者。格其孝。當看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時。無一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盡所以如此。

格物須真見得決定。要如此。爲子豈不知是要孝。爲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

朱子或問小註

傳五章

十

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

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元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用工夫處。

所謂誠其意者章

誠意章在兩箇自字上用工夫。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後。便怎生奈何得。

何得

在兩箇自字上用工夫。便非一箇自字是工夫。一箇自字是效驗。因思首章章句舊本云。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後改一于善三字為必自慊。三字。於自慊上著一必字。是斷斷如此用工夫之意。似朱子早知後人有作效驗說者。而使其快矣。改本較舊本為精于此益信。

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語類

自欺是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識不知只喚做不識。不知不喚做自欺。語類

問獨知與致知有別否。曰。有別。致知者。辨善辨惡。是平日窮理工夫。獨知者。方發念時。其實與不實。只獨知獨覺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傳六章

士

此條釋章句最精。章句審其義者。審其實與不實之幾也。若指善惡而言。則是格致甲寅事。不是誠意甲寅事。大概言之。要不如章句與此條之精也。

此前五句作一截。末句方作一轉。

前五句作一截者。言不可如彼。必如此也。是一反一正。而誠意之說無從而入矣。

問誠意如何曰。確是知至後一層工夫。

問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曰。上一句是根。致知來下一句方是誠意下手處。然實用其力是誠字了義。下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邈矣。

問閑居獨處曰。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閑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

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謂語脈緊頂上文來。專就惡一邈指點轉落重以為戒意方合。

十目節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語類

嚴字是凜凜森森之意。

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得安舒。語類

小人閑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語類

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

朱子或問小註 傳六章

可見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

此章以首節為主。首節又以毋自欺為主。小人二節反言以見意之不可不誠。潤身節正言以見意之當求其誠。

所謂修身章。

問誠意正心是一時事否。曰。自是兩事。只是心偶放時。繫著在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上一邈去。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語類

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

如有所忿懣。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

朱子止教人看有所二字。何以有所。病在不能察其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八字。即喜怒哀懼四字。或問具在。可按也。自饒。雙峰有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之。說後。人因有所忿懣。八字。每二字分一陰一陽。吾不知其子。四書中。如造次。如顛沛。如拘攣。如疾病。等字。又將何以分疏。亦可謂穿鑿而無當于理矣。

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于內心反為他動也。

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原

朱子或問小註

三

不曾有這物事

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此一條最說得全。他條臨時舉似。總在此條三者之內。

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語類

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日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心不在。只是馳於外。而不存。主於內。不限定。是馳於忿懣。四者。此節。只要見身心相關之意。舉粗以見精耳。修身工夫。甚細。不僅見聞知味等也。

問。章句。敬以直之。曰。直字。即作正字。看敬字。又在直前。不正。頂有所來。不在頂。不正。來有所。即不正。不正。即不。在元。無為。藏切。莫或于。蛟峰。強分有心。無心之說。至于。何以正之。須玩。語中。必察乎此。而致。以前之句。此是大王。臆處。下章。放此。

所謂齊其家章

首節。身不修。乃身與物接事。與上章不同。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

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

朱子或問小註

古

徐思。曰。章句。人常。人非。謂君子不在裏面。天下儘有。意已誠。心已正。而身與物接。偶不加察。便陷於一偏。正。謂人之常情也。若不誠。不正者。到此又無。故下文反結。愈見丁寧。警切。莫作庸人看。○按。雲峰。胡氏。誤看。章句。人常。人字。謂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然則。無若。丹朱。禽獸。聖則。念作。狂。古。書之。詩。詩。致。成。者。後。獨。非。為。君子。言。然。而。何。嫌。於。溺。愛。不。明。貪。得。無。厭。之。為。疑。人。不。於。其。倫。也。得。思。臆。辨。快。甚。

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諍。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畏敬。如君固當畏敬。然若當救正責難也。只管畏敬不得。賤惡固當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

語類

有謂親愛等項。當緊切。家人言者。然則上章。忿懣等項。亦將謂以心而忿懣。身而親。或問。只以而親。門之內。一轉。挽合。家人言。其說。故。讀。証。以。取。瑟。而。敬。應。凡。而。臥。合。之。此。條。亦。可。以。無。惑。于。其。說。矣。

五者各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

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之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二句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語類**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方能格物。便能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加察。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工。故經之序。但言正心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修也。**語類**上章此章註下兩察字。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

朱子或問小註

傳八章

五

問偏之爲害。曰勢趨不齊。不是再証上文。下節自指所害。言故曰家之所以不齊也。

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語類**此謂二字指上二節而經文在言外。又釋經之變例。

所謂治國章

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語類**成教謂成箇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

民從教上

孝弟慈。君子事。事君事長使衆。指國人言。所以二字。非言以家推之於國。乃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此下兩節相承。書旨亦書法也。三箇所以字。謂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也。所以二字之理與效都在下。此處却實講不得。下節只申明所以二字之理。

事君當兼臣民。事長如百姓。事官長小臣。事大臣皆是。亦當兼臣民。使衆則專。以臣言合之皆國人也。此章要見成教於國。故說事君事長使衆。下章要見人心同然。故說與孝與弟不倍。其實是一理相因。立言各有所指耳。不必葛藤。

朱子或問小註

傳九章

六

此章前二節言其理。第三節言其效。而所以成教之功。在有后求無后。非上。

以上七條章句。得此更明白。不惟大全以下紛紛聚訟。真是夢囈。即或問與語類其中未定之說。亦可據此而立。

孝弟雖人所固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指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孺子入井之意同。**語類**

蒙引曰。本文如字意輕。又曰。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曰。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其立。

矣。又曰：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擴充，四端言推，皆是此意。○周勉錄曰：章句有識其端而推廣之句，要其益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修齊多工夫，此獨言不假修齊為貴，以其真知良能而言耳。然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看差便是修齊誠正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徐思誠不取朱引之說，仍謂誠其端，指孝弟慈推廣之指事，看事長使來，故其言故詳錄，以本文及別說錄之，以正之。○又按朱子此條已見人全小引，家引據之以廣或問細大之說。

一人定國是現成語，此謂引來為其機作証。一人即握機之人，定即機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修身，何也？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然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

朱子或問小註

傳九章

七

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

語類

堯舜承治機，桀紂承亂機，章句獨言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者，債事邊不重也。恕字最重，故此章說恕。下章說絜矩，絜矩即恕也。

孝弟慈三者以二字該之曰仁，讓以一字該之曰仁，其理一也。

請此條則知製峰分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家引分孝慈屬仁弟屬讓二說俱不無矣。三人字固指國人然承堯舜二句來，即天下之人亦在其

內

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

桃夭蓼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推也。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

玩此條云：言國必本於家，逆推也。家者何？父子兄弟是也。其字指君子為字，文法與為天下法為天下則一例。言正是四國，則是民法之矣，而必本於君子之儀，先為一家之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所謂逆推也。天全小註亦是看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所謂逆推也。君子之身，謂四時君子作則力字，則而此句之自當齊其家不辭世之治其說而不察者何也。

此謂指三引詩而言

所謂平天下章

朱子或問小註

傳十章

本

通章只重絜矩下文好惡乃指出事實也。孝弟慈三句是引起語，然王政實不外此。孝弟慈人心所同是矩，不可使一夫之不獲，故當絜絜字乃平天下大作用。矩字仍從國上看出，上老老三句不過說治國至絜矩方是平天下之道。

按文集答江德功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清為矩，絜為得其義矣。以是求之，章句其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是矩也。絜絜字，言不如此是以絜之，即不得其方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是正解絜字，使彼我之間各得其方，是正解知字，言必當如是，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其方也。又我云則上下四方均齊，方正是為矩之形，其言使得其方而已，得其方也，未云而天下安言得其方，即得其平，此平天下所以有取於絜也。大全以下紛紛言家國之間，先有一矩，故當以此言之，其似絜絜不似絜矩，或曰然則此條云孝弟慈人心所同是矩，又

云矩字仍從國上看。出者何也。曰此即章句所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也。吾故云是引起矩字。言家國之同。有矩象也。然以爲有矩象而不可不聚之以得其矩。則是聚矩之義。以爲有一矩而不可不以此聚之。則是矩聚之義。毫釐之。際。顯細辨之。

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聚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聚矩事。下面方說聚矩而結之。云此之謂聚矩之道。**語類**

先說上行下效。到聚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繁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朱子或問小註。傳十章。

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方得。**語類**。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語類**

按教化二字。語類作心字。玩或問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便知心字不如教化二字之切。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語類**

矩聚不是聚矩也。一字之差。貽誤遂至於人。吾故曰毫釐之際。顯細辨之。三民字。語類屬國民者。釋經之法。欲其段落分明也。其實國民興起。天下之民。即莫不興起。且聚矩之道。亦非施於天下而不施之國也。民字正宜渾括看。

上下前後左右。都是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前後左右。俱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毋以事上而又以之使下。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前後左右皆然。**語類**

語類所謂聚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授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朱子或問小註。傳十章。

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我五尺地。是不知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地。我若侵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知右家必去訟我。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如我冰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然。

上下前後左右。作七個人來看。便見。**語類**。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言。若聚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語類**

朱註發明目。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便聚得下一面方。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便聚得上一面方。但聚矩分量。須前後左右無一面不方。纔爲完足。再觀章句。無不方三字。又可見矩只是方耳。

樂只一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

絜矩君子能好民好。惡民惡。方謂民之父母。不如此。便不謂民之父母也。責成君子能自爲父母處。與下僻僂同觀。此節重絜矩不重父母。

問此之謂民之父母。曰。此緊責好民好。惡民惡者。必絜矩以同民好。同民惡。方是民之父母。非千百之舉。而民稱我爲父母也。

民好民惡。常根絜矩來。然絜矩亦非空言。乃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好惡之慎。須照絜矩。謂能推之政事。朱子或問小註。傳十章。主。

使遂其善心。

有國者。指有天下者言。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殷之未喪師。只看一未字。則今日之喪師可見矣。此是殷

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

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財。則

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此言

其所當謹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武問。

有德此有人。數句。是下文德財發端。却又難直提說破。

此專言財用本末之辨。

有德固是下四項源頭。然四項各有實際。又有層遞。須分曉。

此本末與經文本末不同。

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橫征暴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教得他如此。語類。

外本內末。與慎德反看。爭民施奪。包民散悖出而言。

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常得者。而不過

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者少。此節

言外本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

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個較多。所以生

養人。只是這個。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個。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傳十章。主。

此章大概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

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

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語類。

章句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云云。留下文康誥節用此處

且勿露。

上二句泛說。下二句卽指人君說亦可。

民散悖出。俱從爭攘上節節推出。故兩用是故字。緊承

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

楚書。楚昭王時書也。此是証內外不是証本末。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此段雖言理財。然理字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節。此處只重

不專其利未及理也。
秦誓兩節原是一意。

若已有之已極形容之妙。不啻若自其口出。是旁人形像。
一個臣底詔若就一個臣身上說便覺隔遠。

此仁人。即上慎德而不專利之君子。惟心無私欲。故能絕
遠小人而保全善類。下文命過亦是利心不斷之故。至好
人惡惡人好。則純是外本內末。故用情顛倒如此。要知妨
賢病國之人。與下務財用之小人。總是一類。理財用人二
意原相通也。

二見字即章句知字。

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曰兩下各有地步。必字須

朱子或問小章

幸

著決斷。忠信字與絜矩好惡甚切。以得之得失大道也有
層次。莫粗過前二得失。是能絜矩則得。不能絜矩則失。此
則絜矩之所由得失也。前二節以人心天命言。此節以天
理言。

讀此條天道原是絜矩。
矩後人何勞多費唇舌。

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悖則為信。忠
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

朱子以伊川解忠信二字。說明道更穩當。而章句乃仍
用明道解者何也。此當合三省章句問答看。自明道在
彼章。則伊川解為穩當。在此章。則明道解為加密。各有
地頭。所以畢竟兩有。

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

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
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論語

章內三言得失。得衆失衆之得失。以人言者也。善則得不
善則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此之得失。則以心言者也。故
曰語益加切。前云深切。故此云益加切。
此節雖結用人。然道理甚濶。實自樂只以下一體結之。而
用人自在其中。

生財節當以足民為至。方合下好仁義利之旨。須知自此
以下論財。原未嘗為足國起見。為足國起見者。聚歛之說
也。通節皆大道中事。生食為用。正是大道所在。
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
朱子或問小章

幸

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
危亡也。
論語
此與財聚民散。反應下節。與悖入悖出。反應仁者即前仁
人皆以心無私而言。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
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論語
引獻子原重聚歛之臣。此節義利止論道理。不得說到利
害上去。下節義利方論利害。要知兩節原是一意。

伐冰勿作用冰看。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
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章所以專言財用也。人

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所以繼言用人也。
絜矩二字一章之大指。而絜矩之實在與民同好惡。同好惡之實在不專其利而任賢臣。然能絜矩與否皆由人主心術之微。故三言得失而以忠信驕泰結之。君心之理欲分而絜矩之得失判矣。用人一段雖若與上文財用一段對舉。然曰仁人曰忠信驕泰俱含得君心有欲無欲之意。暗與上不專其利相關。故直接生財有大道而戒其用聚歛之小人則理財用人。洵非兩事矣。章末義利二字與忠信驕泰相應。皆從人主心術內決天下治亂之幾。故曰此傳者探本窮源之論也。一章大意如是。

朱子或問小註

卷十

蓋

此條發明一章大意。脈貫通詳悉無遺矣。

問總註言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云云。何以不說用人一邊。曰可見不專利自能用。君子若專利必是用小人。故理財用人只是一事。

朱子大學或問小註終

朱子中庸或問小註原序

子思子立言明道。命之曰中庸。不偏不倚。正道定理。所謂大無外。小無內。其包括亦云至矣。往作中庸或問。亦有未滿處。旋得旋改。一年之內。更易數次。筆不停看。子思子成此書。枝枝葉葉俱對當。做得極是齊整。怎生得箇著述底出來。使恁般道理。親親切切發揮一番。恍如當日說話時。豈不愉快人意乎。國朝周程張諸老先生。深明大義。俾不致終晦。將功於子思子不淺也。嘉朝夕。屢勉懼不給。譬一人蹈泰華巔。思把家頭畧搖動度。不能即舉六合內外人。略略搖動度。亦不能也。余反覆尋繹。莫不愈究愈窮。大道昭然。一任天下評。世不乏正誼明道之儒。相與下手做工夫。又何不可之有。作中庸或問小註附章句後。

朱子或問小註

中書原序

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新安朱熹序

綱領

諸君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問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問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問。問內又有小問。然後方得貫通。

問中庸之為德。程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

問明道以不易爲庸。先生以常爲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

或問中與誠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卽誠矣。又問知仁勇於誠如何。曰。知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

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卽是謂之山。行着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

中庸只是一個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

朱子或問小註 中庸原序

二

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竊謂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

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卽便是經。曰。程易說大過。以爲大過者。當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常。然到守不得處。只着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着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個常。變自是着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爲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着存一箇變。

朱子或問小註 中庸原序

三

朱子中府或問小註

侯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陳希信范泰校

第一支

天命之謂性章

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

按語類云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以下與此條同信如語類是說理意但較多耳仍有少許之氣雜在其中即是兼言氣了何又謂若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乎以是知非經朱子手筆雖親炙之徒尚有不甚親切在也夫孟子道性善其淵源授受端在此句如何來雜得氣稟而言願學者取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一

此條與語類細玩而無所之此條已見大全小註信乎大全以前已有見過此書者也
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
伊川曰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此言性之理也性之理則無不善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

朱註發明曰理與性亦微有分別在天為理在人物則為性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以天之理即人物之性也理人無間處按朱註發明此說極精若大全小註載朱子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此是言內外合一處學者必先從天人之合一再說到內外之合一終為得旨不然難却天倫從說在心之性即在事之理於子思子立言之旨與子朱子解經之意兩失之矣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率性非人率之也率乃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面

率性之謂道與上句原自一貫總是明道之大原問章句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曰是性中流出不是生安自然也

脩道之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疑專字上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各有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二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明道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

或問修道句對著訓詁辭章權謀功利與清淨寂滅支離偏曲說則知釋箇名義開繫世道不小

子思因異端漸起特釋箇教字大旨須識得聖人禮樂刑政無非教人中和耳章句禮樂刑政是教之事因吾所固有而裁之是教之意

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根本萬化皆從此出

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道也者節。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不可離以統體。言戒懼是統體工夫。不睹不聞。根須史說。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如此。終是統體工夫。語類

體之則合。背之則離。即或問所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也。此是不可二字正面。玩此才不落落。由單日單言時者。固是照經文。須臾字。而然言時。而物在其中矣。聖賢文字。不拘不必生疑。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非謂於所睹所聞不謹也。語類

戒謹恐懼。亦要對下慎獨看。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三

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怕。恐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入來。便在這裏。語類

存養是全體。

莫見飾比上文。戒謹恐懼進一步處。

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曰。這獨也不是獨自時。如與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之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語類

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要緊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語類

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有著落。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然。語類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然。又問。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四

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語類

謝氏曰。敬則外物不能易。楊氏曰。獨則外物不能易。所及。而其發則已。雖然。手目之間。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而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節及下節。又推明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乎吾心也。語類

此狀性情之德。原無工夫。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曰。然。語類

問天地位萬物育。曰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此節是效驗。不是工夫。故云天地位萬物育。乃中和自然之應。

所云此節。指位育而言。非謂以中和亦是效驗。不是工夫也。看章句分存養省察。聖神功化。四段便見。

問章句吾之心正四句。曰亦是言其理耳。位育自有實事在。

致中和是成己。位育是成物。成物自有一番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事。但自成己後。自然做出。故云功化之極。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君子中庸章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七

或問此稱仲尼何也。曰子孫之於祖考。諱其名。未有諱其字者也。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稱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前稱仲尼。見後所引子曰諸章。皆仲尼之言也。尊仲尼以正道統也。

君子心與中庸無異體。則知君子中庸四字。須圓圖言之。其理乃全。

問章句唯君子爲能體之。曰是見成說。不是方去做工夫。讀此二條。纔知陳新安之所謂身當力行。吳氏程之所謂體認。全不是章句之旨。

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於時字上。若推其本。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

問時中二字。據註先釋云。隨時處中。後又解云。無時不中。何也。曰此非兩意。惟其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也。若不隨時處中。則有時而不中矣。

隨時處中。不可專在權變上說。日用常行之中。自有隨時之義。

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識得時中。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八

君子而時中。聖人說箇而字。自是兩項。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

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朱註發明曰。時中工夫。全在戒慎恐懼上。或以戒慎恐懼。懼在平日。用過。或戒懼。此後便可率意而行。自然時中。聖人又曰。戒謹不貳。恐懼不聞。便是無時不中。處肆欲妄行。便是無所忌憚處。皆不作兩層看。

中庸其至章

此章只言氣質而不及物欲者。照下章言也。

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

或曰此朱子之說而大全係之饒雙峰何也曰割裂語氣錯填姓名大全往往如此何獨於此章而任之

前稱仲尼曰此稱子曰見子之爲仲尼也故不復稱字後放此。

民卽人也。不專指下民。對修道立教之聖人看。

徐思曠曰註中然亦三句卽下章莫不飲食正見其責在人。

道之不行也章。

此承上章明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卽所以爲庸非有二也。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流

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此條曾見於大全雙峰饒氏小同大異純謬殊多轉釋亦然當以朱子之原文爲正。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

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

道所以明。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是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令有著落。

徐思曠曰註中兩既字。兩又字。是從過不及內看出四箇人底病源。下節加一察字。正是療他底劑頭。

以飲食辟日用味譬理。

道其不行矣章。

此乃承上起下之辭。其字夫字。煞有感慨言。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徐思曠曰不行是承上章意。註中由不明故不行。正對下章大知看。乃預伏下章意。饒雙峰謂承上章知味之知非是。

舜其大知章。

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

問章句不自用而取諸人。似舜之大知。全賴人力。豈是神聖本項。曰惟大知。故能取人爲善。權衡至當然。以天授之

神聖。而又不自用。而取人以求至當。知之所以愈大也。取資在人。而其間體察衡量至精至密。若專以虛懷集益。稱

舜識亦陋矣。

問以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曰此所以爲舜之大知也。

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著力。乃能下問至察。通言又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

語類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不似他人勉強。

其美猶于衆。取諸人。豈是信衆行將去。當見諸友。好
論聖賢等。級這都不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且如說聖
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如千里馬。只是他行得
較快耳。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

問察等原是推勘至隱。不是實事。

問察等項是大知所在。然須看在前一層。須曉得惟大知。

故能問察隱揚執用。不是問察以成其知也。

通言是該括之詞。非專察通言也。且善惡兩端。皆在通言

內。章句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即禹臯陳謨有深遠

者。亦有淺近者。

善惡兩端。須分看。非善惡之兩端也。不言其中者。程朱

之言。大略舉例類如此。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伊川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爲大知。

問在我之權度如何。曰。須要看得不大。故着力。方有大知。

權度在。又問如此曉得在我之權度。纔可合大知身分麼。

曰。然在我之權度云云。亦是補足語。不可作大知正講。

兩其字皆指通言。

其斯以爲舜乎。是由此以益其知。不是專藉此以成知。

徐思曠曰。其斯以爲舜乎。是於高遠。不是低塌。語與孟

子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相似。又曰。或問不自恃其聰

明。而樂取諸人。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

得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乃照道之不行。大意講不

然亦須會此意。

人皆曰。予知章。

此言知貴乎守之意。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也。

中庸之理。雖無所不該。但天地萬物之理。萬有不齊。不盡

是日用可常行者。故章句云。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

同之爲人也章。

須要看擇守處。各有功力。在方切仁者之事。

則字是隨擇隨守。不是割然兩樣工夫。

問章句真知。曰。顏子身分固是如此。

舜大知章。是行底意思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思多。用其

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

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

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

已。且將不能。尙何用之可致哉。

呂氏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
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忱愓而後
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

徐思謫曰呂氏說朱子云甚縝密無些滲漏以首二句
論也。可見通章精神在一則字字根本何在。在真知
與知在擇守之先不是擇爲真知也此乃顏子之身分
也。惟真知故仁能守也。爲人二字是言其一生大槩如
此。又曰或問賢不肖
意須善會莫硬填。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三者乃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
擇乎中庸耳。

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
知仁勇。

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捨字便得便
均得。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
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
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
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
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
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
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
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
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已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子路問強章

此章言勇之事。

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爲
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
呂氏曰此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
強。過于強者也。

問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
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從學問做出來。曰是。

寬柔以其自處言。以教又以寬柔教人。也不可竟作以寬
柔教人。章句自分明。

試以此說求之大全。無有見及此者。若蒙引曰寬柔以
教。則誨人不倦之事。是竟作以寬柔教人矣。誰謂章句
非得此。

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一支

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何今之人尚有謂君子擇南方而
居身者。非叛註之餘。即讀書而不解。耳學有戒之。

問君子居之。此君子稍稍輕否。曰然。

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
不硬。硬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
健處。

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智。倚於勇。
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
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

蒙引曰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例看。強
處全在四箇不字上。
變塞是有道之變塞。不變塞是有道之不變塞。隱隱有一

強在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事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強亦是學問中事

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素隱行怪章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

伊川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宋子或問小註

主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知得不會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夫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任不得耳

吾弗能已矣在聖人語氣中還作勉焉而不敢廢說至誠無息意勿露出

依乎中庸二句相承說下其照不爲隱怪不已半途只略見此意非平對也

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專對半途看有謂針鋒隱怪大非比上句深一層非兩樣也不知說得平常不悔發得深微總合聖者地位

微總合聖者地位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盡至二字內便有勇字意所謂不類

勇而裕知者言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須善會

以上四條皆語類所無章句得此分外分明持此看大未足爲難幾幾無人道得著如饒楚峰言依乎中庸樣看周情大快後來矯枉過正歸重依乎中庸句又不見下句此上句深一層之意夫子當日何不止說依乎中庸一句便了至于章句中之盡仁之至種種分說其繆不一總不解盡字至字內便有勇字之意嗚呼誰謂此書而非朱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二語殊不知周去正吾夫子之事一語則不見朱子即用上二節以注此節之意刪去而猶不自居也一語則不見夫子聖不自聖之意并下句放日而已四字全然不是章句語意廷師授之子弟者慎之擇之

第二支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宋子或問小註

主

此章與聖人之道章自是就在人者說但言道體而功用在其中

玩此經知君子之道四字中庸不是李爾下與後大哉聖人不能盡耳何必恁地認真曰朱子之意正欲君等認取道非君子聖人不能盡奈何偏忽略看過

費隱隱字與素隱隱字大不同

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

語類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問或說形而上下者爲費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共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

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語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稱謂。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日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不盡天地亦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

語大語小不平。就大中語其小。言其體段極大。而其中又極周密。無滲漏也。後章洋洋優優二節亦然。

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莫能破則足見其小。語類

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語類

語類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被他不得。朱子

朱子或問小註第二支
為飛二節。以道體言。須就倫常日用。勿忘勿助。處看出。君子身分。終是吾儒大旨。若止就氣機說。亦未見道體流行無礙之妙。

自大全以下。止就氣機說。尚苦說不出。嗚呼。我子朱子。蓋早見之。而早慮之矣。

明道云。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魚躍子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謝氏曰。為飛。辰天。魚躍。子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為魚而而言也。知勿忘勿助。則知如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為飛節固當講到學者心存乃能見道之意。而造端節亦宜說向君子身上。不當泛論道體也。

明為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時發見處。語類

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為必及于天。魚必躍。子淵。語類

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語類

問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語類

今人有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語類

為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管地便見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文集

為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朱子

末節是總結體。君子之道。須與率性之道有分別。通章皆就君子之道論。非上文論道體。此節方說著君子總之天。地為魚。俱就人倫日用及心體昭徹處。看道體乃天理也。心體與兩間原無分別。朱子

看朱子將君子二字。恁地認真。其丁寧之意。切矣。

須知造端極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

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盛其量。

道之在人。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

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又夫婦人倫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則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及其至是示人用功之極。猶自戒懼謹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但正面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

徐思贖曰。章內從兩頭盡處說來。以見中間無非君子之道。或疑不如不能。有憾于君子何與。曰。天地兩於氣。君子盡乎理。聖人值其變。君子道其常。

道不遠人章

問道不遠人三句。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五

徐思贖曰。此章首節是綱。下三節皆蒙首節爲義。如孟子子萬物皆備于我。章下二節皆蒙首句爲義。一般看章句。引張子之說以實之。

人之爲道而遠人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之爲。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此章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或問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自是兩項事。獨舉伐柯二節者。恐人將治人愛人牽爲一事也。既知治人愛人是兩項事。則末節治己又是一項事。不待言矣。

問伐柯一段如何。曰。要得初無彼此之別意思。兩下始有下落。

問執柯以伐柯。曰。節意所重在彼此之別。此一句乃承上

作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巳。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卽惡。不惡卽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看他上文。他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卽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十

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問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解題

徐思驥曰。及我自治其身一段。乃是朱子找足。以人治人。道理不是此節。本有以。則治人。講勿。朱子云。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人。得法中。初無彼此之別。意極透。蒙齋不以我治人。而以人治人。此約此意。若以人治人。不以道治人。說近楊氏。或曰。已辨之矣。

問君子以人治人。曰。須知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謂衆人說不好底人。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解題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幸

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

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刪訂文集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忠。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

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他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已推已。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爾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

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個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解題

或問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云。違禽獸不遠亦然。所以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爲不遠也。刪訂

所謂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共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又公已公人之謂道。爲私意。問隔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而去道遠矣。若忠恕便漸漸能公於物。我豈不近道。合二說觀之。義始微。曰。不遠者。道率循其性之自然而無乎不當。忠恕猶是勉然事。故只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恕而兼言忠恕之事者。蓋已所不願。處無一毫假借。便是忠也。

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作忠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幸

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個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解題

或問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云。違禽獸不遠亦然。所以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爲不遠也。刪訂

所謂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共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又公已公人之謂道。爲私意。問隔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而去道遠矣。若忠恕便漸漸能公於物。我豈不近道。合二說觀之。義始微。曰。不遠者。道率循其性之自然而無乎不當。忠恕猶是勉然事。故只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恕而兼言忠恕之事者。蓋已所不願。處無一毫假借。便是忠也。

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作忠

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語類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語類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語類

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

朱子或問小註

卷二

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

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

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須要如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

矣。無不是如此。句上疑脫以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至弟友四字

此便是則其則在我此條雖有此說亦猶之論治人而

雖是聖人自責之辭。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

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說

泣於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而不敢自恕焉耳。問章句行益力。謹益至。曰。下二益字。須識上二句已有工夫在。

行謹皆慥慥篤實之功。行謹字是著力體道語。並無內外兩層。

問君子言行如此。曰。應指君子講。而自修意在言外。

按朱子曰。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為孔子自責自修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顯蓋慥慥贊美之詞。不應夫子之言。而自贊美。今當斷為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自修之意。安在言外。余謂。朱子曰。此是然使世人皆肯全讀朱子書。則此條明具在。舊說無由而作。又何待家引費一番判斷乎。余是以願人全讀朱子書。省多少枉心力。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朱子或問小註

卷二

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之比。

此條可補章句或問之所未及。徐思賢曰。素位而行。重行字。不重素字。行者盡其道也。不盡道何以自得。此言真能發明此條之意。

自得乃素位之真境。正已乃不願之實心。

位有不同。而君子之反躬自盡。則一。正以見道不可離。非僅貞遇之謂也。

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須說得射似君子。不可說君子似射。蓋中庸引語。以君子

為主若夫子初語則以射為主也

射有不中止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証上文正已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按此條大全小注誤注陳氏當改正或疑於章句似未盡合余曰朱子解經有細密處亦有略舉似處不必一一例看如此云以証上文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蓋次節三節雖分貼素位二句止是一套事故三節言不願乎其外又下正已二字猶新章章之旨自新也可見正已又恐人重讀正已輕讀不求於人似反求諸其身止結得素位而一行一句故又云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凡讀儒先語不能因其略而求其詳則所謂以意逆志何在推此亦可以曉然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章首二句承上章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上一節是主下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重

二節乃引證耳論書理從費隱章來高卑遠邇亦是道所有

章旨只一自字不特詩與聖言是引證即高卑遠邇亦是形容語

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中尋常事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煞有可解不可解處

父母應作高遠看則應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可解者也然實同在家庭中何故必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不可解者也解得註中意字便知子思引詩及夫子之言之妙便知朱子此語之妙

鬼神之為德章

鬼神自是氣甲裏事故章句訓誠字並不移入理甲裏

誠字誤當是德字蓋末節訓誠字方是說理本節章句訓德字猶言性情功效是並不移入理甲裏若謂末節

訓誠字亦不是說理便說不通此傳寫誤也

天地間如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

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

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

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美

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個迹恁地二氣是陰陽良能只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佈置其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處

問章句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魂即神也而屬

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

總是動靜之氣機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

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

功用

性情二語見後第十一條在此與上文不屬此亦傳寫之誤也

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

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

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

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神言鬼神實然之理

按語類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

有所謂功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其良能與功用

上認取其德又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些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

為德然朱子則謂乃合為一條已見大全小註人每疑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二語以為不當以德為誠

余謂此蓋以看時文取法看書固宜其有此疑也殊不知朱子原是說書理不比時文法逐句逐節一毫不得

朱子或問小註第二支

犯下今試思鬼神之德非離鬼神而別自為德鬼神之神德之誠豈離鬼神之德而別自為誠乎張南軒論鬼神

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第二十章或問亦曰惟天理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

是也但此意吾不知人之稱斯言也又將何以疑之解此則此條刪訂之簡切又不必言

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異同條辨釋之曰不見不聞已無狀矣殊不知這就是他情狀處數語可謂說來入妙

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蒙引疑之謂體物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存疑辨之曰如此只消說性情便了又加

功效不亦贅耶但存疑說性情功效止就體物句看字仍不從小注之分貼殊不知此一節即是費而隱三字

何為不可分貼又思鬼神體物不見聽不聞是以能體物若視之而可見聽之而可聞則鬼神亦一物耳何以

體物如此蓋可釋然于分貼之不可易矣又思上條

亦是分貼

合看愈明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

盛字在體物不遺上見

玩此條之意蓋曰此一節俱是言鬼神之神之盛但必至此句纔可得而見耳則上二句屬體此一物屬用又

有然矣○按文集答吳晦叔書曰前章引用體物句或得而遺此則此條之脫了可字亦係傳寫之誤二十

一條然却體物而不遺句放此

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

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

便有是理無非實也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有是理五句亦是統論鬼神之理非是於體物句預侵末節誠字無可疑也但有是氣便

有是理字據語類係形字之誤此字一誤便倒理非體物之義此亦傳寫之誤大全小註引此亦以作理

朱子或問小註第二支

改正

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

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

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

不是有此物時方有此鬼神乃是有此鬼神方有此物及

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乎鬼神也

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貞之幹

事亦猶是也

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

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揜也所謂

永利公司

收之。朱子于此不知費幾番斟酌矣。

美

謝氏曰須是將
楊氏曰蓋其妙

此曰是。

卽其親切著見

以人實具此理故於人言

鬼神之露光景。

是甚物那得

鬼神只是氣

也無

今且只就形

14

未有此氣便

無萬物都無。

神言其情狀

語類

鬼神之德

之德爲形

鬼神主乎氣。

之精。其所言。

庚申
 庚申

上。下。章。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只。是。寫。飛。魚。躍。意。思。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掉。如。此。夫。

按。總。注。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隱。字。因。是。假。前。章。來。其。實。須。善。會。盡。費。而。隱。者。言。君。子。之。道。所。理。此。言。鬼。神。之。德。居。氣。必。合。未。節。言。之。總。見。仰。氣。而。理。存。猶。之。十。三。章。總。注。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見。未。能。一。較。量。亦。須。善。會。不。然。聖。人。所。不。能。仰。在。子。臣。弟。友。何。以。為。聖。人。

舜其大孝章

此。章。大。孝。是。本。而。德。與。尊。富。為。應。看。虞。書。師。錫。陟。位。諸。事。則。知。德。與。尊。富。實。從。大。孝。得。來。方。與。下。文。故。字。順。接。文。法。有。合。故。大。孝。句。是。主。德。為。聖。人。下。皆。大。孝。之。應。驗。下。文。太。

朱子或問小注 第二支
德。即。是。大。孝。言。德。為。聖。人。即。下。必。得。其。名。也。

廣。或。問。小。注。至。此。章。真。是。奇。快。必。如。此。說。合。之。章。句。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經。直。提。蓋。庸。行。之。常。孝。也。黃。氏。海。陵。所。謂。即。費。之。小。也。推。之。以。極。其。至。大。孝。也。黃。氏。若。依。大。全。以。後。之。說。大。孝。為。綱。下。五。者。為。目。則。主。與。應。驗。倒。矣。獨。不。思。四。岳。所。為。何。來。耶。又。謂。首。節。言。舜。以。德。為。福。本。則。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之。本。自。見。德。為。福。本。則。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之。本。自。幹。旋。又。云。舜。之。升。歸。于。大。孝。其。為。自。知。不。安。而。多。費。以。孝。到。天。子。以。孝。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而。不。可。謂。舜。以。聖。人。之。德。並。諸。福。以。成。大。孝。又。云。大。德。只。是。大。孝。替。身。牽。于。大。全。以。後。俗。解。者。所。以。牽。駭。為。其。不。至。擲。之。于。地。者。幾。希。苟。見。或。問。小。註。則。可。見。矣。但。所。無。是。處。而。晚。村。之。力。排。流。俗。卓。然。特。識。不。若。朱。子。之。說。自。然。明。自。令。人。尋。味。無。窮。學。者。盡。心。焉。或。曰。然。則。或。問。非。與。曰。用。論。經。文。而。大。概。推。說。其。理。理。朱。之。說。如。此。必。泥。也。

此。只。是。論。舜。首。節。是。舜。之。事。實。次。節。是。泛。言。其。理。後。但。論。其。應。之。必。然。

祿位名壽即尊富饗保

此。條。之。未。及。德。為。聖。人。所。第。一。條。之。未。及。饗。保。所。謂。大。略。舉。似。也。若。從。此。生。疑。便。不。直。一。笑。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即。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止。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個。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問。必。因。材。而。篤。焉。曰。是。因。其。材。而。加。厚。些。子。問。故。裁。者。培。之。曰。須。虛。涵。故。字。大。意。又。須。理。會。氣。至。滋。息。四。字。

朱子或問小注 第二支

聖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朱。注。發。明。曰。嘉。樂。公。尸。之。所。以。答。鬼。釋。也。周。家。宗。廟。通。引。詩。只。重。受。祿。句。上。句。仍。主。德。說。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

說得自有意思

伊川云。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橫渠云。德不勝其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論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優渥。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無息。亦足以移之。故大德所以必受命。

按總註。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陳新安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即許東陽大孝為綱下五句。為目之意。斷不可從。徐思職曰。由庸行之常事。父其至也。以小者推之。以極大孝之大。極其至。即費隱章及之說。而疏明之。

無憂者章

此章言文王、武王、周公之事。皆有合於中庸之道三節。只

朱子或問小註

章

宜三平。總以費之大者而言。

文王無憂。與舜之無為正相類。

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

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

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何。

朱注發明曰。必說文王能承王季之所作。能門武王之

所述。方見得文王之孝。不是全靠若有父有子。

一戎衣而有天下。人但知一戎衣不知一戎衣之故。是示

上續緒來。

續緒句。本當另講。而謂承上來者。蓋周自大王以來。已

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語意亦有斟酌。句下當有

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為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得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按黃氏之說。與朱子此條。固能發明。吾尤喜其以德為聖人。對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則是黃氏亦以德為聖人。為必得其名也。信乎或問小註。一書大全以前。原有讀過者。惟後人因陋就簡。遂不復搜求。朱子之全書耳。吾是以即以大全之說。破世之讀大全而不知辨者。

武王末受命。是承上起下語。

問組紃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

之義曰然。

語類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注武曹引語類原文。以正先公二字之犯。後固當然。語類原文。却云。則止祀以先公之禮。先公二字。却又當是天子二字之誤。即一句書而彼此

朱子或問小註

章

追王上祀。皆道所在。正以先世功德所繫。故周公制禮大

備如此。

父為大夫以下。此舉祭祀之例。而以葬禮形之。葬祭亦平

列上文達字。在使天下人各得緣分。以自盡。而無有餘不

足之憾也。

按呂氏論周公制禮。通節俱以追王貫穿。文章間承上

章。朱子亦以追王包上祀。則斯禮也。句斷難單承上祀

上祀。是。

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公又添得許多貴貴

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

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

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

之義。上古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禮數。凡此皆天
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
不可易。語類

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
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
行正當恰好處耳。語類

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文淵

呂氏曰。追王之禮。古所未有。其出於周公乎。太王避狄去
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則王業始基之矣。去
季承太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王一成衣而有天下。
下繼太王之業。至文王之緒。而王業已成。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考文王之所基也。武成曰。王季。王季。王季。王季。王季。
我文考文王。王季。王季。王季。王季。王季。王季。王季。王季。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
之分。然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
公成之。武王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
天子之禮。而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蓋先公先王之所
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于太王。王季。庶人。蓋先公先王之所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于其上。也。蓋先公先王之所
故葬之。從死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宜無是意哉。
追王之意。于其下也。
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
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繼文王之緒。此武王之
中庸也。而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蓋
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蓋
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為
天子。云云。易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之與舜受天下之心同
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則公推文武之德
追王先公之禮。喪祭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
時中。

武王周公章
此申言武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達字。與上章達字。不必相連。而義自相貫。且人皆得
以孝親人。皆得為孝子。此之謂達孝。

天下人通謂之孝。無有異詞。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之聖。
安得如此。

上文達字。亦以禮言。可見通章達孝意。全在制禮。周備人
人得以自盡。故通稱其孝也。

問章句。承上章。非承上也。看到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
節。皆通上下而言。此章下兩節祭祀之禮。通於上下。即上
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意也。上章言祭葬之禮。已舉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其端。此章乃詳言其事耳。蓋祭祀之禮。想夏商以前。典禮

必多闕略。未備。武周制為祭祀之禮。始得詳盡。使天下諸
侯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之官。師各得緣分。自盡以申其

孝思。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天子之孝也。
問章句。繼志述事之大者。曰善繼述。所該甚廣。所謂大者

亦當以制禮上說。
通於上下。言庶人則天子可知。言天子則諸侯大夫難該

矣。
春秋節。要得如存如生。至意及通於上下大義。

宗廟之禮等項。總是繼志述事。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一人先舉。解獻賓。賓飲畢。

即以其解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次相承。獻及於沃盥而止焉。此皆諸侯大夫通行之禮。故儀禮有少牢饋食禮。是明指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語類

自獻及于沃盥而止。句以上皆仍語類原文。但語類此條作賓飲畢。他條又作賓不飲。以儀禮考之。當是賓不飲。其作賓飲畢者。俱是傳寫之誤。即以其解印字。亦係却字之誤。考語類大全第五條便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為昭。穆常

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

幸

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又集此禮自虞夏時已有之。獨言武周。必聖人當日實有見其

盡善處。游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

問郊社之禮。節曰。達孝上節已收盡。此節又舉制禮之大

者。通於治國者言之。此是饗帝饗親意。須從制禮立解。勿纏入達孝中。首二句

宜照省文。不得牽紐上帝。此章禮制。或問已詳。此又發明章句。天下之人。所以通謂之孝之政。至所論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與末節須從

制禮立解。分經入達孝中。又似預知後人之必有異說。而爲之祛其惑者。嗚呼。子朱子之嘉惠後學。至矣。吾輩以順人之能。讀朱子書。便省了多少聚訟也。

哀公問政章

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

人道敏政。只重在君臣身上。此道字甚輕。總發人存

政舉之意。若說政本自易。則於上下文不合矣。

王政不是遽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奮然舉行。便一時

綱立日張。豈不是敏政。

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善之長。亨利貞皆從那裏來。仁

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

出爾。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美

問仁亦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

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語類

徐思職曰。道照註對天下達道言。朱子特訓釋字義。與錯認義理公共處。

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

是偏言。語類

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

文便言親親爲大。語類

以生字說仁。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

須要自體認得。

仁者人也。四句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非平添出

義禮來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爲下而又添說義禮蓋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論語

唐臨海曰。注云。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玩而已二字。分明等殺。即節文。生等殺。不作兩層看。因生字注無明解。致有等殺生禮。禮生等殺之說。余謂生字應照其生色也。一例看。生發見也。禮所生言等殺。即禮之所發見也。

親親爲大。須從五達道中講出爲大來。

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立

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

兩大字。全在人宜二字生來。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堯

不是思欲事親。必先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

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

語類

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工夫得力處。却在知天。

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不知天。則源頭不

透。便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

知天了。心便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

語類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開

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

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語類

有語云。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乎余。應之曰。知分間

見德性此正蒙之說。朱子已辨過。此云。問見之知。非真知者。不過謂耳目之學。不如心得其真。欲人去問見以

求知也。觀下文便見。若如語類所云。既則下文不贊。而游發兩可。亦非平日辨正蒙之意矣。語者於是首肯

君臣也五句。須照天下達道講。

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

行不到。

語類

此一節皆以德行道之事。大概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

勇於知。勇於行。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

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節一字。卽上文達字。惟達故無不

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

上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

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

朱子或問小註

第二支

堯

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三近者勇

之次也。相近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

仁則力行工夫多。智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智。力行近

乎仁。意自可見。

語類

三近工夫。當作困勉說。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

勇。

語類

此一節是承上起下法。首二句。是結上文修身之意。應人

存句。下四句。是起下文九經之意。應政舉句。

徐思贖曰。生知節皆以已知已行者言。對下未及乎達

德看。要知合下節總完得天下之達德一句。注以分言

以等言。通上文言。總發明都是達德中事。惟其為達德。故可一亦可。近理同氣。異故有此三等。須知此三等已。包盡天下古今人物。在其屯看後天道人。道發節注。自。明又曰。近知一節。節前兩勉中事。對後弗學。節看又。且。知斯三者。節節果能此道矣。一節事。此朱子所云首尾。相貫也。

看九經節。凡為二字。原是天子侯國在內。
徐思。曠曰。九經。即五達道及等殺中事。須分看。合併不得。重口不重片。看來真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規模。

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
刑訂

問信任大臣而無以問之。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矣。或不幸而有趙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而主不覺悟者。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

本。則固視明聰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難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急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奸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
刑訂
問報重與勸。曰。須從體子二字中看出。
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
或問

問章句以身體之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曰。親所以二字。原屬在上者說。亦是說其事常如此耳。
餽牲餽也。如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卽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刑訂

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緇唐謂之給過所是也。
刑訂
問繼絕世等句。曰。文王伐密。恤阮。春秋救刑救衛。何嘗不是繼絕持危。夷芮質成。滕薛來朝。亦是朝聘中事。後人自

不見到耳。
一字亦只還他數目。
云亦者。見達德所以行之者。已。是還他數目也。蒙引曰。注不日一誠也。而日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

求誠之功。豫字須看得該括。要與下數節之義皆合。
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如大學之序。始於物格。而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亦此類也。

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蓋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游氏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或問曰。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
刑訂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止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達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一義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預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總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朱子家問小註

第二支

星

事前定則不困困時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倣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裡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在下位節數句一例又是逐層遞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徐思贍曰朱子亦借以見意耳看注所存所發包攬甚廣不特定事親

誠者天之道節當四平看側重人道邊此是專論誠誠者天之道也二句言天之付於人誠者不勉而中四句言聖人之合於天者

上文言明善誠身而此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發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

朱子家問小註

第二支

星

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先生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

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伊川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等差直是相去懸絕從容中道指他人所見言之若不勉而中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得不得不思亦自有大小淺深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異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欲學聖人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須用勉與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自不須勉也若夫聖人又上一等事

問明善擇善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

博學之節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

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

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

朱子東門小注 第二支

到底使答者辭窮理盡始得。

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

已做百分。

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

或問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

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

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

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

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

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

妄。

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

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人舜文

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

可掄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

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

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

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

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

功也。至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

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

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

朱子東門小注 第二支

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

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

雖多誠爲之樞紐也。

第三支

自誠明章

自誠明謂之性句誠明亦當合看。

此性字便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

轉說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

爲二。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處之誠之

則聖人矣

誠則明矣二句是申說自誠明自

以此條觀之。下二句信是申上。言天人之合。其意與前。大有此說。乎。玩此文與章句亦可。

問章句承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漸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

唯天下至誠章

唯天下至誠對下章看便得身分。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

朱子或問小註

聖

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箇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現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至誠之至乃至極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此。

至誠以德言盡性以理言。蓋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至誠

則聖人之德無不實者。

盡性無工夫。

盡性根原全在首一句。章句知行二意都從此中看出。無

人欲之私是上下合縫要領。

至誠知行不分先後。

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

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事力未必能為。而有其為之理。

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

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

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

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

地參而為三矣。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

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朱子或問小註

與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燒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贊化育。全在盡人物上看。但盡人物之功。本於盡其性。盡

人物是實事。當在氣質上看。盡其性。自性。至誠實理

流出。總收得上文。盡上文盡人盡物。各是一事。贊化育。即

從上文看出。不是盡人物之外。又另有贊化育也。三代以

下人物天札。即是化育有憾處。只緣無至誠出來。斡旋一

番耳。

人物天地根。盡其性。盡性根至誠。二字是各句原有層次。

在

章句知明處當盡人物多少實際當就功用上說但功用都從本體流出故皆本於盡性漢唐以下功業不如唐虞三代實於本體上有虧欠處講參天地須實從贊化有來

呂晚村曰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才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是信程朱氣質之說精

其次致曲章

其次致曲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若至誠盡性則渣滓便渾化不待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果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他身上更求其他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

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
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其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固成無欠闕者也

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為得

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

徐思贍曰工夫只在致曲曲字對盡性看盡是全底曲是偏底致完必由一端之偏推之使各極其全實是不偏其誠不已故下句曲能有誠已是轉語不是找足語也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辛

此節能字與果能能字同義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至誠之道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翼注曰新說謂聖人不待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而知大既不待他却又說他何用

前知自根至誠來亦無輕重分別

國家將興四項切莫說盡皆是禍福將至之幾此亦人世自然實理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即章句中理字猶言吉凶然非指人所為之善惡也

數中有理在不必分言理數

徐思聰曰首末句無理與人之分首句說盡末句乃贊詞耳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重誠者自成一句以下數節總發明這一句故章內止講誠者自成不及自道實理實心宜總說勿分

按實理實心宜總說勿分者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不必並舉分對也或曰子獨不記或問也或問此說實理實心乎曰吾正怪世人之錯看或問也或問此說實理實心者物之終始二句非解誠者自成句蓋因程子微頭微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聖

尾之言太略其餘諸說又止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故從實理說到實心舉天地聖人之至誠以見人之不可有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一句指實理而言不誠無物二句指實心而言朱子之說歷歷可証也若自誠無道章句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或問云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揚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無所當此又云此章重誠者自成一句以下數節總發明這一句故章內只講誠者自成不及自道朱子之說亦歷歷可証也惟諸類有懸空孤立之說以或問所講游揚斷之其為未定之說立辨矣曰然則章句於誠言誠於道言人者何也曰此物字非物之終始物字乃不誠無物物字人者何也曰耳蓋正言之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反言之不誠無物矣或問所謂乃與下文

通章只申言自成自道亦自成中事中庸惟這章書道理深奧包舉廣大而頭緒又多然亦須各有所主此以自成言向所謂徹頭徹尾也論語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當為無

物句解誠之為貴其略無間斷乃為有以自成也

伊川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而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

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泛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

程子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假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箇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

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說做將去便只是前半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聖

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不誠無物已說自道句了亦以其在人者言

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難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自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其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

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

語剛
類訂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語類

材料

程子曰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

...

成已仁也。以下總以發明首二句之意。合外內之道。不過言仁知自是合一底道理。與自道道字大別。

問成物知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訂**

鎖語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德也

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開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初計

程子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家引曰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注謂見諸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博博淵泉而時出之存疑

故至誠無息章

故字是承上章誠者物之終始一句來。

不讀此條紛紛說
故字都無是處。

至誠無息與純亦不已。皆言至誠之盛德。其餘只論至誠之功業也。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語類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爲一處。廣大淵微。學者
朱子或問小註。第三段。書。

一

至此不免有望洋之嘆。目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

語類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

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四節皆看過下。則文理三層總一無息所發然

恐亂章法

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

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乎曰亦須看他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

則久積之自然如此。

至誠無息 以鄭氏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

作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而來古注有不可易處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於四方

博則能厚語類悠則能遠高則能明故此此蛟峰虛齋之說所由來也

問章句積字作甚解曰是深仁厚澤成功文章底意思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

博厚所以載物節是極言功用之大只是贊至誠功業之朱子或問小註第三支

博厚高明悠久耳

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還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某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

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語類成物雖不外覆載二者然到久道化成其優游涵濡底氣象必更有入物微渺處須在聖人德化上看出

博厚配地節總是言至誠功用之大與天地一般每句上二字是複語須實實從覆載成處講出配天地之無疆如此者節見至誠天道耳上文配天地處原是自然之功業功業自然不過明至誠是箇天道此節特申贊之耳

天地三節要一一與無息相應

一言只是一字一言而盡者隱含誠字也不武求即是誠不武所以誠也可見下句不測原不在一言內是不武中功用耳次節三節言天地之各極其盛而生物不測與上

朱子或問小註第三支

微則悠遠四節相對皆指在外之功業言之首節不武末節純與不已則指在內者說

有謂天不武於地地不武於天是根據不武作同字解氏爲假借後人胡爲復理其說有謂不武即是誠法中所以三言不武則朱子何故又說不武求即是誠甚矣誠理家之得免於溺壁聽者邪也雖存疑曰不武所言則意意然只是一箇物便結若有兩箇物來便難下此言得之矣有問此條云次節三節首節不亦誤乎曰此是項前條云天地三節意來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而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

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此條疑當另第
十節寫在此

博也節亦是由不貳而各極其盛。非形容不貳也。

今夫天節是生物。天地無在不是生物。亦不能實指一物

以見其所生。故書只言所覆所載以見意。

通章言功用。句內疑有錯悞。玩第二條。今夫天節專在功

用上講。故章句有一處全體之分。

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

恁地大底也是天。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

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曰舉此全體而言。

朱子或問小註

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

日月星辰繫焉。只以能繫得無窮耳。此一句須拈氣字講。

徐思曠曰。繫字。振字。俱下得奇。日月星辰不附著

天。又有連連先後。不與天同運。蓋天積氣之大。故

日月星辰俱運旋於一氣之中。總之形容天氣之大。地

積形故華指河海亦莫能於大地之內。總是形容地形

之大。俱可想其氣象功

效與下草木禽獸同有。

問及其廣厚一段。曰地之不測。正以廣厚上見。下三句乃

形容其廣厚也。

玩此條可見萬物覆句亦是無窮之證。但所繫須拈氣

字講。為有別耳。且既曰繫焉。則是天覆之矣。分明在上

底也是入覆在下底也是天覆。中庸立言之妙。如此或

疑日月星辰華指河海。成象成形。一定不易。不且草木

禽獸等項。日生而不已。然總是天地所生之物。何必不

與山水所生之物。例看思此自明。

問龜鼃句曰。是說水不是說四物。然須就四物形出水之

不測。

維天之命。節正。收入本體。只在一誠字。不貳所以誠也。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又純即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

雜。

徐思曠曰。此是兩扇一結體。兩下亦節節相對。朱注

發明曰。此節朱子引程子之言曰。純則無二。無二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可見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純亦不已

即至誠無息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章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學者莫混入道體中去。須知

有聖人分量在。聖人何以充塞天地。凡人心體廓然處。原

與天地相似。却被後來私意私欲障蔽。便與天隔遠。故下

云致廣大極高明云云也。

朱子或問小註

大哉包下二節看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

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大哉聖人之道。看下二節是天地間所共由之道。却都是

聖人制度出來。故曰聖人之道。此是修道之教。中底事下

君子乃由教而入者。當分聖人學者看。

聖人之道字與率性之道原不同。此聖人是指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言。實是開天明道創制立法

之聖人。蓋道雖人性所同。然不是聖人一一發揮出來。後

來學者亦無所依據。故言聖人之道。須看發育峻極禮儀

威儀。便見仰首章修道之教也。三代以前聖人亦無不得

位而行道者故修道之教章句訓禮樂刑政原不混入孔子身內

徐思曠曰此章及前費隱章看或問語類前此俱未及提明君子聖人身分所以後學言人人殊不知紫陽大其人不不知朱子有云千五百年來堯舜三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漢唐賢哲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正此意也聖人二字認下則至德二字無著落何以起下君子修德之功乎泛言道體者是

問洋洋乎節曰自是聖人分內事

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

朱子或問小註第三支
便於全體處有虧也

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總明大哉之道聖人教人從實處做將去使一一有所把持以入於學問之途即所謂修道之教也三千三百只甚言其多以明小大無間之意門人問實處如何曰中有聖人功用在此

禮儀便是禮儀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如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

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不曰聖人而曰其人者謂與道同大之人也兼聖人君子在內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修德事

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在行前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故君子尊德性節逐句是兩項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

朱子或問小註第三支

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

玩如程先生言云可見章句存心致知下這般字義俱有來歷即問當窮取程子之意也嗚呼至矣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止兩事兩事又止一事止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

私欲累之便卑汗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

多汙發以日如溫故明屬知而汙歸之存心可見知行皆所以存心但無忘其所已知則屬存心日求所未知

則得致知耳。道中庸與崇禪。則屬行而注皆屬之致知。又可見知行皆所以致知。但無忘其所已行。則精存心。不求所未行。則精致知。此言終是解人。不以存心致知。分行與知也。此言終是解人。溫故止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止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

索引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也。則故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或曰：既以爲善性之良。則何云謂致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乃若泥得濫。則又不合于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者。固當形諸云爲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精習之意。故曰：謂致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深之。則此既日故學。日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日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也。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

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根本。有

朱子或問小注 第三支

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敦厚是德性上事。終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

問章句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曰：此兩句是正釋。而字義。

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逆。與如興賢與能之典。足以興足以容者。言其理也。總是言君子修養之效。原不專重言與然也。看下二章不驕不恃何等廣大。

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處。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悞。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此一節總要合無所不宜身分。

此章言人道當以君子爲主。先言聖人并道之大小者。正君子之所取法。而必造其極者也。

朱子或問小注 第三支

徐思曰：此章言君子不知如何做得技藝。與相其而德性問學。兩般爲君子修德進路。下四句而將洋洋優優分貼到底。一字不可移易。一字不可欠缺。不經朱子注。清後人從何處認得親切。乃欲支離。與更出。不可以語米也。學者須依注。意各句各字。體認親切。方有發揮。不然。則如木板印字。不見生意。矣。乃知九淵致廣大。陽盡精微。要證直是不懂。朱子未嘗有偏九淵致廣大。病不小。

愚而好自用章

這章書須要看得融洽。

問自用自尊。莫是不肯安分守已麼。曰：固是。若掉轉來。兩下俱得。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考文者。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

看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案

徐思謨曰。此一說大義。而從下章本身六事中看出。則見得聖天子精微廣大。與三代以下制度更別。

今天下節。此為在下者言。與上節相承。說須曉得此中自有不得不同之故。

此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是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所以不制考議之故。却在下文。

問章句倫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

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机阻。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案

蒙引云。章句釋文字為書名。而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與此互發。又朱子引大行人之職。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亦是此意。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尊。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吾說夏禮節。必有德有位。方成三代之禮。要承上一節講出。照上焉者節講。尤與為下不倍相切。

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此章當重位一邊

徐思誠曰首節言不當信之意二節明其實三節指其事四節發明其理五節指出聖人以驗之當重今用之句蓋不信者謂德可以作禮樂又當德樂壞之日而仍效其業豈守一王之制乃得不信身分與文王有服事同一心法終令修廢後事不然則與愚民違路何異

王天下有三重章

此是極贊君子三重之道君子之道道字指三重而言是論治化非論聖德也上焉者指周公疑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奎

問君子之道本諸身章句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事者語類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語類三王以述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下節知天知人只舉下兩句該得上兩句語類此天地只是道耳謂晉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也

語類

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第四節是總贊君子制作之盡善非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豈能事事不毫釐故天人之理即在禮度文拜跪分寸點畫之間若不知其理則制作必不盡善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奎

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其實本于造化所為也又曰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不祭于鬼神以此理之不疑于鬼神也禮人鬼莫不以此理之不疑于鬼神也又曰大槪說凡所制親疎貴賤相殺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于理而不失其倫一鬼神屈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之在霜露下節以齊七政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宜如制者以制制者以制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知是亦贊諸鬼神而無妄也以考文言之如日之為奇月之為偶此以字形言也曰嚳則祭隨以出日吸則聲隨以入日來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日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之類一車旗服色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曰大槪說凡車旗服色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方圓動靜之象一陰陽變化之妙也此又以字音言也神之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之間合屈伸也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意

問質俟天人如何曰須知質俟有實事在知天知人有實

理在

一。象引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下。者。也。而。人。皆。則。之。行。是。三。重。之。自。盡。于。吾。身。而。措。諸。天。人。皆。法。之。

在彼節是結上文語。引詩後忽用反語作結。中庸章法之妙如此。

仲尼祖述堯舜章

此章要識得聖人之學之大。先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已該盡古今上下道理。纔得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四句。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案

合固非紛然於如何祖述如何憲章如何上律下襲也。但此處子思方鋪張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面出來。以見仲尼之道大無不備意。

讀此二條。方知不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不見子思所以鋪張如許字面之故。較之章句或問此尤為點點睛處。又思解得此章首節方知生民未有及集大成之說。孟子不是憑空撰出。

問憲章文武曰。此是聖學所在。須知古來帝王之法。莫備於文武。即古今聖賢之學。亦莫備於仲尼之憲章。蓋古來聖人而又多能者。惟周公孔子。此是何等諸力。何等學問。則止止久速用行舍藏。夏時周易。禹貢職方。固知聖人自有實事在。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無往而不安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此一節亦只在仲尼身上。

朱注發明曰。章句此言聖人之德。見兩辟如。只承上節而言。聖人之德如此也。非至此始言聖人之德也。又見得此節只在聖人之德上說。下節方言天地之道。以見取辟之意。

萬物並育以下。此乃案而不斷。方合理法。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至今。都止是一箇道理。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七

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

朱注發明曰。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只承上持載覆載。錯行代明。顯次下來。歸重在。小德大德上。蓋由物與道以見天地之德也。看來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是天地之大。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處正不得無意義也。

唯天下至聖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當照生知之質講。

徐思誠曰。看注。生知之質。分明是氣上。蓋仁義禮智。天賦皆同。而氣之清濁有異。氣上欠一分理。上亦欠

分聰明。聰明是清明。在解志氣。如神。不但物交莫引。并思。明。思。聰。不足。疑。之所以。人。一。見。而。甘。為。之。下。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

問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知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

不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圭

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樂是有過人處。方服得入。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至聰明。作元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

深通處

此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寬裕溫柔等項。是從聖德中推其臨天下之體用。足字中却已包下。充積發見兩層在內。問文理密察。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

故曰。足以有別。別。用訂語類

聰明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

不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圭

觀之。則難也。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之業者。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然如此。問章句發見當其可也。曰。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也。

自舟車直起至尊親。句方住。所字內亦有實際在。莫不尊親。是極言其敬信說處。

余思聰明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蓋各之洋洋。皆以見其發見之當可。

非後言其
功效也。

唯天下至誠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七字。通節所共。唯天下字。要見得聖人從爲法於天下後世處。看出至誠經綸大本化育根原。纔合二帝三王之道。從古帝王創制立法。無不從本體無私中來。故其功用愈纖悉愈光明。漢唐以下無有見及者。學者須識漢唐之終不得爲三代處。方知肫肫其仁等項。至誠是本體。下三句是功用。經綸立知是誠中實實作用。經綸天下之大經三句。須從至誠中看出。無倚是惟至誠之天道。即不思不勉不見不動一例。乃明至誠之自然。非中立不倚之義也。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章

三件各本至誠之德來。固已。須知三者各有實事。至誠之道流貫於三者之中。三者內又各有一至誠全體在。章句各盡其當然之實。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極誠無妄者有然契焉。此是各句中至誠也。

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全在肫肫其仁三句內。見至誠盡性。

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經綸即致和立本即致中。知化則窮理以至於命。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

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然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謂

按語類注云。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殊不知此三句。此皆頂肫肫其仁來。從下說上者。從仁淵天說到肫肫其仁。淵天若如語類注所云。不惟錯會文氣。非非朱子謂至誠知行不分先後之旨矣。玩困勉錄便見。困勉錄曰。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則以淵博淵泉爲主。而如淵如天。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問經綸大經曰。此是堯舜事業。須從爲法處看出功用之。

朱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章

大愈見聖德之隆。立天下之大本。天下二字與上句不同。上句是爲天下後世法。此是天下之道。千變萬化所從出。各有所指。立字不。是著力字。義以其所從出者謂之立耳。

朱注發明曰。此處天下二字。亦分人與理看。與首章一般。按家引曰。天下大經與天下大本同例。正與朱子反按朱子發明之說與朱子合者。

問知天地之化育曰。此是窮理至命地位。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

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

問章句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曰三句功用都從極誠無妄中發出。故曰爲能三件俱是聖人性分中大事。非德極其實者不能盡與無息章功用及世者不同。

讀此則知此止所謂終始可謂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者乃是錯看功用與無息章同。

夫焉有所倚。正了爲能二字。誠至自有此能而何倚乎。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他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語類

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

宋子或問小註

第三支

章

如此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他相似。何用靠他物。黃幹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語類

按用勉緣不取朱子由己不由人之說。而取直卿不思不勉之說。殊不知思勉則必由人。不由人則不思勉不

由人者不謂云不倚于人。也。正合注大焉有所倚者于物何不看通融。
問夫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語類
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

方是至誠本體。

徐思廣曰。肫肫簡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極。不是又深一層。

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若將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終混在。

今人尚有以從無倚中看出爲精妙者。直是不曾參見。

問鄭氏注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而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地。唯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語類

第四支

詩曰衣錦尚絅章

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

宋子或問小註

第四支

章

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
此章八引詩一節。退似一節。都用那般不見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歛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歛。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益不動

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
輪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
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

朱注發明曰古之學者立心爲已。正指惡文之著句說。若問然曰章及淡簡溫三句皆從存爲已之心來。非正言立心爲已也。

林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在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
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然
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生厭。簡
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
而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
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
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
有敬信在。極而至于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
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蒙引曰。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
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也。此
總之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又曰。但言淡中却不
厭。簡中却有文。溫中却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
外簡而內有文。外溫而內有理。則不可。呂晚村曰。君子實
求在中之美。而非求在外之襲。所以尚簡而不尚文。其不
表襮耳。若云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用外于中。
而得偏。何且終矣。况淡簡溫與不厭。又皆形容存心之
詞。是外人看如此。在君子不但不不知有淡簡溫。并不
知有不厭。又曰。而字當合看。不可分作兩層。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
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
爲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

朱子或問小註

卷四

朱子或問小註

卷四

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
窮理意思否。曰。也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
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而說出。外蓋自天命
之性。說到天地萬物有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
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敘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
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
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
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
講不厭文理。亦須有錦在。淡簡溫又無大分別。蓋三句只
一爲已意境。亦是大概說未泯工夫。此乃學者事。

朱子思。中庸曰。遠三都。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又都是下學。立
心之始。勿看太高。故蒙引云。但朴實做人。便自有不厭
而文。且理在。不必說成德。

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
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
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
由內以達外也。

蒙引曰。近只是身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于所謂近
所謂自。所謂遠。所謂謹。所謂風。所謂所。
效是即所謂遠。所謂謹。所謂風。所謂所。
謂顯也。夫豈有異哉。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
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可見。

問章句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曰惟其為已所以能

知幾然天下亦有為已而不知幾者與上三句是兩截事

榮引曰可與入德文勢止帶遠之近三句來然立心為已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字只是知所謹謹字之一字

所謂為已者只是有此心耳問章總是為已而日章尤是為已之實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亦孔之昭是謹獨意

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

朱子東問小註

朱

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幾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滲入也

榮引曰到也

不動二句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

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民為德所感不待此而後化

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

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

故知當為一義與前章不同

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

幽深元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緒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要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

予懷明德節是形容不顯之至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予思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其意自謹獨以修德至篤恭而天下平後面節贊

其德如此故自予懷明德云云至無聲無臭至矣蓋言

朱子或問小註

朱

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

翼注曰猶有倫只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類則無類也又曰至矣只是說德困勉錄曰至矣下當按云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玩注原是如此

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摠括了多少

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朱子中庸或問小註終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原序

嘗讀論語四十餘年。與師友門人互相答問。不下數十萬言。過後追思。有不合者。相半也。曩時註大學中庸。殊覺費力。茲於是編。愈攻而愈堅。求近而反遠。即欲用力安從乎。乃知聖賢口氣。意味深長。包羅萬象。中開如炯如。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亦不得。學者所當涵泳於章句之外。尋復合之於章句之中。儻小有體貼不到。便是無著手處。初謂須如畫家寫人物花鳥。求其畢肖而止。不知此書要如裏外透徹。尤不得與在類形似者比。數於其間。爲再圖之。若饑者之得飽。行者之到家。適得濟事。集註成。寢食幾積月。只是心上打不過。坐白鹿書院。及門六七人。以其中有未通釋者。反覆來問。爰記錄之。將付剞劂。氏復細心看玩。竊恐有未然也。淳熙己酉冬十二月甲戌新安朱熹序。

朱子或問小註 論語原序

綱領

某問論語如何看。陳淳云。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而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

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孔門問答。曾子問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思自家不去用心。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徐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惡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惡不得者。功効不可惡。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舍此而覷彼。

朱子或問小註 論語原序

子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只看兩段。須自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曉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底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

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盡，只見得是詩。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着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

朱子或問小章

三

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備。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处。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

至不至，其意又何如？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毋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學者解論語，皆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共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伊川先生曰：「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所問意思，或所到地位及所居之位而言。」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

朱子或問小章

論語原序

四

凡看論語，非是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顏淵季路侍章，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謝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知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渴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凋喪，雖欲道之，固不得其門而入也。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

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縱。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運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之者。謂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謂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與利未得已。不。而有鑽鑽之患。者謂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謂之。孰謂回不情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

若槿。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書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鸛鳴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賤。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因傳明允君子哉。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侯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湯文正公范泰校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問學而時習之曰。今日理會。個學是學。個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于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朱子或問小註

四書通曰。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辭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陳新安曰。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第一。要歸小學。通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業。廣乃復其初。大學章句。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釋明。明德曰。達。明之以復其初。與此章注凡四致意焉。

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論語。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之字。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聖言雖約。而其

肯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

學字。時習字。朱子他條已詳。不待集注。故上文雖說句。中五字。下文專取而字之字。教人認取。以人之易忽者。言之也。此朱子手訂之意也。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語類。

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或問。

問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且灑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也。聖人豈略之哉。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學而。二。

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語類。

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也。語類。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論語。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說也。說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

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

學自有行底習

問程子之於習有兩義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言者也
所學在我者以能言者也學之爲道不越乎兩端矣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已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

問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就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
通最爲精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已浹洽二字如浸物于
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裏面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

學到

學到悅時已是進了一步只悅後便自任不得今人所以
便任了只緣是不曾到悅處不見得好若到悅處自任不

得

朱子或問小童

三

問註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曰學而有所得則說然
不是任足處

問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
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則其所學者
熟而中心悅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
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
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
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
亦且燥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而無可仰之安矣故既學
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
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

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于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
其中心油然而悅釋之味雖芻豢之甘于口亦不以喻其美
矣此學之始也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爲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
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
也或問悅與樂如何曰悅是自家心裏喜悅人却不知樂
則發散于外也

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于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
吾之所得而悅于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
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信從者衆足以驗已

朱子或問小童

四

之有得然既已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已之
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快我之
意至于信從者衆豈不可樂

驗字未嘗不是而所以樂不在此須玩然字一轉非前
條說不必以驗言此條又說足以驗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
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
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
問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此安得不樂
問說樂皆出于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
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于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
內而未能達乎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于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于外耶？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是學之中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求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五

及到這裏。方真個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
爲善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食欲自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個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于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個地位大。故自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語類

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

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爲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愠所以難也。

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足以爲君子？

問不愠之說。孰爲得之？曰：君子之學。固不求人知。亦非有意于求人之不知也。然有實者人自知之。豈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耶？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者耳。而或者乃以聖人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六

失之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爲說者。則又過高而有自私之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異端之言。大率如此。引者豈偶未之思歟？又引孔顏之樂。以明此句之義。亦猶聖者能之之云耳。又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于命故不愠者。皆非。夫君子之不愠。自見其無可愠耳。豈以自待之厚與迫于不得已而後然哉？又有引不念舊惡以明之者。則非其類。又有以遺佚不怨。窮不憫當之。則亦已太高矣。又有以爲既說且樂。便能不愠者。則其說似亦太快。不若程子楊氏爲得之也。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卽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

問

如尹氏言。乃見為已用心之約處。

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為已而已。本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問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苟所學在我。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纖芥不平之意。是真見為學是為已。當然之事。與外人初不相干。不亦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而為成德之君子乎。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

終也。
朱子或問小註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為人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犯上只少有拂戾。不必至凌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干犯。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

此說資質好底人。不過以別下節君子。即以是下節君子耳。徐思。雖謂全仁山之分。實學本此。誤矣。如仁山是。如此說。何不令第五條玩之。

務本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

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更止。故曰本立而道生云云。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着。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則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

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而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于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

按程子云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分辯在為仁論性。本字原無異。誠有謂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此本字以根本言。為仁以孝弟為本。此本字以始初言。獨不記集註釋孝弟為仁之本。因曰本猶根乎。又有謂朱子論說言始字者。不如言根本字者。得生字之意。因謂三坎之喻。不如根幹枝葉之喻。殊不知以仁為孝弟之本。言之則一坎二坎三坎之水。但生於於水之源。而非二坎三坎之水。生於一坎。是固然矣。若以孝弟為仁之本。言之則由一坎而後有二坎。而後有三坎。亦不得謂非生。又以孝弟為仁之本。言之則孝弟為根。仁為幹。幹愛物為枝葉。是固然矣。若以仁為孝弟之本。言之則根須屬仁。孝弟其幹也。仁民其枝也。愛物其葉也。又當別論。不得使以孝弟為根。矣。說之。朱子多方設喻。不遇隨問而答。或言本根。或言本始。非言根本。正不必強作解事。妄分優劣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

朱子或問八能

九

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專主愛之理邊說。

語類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語類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見。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行字。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差。

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語類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有。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

語類

問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

朱子或問小註

十

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

或問

問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為者。亦

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汎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四

十一

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爲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爲仁之道生也。

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巧言亦不專爲與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尺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

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雖未至大段姦惡。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遠矣。

小人許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夫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

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夫子之言。詞不迫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四

十一

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或問前章既以仁爲愛之理。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端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語其所以行。

之者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其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當戒也。或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此章正爲力行體道之實而言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語類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主

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語類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

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語類

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有信是汎說。語類

朱子曰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分明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謂曾子之言乎。○附錄錄曰信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類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足信始終如一足信。總足循物無違總是以實。

忠存於己是就心上說信見於物是就事上說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語類

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抑未問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語類

底

三省忠信與問一貫前後原無左証故朱子以不見得意所及也。既問一貫後也要忠信問者之意所未及也。雖兼言徹頭徹尾却別重徹尾一邊故朱子未及也。錄在後當以在後者爲定論。今謂二條既經朱子兼採入此書何必問其門人從前所記之先後亦細玩其語意而得其互相發明者而可矣。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而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朱子或問小註

丙

莫是內面功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語類

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

語類

集註說亦有病指從前而言觀下云如省察已做底事一句而今集註已改此蓋連所以改之故耳

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

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

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但才見是他人事便自不如已

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才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常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語類

既曰此事則不止言而有信矣有便道有無便道無二句不遺舉言以見其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語類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五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功夫蓋微有這些子清淨去未盡耳在學者則常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語類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政問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易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乃心也非事也馬氏曰司馬法六尺爲步三百爲畝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十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人國之賦亦不過是包氏或曰古者井田一按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語類

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語類

究

按包氏謂百里出千乘馬氏謂三百十六里出千乘或問與或問小註於此章至馬氏說集註於孟子首章主包氏說看來未子之意以兩存爲是觀文集答廖子晦云千乘之國未有端約證據司馬法雖云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氏謂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于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俱有據而難以折衷者則兩存之或一章而前後連及或各章而彼此互見俱是此意如切一也鄭云七尺曰甸孔云八尺曰甸包氏論語則從鄭注蓋于則從孔朱註論語五只得各從包氏趙氏之舊不看註疏不幾疑未註自相矛盾乎如其爲兩存洵不必大段費力考究矣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末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三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說語類

問道千乘之國曰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于上而民盡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相接語類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語類

以此合末條觀之乃知晚村所識滿紙心字糾纏者彼原是不曾讀過朱子書來

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

問反覆相因。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朱子或問小註。

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字。孔子修己以敬是最緊要處。

此是朱子合看五者。又推出這箇意思。若泥此而謂敬字可貫五者則第四條已識之矣。後倣此。

自秦以來無人識得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

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程子主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一。原該有事無事而言。但此章既云致事則敬須粘在有事時一邊矣。無事云云此是拈來作伴。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正是主一無適。

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

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

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

朱子或問小註。

伊川語錄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

所存雖是為政之心。然亦本心而達之事。非止論心也。但皆是大綱所係。故曰治國之要。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程子謹信言行相顧之謂。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無忝爾友。必慎。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而語類無之。信乎大全以前有讀過或問小註者也。

行必謹而有常言必信而有實。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和氣相處。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語類

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

人之賢不肖。自是須有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故下而更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語類

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語類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九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語類

黃際升曰。餘力。謂暇日。暇字最好。日子不必拘。一日之閒。倘有暇時。亦是暇也。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語類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口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

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

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語類

學文非必專考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蓋行以踐其實學。以明其理。缺一不可。不可但有緩急耳。

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然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爾。語類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

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六歲已習書字。此則備學諸家。

朱子或問小註。學而。字體又兼禮師。初。率爾始。初。學幼儀。請肄簡諒。於外傳而學之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上日成。

朱子或問小註

十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註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爲孝爲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語類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范滂尹氏得之。但程子本立而文自至者。失之太快耳。所謂盡得孝弟然後讀書。亦曰盡夫爲子爲弟者。平日所當爲之事耳。非謂盡孝弟之道。如所謂孝弟之至者。然後可以讀書也。若謝氏所謂盡孝弟。則正謂孝弟之至。而其言過矣。必若是而後學文。則豈復有

學文之日乎。范氏以汎愛衆爲以所愛及所不愛。謝氏以爲充其無害人之心。皆非是。此但爲汎愛衆人而無忿疾。伎害之心。若游氏所謂處衆而汎愛者也。未嘗達及此也。此所謂行有餘力。但謂行此數事而有餘暇之力耳。而游氏去其力字。則亦若謝氏盡孝弟之云矣。夫是數者終身由之而常患於不足。又何如而爲有餘乎。曰。他說如何。曰。謝氏以學文爲游於藝。似亦太輕。程子以爲讀書則凡所以講乎先王之道。以爲修己治人之方者。皆在其中矣。豈特游於藝而已哉。楊氏以學文爲餘事。意亦類此。至於專以推其所爲爲說。蓋亦便於假借。而不悟其所包之有不盡也。周氏語意亦若繁冗。然自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則佳。

朱子或問小章

學而

主

若游氏之數陳詳盡。有以發究後世棄本逐末之弊。而蘇氏之說。又有以正近世好高躐等之失。則尤讀者所宜詳味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

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

問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我必以爲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

此條與內証合。其餘仍俱是外証之意。蓋內証原是朱子幹旋自文外証探吳氏即以見內証所以幹旋之意。

然白文語病終有不得而傳者。故或問又曰。抑揚過中。又曰。周氏亦以爲有激而言。答何叔京亦曰。矯枉過其正。而於此仍復有內証外証之說。之意。讀者須分別觀之。不必強合爲一。

賢賢竭力致身友信。這是盡誠底人。若說得太好。便與子夏本意不合。須要從天性來。不從學問來。爲是而又須有一段願見其人。設有其人之意。方與下二句相照。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事君能致其身。如送這身子與君。憑他如何使。集註謂不

朱子或問小章

學而

主

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人子何力之有力。皆親力也。以吾親所付之力。還以奉吾親。其事其庸而常患不能者。非私其力以自佚。卽分其力爲他用耳。能竭其力。非謂可以報生成之恩。不過完吾率性之事。

能字是設想語。莫作實字看。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凡切磋久要之言。皆本於心而不欺。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說煞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至於廢學。若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刪訂

問雖曰未學兩句。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得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吾必以為已學也。刪訂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言之有弊。刪訂

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而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刪訂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大旨畧同。而程子游尹氏為優。惟賢賢易色。當從舊說。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

朱子或問小章

奎

為消長也。舊矣。范謝之說。於此為得。但范氏論好賢賢之優劣失之。而謝氏便以如好色為易色。亦非是。所謂如好色者。特孔子責人之緩辭。非以為既好色而且好德也。呂氏謂此所未學者文耳。質具而文不足。非所患也。此意亦疎。子夏所謂未學。豈特文而已乎。質具而文不足。特此之以文滅質者為愈耳。以為非所患而止於是焉。則亦非聖門之所許矣。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質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耳。然其言抑揚之間。若有過中之弊。故吳氏病之。而周氏亦以為有激而言。蓋得之矣。范氏以本立質美言之。輕重之間。似得其適。但語少倒耳。呂氏之說。乃因子夏之言而又過之者。讀者於此亦不可以不

察也。謝氏所謂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者。既橫溢而旁出。其曰大舜為法。聖人生知。則又失於過高矣。楊氏尊賢親親之說。巧矣。然子夏之言。未必有此意也。必若其言。則上章所言之序。又何說以通之乎。刪訂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問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曰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刪訂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那有沉潛入理工夫。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刪訂

固學工夫。全在下三事。蓋變化氣質是一節工夫。內主忠信。又是一節工夫。而擇友改過。更有隨處省察防閑之法。

朱子或問小章

奎

按固學工夫。全在下三事。二句雖是用游院判說。然游院判只以學字貫下。未嘗并及固字。蓋字之所以同。在厥重。不在下。事則不條。下文云變化氣質。是以前在內。主忠信。又是一個工夫。擇友改過。更有隨處省察防閑之說。則與固學二句。全不相家。且下條又三句。固學工夫。全在下三事。則上三句亦不可以首節為一截。如謂截矣。非四項各自說。又使當時學者舉此以問。吾知未于必自持固學二句之不然矣。願後之人。勿勿謂然。刪訂

主忠信。忠為實心。信為實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其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內省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故四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最要。不至忠信。便正衣冠。尊

瞻視只是色莊交朋友未必實情改過亦未必真改故為

學須是主忠信

語類

按此條云因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最要亦猶第四章之重忠信第五章之重敬第六章之重孝弟又重孝弟其實當以四項各自說一條為正講觀第五章云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說此章亦猶是而已矣

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

語類

若依時文家將主忠信句包過竟不是朱子本云凡事靠他作主今第云因者皆修身之要亦非

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語類

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主

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語類

問集註不誠無物一段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

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漫做將去

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

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語類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接事物之來皆當盡

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

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誠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

不在此便是沒這書

語類

朱註發明曰主忠信只合說凡事以忠信為主莫說心以忠信為主蓋心原是主忠信只是實心若說心以忠

信為主則有二主矣

問集註則事皆無實句曰此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無字全在心上說無者禁

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

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

法耳

語類

問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字如何曰勝已便是如已之意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纔不如已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

之心故當擇勝已者友而不如已者則勿之友也

語類

問無友不如已者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

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主

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改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是壞了兩日

事明日不便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多是憚改過了日子

語類

問集註諸說孰為得之曰游氏最得此章大第

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上文亦不可以首節為一截

徐思職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一語最的確若論大序游氏為無弊其中或反或正俱要着得嚴正氣象聖人不與人弄花巧持身存心自是兩事取友改過亦不在忠信甲裏末三語最宜體認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且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

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矣。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為泛說。得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澆漓。皆由於為人上者使然。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剛訂

徐思贖曰。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蘇氏曰。暑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又曰。朱子解這章。都是或問語。類所未及。有分見於文集。中者。又合春秋時事。責成倡化。真見三代以前治化本原。可見人自不細心。亦無三代源流在眼底。

朱子或問小註

主

子禽問於子貢章

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儉誠。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者是何等氣象。剛訂

語類仍有言和易樂易者。此書不載入。以其與溫字相似也。此朱子手訂之意也。

五者以德容言

伊川語錄曰。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難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謙則不好勝。至於是。即必觀其政。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剛訂

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

謂夫子欲開其政而為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剛訂
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為是以求開政也。

父在觀其志章

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若大故不好底事。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亦不害其為孝。但不忍之心。不可無耳。剛訂

此章只是轉折說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

朱子或問小註

夫

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剛訂

向看大全小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槩。有疑辨為朱子未定之說。檢語類亦與大全同。謂語有父也。必有子也。自文集註原無異說。何故又分觀人觀子。甚矣存疑之辨。誠是也。後讀此書。乃知人字下落一子字。始於語類。故大全仿之。又此書作轉折。語類作折轉。轉折者。上通下之謂。折轉者。下教上之謂。則一字意義便差遠。信乎朱子手訂之書。非門人記錄所及。猶大全書亦當據此書改正。

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

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

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

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

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

從已志哉此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其至隱而言不必主

事說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

年而後改焉則不但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

此經所言亦為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

而言以中人為法耳

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

當改然苟未至於一朝不可居則為之子者未忍遽革而

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

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

隨其事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

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為中制也哉

徐思誠曰以凡民立其心以游氏定其義而又推類盡

變以究其義然後知聖人之言萬世無弊不觀朱子之

所稱精微未有不為異論以自矜者矣按徐思誠

說最看得未字盡微學者真勿錯認第五條之不必主

禮之用章

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同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

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

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

節文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

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緩出勉

強便是和不

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

意嚴敬仰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

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

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然和而未嘗不

嚴也又云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徐思誠曰此解註中皆出於自然之理是和字原頭下

一條亦未嘗未註發明曰有子說和為貴正為不知和

可知非是

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

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

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至嚴之中便是

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

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理而安泰

者也

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

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

為美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便非自然之理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

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

是離却禮了剛訂

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目只是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要說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剛訂

徐思曠曰。此條解從容不迫。是和平正義。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至

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語類

有禮而不和。則尙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語類

此與上條又曰以下同意。或因此而謂此章專為下節而發。則非有子之意。亦非朱子之意矣。

有所不行。行字便是禮之用。字知和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

問伊用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剛訂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語類

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益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剛訂

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是中和矣。剛訂

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剛訂

思

徐思曠曰。看書須要字字尋箇下落。自然之理。此乃和字原頭。從容不迫。方是和字正義。如節文斯二首。是禮樂斯二者。是和惟禮出於自然之理。故行之以從容不迫。才為可貴。若將自然之理。作和字便。便無分曉。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而

至

時舉云。其初持敬時之久。則漸然然。然處便和。和則要是有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病病不在知字。在和字。故後記程在兩節。大有其明。微而泰。和而節。六字。禮之全體已該。而一切流弊亦盡。此朱子所以不可易也。

信近於義章

此章皆是言謹始之意。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始初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體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語類

凡言先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聖賢專為不可復者痛下針砭。非為約信者開方便法門。語類或問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語類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日。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重

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語類

註云。致恭而中其節。節者。義也。卑言節。可包得文原。兼無過不及而。或問亦是如此。請下條。便見俗說為者。或偏矣。

問。為恭而中節。則能遠耻辱。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耻。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耻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耻辱也必矣。語類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曰。因字最輕。宗字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語類因字。即孟子於衛主癰疽章主字。

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而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至於司城貞子。蓬伯玉。顏贊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之矣。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語類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一截。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問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耻辱。亦可宗。却是久後無

朱子或問小註

重

弊之效。當初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

此條已見大。今小註。注武曹辨之曰。語類云。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教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今却於上一截添合下。便思慮到底。則與結句無弊矣。問。書通添了前一句。而刪去結句。雖不及原文之受。然前無犯後之病。今本乃係刪釋。改壞大全。不用語類原文。而從前釋改壞之。小何也。余謂此武曹未見語類小註。而誤有此說也。上截之工。使但用恭信因三字。則但云是接物與人之初。是矣。今既云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則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矣。若大此句。則近義近禮。不久親上字。下。兼贊手。結句。乃承上句。見無弊。而久後思慮到此。總在當親。以示丁寧之。意。有無犯後之病。以此見朱子手訂之書。簡潔更精。然不能如。此於合。

君子食無求飽章

此章語句緊切。作三節說。實一氣急下。

黃際飛曰：於此上三節，別無可見其好學處。然只將上三節，開讀說便不見其好學處。一層意思，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

此須知聖人論學是勉，詞不是贊。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而折一句不得。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便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

朱子或問小註：學而著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服及。

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

朱註發明曰：君子之學，只在敏事慎言上。無求，專心敏也。就正，不敢以自便，且慎。這自謂行無怨惡而自無口過也。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而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問然猶不敢自是，曰：此正見其好學深心。

問凡言道者一段，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貧而無諂章

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所累。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無驕而後能好禮也。

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

朱子或問小註：學而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工。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也。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

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也。

問詩云節曰此是進境不是化境是因論學而知詩不是引詩以証學子貢此悟大有見地在

集註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窮無窮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瑳琢磨處精而益精爾剛訂斯字指上可也未若意

子貢問無窮無窮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瑳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窮無窮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瑳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瑳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承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窮無窮孔子但云僅可而已矣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

朱子取問小義

學而

差

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而遽止故子曰可與言詩剛訂

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修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所章取義始以發已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剛訂

問告往知來曰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剛訂

不忠人之不已知章

不忠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剛訂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

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已身心上讀此條後無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條以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人便是自家不能知得道理剛訂

朱子取問小義

差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

德與政。非兩事。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無為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修於

朱子或問小註

已。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

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共北極也。

朱註。發明曰。此章政字。註云。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以政之理。言通之。以政政字。註云。政謂法制。禁令以政之。其言不得將此政字。亦在法令上說。為政以德。言我之所以政人者。皆本於自新也。按發明謂。不得將此政字。亦在法令上說者。蓋以若云。為法制禁令。則不成立。故說非謂為政之人。不是用法制禁令之人也。

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



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輪在外而動。心却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椿子。極星便是近椿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

帝座。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行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或問北辰之為樞。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

朱子或問小註

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端。為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謝氏以為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則是北斗。非北辰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范尹得之。呂氏意亦謹嚴。但所以語夫德者。則粗矣。謝氏由誤認北辰為北斗。故有無為而為推吾所有之說。甚失聖人取譬之本旨。楊氏所謂中心

守正周氏所謂居而不移似皆便以居其所為有德之譬亦恐未然詳聖人之意但以為有德然後能為而天下歸之如北辰之不動而眾星共之耳非以北辰為有居中之德也二家又皆以中而不遷有定次而不移故謂之辰亦恐非是辰蓋天象之名耳

徐思職曰居所星共乃是無為而天下歸之之象不是為政以德之象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此中自有次第蓋為政以正人而我先有德以為之本則人之去不正如從正者不在法制禁令而一都歸於君德之中故無為而天下歸之如北辰之居所而星共也

詩三百章

此章專為學詩者指出思得其正之意

朱子或問小章

為政

三

徐思職曰此夫子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謂詩亦不是論詩亦不是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性情之正若桑中漆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語類

或問思無邪曰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語類

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

語類

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咏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

要人思無邪

語類

問集註直指全體曰三百大旨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包說得盡

語類

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言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

語類

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

語類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淡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

語類

朱子或問小章

為政

四

或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為也則其為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耶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

徐思職曰感發懲創二語朱子實從全詩中看出功用之要須要從二句中發出詩教之本以示學者讀詩之功方見親切有味若舍章句而求註疏自矜博雅祇見其離經畔道也

道之以政章

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刪訂

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後政刑少弛。依舊又為惡矣。刪訂

問集註荷免二字。曰革而不敢為非。真有免于罪戾耳。非僥倖漏網之謂。

政刑自指春秋時看。三代時焉有政刑。疑有字下脫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淺溪厚薄之不一。謂其

問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

朱子或問小註為政

齊一之以禮。禮者古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如

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

者。正所以齊民也。刪訂

聖人為當時專用政刑者而言。然德禮亦非為政刑之無

效而作轉計也。道之以德。是人君躬行上事。齊之以禮。則

專為民之資稟有厚薄。受化有淺深。故須以禮一之。

須知此處德禮與他處德禮有別。聖人修德原非為民而

然。然堯舜治天下。亦不能忘却斯民。試看敬敷五教。豈是

一切任民自化。但本上之躬行不徒求之民間耳。兩之字

實指民也。

道齊二字。雖是上文說過。然亦有別。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這章書。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來得較易。刪訂

此乃聖人自言一生功夫效驗次第。

聖人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

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已自有耳順從

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

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歲便畫住了。刪訂

此條未句。雖作不字。却正是我轉上文若更加數十

歲。也只是這箇意思。非謂還有境界更進於從心不踰

矩也。此語云。聖人將許多鋪排。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

已自耳順不踰矩了。正當與此條參看。

此章須要見聖人自道之學。註中為之不厭。却正勘志字

朱子或問小註為政

也。志字兼知行。

聖人也。畧有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

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因不

得若說聖人全無事於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

人底事。刪訂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

只是不可謂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在不得。志字最有

力。

古人十五歲以前。皆習父兄之教。從事於小學。以習幼儀。

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十五歲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

尋道道理。為之不厭。刪訂

問十五志於學曰橫渠用儼實說伊川用儼假說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般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衆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

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又交卸了。語類

志於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語類

立是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然猶有守在

朱子或問小章爲政 七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溪一節。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語類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註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三節。自志學至于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捉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語類

陸稼書曰。或疑知行不應割開。然論工夫。則知行並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只在心體上說。如物格知至是也。語類

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道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語類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朱子或問小章爲政 八

此矣。理以事別。性以物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語類

蒙引曰。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有自統體言者。有以流行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於於焉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察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物皆有其所以然也。

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語類
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

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

問五十知天命。集註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

推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他人用力久。亦須會到。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聖人只云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

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

陸稼書曰。耳順有兩樣。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故洋邪通。知其蔽陷。此是義之善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爛熟耳。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

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

活則訂。問聖人生而知之。其必十有五而後志於學。何也。曰。程子

以為夫子立法。以勉進後學之辭是也。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

堅固。物莫能搖也。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

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也。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微。而至

於是也。蓋天命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

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所謂耳順何也。曰。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

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然程子之言。至於貫通。張子之言。主於神速。其口不思而得者。引據尤精。從心所欲。不踰矩

何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閒。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

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

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

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

呂勝村曰。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又如元氣流行。不見那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又如元氣流行。不見那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又如元氣流行。不見那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

年。保遠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那門忽摸著。向下去。沒交涉也。

志學此卽格物致知用功處也。立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之至極而精熟矣。從心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畧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皆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爲政

土

問集註近似二字曰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問所講逐句切實而槩不載入得非止切本義而不留聖人身分故棄之歟曰聖人身分自如此然欲學者以是而自勉也。

槩不載入指集註而言

孟懿子問孝章

或問無違曰此二字簡要而含蓄大有深意。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懿子不再問便見其錯會去。語類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

生事葬祭須一于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語類孟氏不可不知

問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語類

或問三家僭禮於夫子之三言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如視桓楹而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八佾舞庭歌雍以徹則其祭也僭而不以禮矣其生事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是足以尊榮其親爲莫大之孝乎夫豈知一違於理則反置其親於僭叛

朱子或問小註

爲政

土

不臣之域而自陷于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通焉耳。語類禮卽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見得無差不及毫不可增損也要暗切名分上講

此所謂禮只在爲所當爲不可過分上說

孟武伯問孝章

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

說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語類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語類

此章惟謝氏之說切于人心使學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或問

謝氏曰父母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惟其愛之是以憂之也

子游問孝章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耳。或問

朱子或問小章為政

主

問集註胡氏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曰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語類

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語類

子夏問孝章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順顏色以致愛於親為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受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為難。語類

有事弟子二句與上章養字一例看總註養以愛言二句以敬言也

徐思曠曰子游不足於敬子夏不足於愛問已須看養以愛言有事二句以敬言蓋養亦是愛道服勞奉養亦是敬道上面深一層則下面愈顯得起來像陪語屬過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曰此說亦好。或問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

語類

子游為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語類

朱子或問小章為政

南

按上節主敬言此節主愛言故集註色字只貼以和氣愉色婉容程子註亦云子夏直義少溫潤之色可見

吾與回言終日章

問吾與回言終日曰非聖人陰以告顏子而不欲使眾人聞之也蓋或偶因其問答而詳言之以至於終日耳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默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已復禮他得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語類

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履踐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
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

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思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識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體微一致欲學者之慎其也

問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口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見

朱子或問小註

皆是也又曰私字儘闊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言一似箇不通曉得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爲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已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已復禮

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方其講事斯語之

也
退非夫子之退乃顏子退也發微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微發與微子之微不同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常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

此條與語類同於中刪去此夫子退而省其私之私公盡見此書何至泥着語類與大全誤謂是夫子退非顏子退乎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需用方與他說箇方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

朱子或問小註

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
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

最愛此條將夫子當日深喜顏子神理和盤托出此一句得而通節神理俱得矣

看回也不愚一句乃知向口之不違者默識心融而自無所疑非真愚也

問顏子漢潛純粹曰漢潛是漢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

問顏子漢潛純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

問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

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便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鬆過。才放緩。又不及。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府。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爲政

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

問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透了。故言入於心。隨卽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朱子只說下達不達。如愚如惑。是形容不達。不是疑難。玩思問之。以下便見。但不達是發二句。須有抑揚之詞。更使凌厲。亂雜得聖人亦字。驚喜神情。此書法卽書旨也。

視其所以章

此章是教人觀人之法。就行上看。蓋聖人雖生知。其詳密謹密。正不肯輕輕放過。

此章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

三者是極詳細事。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所以是大綱目。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意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

朱子或問小註

爲政

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否。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粒耳。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爲。或勉強有所爲。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爲。只是就上而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註下得樂字極穩。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

包容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語類按本文是察其所安勿講似察其所不安焉。度自主不善一邊說。

朱註發明曰由與安註雖頂爲善一邊來却注重不善一邊蓋從人焉度哉二句詞看轉來也玩焉度無窮明好邊說便接他不上。

溫故而知新章

此章重學費心得上。不重可爲人師。

記問之學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煞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道理愈精勝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

朱子或問小章

十九

長之則常活不死殺。語類

故字要看得濶新字要看得精。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語類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溫故而不

知新則徒見聞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曰然。語類

道理卽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

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

新得。語類

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出來。語類

溫故而不知新便是死煞在章句下了尋復做工夫去自

然得到恁地界處

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

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詞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

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語類

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如觀人昨

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幾乎可云者正所

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

餘也。語類

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所學在我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

朱子或問小章

三

安資之深源遠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爲師全在知新上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

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

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用但其體不如聖人

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語類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

稜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

聖人。語類

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

看他。語類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

問：集註體無不具，曰：也。即在君子字內，乃所謂成德也。蓋亦自學問來，又問用無不周，便可謂君子否？曰：也。須跟隨未字，未字則小章。又問：無不具，來，纔顯得君子身分出。

玩此可見，說中成德之士，體無不具，八字一氣讀是解。君子字，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十四字一氣讀是解，不器字，或曰：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此豈有異乎？曰：彼是以才德兼全，稱君子字，則才德俱在。君子二字內，此言惟德備，故才全，則是惟君子故，不器數有異也。

子貢問君子章

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是論言行也。

徐思贖曰：提出君子之言，則先行後從者順矣。呂氏曰：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多無着落。

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處只要

自家行得說不得，亦無此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何嘗教人不言。

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要自本至末，皆說得有着實處。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行字，作如字讀。其言非必指一言以行，言亦未必是著書立說，後從非行後必言，猶其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君子之周以理，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終不失其爲愛衆也。況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何往而非周？小人便分同異，雖朋黨至千百，終不免是比。

君子小人同一與人親愛也，自其無所不愛者，謂之周。自其有所偏愛，謂之比。二者實相反也。

伊川曰：周爲偏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楊氏曰：忠信則無往而不周，故不比。此則應於私矣，故不周。

周比在接物上見。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

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密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幾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而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着如此方得。語類

徐思瞻曰。只一公私之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字是相反。語不是相足。語。朱註發明曰。朱子復另補心之公私。於圈外。以此章首辨君子小人。故舉其凡例。如此講君子小人。而不從相反處對勘。便非。

學而不思則罔章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卽之安。此罔兼

朱子或問小產

爲政

垂

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語類

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精思其理。則守成法。昏而無得。其所學者亦相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事不熟。杲兀不安。其所思者亦虛見耳。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間見之益而言。

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危殆。曰。便將來掇轉捉

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語類

徐思瞻曰。正見思學之相須。不可偏廢。朱子曰。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愚竊補一語曰。學則自當獲安。赴家耳。

攻乎異端章

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語類

由誨女知之乎章

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是使人安於所

朱子或問小產

爲政

垂

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其說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語類

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爲今人知之以爲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語類

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窮。則知至

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益無窮也。別前

徐思瞻曰。是知也。從上兩字看出。兩字正是省察處。又曰。忘却求知一段。竟借作致良知家言。與陸聖言而無忌憚。

子張學干祿章

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忠言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之心耶。別前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別前

問學干祿章曰。多聞闕疑。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別前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別前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別前

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別前

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於言行猶

曰必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至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祿之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求祿哉。別前

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固帶着祿說。聖人不是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別前

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別前

子張有驚外之心。夫子教其專治言行。曰祿在其中者。蓋謂不言祿而祿亦在是。非示以得祿之道。別前

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丟去却不得。子張恁地

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揀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見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

義而後其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遺不後。後方爲仁義。但是爲仁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曾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害事。所謂仁者

先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別前

史記曰。子張問干祿。子曰。若顏問則無此問。上索曰。此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龜山曰。學於聖人之門。而問干祿。又三年學章。集註引龜山曰。雖子張之資。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分明將學字作問字解。此條亦謂夫子却掉開答他。若子張不來學此事。夫子何緣答他。世人不是之考。顧東於大全胡雲峯本文無問字。意之說。不敢出一言與之辨。從而爲之辭曰。子張非學干祿也。但爲學之時。有干祿之心耳。其者乃謂伊川不

當硬下問字不亦精乎或曰前條云子張有魯外之心者何也曰惟學于祿故知有魯外之心非夫子窺其私心而教之也曰後條云子張二字不是問語何也曰王謂學字是問字但于祿二字不是問語耳凡四書之前問字下有曰字者乃為問語無曰字者皆記者約其所問之意之詞不獨此章也

干祿二字不是問詞子張學在聖門不似近人干進希榮須就好高鶩外上看來自得身分

意亦是本之李延平說來却更切子張身分須合而玩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舜與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

延平李氏曰古人于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洩而見諸事此為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一告之則反求諸已也切矣

徐思職曰多聞見是用功夫處故曰學之博聞強記正是辨別是非故曰擇之精慎言有乃操持就義故曰守志

朱子或問小章為政之約兩則字見學問如此之難那得有餘功夫淺在其

中二字正是撇掉他千字所謂理所可為者為之上二

段言不取千下三句言不必于說到此一片熱腸真如冷水澆背當與孟子不願齊梁參看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民之服與不服還存好惡賢不肖人之正性上講

當時三家專魯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

此與或問之說同或問云胡氏有言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于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于越而卒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

謝氏謂若無道以照之及大居敬而貴窮理又極本原而

言則

徐思職曰舉錯得義一義字關繫甚大正從人心天理

中看出一定苟且不得一毫假借不得胡氏說更切哀

公時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康子問意重在使字上夫子答意重在則字上則者言其不待使也

楊氏曰有戲慢之態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教孝以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教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善矣故勸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至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

朱子或問小章為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朱子或問小章為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田賦則不慈孝者示民有則也慈者柔民以德也故民慈愛其子

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眾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若徒慈於眾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

或謂孔子曰章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

也

引書之義。但兼孝友而一言之。恐非夫子專舉孝手而言之本意。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

問施于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

推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

推廣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凡辨內外。明尊卑。自無不得其正也。若居位治官。其道不過如此。故曰是亦爲政。素其位而行。其道不必于仕也。故曰奚其爲爲政。

朱子載問八註

完

謝氏曰。此一家之政也。一國之政也。天下之政也。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是亦爲政。夫子蓋曰。彼以是爲前。推以爲政。則我之爲是。是亦未嘗不爲政耳。

人而無信章

或問此章請說何如。曰。楊尹氏爲近之。諸說皆以有諸已者爲言。則非但不究此章之旨。又將并與孟子之意而失之矣。游氏以中有主爲言。亦非文義。夫言而有信。夫子固嘗言之矣。曷爲其必舍此而務鑿焉以爲深乎。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

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于家。處鄉黨則不可行于鄉黨。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子張問十世章

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所以善其因而已。

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些。子損益是因。中事制度文爲亦只是綱常中事。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又損。刑則益之又益耳。

朱子載問八註

手

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個。所益也只益得這些個。此所以百世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

質樸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尙忠尙質尙文也。忠質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問其闕者宜益其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一日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敝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

語類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以這箇勢自在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語類

朱子東問小註

為臣

主

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

語類

亦不多蓋以所因為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今乃遺其所因而專以損益為言則夫損益之變又豈有常而可預知者耶

語類

問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滅先王之法漢繼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

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

語類

徐思職曰朱子解可知以因為主而以損益通之所謂人言其變我道其常也胡氏又以天地常經古今通義推之更見萬古不易總之扶植三綱五常聖人看得關係極大除是天地易位方始不可知其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者是其心有所謂也見所當為之義而不為者是其氣之不易也此可見人惟當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也

朱子東問小註

為臣

主

呂氏曰諸生於此無窮於不及也推是二端以明過與不及之害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其字指祭者而言本文謂字止謂謂于鬼神耳

語類

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為謂而不譏祭無其鬼之為徒謂也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

文集

問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句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見得是義便着做不獨說祭祀也

語類

徐思職曰偶讀文集二義朱子駁得極正後人猶有作此解者愚故謂極後世之新說總經朱子辨通也要之天子亦偶取二事言之恰合其義鬼神意若必相連立說此正朱子所云利舉之學必包二句為義也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八份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份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

問是可忍也。二句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份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份。目睛

朱子或問小註

其數而安焉。於此忍為。則凡悖逆作亂之事。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章

問三家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詩。傳是武王祭文王之樂。則此云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是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無

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人而不仁章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份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份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教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奈他不下。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鐘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

朱子或問小註

樂而非樂

問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不恭敬。不和樂。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匪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

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接授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日只是如此。語類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日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撈攘。當不得那禮樂。語類

禮樂須溫和忠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純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日兼文質。本末言之。日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日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爲禮。語類

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日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指凶禮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

是。故日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語類

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日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語類

伊川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

問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日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語類

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集註之意。正是如此。則集註遂錯至今。乃徒從辨於本根。本始之不同。吾未聞程朱有此說。斷不敢從。

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

可添得。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四

伊川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

以爲禮之本。

問奢易是務飾於外。儉戚是由中。日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語類

或問易字。集註引孟子易其田疇之說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日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隱不忍底意思。語類

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挾飲。質樸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哀戚。故立哀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論語

尹氏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質。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

范氏引據訓釋之功。所發明於奢易二字尤多。但遂以儉

朱子哉。問小正。八節成爲禮之本。則失之耳。楊氏直以儉戚爲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爲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爲本也。其告林放。豈欲其因吾去取之意。而有以默識大本之所在也歟。或問

徐思職曰。禮之全體曰然。有文有質。得其本。本字以誠敬言。有誠敬則質文俱備。故曰在其中。下口與其口。對得中言。二者皆未合禮。但先有質而後有文。則儉戚力近於本。此又對時方達未言。舉示去取之意。以便默識本之所在。此聖人立言意也。學者最須斟酌。

夷狄之有君章

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論語

臣之不可無君。猶人之不可無首。植遺腹。朝委裘。蓋出於一時之不得已。然自有中國以來。其能如是而不亂者。蓋亦希矣。聖人豈以是爲可常哉。或問

季氏旅於泰山章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論語須知聖人萬不得已中。猶不至絕望意。求云不能。直是無可如何。方合下文冀幸抑厲大旨。

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爲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論語

程允夫問。自孔子謂季氏至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教

朱子哉。問小正。八節

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曰。此說亦然。

徐思職曰。此節有數意。須分賓主看。教其陷於僭竊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厲冉求。是餘意。聖人真欲教止其僭。不得已而婉轉立言。莫止見下截。

君子無所爭章

此是贊君子。揖讓而升。下而飲。實實形容出君子身分來。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當如此。論語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爲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論語

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論語

敬夫問。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

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於周旋推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甚好

巧笑倩兮章

詩人之意但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爲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耳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綸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綸曰不然此質却重

素以爲絢言人有底資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爲質而綸以文之也

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云後

起予者謂夫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

朱子或問小註

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

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

啟發耶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

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子貢本不論詩而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於詩同言

可與如是

夏禮吾能言之章

此章夫子只論夏殷之禮所謂禮也只是說三綱五常不是說是說制度文章

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足則吾能證之證之須是祀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蓋當時則自有簡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

見

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

文獻不足自指遺亡凋零而言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

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也

朱子或問小註

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祀初稱侯已而稱伯

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爲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

書之非貶之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問此章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

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

以後不足觀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

之說爲正

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却是。不知也。轉語。

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又問。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

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

自易。徐思。禮曰。通章只是不知。二意。註已明。言如其說者。二句。正是我。是不知。指其掌。註云。明且易。是聖人意。中語。須補出。聖人豈真不知。是聖人語中。意。不然。則禘字。意。不。聖。註中。報本。追遠。仁孝。誠敬。是。不知。正。意。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是。知。其。說。者。二。句。正。從。莫。深。於。此。轉。落。豈。真。有。所。不。知。我。出。聖。人。身。分。方。見。得。爲。魯。語。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王於孝。祭神王於敬。孝敬。朱子或問小註。八份。立。

雖不同。而如之之誠則一。語類

人物在天地間。其生而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行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睹者也。抑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而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文義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

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必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語類

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朱子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帝聖賢。所爲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祠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日。祠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相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親。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地與天地不相親。這心便與天地不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就還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已連續。

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萬一有故而吾不得與祭。禮雖不廢。而使他人代爲攝之。縱極其誠敬。而我朱子或問小註。八份。立。

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

朱註發明曰。凡記事于聖言之前後。所重在聖言也。此却重在記聖人之事。而以聖言明之。

王孫賈問曰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與。亦何爲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語類與其是追悔語。

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語類媚與。媚。竈。卽是獲罪於天。處。何論其餘。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於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朱子或問小註

此章有日榮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便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奸雄之朋此條雖與朱子不論禍福之說不合然亦却自有理

周監於二代章

此章大旨還重美其文處尹氏云美其文而從之與中庸大不同要想見周禮大備處所謂法令自畧而入於詳既詳則不可復畧也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文是贊美之詞與文質之文不同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此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大抵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平日即知其說只是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可見聖人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

朱子或問小註

此也

范氏以立宗廟為教民孝也則不本於有國者思念其親之誠心以每事問為敬鬼神則又非聖人敬慎其事之本意如謝氏之說則是聖人本欲以是肆其詆訐於當時既而又託於敬慎之說以文之也其必不然矣當然必有差失處有句內疑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曉者少問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稟然敬謹之意即此便是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

射不主皮章

此章要得聖人思古之意。蓋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卽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尙力而今又尙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講家於末句不曰感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

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遠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豕。殲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

朱子或問小章

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徐思職曰。須看則衰禮廢。列國兵爭爲主。意不在貫革也。爲力不同科。亦不過是不尙力之意。要曉得三代聖人治天下。繼惡具儀樣。皆是道理。當然併非蘇氏父子權術作用。須識得先王優柔馴擾。休養安全。純是親賢樂利教化恩澤。方得聖人思古意。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

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

當時告朔之禮已廢。子貢欲去餼羊。是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教之。使知禮之爲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

徐思職曰。省費二字。本於范氏。朱子又加無害二字。看子貢已極切實。後人由如圓護。總是所見下的。須看羊在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聖人於典禮所關。卽到萬不可復中。猶有冀望。維持意。莫謂原原一羊無益。干係也。

事君盡禮章

事君自有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謂之盡禮。是於其所當然者。能無虧欠耳。非於禮之外有所加也。

徐思職曰。須看則禮之當然。提起事君二字。是得各分所關。不惟大義。苟且不得。卽小小節文。亦絲毫不可欠。關方是臣子事君之理。看伊川註。見聖人新針裁。裁中仍復渾然。不露圭角。蓋聖人只見道理當然。原不是與人計較。按家引云。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雖犯此說。人多從之。余謂程子云。聖人道大德。

朱子或問小章

宏於此可見。只在不識人爲小人。上看此若謂我字也。說不得。然則事君盡禮者。誰且程註係朱子則訂過我字。卽係朱子所加。朱子用黃三山說。作內註。已明貼孔字。亦可以母爲家。引此說所惑矣。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天爲生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忠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爲君當盡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天下未有不治者。聖

之言。本末。疑是求兩盡。侯氏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爾以禮盡忠。雖堯舜不過如此。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

之德不是指后妃也

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后妃德化之深心肺腑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首篇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后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問審其音如何曰詞氣音節亦得其正註中三其字皆指詩而言

類語

徐思廣曰註中宜其有不能無是一層止於琴瑟鐘鼓止於輿轉反側又一层宜合看此乃宮人自言其哀樂非言文王之哀樂也註中三其字指詩言而學者可知詩人性情之正本於文王德化來後人夾入大小序總不得或問

朱子或問八

九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以木爲主還是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

類語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曰使是言果出於哀公則當以公曰發之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日字者宰我解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日字以發其詞耳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聊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類語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使

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事耶

問宰我所言尙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存疑曰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

子曰管仲之器章

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下二段不相粘下二段原不証器小不過隨其疑而解之耳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

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

朱子或問八

九

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

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稅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總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也

器小在不儉不知禮之外

類語

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借。

然則管仲知禮乎一句是器小解詞是不儉轉語。

孔子器小二字自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

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証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伊川解曰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否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於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

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

所以設施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霸之器混為一塗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曰

恐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

夫子之小管仲正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楊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

中矣故諸說者多遵用之而程子所謂器大則自知禮尹氏所謂器小可知者皆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

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固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

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則

與謝氏之說胥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孤家三

十年豚肩不掩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

佐之材則雖三歸反玷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

子語魯太師樂章此方論樂之音節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耳

范祖禹曰替滕司馬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闢其文究其始

而末皆不廢也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音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

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

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熒然而明不相

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

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

考慮但是五音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

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

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

聲也不得。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

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聞

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

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

語類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而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語類

徐思職曰須從聖人不虛生世道不終極處看出天意有在要之封人亦道其常得於和感之深份以夫子爲主

子謂韶章

此章夫子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蓋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

聲容之盛是樂舜武之德之時乃作樂之本也美以功善善以德時言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

語類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美舜而貶武也不

得語類

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

語類

問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必竟又別

語類

問善者美之實曰實是美之所以然處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使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

朱子或問小章

語

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語類

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看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

住不得如文王亦然。語類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語類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語類

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誅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語類

此又是朱子論舜武之意莫錯看。徐思曠且要包看三意只就韶武看出須看子謂二字不是聖人不見得朱子或問小註入徐

功德時三字須分清

居上不寬章

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語類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語類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辭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語類

問或以為何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無以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語類

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才無那寬敬哀三者則本源却都不是便已無可觀了便把什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須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着

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而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

朱子或問小註

美

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語類

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他。語類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此章聖人只是說擇居。不說擇術。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知仁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語類

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一

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與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擇字因上句爲文。古人居必擇鄰。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孟子引來証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語類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爲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日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不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個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麋鹿。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豎鼻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語類

仁知安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赭。繫若囚。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樂也。原憲環堵。問相汝汝。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樂也。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語類

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二

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語類

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亦見此意思。語類

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同。非以千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

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剛訂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剛訂

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

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白誠而明合下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

朱子或問小註

三

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理又問纔有些箇攪絕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已復理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碗清水纔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剛訂

唯仁者章

程子只着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恐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剛訂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

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剛訂

公而不正一筆是實却少不得蓋然後二字不比自然二字正而不公一筆是至不但少不得且看不得故上條云惟公而後能正又以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玩之分明以無私心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即大學章句所謂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有謂仁者二字中便含無私當理意無私當理乃是正解能字此蓋牽于朱子平日無私當理為仁之說而欲以之釋此章細玩自不為所惑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中心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明白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剛訂

朱子或問小註

四

程子曰仁者以公故能好惡正公最近仁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謝氏本無好惡人之心者過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好惡之則又出於天賦之秉彝而不可易者豈仁者而反無之哉亦曰無私而當理焉可耳剛訂

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如何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剛訂

苟志於仁章

志者念之深惡者仁之反苟志於仁則必惟仁是爲而自遠於惡矣豈復有爲惡之事乎若過舉則未必無也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卽便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附錄

徐思曠曰志於仁自此志於道較深要看苟字蓋指初學有志於仁之人言是勉詞不是許詞

富與貴章

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五

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開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寬後而方到細處若不是就寬處用功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

附錄

或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處予喜曰這裏有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

附錄

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

腳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腳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造次顛沛都用工夫方可

附錄

此一節在取舍上說人必取舍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

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

附錄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太

審富貴而安貧賤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

附錄

大全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審是審於將然之時安是安於已然之後皆作實事非閒論也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就箇寬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而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

附錄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

類事

不處不去是事所以不處不去是心故曰主宰處非便以不處不去爲仁也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卽是仁也

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于這上面取舍分明而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謂之仁也

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曰此是求仁工夫精密處要在存養上說

象引曰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原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爲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箇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七

七

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爲對耳

外行不謹則內守不固頃刻間斷雖善必粗此內外所以貴乎交養也

徐思聰曰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蓋以純亦不已爲聖人之事造次顛沛必於是爲顏子之事日月至焉爲學者之事凡三等也

無終食之間違仁總是心常存而不放

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無字勿作自然解

無時無處朱子雖分貼終食造次顛沛不過對舉之互文耳觀集註造次亦以時言又云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分明俱以時言時與處豈相離乎亦可以不必然矣

此要從取舍存養分界中看出君子全體用力身分來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取舍存養不是割然兩樣然工夫自別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極言存養工夫之密處然却何處見箇密來從其極細微處纔看出其密之無間若言君子專于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于閒暇顛沛則又異造次矣言每進而加

密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極言不去仁之盡每進加密此或問之說有謂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觀此足見其密至於通章段落以取舍存養貼之自是兩件事有謂當分三截彼問以造次顛沛較難於終食耳而不思每進加密顛沛更難於造次乎又將分四截乎亦可以知其不必矣或曰然則中節何屬曰與首節一正一反自是一件事又恰好承上起下此聖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七

八

言之妙也觀此條云若言君子專于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亦可知若云君子專于不睹不聞上用工夫亦便不是此是極言不去仁之盡彼是極言不離道之盡一也而存養工夫之兼動靜益曉然矣

問集註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

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前見大全小註載此條諸先生多咬文嚼字乍看似極細細思之却不必要如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朱子豈不知當貴賤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卽內無違仁必於是則取舍顯而易見存養微而難知故只得以內外分貼耳大小猶言精粗一執者大小字面則以富貴賤爲大較顛沛却又不小以富貴賤爲小較終食造次却又大勢必聚訟不休不但此也又以下文朱子之言思之

如云外若不論細行則內何以爲而地根本是以首節事爲小末節事爲大又云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事無足取者是以終食造次爲小富貴賤時節沛爲大是可通乎且其云外若不論細行則內何以爲而地根本此所謂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也又云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掃蕩世豈有不善之功密而取舍之分猶未明者乎此又可通乎殊不不知朱子之意只是欲人內外大小皆當理會故大槩互言如此原不必細貼經文必要細貼經文自有集註在

我未見好仁者章

此章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此要得聖人反覆嘆息之旨亦只是嘆未見耳首節是成德之士中節是用力末節是人莫肯用力於仁註中難易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元

二字始言其難次言其易作一反勢末不敢終以爲易作一覆勢固是分出界限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却又作一轉語矣

徐思曠曰看總註層次品級自廣中節特一反耳當以前後兩未見爲主方是嘆息○續用他錄曰首節是案爲用力於仁者講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深思耳

此原是一唱三嘆肯綮都在未見之外既是無有又未絕望夫子此章裝裹得這般好看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即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仁之意較多惡不仁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不仁之意較多好仁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語類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十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畧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質較剛果決烈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者之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質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
語類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

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無尙不使加。是形容圓足語。好惡兩下分說。其爲仁矣。正言成德之士。惟爲仁之人。方能惡不仁。然非不仁不使加。亦未見爲仁眞力量。

好仁者無以尙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對。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

者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

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量。

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蓋惡不仁者。真是壁立千仞。做得事成。

問集註蓋好仁者二段中二故字。曰。兩故字。是找足語。不是徵實語。

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

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生來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或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問這章

聖人前面說箇向上的。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日。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

夫子論仁。每於一日爲機候。一日克復。指成功之日言也。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言也。人心散漫放逸。才一聲動便在這裏。

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而歎其未見耳。此則未見之云。與下文者不異矣。然聖人方疑未有用力於仁者。則且歎其未見此等之人。而未應遽嘆夫未見其次之人。

伊川曰。欲仁則仁。至矣。不係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當有之。已未嘗見。爾豈可謂天下無仁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原指用力而力或不足之人。是急呼急轉語意。

謝氏曰。此道甚易行。聖人不難以難待天下之人也。故曰。蓋有之矣。然天下莫能行。聖人不難以易待天下之人也。故曰。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章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

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
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
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爲美却是那全底
聖人之言寬得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
過足知夫仁之所有也若

本意矣

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滋不知此仁字
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主

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
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入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寧
儉同意曰近之

劉氏曰問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以昭公知禮周公愛其兄
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

知其厚與愛者之不爲仁則知夫薄與忍者之決不
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讀此乃知
只結仁字不兼不仁者之偏而且滯矣聖賢道理須平
看

朝聞道章

此章聖人非欲人間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

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
說爲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問集註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
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問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
得事然則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
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
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
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亦不昏昧過了
一生如禽獸然足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西

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
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

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爲未聞道
者設又曰所謂聞者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
與少又在人學力也

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
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
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
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
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簡。須臾如此。力矣。人若不能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與非。凡實理得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徐思誠曰。此即存吾順事。設吾寧也之意。人都看得可。字快。更難。流入。將老。則狂。須想。聞道。而多少工夫。聞道。後。必。有。人。不。得。不。得。不。得。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既志於道。如何尚如此。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是志。得不力。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則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主

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食之事。

求安與飽者。猶以適於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耻焉。其識致卑。凡又在求安飽者下矣。

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耻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猶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此章書理原一直。注下非有兩層。

朱子發明曰。四句一氣直下。言君子處事。無私心而順天理也。於天下。必說於天下之事。方切實。義之與此。必說義所當爲。則爲義所不當爲。則不爲。緊對造莫講。方與別處不混。又曰。義是極有界限的。君子精義。正在此。

限上做工夫。義之與此。猶云惟義是從。

適莫是先有所主。比義是隨事泛應。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謂

義之與此。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此。謂

此不過以明義之非外耳。若認做義自與此。非以我比義。不見此字中。如明處。當實緊。固不是。或因此并疑。爲記錄之。誤。亦不是。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的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口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爲義。謂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太

徐思誠曰。俱從現成。君子應接萬事處。看出無私。順應之妙。故須一直注下。

君子懷德章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所以能見不善如援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註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修省耳。只

是一箇公心。語類

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爲善惡。亦各有淺深矣。語類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語類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

朱子或問小註

私其取怨之多必矣。語類

徐思贖曰。此蓋以多怨警戒小人。所謂與之爲理義。不得仍以利害怵之也。

能以禮讓爲國章

李氏曰。能以禮讓。然後能行禮。不能以禮讓。則雖禮文具在。亦且如之何哉。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讓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耳。禮讓爲國。有次序而無分析。讓與禮又須有分別。聯絡處須知無讓不成禮。無禮讓不成爲國。又須知讓即從禮中看出。無禮則讓亦不得而見也。禮讓即從爲國上看。出此不是。之論。凡人之禮讓也。解此方見此條之精。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爲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就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語類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非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口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躬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之心。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語類

語類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

朱子或問小註

是自家盡得恭敬辭讓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

一國與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爲國。語類

范氏曰。讓者不爭之道也。爲國以禮讓。則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敬。何難治之有。

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樸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爲虛文。爾其如禮何。語類

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

徐思贖曰。看先王行禮處。實實有辭尊居卑辭多就少底意思。若是儀文末節。早已被人窺破。此即左傳所云是

侯也非
禮也意。

不患無位章

此章之意正為未有以立而患無位。未有可知而患不知者言耳。若有以立而有可知矣。則又何患之有哉。剛訂此聖人從人情發外處指出為已之學所立可知專為此輩人當下掛點。

問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已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已知也。聖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已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於其實而已矣。罔非事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而

朱子或問小註

聖仁

尤

必其可知也。

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當盡其在我之實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剛訂求為可知正以為字為重。

君子自修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初非以此求知於人也。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已知處從而啓發之耳。

問集註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曰猶言不怕無高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語類

俗思謂曰。直為患無位。患莫已知。底癢轉他念頭。便知有箇親切為已處。若從名位起見。則益為驚外人樹威矣。黃際飛曰。但空空教人無位。莫已知不必患。人或不信。惟思得位得名以後。臨事周章。聲聞過情。尤是

則不患中真有不當患不可患不足患不必患許多意味。搜括不盡。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當以一貫為主。就聖道上講。忠恕是一貫註脚。一貫二字亦是聖人偶然見曾子精察力行。故呼而告之。卽顏子之博文約禮一般。都是實事。一是一箇道理。忠恕亦是學者實事。若一貫處不曾討得實際。則忠恕二字便流入學者身上去。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

朱子或問小註

聖仁

手

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時雨之化。正如此爾。按史記。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九。九字誤當是七字。蓋曾子方十七歲。耳。其間道之蚤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

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爾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遍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爲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詞。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推已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主

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

（語類） 體用不相離。豈有知用而不知體者。但未唯以前。止知其體之分。未知其體之一耳。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語類）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爲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語類）

一是忠貫是恕。（語類）

（語類）

人傑錄云。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禮一而用殊。

異同條辨曰。以貫之三字相連。少一字便不成義理。語類云。一是忠貫是恕者。皆文也。

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

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

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語類）

（語類） 此條已見大全小註。注武曹識之曰。語類只云忠在一。蓋言忠卽是一也。解釋悞。深心字。大全因之。病病不少。以余思之。武曹之說。恐單言心字。有離理之病。殊不知心與理不可相離。如首節語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此渾然之當然。既知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則有時說理不說心。理卽是由心而出。如次節語云。夫子之一理。渾然之類是也。有時說心不說理。心卽是與理俱者。如此條云。忠在一心上。之類是也。本無病。蓋以萬物對一心。猶所謂一是一心貫是萬事者。則直謂語類落却何處。心字。轉釋錯寫。萬字爲事字。大全不能改正。可也。而他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萬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語類）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

朱子或問小註

主

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久還自知否。曰。知。（語類）

未唯之前。見一事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

一箇理。（語類）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一一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

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子。貫如散錢

一如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

這索子與他。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

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

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語類）

顏子聰明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處故有闕處。曾子魯

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

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夫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設也。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子一以貫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子貢是以知。蓋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却好。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

聖人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

朱子或問小註

聖人

酬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

或問

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事物物接於吾前。只把這箇真實應酬。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

或問

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或問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或問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或問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根本。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

或問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

或問

或問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遠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

朱子或問小註

聖人

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也。

或問

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貫通之。豈有精粗。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其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註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

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顧。而後勿施於人。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爾。語類
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又集
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註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申欽來底。便是恕。今若要做得那忠恕。朱子或問小註。里仁
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曾子借此以推明之。語類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猶少一箇不得。語類
盡已為忠。推已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語類

或又以謂忠恕非所以言聖人。而欲易忠以誠。易恕以仁。其亦可乎。曰。聖人之忠。則同誠之發。發字候當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然曰忠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國朝
恕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子只云推已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恕之所以得名。本以其推已而言也。程伯子特以聖人之恕為無待乎推。是以屬之學者之事。叔子則以為聖人之恕亦不過此。但其所以推之自有不同耳。二說雖異。蓋不害其為同也。國朝
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只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盡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語類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一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

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問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原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實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所發。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教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

朱子或問小註

里字

老

實不虛頭說矣

語類

或問天地亦盡已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已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問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動。以天自應從理道講。

或謂推程子動以天之云者。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而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而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耶。且盡已推已。均有涉乎人為。又何以有天人之分耶。曰。

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內外而分也。盡已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已。而非有接乎物也。縱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國問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語類忠恕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旨。自通貫矣。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里字

天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不息。語類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之事。語類

或問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實。則有以別乎此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

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

徐思曰。此章大有須臾得兩節。只是一意。朱子答吳
居老云。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達道不遠。蓋
子之言。求仁莫若近乎思誠也。誠者。天理之確。斷定。反。曾子隨
事精察力行。原是實。實。體。驗。得。一。事。各。一。箇。誠。但。上
曉得萬事只一箇誠。故曰。其積力久。亦將有得。又曰。使
天子不提。久還自知。若一貫不主誠。說下節忠恕。亦令
不上。

君子喻於義章

問或為君子而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
楊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焉。其
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
朱子或問小註 里七 无

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
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
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
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
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
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程子范楊周氏大旨多善。然
或推其前。或引其後。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謝氏則自待
甚怨。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初亦未甚剖判。必其所喻之既
分。然後從而名之。則其意與周氏正相反矣。曰。然則所謂
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
而各隨其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

小人。醜賤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
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
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
利。則反致不奪不疑之害。自義為之。則象就義之。國
利而達於趨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
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
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
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
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
朱子或問小註 里七 无

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
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
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
毫底利。也自理會得。
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
見義理底。不見那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
見賢思齊章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
有益。
天命之性。眾人之所同得。故見人之賢。則必思與之齊。而

勿甘爲人下也。物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昏。故見人之不賢。則必自省於內。而悲已亦有是惡也。

徐思賢曰。兩見字。見仰然。無見不然。總是爲善去惡之意。一刻不宥放過。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攔截。

特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有穆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朱子或問小註

聖仁

聖

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論語

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論語

此聖人之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淡愛其親也。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一章曰。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常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凋。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常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范氏曰。夫子之教人。其於出入起居。莫不有法焉。所言者。常道也。而人子之於父母。其所能行。而聖人亦無以加焉。本於人子之心。故也。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孝也。則不忘也。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侯氏曰。夫爲人子者。皆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徐思賢曰。有言心與事俱極切至。已與親俱極周到。其法仍是不遠遊心事。

朱子或問小註

聖仁

聖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論語

知親之年。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徐思賢曰。兩一則字。不是轉語。是至極時刻。驚心動念。俱是知字中一念所至。如何不記憶得。

古者言之不出章

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出來矣。

論語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

耻字極重。然不是一味謹言。須要兼顧。行意觀不達二字。可見若不敏於行。而僅爲誠然之人。亦非古人之心也。
徐思誠曰。爲耻躬不逮。所以言之不出。偏從上句推出。耻心非是古人謹言。正見古人難行也。耻字中有無限收歛警惕在。

以約失之章

問以約失之者。解凡人須要檢束。今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

問集註胡氏不侈然自放之謂約。曰此約字原要從心上收歛看來。

約有收歛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也。又集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蓋

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當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是凡事自收歛。若是吝。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着便得。語類

君子欲訥於言章

此言自修之君子。言便要訥。行便要敏。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

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語類

訥非竟不言。敏非一於行。覷得欲訥。欲敏。定則千萬言亦訥。未嘗行亦敏也。

學問惟輕情難除。訥言敏行。矯輕警情之法也。

德不孤章

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常有朋類聚來。與爲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各以類聚。凡爲善者。以類應之。說定也。語類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爲不善。必有不善之八應之。必有都是事之驗。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語類

徐思誠曰。那疏云。此勉人修德也。朱子何以不從其說。若是泛論其理也。直說着。既以類應。則非知者不應。不孤愈真。

事君數章

此章詳子游之言。本以警學者於幾微之際。

朱子或問小註

里仁

語

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前類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類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子游特言之。以警學者。語類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章

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嘗陷縲紲之中而非其罪。特因而舉之。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為非義而已。豈遽及夫不為枉枉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知免者。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而可乎。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南宮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那有道是朱子或問小註。公冶長。君子道長之時。南宮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宮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問子謂南宮章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子謂子賤章

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說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君子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摩。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嘆之如此。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按家語乃云。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其云四十九者。史記之文也。今胡氏之言如此。或問與或問小註俱仍其誤。殆以其無開正旨。故未之改耳。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朱子或問小註。公冶長。徐思贍論此章書有。猶至正反。蓋子賤能取是主。魯有可取是實。魯有可取是正。魯無可取是反。吾尤愛白文。語氣偏若。不怨子賤之不能取。而怨魯之無可取。使主意在實意。托出正面。而在反面。托出聖門記言之妙。如此。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但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謂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通章不重辨仁只重斥佞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爲賢是他說得大驚小怪。彼他驚嚇者豈不惡之。

伊川解曰佞才也。人有佞則多人於不善。故夫子言焉。用佞。呂氏曰口給無其。實而取是於口也。

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詔。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

問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爲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顏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

朱子或問小註

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按朱子謂仁字心之德愛之理。此以言乎仁之字義也。至於人之所以得仁之名以一事言之則曰無私而當理。以終身言之則曰全體而不息。要之非有他也。事在無私當理則全體而不息。故爲有以全其心之德而不拂乎愛之理也。

子使漆雕開仕章

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字指箇甚度。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

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他日成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哲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

朱子或問小註

四

姿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哲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得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慮。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

是高尙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有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

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會點並稱。故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得之。而胡語亦可取也。言如此蓋爲已之心勝。而進道或闕之志大也。

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

朱子或問小註

公冶長

五

明道曰。即日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又曰。子說者。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說又曰。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又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加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伊川解曰。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已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志。

據精義。子使漆雕開仕。下有使求祿也四字。以此書合之。則字雖令學者。謂下條辭或問之說。一見了然。其不應剛尤易見。當是傳寫者之脫誤。

所謂求祿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爲餽。啜計耶。使効一官。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或問曰。伊川語錄曰。或問漆雕開未可仕。而孔子使之仕。何也。以其言觀之。其仕有餘矣。漆雕開子道可以仕。必有實也。如子路志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冉有志欲爲邦。孔子止曰可使爲宰。冉求之徒。豈止如此。孔子如此言。名

便是優爲之也。

范氏曰。漆雕開學可以仕。故夫子使之仕。而問自以道未能信。則其於學也。有進而無止於仕也。有難而無易求諸內而不顧乎其外。此夫子所以說之也。

道不行章

此章是托詞。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

呂氏曰。浮海居夷。數道不行而有是言。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奮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

伊川解曰。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子路以爲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已。夫子喜其勇而謂其不能度量事理。所以有無所取裁之譏也。取材裁度也。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朱子或問小註。公冶長。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正抑揚之辭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是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

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因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

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欺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一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槩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綴成。全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

朱子或問小註

公希長

七

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龐率。非聖賢氣象。若是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

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

不仁。但是不純爾。

聖門工夫不遇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川。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子謂子貢曰章

呂氏曰知類通達至極其數者顏子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不知其對者子貢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雖未實然他却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更還算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

朱子或問小註

公希長

八

以夫子每每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明唐所照推測而知。兩句常玩味。明唐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

胡氏曰問如士學始知終無不盡也。問志學則知從心不論學之妙。問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問一如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所以出者反而而如皆定是實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同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

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宰予晝寢章

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有滿念不自懺處。非謂爲得計也。

徐思贖曰存疑云朱子混作一章恐未是辨來無甚難
案易所謂悔聖時道之漸後學斷然不可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是堅強不屈卓然自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
為未見其人

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
泥帶水底便是欲那壁立萬仞底便是剛

剛與勇也自別觀六言六義處可見

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之剛自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
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

然則鋼自是不屈底慾則裏面方着些鉛錫不可謂即屈
於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蓬有中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九

根之對與

凡語意皆以照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
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為剛方是明

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即下文亦何異嚼蠟

凡人貪着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

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

伊川解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

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蘇氏曰有志而未克於慾者其志

常屈於慾無慾者能以剛自達

問欲慾何以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諂於
慾所以為剛悻悻有外面有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

之意此便是慾也

紛紛無慾不是以虛剛之說自來存以來至今未艾
是不曾讀過朱子書來徐思贖曰人心只有箇天理人
是斬釘截鐵

子貢曰我不欲人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

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工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

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

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

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造作此言故夫

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等

子貢之病病在易視仁字欲直以為己任故夫子藥其輕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易之弊而使其體認天理之難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

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

是未剖判惟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

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

問

問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

言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人之教不躡等又見其言及

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

問集註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謂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上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問集

問集註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著人而行之文章性道上有夫子二字正須從聖人看出方有可聞不可問根原問不問照學者看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問孔子說邪曰是後來問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問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

問集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為聖人未嘗不言性命但其言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此

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益鮮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竊恐子貢之本意亦不過於如此也范氏以為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逆矣但不察乎罕言之旨而以爲聖人之教有屏人附耳而後及之者則誤矣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之此條探或問語竊朱子未及檢處蓋知我其天非正言天道告以一貫之理當即是得聞性與天道之時何不引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爲語則聖人之教非屏人附耳而謝氏楊氏以爲性命之及之而門人自是不可得而聞謝氏楊氏以爲性命之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上

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游氏以性與天道爲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人字機當論性之妙則則字機當論於天道而而字機當是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謂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親炙先覺之門而一旦差悞至於如此學

都可不深切爲戒而精思力行以求盡其心傳之實印。

何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聖人教下等故也何以知聖人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故也不有今日之得聞不見當初不得聞之苦不有當初之不得聞不見今日得聞之樂哉歎美至論神情從得聞正寫得聞後不得聞反照更深所謂中狀元後想族老一滴眼淚一滴快活也。

子路有問章

此章上二句是實境下一句乃形容其心耳大意重在行一邊未之能行是子路勇行精神所在惟恐有問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問也。

朱註發明且不是一氣直下上兩句連讀注重在未句。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問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三

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問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說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正名處却鶴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饈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

伊川解曰子路果於行者故有問而未能行惟恐復有所聞也又語錄曰人之所可畏者便欲要在短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問聞見如登九層之臺英氏曰子路勇於行一於數行不復致思於其間有不能

無失其故夫子嘗以堊兼人而退之

徐思贍曰看范諤勇於必行則唯恐二字便得着宜

孔文子何以謂章

此章專爲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節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文集

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取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

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好問亦是他好處敏而好學二句須一直說下學與問非兩事問亦所以資

其學也好與不耻非兩心不耻下問正其好學之心也

或問孔圍之得諡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諡而不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四

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厚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者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或問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恭儉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儘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爾

語類

有君子之道四聖人此語絕無溢詞

徐思廣曰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聞於子產之譽後惠惠來仰能君子之用全備之譽後惠惠也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范氏曰夫子稱人之美取其可以為後世法也恭則不侮敬所以陳善閉邪也惠則足以使人而後使之以義其有不從者乎子產有此四者合於君子之道為政則未也謝氏曰雖以一事語之要之至理當如此

之全看或問更分明
凡觀書者於此等處正當反求諸已而驗之踐履之間惟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廣求証佐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為己之實而徒為口耳之資也

晏平仲章

朱子或問小章

公治長

主

此夫子借平仲以風世也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若以盛德而有常者語晏嬰謝氏曰晏平仲當周衰善固多聖人于此特論其與人交一節而已所謂久而敬之必德盛而有常者能之蓋非有意于久交也而德盛有常者自不則恐其未足以當之矣

臧文仲居蔡章

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幽闇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蓄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稅以藏之須自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

道他僭某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以消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消鬼神之事山節藻稅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幽闇處

朱子或問小章

公治長

主

知者三下屋而廢六則委繼滿三不仁也作虛器經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為神使孰是海鳥曰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人祀之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長尺有二十漆雕平對孔子云藏氏有守龜其名曰蔡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然無私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有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爾

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同前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愠之色。有喜愠之心。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大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捨。且當時有萬千拚捨不得。不去底。如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同前

或問此章之說。曰。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

有難能者。玩語氣當是好為荷難四字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

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荆蠻。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積戕之心。至於滅族伐隨之事。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

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

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程子之意。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謂夫子不信子文無愠。愠字上似脫喜字之事。而獨指舊政告新為忠。則恐或未然也。

朱子或問小註。公治長。太

曰。程子又謂子文若果無喜愠。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古者通世之人。後世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心如木石。無所喜愠。而所為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為二子之事。聖人為之。亦曰。忠清而已。何也。曰。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人之心。則豈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為仁。則不可耳。同前

以上二條。所論無喜愠色。棄而違之不同。當參看。一是許其忠清。故從寬。一是不許其仁。故從嚴也。問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

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實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

問集註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若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愾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

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

按語類注云此說可疑為其與他說微異耳然此亦當參看無可疑玩問內注便見

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九

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文子之事如此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

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

容易看

問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

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

或又以比干伯夷為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曰

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為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為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

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惟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譏文子正以心迹之不可判耳

季文子三思章

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

不得到私意起又如魯鈍的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

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濁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

凡事初一番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十

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

則止之說凡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與第六條則行則止之說凡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與第六條則行

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

制事而不迫於利害之私也

思之未得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

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可無不當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

凡事固是着審細。纔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
分曉。少問纔計較利害。千思萬算。不能得了。都滾得一齊
沒理會矣。

天下事。那裏被你得算得盡。纔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
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
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內而趨吉。只教
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得這道理
洞徹。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裏。

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
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推此求
之。可見。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此特爲臨事之思耳。夫子專爲季文子而發。故程子云。幾
之也。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齊。使求遺喪之禮以行。
杜預曰。有侯。病後。既而。晉襄公。果卒。魯文公十八年。二
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而。致事。襄公。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視。魯。許之。冬。十月。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
達立。宣公。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
齊。牛州。以。定。公。位。凡。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氣。則。臣。不得。
討。討之。與。沈君。同。故。會。平。州。而。公。位。乃。定。朱註。發明。
曰。季氏。專魯。實始。行父。事。必。三思。大抵。保衛。國位。之。謀。
居多。再斯。可。矣。漢。文子。也。非。論。思。也。而。護。者。非。

寄武子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
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武子惟其不全身
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

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那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
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
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予之之辭。

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
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是。粹粹。做將去。然少間
事又都做得了。所以其愚不可及。

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
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
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
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
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
其輕重。

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他亦無事可見。此其
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
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
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
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
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矢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
及。若此。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
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

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爾。

夫子之初心。固在於行道。而不在於傳道。然豈其牢關固拒。而不肯以一言稍發其秘乎。且其志雖在於行道。而得英材而教之。其樂初亦不相妨也。狂狷雖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之心。恐亦無厭而薄之之意也。況必若是而得邦家焉。則教不素明。材不素具。其亦將何以自輔而有爲耶。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監聞故特明之。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

之有惡。自家合當怒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箇介僻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

徐思曠曰。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斟酌之妙也。

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卽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怨生惡中。希生不念中。只就一人說。非是言怨底人少。只是怨他不甚。便是希也。語曰。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此可以証怨是用希之說。

伊川解曰。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又語錄曰。伯夷之清。若惟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自赴河而死。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其宏。或問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不食周粟。有之乎。曰。扣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孟子曰。伯夷隘。只此便是隘處。君臣尊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常理而不食。至如史記所載。諫辭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說得伯夷心也。

執謂微生高直章

范氏曰。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醢知其不直。夫害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聖人於人。觀其取予一介。而千驛之馬。萬鍾之祿。從可知也。故以微事漸之。所以教人不可不慎也。

伊川解曰。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

意狗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語類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閒急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乞得語類

只看他小事尙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語類

臨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面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亦

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則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及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故曰掠美行私不得爲直語類

朱子或問小語語類

圭

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

似是開語類

二章者指季文子章與此爲二

巧言令色章

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語類

耻之者總是聖賢維世道正人心之意玩亦字語氣謂左丘明常以此爲耻而丘所見亦與之合也

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此二事相連

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主所以可耻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語類

問左丘明謝氏以爲古之間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世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左丘

明所耻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語類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語類

以韓文左氏浮誇証之則傳春秋者乃左氏明已然史記又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說恐傳春秋者未必不

朱子或問小語語類

圭

亦姓左丘也惟謂左丘明耻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此語却斷得定又以此左傳之年考之必非夫子所稱之左丘明也語類

顏淵季路侍章

伊川語錄曰此看論語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夫子曰盍各言爾志于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一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雖見學者須要理會聖賢氣象

看志字性情學問都包在裏面不是立志

或問以子路爲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胸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與世之學者不

察於此。雖以好勇議之。以爲是特育之倫耳。其亦誤矣。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事。尙戀戀不肯舍。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大段處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底底私意。如顏子却得是去那近裏底了。然只是對物我而言。又問學者做工夫。須是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教他做工夫也。

朱子或問小童

朱

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

問施勞與伐善意思相類。曰。是相類。問看來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事業上。

說

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已。但有大小之異耳。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問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

朱子或問小童

手

得些小潑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較財物。這箇是我底。那箇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得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上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也。只如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做相似。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如無伐善無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歛。近裏便會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耳。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大小之間耳。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夫子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子

路必待有車馬輕表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寬。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縻。縻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

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重。箠皮子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主

便是克已復禮底事。一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

伊川曰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理上事。又曰。子路顏淵孔子皆一意。但有大小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與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

人則如天地。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何嘗著心揀擇善惡。一切涵養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哉。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或問孔顏天理性分之別。而不及子路。以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之發也歟。

問顏問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註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

聖人所言盡是實事。

朱子或問小註

公治長

主

伊川語錄

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地之道也。

或問老者安之。三句如何。曰。此數句最好。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是天地氣象。

張敬夫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閒矣。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而各有其志。求仁則仁。求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安能望其肩背乎。此章是言志。不是言仁。孔子以安仁不違仁求仁為分。是說書者語外主。廣非是。夫子與二子論仁也。但此小大之差耳。就志論志。而聖賢所志之皆仁自見。不似言志。便喧客奪主。

已矣乎章

伊川解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為悔人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收了

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

朱子或問小註

治長

言

是舊時人也只今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范氏曰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庶乎可以寡過矣非好學者不能也故曰已矣乎終恐不得見之所以警大不能補過者也楊氏曰小人之過必文則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鮮矣已矣乎者蓋其言其未見也

此非絕望之詞正深望人改過之意也內字極有意蓋知過而自咎於口其懲創或未深自咎於心則悔悟必切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嘆之旨自訟與克己兩下煞有分別只自淺深精粗上見來

十室之邑章

此章總是設詞以勉人好學之意又須得夫子不以聖賢自居大旨有字須活看非謂人皆忠信也不如句只重人

不肖學上說自家好學意須少講

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况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之後以至於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問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美質獨舉忠信者以其為入道之資也言美質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

朱子或問小註

治長

言

問忠信如聖人生而美者也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質曰是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已也若以忠信為聖人之質則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知先覺也

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耳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章書自是辨簡不是論臨民。蓋因土可也。簡仲弓定夫子許之太過。故辨伯子爲太簡耳。須知居敬則所行自簡。上行簡二字自與下文不同。

須知上行簡二字與下文不同。不必疑居敬則所行自簡句不合自文而字也。合觀第九條以下三條自見。

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知其仁。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卽下語太重矣。

伊川解曰。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才德之云。足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

朱子或問小註

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

范氏曰。仲弓可使爲諸侯。故夫子與之言皆治國之事。論語可見矣。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他言行去看如何。

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蓋以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實是取其居敬行簡。仲弓蓋有以窺見夫子之意。有在於此。又自見其所以爲簡。有與尋常人不同者。故問伯子如何。將因夫子之與否。以証簡之得失也。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于桑伯子。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而意思說

也

第三節正爲可。伯子而辨。是問詞。不是斷詞。

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

問居敬則心中無物。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其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的人。把得忒重。却又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的來行。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

朱子或問小註

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

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

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

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詞。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爲然。

大率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

此即或問原文。與上條同。是則程子說也。但如此則只是直以仲弓爲喻。夫子可字之意。與內註微不合。故下條復細分出兩重公案來。亦集註採程子說。却在圈外之意也。

夫子之許仲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然字

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層所言之理。然契一層。

夫子稱量伯子下一可字。原說他是太簡的道理。有下面一層。便有上面一層。則仲弓以居敬行簡爲可。夫子可字內原包得有故註。以爲理有然契也。單以居敬之言爲然。固皆仰單以太簡之言爲然。亦偏雙承懸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

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

按程子云。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又曰。若舜之誅四凶。可怒可伐。已何與焉。朱子亦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又曰。善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的聖人。可見此條之以怒與過皆

自己上來者。當是一時未及檢之語。朱註發明曰。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已。不貳處又由他克己。此言得之矣。

問不遷不貳。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

此是學已成處。

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

論語

不貳過。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

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

高。總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

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是這一番

自當一齊打并掃斷。

朱子或問小註

顏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又何自強之有哉。蓋顏子

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勉

學而力行之。政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遷可至是哉。

論語

程氏說。顏子之有辨游氏說。豈能求放心而遷可至是辨

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

交滾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

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

論語

或問張子謙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曰。只是略有些子不足

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或問程子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如何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曰何以言其性繫矣曰性固不可繫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曰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至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如何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

子華使於齊章

看此一章須要識得義字子華爲夫子使齊義也冉子爲請粟且與之五秉非義矣夫子又非之以君子周急不繼

朱子或問小註

富即義之所在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義也思之辭非義矣夫子教之以推之鄰里鄉黨此又義之所在也

伊川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欲資之而爲之請夫子與之金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與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鄰里鄉黨蓋思之爲宰有常祿也

但皆不見爲使爲宰所以取與辭受之當然非獨以富不當分不分而言也

或問

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是正旨周急不繼富不過姑曉之以其家不貧耳率有常祿不當有所辭是正有與鄰里鄉黨不過轉通之以多者可分耳人每於上一節便以不繼富爲正旨胡不玩或問與或問小註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語類

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投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伊川語錄曰冉子爲子華請粟則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者原思爲宰必受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辭子華出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足故聖人與之少他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然冉子終不喻也

周急不繼富乃義理之當然亦無使人可繼之意當與下鄰里鄉黨例看皆權詞所云不必與也不當與之故並不說破

宰是司寇家宰非是邑宰即仲弓爲季氏宰是也與子游

朱子或問小註

太

宰武城不同

問集註常祿不當辭是正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是餘意否曰是

子謂仲弓曰章

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書理亦書旨也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決言不舍之意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却是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

三月不違仁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

畧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此二問斷便全是天理所以與聖人一問者以此。

日月至焉。是客從外而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髮掘見得箇恁地。

顏子豈直恁虛空。洪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按日月至焉。或問云。或能終日不失。或能終月不失。此是朱子未定之說。觀集註或曰一至。或月一至。而不言一日至一月至。可見語類有與或問同者。有與集註同者。自當以與集註同者為定論。內外賓主之辨。或問云。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朱子後云。此例說了。可見此亦是未定之說。又云。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則為客。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實際飛躍之曰。是心不違仁。不是仁不違心。道德無為而人心有覺。故不責仁而責心。以屋子喻仁。賓主喻心。賓主是人心有覺。屋子是道德無為。若以屋子喻心。賓主喻仁。便成倒說。

季康子問仲由章

從政二字。自宜切時勢講。胡氏曰。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卒不競也。

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果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斷則斷。而心無所疑。可行則行。

而人不能撓。達者識明於事之來也。揅之以理而可不無差。稱以權之而輕重不素。藝謂多才能。其於應事接物之間。必有流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瑣巨細。皆足以泛應而不窮矣。

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發皆可從。從政也。

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有其才而不善用之也。

季氏使閔子騫章

閔子不欲臣季氏。但有難於顯言者。故但云云。觀其八佾之舞。歌雍之徹。泰山之旅。顯與之伐。凡所以攘奪其君刻剝其民者。無所不至。閔子視之。真不啻大疑。豈肯臣他。

伯牛之癘。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賢哉回也章

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卽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賤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伊川所謂其字常玩味。是如何。是元有此樂。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

問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深淺。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

朱子或問小註

也

九

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看來說也未至。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乃爲說之深耳。故胡氏曰。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呂氏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如不幸足。廢決不能行。冉有不行。非力不足也。自盡而已。謝天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盡爲力不足。其亦未之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悅夫子之道。畫畫畫也。說畫二字。正相反說者。必不盡畫者。自非真說求之畫而不進。由於說之不深故也。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理。惟其畫以自限。故局於藝而不能充拓耳。

朱子或問小註

也

十

冉子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說之實。開口便是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

今女畫者。乃責其不勉之辭。而非誘進之之意也。

子謂子夏曰章。

女爲無爲字。緊緊相應。要得戒勉口氣。

君子小人。全在爲己爲人處。分別出來。爲己者。欲自得於己。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此爲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章。

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

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材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使爲政而得人。議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恁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論語行不由徑。非公事。只是因其外。便可以知其內。固其一節。便可以想見其全體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但既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

謝氏曰。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至於徑之室。蓋其意不爲煦濡以相悅人。觀此則濟臺滅明簡易正。朱子或問小註。大之情可見矣。

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中。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論語

下截須挽人得人。楊氏曰。如澹臺滅明者。非直道而行。正已而不求於人。不能若是也。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之。以爲得人乎。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

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若不自揜。卽是自居其功矣。論語

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爲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論語

范氏曰。夫子之於人。苟有善。必稱焉。取其合於理者以教人。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不有祝鮀之佞章

此聖人慨時之意。不是教人求免。正要學者不苟。初時尙也。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詞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

蓋深傷之。

世衰俗薄。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悅色。雖以吾夫子之德之盛。然不用於魯。不合於齊。沮於晏子。西毀於叔孫武叔。其見疾於人亦屢矣。故曰知德者希。孰識其貴。此章蓋有激而發。故曰傷之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欺之之辭也。論語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

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程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爲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剛訂

朱註發明曰。以由戶不由道。兩兩相形。方得怪。漢語氣。文家以由戶爲俗。而避之。不知凡上面借此下面正說。照通理方現。

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剛訂

文質自主學者說。然後二字對上兩則字看。成德者。自彬彬非彬彬。而後成德也。彬彬二字。煞有把握在。

朱子或問小註

主

徐思贍曰。寧儉毋奢。聖人原爲世道人心計。若爲學者。言自以得中爲貴。須知由之之曉。師之曉。便是文質之勝。文質彬彬。據本文。是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無不足者。不待損益。

問物相雜而適均之說曰。此正是成德自然處。

謝氏以觀人爲言。無矯揉着力處。失却聖人本旨。剛訂

語類云。史掌文藉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問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藉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人之生也直章

問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剛訂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者。剛訂

問程子云。生理本直。曰。直是天理自然。亦人道所必然。正從大原頭看。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剛訂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而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剛訂

朱註發明曰。人受氣以生。有此氣便自然有此理。不假安排。矯造。故生理本直。理與氣不相離。既無此理。而其氣猶存。故是幸而免。

朱子或問小註

直

知之者章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剛訂

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剛訂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爲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剛訂

語類

徐思職曰：看語刻正分明，出三樣地位來分得清，則不如意實際自出。

中人以上章

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曰：且不拈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語類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放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語類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

朱子或問小註

無也

去

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語類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語類

徐思職曰：此責在教人者，才有出入便不是。所當因其所及而語之，庶無躐等之病。看朱子註，實是一字不易。說約曰：此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明，但此又是夫子自說。

樊遲問知章

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之義，癡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智。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語類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語類

陸稼書曰：務民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無也

去

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現成底說，但未至自然地位。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近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語類

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便是不智。語類

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

底亦當教而不可察近泥着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見。臧文仲却爲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是也。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於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鬼神是教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察實不可察。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其箇是知智亦不是從務義後看出。

朱子或問小註

義也

主

問集註知之事仁之心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問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裏說。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爲而察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爲智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効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

已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右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

此是仁者現成樣子須向切近處看出仁者之心來。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也。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

只是合做的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較之心便不是了。

朱子或問小註

義也

太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爲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僮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爲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後有所得說得都輕唯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皆是此例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

効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効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効。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孟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計其功。利者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

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

朱子或問小註

本

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跳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

知者樂水章

這章書理則一片意。則三層切莫草草看過。

理則一片意。三截俱是形容知者仁者也。意則三層者。各層當從知者仁者助出。如何是樂水。樂山。如何是動靜。如何是樂善。如何是樂下。條玩之。益明。黃際飛曰。大注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四句是總釋。知者仁者是通言。樂水樂山。動靜樂善。之所以然。正宜於此四句中求透。閱世人以動靜爲上下之稱。不如以此四句爲白文六句之極。尤見實理。此言得之矣。

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

問此一章看這三截却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善是指其効。曰。然則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

此係自則動靜之意。然動靜字畢竟是形容知仁之體。與上下句一例。觀十二條便見。曉村曰。知者動以動靜中合上下者。此正朱子所說。得定然則有句爲義者。斷不可從。

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的意思。

世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

朱子或問小註

本

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此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水樂山皆兼之。自聖人下。成就各有偏處。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日也是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

二句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樂喜好也好。有似是一層指源頭說。好字又一層指會心。

說蓋夫子之意正爲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說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類推之矣

此條或問中語也程子云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又云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故朱子云非但如之而已也

伊川樂水樂山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

伊川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

朱子或問小註

真地

主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

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

語類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

語類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

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語類

齊一變章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

語類

或問此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奢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

朱子或問小註

主

尚功伯禽治齊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

或問

問註謂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改了方可及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

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

所謂傳者過。蓋除舉賢尚功之外。如三年三月報政。及預知後世。莫試其為。附會無疑也。

問集註云云。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桓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

觚不觚章

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蓋正名之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知矣。

朱子或問小註

圭

宰我問曰章

或問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為欲以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范氏所謂憂為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

或問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

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証之。則明白矣。

或問

蘇氏曰。夫拯溺救危。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而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夕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扶其具。不使從也。事迫而無具。難從。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亦窮力所至而已。道理只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

朱子或問小註

圭

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是箇鉄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

或問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學

不畔道

博文條目多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理。動也是這箇理。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語類

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通失中矣。語類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耳。語類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大綱。顏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却字說得淺。語類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會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語類

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語類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

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語類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語類

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語類

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

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

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的。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

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

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語類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爲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爲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意亦同。皆爲

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爲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

同耳。語類

約之以禮。兩者並進。不是截然兩下事也。

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語類

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

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刪訂

子見南子章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爲不當見便不說。刪訂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要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加指誓只怕當時如

子或問小註

性也

主

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刪訂

不當見而見便是否勿露有見小君之禮

按史記孔子之術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厭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殺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却迎執贊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

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

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易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德隆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爲拘拘謝謗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刪訂

中庸之爲德章

中字本解只是無過不及君子中庸增不偏不倚四字者以前章有未發一層故也此章集註仍依本解

中庸之理見於日用常行而實爲吾心固有之德故曰中庸之爲德民鮮久矣即行事不合中庸以見心之鮮有其

子或問小註

性也

主

德也子思所引上句去之爲德四字只是言中庸之道下句加一能字便含知行二意與此處語氣微別

問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刪訂

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曰這二句緊要在

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刪訂

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刪訂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爲一節。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爲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爲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已欲立。已欲達爲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已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爲仁之方。

朱子車用小註

主

衆門人問博施濟衆章。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克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適問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爲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割地尋不着。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已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已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已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爲仁之術。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

三

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衆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或問博施濟衆。是揀箇大底來說。曰。然。然則博施濟衆。便喚做仁。未得仁。自是心。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

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爲仁。則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已欲立而立人。使人皆可得道理。必也聖乎。當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乃做得。然堯舜猶病。尚自做不徹。

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爲仁耳。

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

博施是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

按集註曰。博廣也。程子訓博爲厚。或問辨其非字義。此條云云。復與集註或問不合。此必有誤。蓋訓博爲厚。不如此易曉也。

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大海之水方爲水。只餅中傾出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見那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爲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何事於仁。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雖堯舜之

聖猶病其難偏。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爲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衆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爲於仁。必也聖人乎。堯舜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爲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爲仁之理。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爲仁之方也。

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必也聖乎。聖如堯舜。其尚有不

足於此。

仁以道理言。望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子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這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以爲病耳。

何事於仁。何止於仁也。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相連讀。言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

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乎上下。聖是行仁極至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至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之病。諸是也。必也聖乎。蓋以起下。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語類

博施濟衆，是無了期的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語類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朱子或問小註

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語類

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此，亦是仁。語類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喚起仁者字，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由此推去。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人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字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

不得仁者矣。語類

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語類

立字達字之意，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的意思。語類

此一節須要對針施濟，看并扣出近取處。方合仁者身分，以己及人是全體。然隨一事中全體皆現。

已欲立而立人，二句與我不欲人加諸我，二句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善

集註：天理周流無間，只在欲字而字上認取。

凡己之欲，卽以及人，不待譬彼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語類

仁者是流通底，不待推故曰及。恕則必待推故曰譬。此卽自然勉然之分，混不得。大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着力處，所以不同。語類

語類

已總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已欲立達而卽

已立人達人則其願更奢更浮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旨乎。

說約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不然空指欲字。都無實際。往管戰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太汝無發理。合思之。恐但言欲。亦不能自飽。自發。其爲展轉失笑也。因勉錄曰。此節就心論仁。非空存此心也。但所重在心耳。非不必見之事也。但須如此。補說。博濟之事耳。蓋此節文。原重在心。但須如此。補說。是又曰。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不必衆亦仁也。第二節大意如此。又曰。教養俱不是一。醫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教養。俱不是一。有紀綱布又有治功成時。支將立達分教養者誤。

第二節以已及人第三節推已及人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近而可。是乃爲仁之力。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爲仁之術。非但使之知

朱子或問小註

其所在而已也。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別詞語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述。指剛述六經說。古卽六經未刪述者。信而好之者。信其言之不誣。而樂之不倦也。竊比云者。心慕其人。故倣而效之也。既不敢當作者。又不敢顯然自附于述者。謙而又謙也。

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于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伊川解曰。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于老彭也。

程子之解善矣。語錄之說則未安。然解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爲善。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于傳述。

朱子或問小註

此則聖人之謙辭也。

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是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於詡不得浮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于六經。其包涵萬象。不留餘蘊。夫子從而贊修之。原非有作意于其間。後人不及孔子相萬。無知而妄作。真萬世之罪人也。

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剛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剛定。別詞語

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

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

問如何是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

爾

詩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燔而為國風則雅之

前此未之有謂之作者以是然而其書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竊取之于是三者加損焉蓋亦述之而已矣

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者如何知得上面那

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

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

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

語類

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

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

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

雖說道其功倍于作者論來不知所謂剛者果是有剛否

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

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剛與不剛如云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

位

謝氏曰彭之為人不可考其謹何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

王以名世者

徐思贍曰此章須合自謙語意註云謙辭不知講家何

故一味怒罵又曰或疑剛定柔修是後人語不知此是

聖人一生實事何碍要之天地間道理六經已極大儘

但苦無人開發得聖人贊修一箇境得昌明于萬古孔

孟漢後六經仍歸晦得程朱辨定一齊獲得登正千

千載六經之流傳發皇極全賴修明之力非深知篤

信便有毫釐千里之誤但德愈盛而心愈下故言之如

此今乃曰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而止是謙辭試思三

代以前非孔子何人述得三代以後非程朱何人述得

實見得道理如是信好根本但功倍于作而自居于

得作浮光掠影之談以改離經畔註之端也

然而識之章

這章書極平常須看造詣精深工夫純熟句句須要留得

下句意起不厭不倦自是純亦不已心事

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記者却失上面

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然而識之便是得之于心學不

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于人也

三句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

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

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

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

間斷方能如此

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

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

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于

已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

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于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

後記得

問然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語類

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語類

問何有于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語類

問何有于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已。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

朱子或問小註

四

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語類

初疑此章解似太過。與集註不合。後檢文集。劉季章亦常以此爲問。朱子答之曰。正爲合若聖人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致處。然夫子之說。可更詳之。玩此人不問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玩此始釋然。試以吾弗能已矣。句爲例。此章或問小註之說。猶彼章章句所謂聖人于此非勉然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此章集註之說。猶彼章章句所謂聖人語氣中。還作勉焉而不敢廢說。至誠無息。意勿露出也。參看自明。

德之不修章

這章書當以日新之學爲主。德是理之既得于吾心者。便

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從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然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義是事之宜處。從義是做這件事。覺得未甚合宜。或見人說人做得恰好。自家還在合宜處。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重新改換。方得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了。須時時要檢點。語類

德之不修。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于此。使有一毫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語類

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

朱子或問小註

五

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從義是難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問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開義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語類

此是聖人自愛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語類

楊氏曰。德之不脩。則無以成身。學之不講。則無以明善。明乎善矣。而不足以行之。則雖進德矣。是宜憂也。知學敏日不脩等四項。都在無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雖曰以不脩爲憂。而曰求其脩。非有

不憊然後
引為憂也

子之燕居章

申申和適之貌。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恣地申申舒泰。天天溫裕之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恣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語類

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于儀形。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三子無時不觀。省于斯焉。燕居非拘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取踏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須。胸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黃際飛曰。燕居隨地有之。不定是家居。

甚矣吾衰也章

本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繫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文集

孔子固不應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會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却是設詞。語類

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易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惻。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語類

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如何。曰。便是不衰。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若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樂事。語類

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須翻轉看。見若不是時世衰。不應孔子衰也。其錯認吾字。改作時世字。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于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語類

據文勢看。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

七

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語類

志于道章

此是聖學全功。志據依游。却有淺深次第。志于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據于德。德者得之于心。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學至依仁內體功夫已純。又加游藝者。名理觸處會通。到此應務有餘矣。語類

問此章曰。志于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恣地。至據于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是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

便是據于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于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于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于道。方要去。據于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于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碍。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碍。因此却又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大小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語題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人

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于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也是這箇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于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于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于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于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于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于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

于仁。仁是箇主。卽心也。依于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于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于藝方得。語題

志于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于德。是行道而得之于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于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于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于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語題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九

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于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于心。雖是有得于心而不失。然亦須常常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于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于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于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游于藝。語題

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某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他人不能。云。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爲力。若他人用工深。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于道上理會。志于道。便恁地利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

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着工夫。須看得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面兩節。有下工夫處。據于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于已。似說別人底。于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于德。因是有得于心。是其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朱子或問小註** 然而其所存主處。須是依于仁。自得于心。不可得而離矣。到游藝。猶言學文。雖事未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知那箇先那箇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語類** 志于道。據于德。說得尚粗。到依于仁。方是工夫細密。游于藝者。乃是做到這裏。又當養之以小物。**語類** 志于道。方有志焉。據于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于仁。仁是衆善總會處。**語類** 志于道。猶是兩件。物事。據于德。謂忠于君。則得此忠。孝于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于已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有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于德底骨子。**語類**

問自志于道。到依于仁。工夫到這處。縝密較易些否。曰。似恁地都是難。**語類**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得于已。仁謂有箇安頓處。**語類** 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于仁。**語類** 問若是志于道。據于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于德。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于仁。則仁是指全體而言。如何便解依得他。曰。所謂據于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語類**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語類** 伊川語錄曰。志于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于仁者。凡所行必皆依著于仁。兼內外而言之也。**語類** 某問正淳會問陸子壽。志于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于親。忠于君。信于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于已也。及其行之盡于孝。盡于忠。盡于信。有以自得于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

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于德後而又依于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于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爲發見。

志于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于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于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

問志于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

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于道只是存心于所當爲之理而求至于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據于德德謂得之于心有這箇物事了不待臨時旋討得來且如仁義禮智有在這裏不待臨時旋討得來又曰德是自家有所得處在這裏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事兄

悌則悌之理得所謂在這裏但得有淺深。

夫大段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問據于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乎外說得也好。

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爲忠而得其所忠如欲爲孝而得其所孝到得依于仁則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于心日用之間常常存在據德依仁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依仁全是兩截志只是心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

問據于德依于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事父母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悌德是有得于心是

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悌之心此之謂德。

某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遇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吃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

問據于德口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于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

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于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

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

語類

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賓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

朱子或問小註

義

本

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

義

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

語類

語類

自行束脩以上章

束脩至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之禮要皆有求見之誠者也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知來學則我不得而往教之耳

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

剛訂

伊川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與天爲徒其肯隨天而生視斯人之蠶替而無以聞之手韓愈曰聖賢者時人之耳曰此言殊有味也

此是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

朱子或問小註

義

主

不憤不啟章

此章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語類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語類

悱非全不曉得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意不到

語類

或問程子曰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已加。但正當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些子雨。忽然得雨。生意豈可禦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排不發。蓋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若初學却須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恐止人好問之心。

程子曰夫子之學。猶發憤忘食。則進也。勇排則其慮也深。因而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又曰學須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衆其近者。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遠矣。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

朱子或問小註

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程子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之不深。微又將理來低看了。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此是聖人天理。

問食於有喪者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

伊川解曰食甘美則飲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是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却了。便着華采衣服。

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

徐思曠曰看註下兩箇不能便知聖人天理所在。

朱子或問小註

子謂顏淵曰章

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能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時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是尹氏添出本文無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說得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常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

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大小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語類

這一章有四節道理。語類

呂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顏所同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所獨也。此事而體則備。必聚好謀而成。則動不妄。語類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始可謂真知物我之分者也。至有欲仕者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是以唯同可以與此。子路雖非貪位。而求夫祿而自利。心也。然勇也。能無固必乎。至謂子行三軍則誰與其論。益卑矣。夫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特因其失。朱子或問小註

而教之不逮。不戒不懼。必敗。雖小事尚然。況于行三軍乎。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在聖人豈有不正乎。蓋懼特慎而不忽。語類

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已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語類

此或問釋居楊之說。竊意或問此章。似不必疑。觀下條明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章則又思論孔顏異處。即行舍藏。顏子亦不能不與孔子同。又思論孔顏同處。即行舍藏。不能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所以疑其有未安也。又思語類云。楊氏此章取易來。此章固亦可通。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可見或問之說。是亦所謂固亦不必疑。語類

此節專在兩箇則字上。與一箇有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語類

本領全在無所係累處。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語類

明道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此也。行藏何累於已。橫渠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進則見。退則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仕。無道而隱。居則見。無道而隱。居則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唯聖者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唯聖者。

朱子或問小註。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揚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矣。

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已底意思。何消更言命。語類

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

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剛訂
伊川曰。用舍無所預于已。安于所遇者也。或以然則知命矣。夫曰安于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于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大節目也。剛訂
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項語
前軍後軍中軍曰三軍。行三軍。統領三軍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或問此章之與。不為許與之與。何也。曰。與非許與之與。乃朱子或問小註。述而
相與之與。若為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家問
伊川曰。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已。故夫子抑而數之。
三軍要勇。行三軍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語類
暴虎馮河。便有死之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為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
暴虎馮河。直須從下死而無悔中。逆想出來。描寫得一箇行行氣象。宛然如生。

集註抑其勇。是上三句。而教之。是下三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說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語類
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中却有三層意思在。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開時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朱子或問小註。述而
好謀而成。成字有力。須看而字一轉。
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惡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語類
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語類
上三句是假設之辭。末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挑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蓋明知富不可求。乃開闢其辭。以曉人耳。兩吾字。夫子自言。不可求以命言。所好以義理言。語類

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為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益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問

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可求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閑。則其肩荷不難。樂曰富而可求。則無有也。士吾亦爲之。不憚執鞭以求富。求之有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朱子或問小註
呂氏曰。居卑居貧。君子有時而願爲。惟得之有命。故無心於求。

子之所慎。齋戰疾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戰戰兢兢。危如累卵。斯須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不在焉。則失之矣。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爲疎闊。皆不可曉。

楊氏曰。齋所以交鬼神。戰所以用民命。疾所以傷吾生。君子之所宜慎者。孰大於是。是故孔子齊必變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蓋其慎之如此。尹氏曰。齊交乎鬼神。戰決乎存亡。疾繫乎死生。夫子無所不慎。弟子識其大者記之耳。

子在齊聞韶章
這章書重在不圖上是從學之來。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

之則感之至深。學之者以器數爲學。器數之外直無可學也。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爲一。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此不圖之神情。都在這箇裏。許描寫出來。學者看書。不從不圖二字勘出。聖人意思。終是與本文不合。

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或問程子改三月爲音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

朱子或問小註
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又曰。衆人如此。則其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

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問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脫此處。忘也。

吳伯英問。孔子問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

朱子或問小註

試而

肅

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問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有甚

其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

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

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

何問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季札問韶。曰。觀止。孔子問韶。曰。不圖。蓋季札是驟見崖岸

驚喜之語。孔子是學習既久。深嘆之辭。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

形聲蓋正音所感如此。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轅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未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

朱子或問小註

試而

肅

再問。然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刪轅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穽畝美玉。直截天淵矣。

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

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叔亦於義當立者

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

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本

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

伊川曰。夫子為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仁人讓國而逃。諒代

而餒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

疑夫子助之剛訂

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爲常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扶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常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之時。

子貢不問衛事而問夷齊者。蓋衛君之事。不可以直指。而古人之事。則可以反觀。故舉夷齊爲問。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番。所以夫子言求仁而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

朱子或問小註

手

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約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剛訂

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裏面。事如聖人却是泛說。

何人問其制行也。賢人就其清風高節言之。賢夷齊。已見得不爲衛君了。而子貢曰。怨乎。又審其存心者。蓋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一時激發。過中之行。其中心亦有所難。而不能不怨。悔於後日。則其迹雖甚高。終亦辛苦勉強。而不可以槩責之於衆人。而衛君之爭國。尚亦有可恕焉。

者。而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則輒之得罪於天理人心。而見絕於聖人。也不問而可知矣。剛訂

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爲衛君矣。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句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會問。

剛訂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事不恰好處。便未得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避。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剛訂

朱子或問小註

毛

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爲尊。一以天倫爲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剛訂

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其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見讓出於天理之當然。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

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尙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或問

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語類

問夫子爲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當矣。今集註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朱子或問小註

安卿以書問夷齊。辨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此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快然無憾。此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語類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於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

端也。

胡家說夷齊所爲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語類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憾耳。至卽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飯疏食飲水章

范氏曰。夫子所樂。非蔬食與水也。雖貧而未嘗不樂。夫道其有貧賤哉。以義而得之行。乎富貴不義而得。則若浮雲有也。

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語類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語類

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得富貴如浮雲。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

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

輕之也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不干事這說得不相似

問或問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遇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三

不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註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是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是不要保守

假我數年章

夫子假年一嘆正深明易道之無窮以教人亦是聖人唯曰不足之意

史記加作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孔子繫易之辭自謂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

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三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恁地說聖人必自見得如此方如此說

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胸中寫這箇道理

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

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其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三畫爲奇二畫爲

綱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戒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看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五 五

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說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

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五 五

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五 五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此言微奧。人多難曉。當以夫子云其辭危。句例看。象不盡過。要都從過處生來。猶辭不盡危。要無非危人之意。況辭由象著。六經皆以垂訓。而易獨稱爲憂世。覺民之書。要即憂人之有過也。覺即救過也。

子所雅言章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元妙之說。

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或問程伊川云。當夫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夫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問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于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的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于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朱子或問小註

禮而

語

禮固當執言詩與書亦豈徒誦說而不必身體力行乎

此條當與集註參看即以補集註之所未及後人紛紛議論如蒙引存疑曰說禮謂所執之禮因勉錄曰集註非徒誦說而已似不必拘總由未獲讀此書耳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為課程也

雅言者所常言也三者固皆切于日用而三者之中執禮又為最切者也或曰易為天地鬼神之奧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其不雅言之宜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則樂之切于日用初不減于禮而夫子不雅言之何也曰秦漢以來古樂不作至今天下亦小康使無禮則賁且亂而人之類滅矣天下不能一朝居矣樂之功

其得與禮並乎或曰樂比禮固稍緩比於詩書則是為更切雅言詩書而不及樂當更有說小註中諸家之論俱未釋然

第二條既云言執禮則樂在其中而于此又云雅言詩書而不及樂當更有說學者于此正當想見朱子處心處若徒舉第二條為定說亦非朱子闢疑之意矣○小註中諸家之論俱未釋然為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末後加皆雅言一句者乃叮嚀學者之意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教也否則失記者復說一句之旨矣

葉公問孔子章

伊川曰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知聖人也故不對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尹氏曰子路不對葉公以形容之難也孔子所以語之蓋不自居其聖者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禮而

語

程子至矣其次則尹氏得之蓋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

慮其非實而徒為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

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嘆見其樂天安土無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則無以窺此境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

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附錄）其爲人也。管下三句。當一氣說下。重在末句。方見好學篤處。忘食是形容憤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朱子或問小註。（附錄）

憤樂循環不已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詞。其實造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附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詞。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

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附錄）

忘食忘憂。只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按年子時自陳如蔡。自蔡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只此一憤一樂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附錄）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朱子或問小註。（附錄）

如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掬一掌血。直是恁地。（附錄）

全體至極。朱子自解云。事事做到那極至處。則全體之善。蓋印一印。全體全體。不爲仁之全體矣。非朱子之意。不可不說。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附錄）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更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附錄）

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附錄）

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

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

語類

問集註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

語類

問橫渠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所以其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美

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此詞也

語類

聖人言語雖是平易高深之理即便在這裏學者就中庸處看便見得高明處

語類

我非生而知之章

此必當時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惟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為生知猶為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生知者義理敏求者事實在聖人口中斷無直說底理若太說得卑下亦不合聖人身分

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會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

語類

伊川語錄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聘訪官名於鄰里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或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美

若常人之學也問一知十不足以盡之

語類

子不語章

伊川曰怪異勇力怪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終矣
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微。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開闢楊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侯氏曰。雖聖人未嘗無師也。從之固一師也。改之亦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此是聖人以理自信。以天自信。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天之生德。朱子或問小註

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也。而豈離之所能爲哉。剛訂

此即文集所云。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加也。不必疑其與後諸條不合。若據集註。自然以後諸條是定論。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嫌。說時。使小子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

違天害已也。開闢

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

人自知其理有不能害者。開闢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

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開闢

魏問謝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爲我害。亦

天也是如何。曰。這說是聖人必其不能害已。如匡人其如

予何。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是恁地直截。如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這是未定之辭。如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遇不遇看天如何。亦是未定之辭。開闢

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

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爲不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公伯

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

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

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爲譖。慝利害。不過廢興行止

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

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

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開闢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

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

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遇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

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開闢

按思曠曰。從來唯聖人能不死。天生德於予。惟夫子說

得這句話。顏曾以下。便不能矣。余謂此言贊而無當。昔

偽學之禁嚴。朱子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不解思。曠何以尙未信及。顏曾也。

二三子章

這章書見學者爲學。須實實體貼夫子之道出來。大要在作止語默上做工夫。不當向高深處過求。蓋示人以明白而易曉者。原非有隱而致疑也。

子善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得所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止大夫言。朱子或問小註。通而

望

問問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意思如何。

語題

伊川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范氏曰。夫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極。惟恐人不知而已。爲不可及。而不學。故告二三子無隱。欲其皆如已也。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爲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也已。以實其言也。故曰。夫子之言。隨時而行。百物生焉。聖人亦天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性與天道。仲尼固嘗言之。易言有甚高。而學者自不能以心契。則或疑其未嘗言耳。子貢既問道矣。故知夫子之未嘗不言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能知死。蓋能盡人之道。則於事鬼神之道。可以不言而喻。於是乎盡。就謂夫子有隱於說。可不問而知也。告人之道。於是乎盡。就謂夫子有隱於由乎。

尹氏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恐弟子不能窺識。故曰。無隱乎爾。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

語題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朱子或問小註。通而

望

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語題

朱註發明曰。作語是與二三子所知也。止默亦是與則二三子未必知矣。若體認夫子何以作。又何以止。何以語。又何以默。便見得聖人無往非道。無往非教。任止久速之時。便是這箇。

子以四教章

這章書教學者以深切用工之意。蓋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問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傳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

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

伊川解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忠見於事之謂信

范氏曰教者必自外入而文未嘗不先焉文所以成始亦所以成終也故舉其成則曰文行忠信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而內則以學文是從內而外

朱子或問小註

從內而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去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楊氏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立之以忠信使知所以進德教者之事義大於是

四教須還他四項看顏子博文約禮與曾子三省及一貫處方知聖人立教實實有此四項一事也少不得

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

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

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裏却好讀書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

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此與吾未見好仁者章一例無非慨惜意聖人君子以學言而質在其中善人有恒以質言而皆未嘗學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謝氏曰聖人大而且化君子得聖人之體而未化所以不見聖人思見君子善人不踐迹可以制行有恒者不越節法度而不敢以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耳所以不見善人思見有恒者

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守成務而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

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而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箇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由集腋成裘其涸可立而待也爲能久乎

涸可立而待也爲能久乎

范氏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恒者，善人之次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然則君子之次也。世衰亂，則無恒者多。亡而為有，故不學虛而為盈，故不受約而為泰。故無度，此所以不能恒也。

伊川曰：才德出眾，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恒，雖無善而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處約而為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吳

問亡而為有，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

問亡而為有，與難乎有恒矣，不相似。曰：蓋如此則不實矣。只是外面虛張做，安能有常乎。

楊氏曰：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

或問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

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程度上說。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合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麼物事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就裏而方可看他個深淺。過不及，他都無這箇了。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尚可就中看好惡。若文理紕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論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聖

語如此處多。今人都只粗淺滾說過，已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此。只是看得熟了，少間自分別得出。

徐思曠曰：此章總對末節下針。勉齋黃氏云：夫子稱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之亦不可見也。雖總註云：示人入德之門。若論夫子大意，還是慨惜意居多。連前兩節已是降而愈下，日得見斯可原，有不可得見意在。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章

這章書要看得仁心自然。方合聖人釣弋亦是古禮，必欲避此入二氏之妄矣。

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其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視之，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大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累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與楊之教

遂至禁殺。猶藏其身。則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
熱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
血食祀宗廟。與南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常下
野。致亂。則一而已矣。
謝氏曰。索思正說。不綱者。惡其取物之多。不射宿者。不欲
陰中物。
楊氏曰。魯人微較。孔子亦微較。則釣戈有時。而為之然。盡
物取之。出其不意。亦聖人不為也。
徐思曰。此章看洪氏仁人之本心。一勾。慶源云。不曰
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
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
未於此矣。可謂深得其旨。

蓋有不知而作章

此是聖學多聞多見對上不知。從與議正對上作字總要。
於無不知中看出聖人謙辭來。

初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孔
子不以生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
問擇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
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

朱子或問小

述

哭

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
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致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
外並進。利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
伊川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眾人。雖
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大
於知之者也。
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
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
而識之。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問見大略。爭不多
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
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
此因問者已知二句互相發明之旨。故使之於各句中
細體認也。

說我無所不知而作。則是嫌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多見
云。不過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者耳。多聞以下

皆項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辭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
裏面。

此與集註小不同。却較集註更微婉而明快。省了雖未

伊氏曰。事必知其道而後可作。蓋不知其道而作之者。妄
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雖未知其道。若能擇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次欲知其道者也。
張橫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鑒也。妄也。夫子所不取
也。故曰我無是也。

伊川曰。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無不知者。
凡人作事。皆不知。言皆有不知。非一無所知也。此伊川
之言。所以為作讀最難也。或曰。當是精義於皆字下。落
一有字。而朱子
未及辨耳。亦通。

或問集註亦可見其無所不知。曰。若不知。則擇得恁。識得
恁。

集註之意。蓋謂夫子雖謙言未嘗妄作。然亦可見其凡
所作者。皆無所不知。此條云云。乃是然非在我之權度。

朱子或問小

述

哭

精則不妄。言以與此之意。似與集註不倫。擇善正不知
而求。知工夫。何必云無不知者。乃能擇得識得手。姑記
疑於此。
謝氏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
而從之。識之。與心知
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我無是也。只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正
說已所以求知之方。此節作字輕。知字重。不知而作。則安
於用妄而不學矣。故聞見擇識。只就學知上說。而作字只
在言外。

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
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
不言擇善。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事都且記放這來

范氏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指學者以致知之通也

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

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足聞詳見略亦不是聞淺見深不

須如此分聞見字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

此正恐學者執其聞見用功不同故示以互相發明之旨

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者耳聞見者目見

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

見從愈於識識愈於知如何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

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

朱子或問小註

呂氏以從之識之知之分三項或問已辨過故於此只

畧答分別聞見之問又疑識愈於知四字當是衍文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

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

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矣

此與第七條第八條俱是以聞為聞前言往行故單就

一放十四條復有兼別善惡之說須參會其義然句下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

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此字不是後

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

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

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

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

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

此亦當與不是聞詳見

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的語言文字漫與他識在不識

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

識却無擇善一着

橫渠曰見而識其善而未

果於行愈於不識者耳

問集註雖未能實知其理如何曰知其理便不妄作矣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

朱子或問小註

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其鄉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

人怪惑以為不當見也不知互鄉之難與言者其習之不

善也其不可泯者性之本善也况童子則亦未嘗深染於

習俗者門人之惑是欲迫其往咎其來也子曉之曰大凡

人一旦有慕善之心脩治其已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

誠可知我則但與其今日之能自潔也固不能保其前日

所為之善惡也其有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

見也亦不復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不與其潔已以進而拒絕之則為

已甚而待人狹隘矣何必為此已甚之行哉而又何疑乎

互鄉之童子也此聖人待物之弘也

下節當寬說待人當恕意而不拒童子意補在講末

或問不保其往舊說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字義爲得但文勢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爲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此條出或問嘗反覆推求甚是難解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正是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反謂出於有意計度之私有是理乎疑如此上脫不字似字乃是字之誤或字乃不字之說文理庶較順耳姑記於此以俟知者

仁遠乎哉章

此章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至

范氏曰仁者性之所有也爲仁由己故不遠欲之則至矣行之則是也求之已而求之外則遠矣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盡人竟不以仁許之難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遲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得爲徒言也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一兩字學所

以不克進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認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說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着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至

伊川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量不足者也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欲仁仁至矣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

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仔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附錄）

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章

朱子或問小註

蓋

其君其對之宜如此也。司敗揖。至馬期而進之。謂孔子為高。馬期以告者。司敗之意也。欲得孔子之言。以反命。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受其過而不辭。不爾則無答可也。然夫子既自以為過。則昭公之不知禮。亦從可知矣。
謝氏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與不知禮。與沈同。問然可代與不可。伐於孟子。同也。孔子豈敢對以不知禮。若復問取同姓為知禮。則孔子當別有論。陳司敗不復問。蓋以為伊川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至馬期來告。若說道我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取同姓為禮。亦不可。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以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

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附錄）

據此則白文謂字。即集註講字。誰謂之。昭公曰。謂也。春秋十二年。書孟子卒。即是以為尊親諱之意。大全吳氏乃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諱謂之。語後人。因又云。孟子二字。昭公以惡國人。加一吳字。國人因其愚而愚之。如此。則謂字。竟作諱字。解矣。顯不可從。
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今世問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自己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此難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附錄）

朱子或問小註

蓋

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附錄）
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候歌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
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掩難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掩他底。則是掩善。（附錄）
或問集註。聖人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

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勸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子與人歌四字。貫通節而言。非首句便是子與人同歌也。而善二字。亦貫通節而言。所以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者。以與人歌而善。故也。必使反之。則其人已歌過一番。可知矣。曰而後和之。則其人已歌過一番。時子不曾連和之。可知矣。後雙峰之說。全與朱子。特斷不可從。人每將首句便認作子與人同歌。是以溺於饒氏之說。而不知首尾節奏。即備於初歌之中。不半中間。極和。他後他歌。果便是欲得其詳。不是初歌。不待再歌。乃得其詳也。曰文使反之。而後和之。總貫在一必字下。止一氣讀之。也。曰必待反之。而後和之。若其人初歌之善。不遽撻難之也。曰困勉錄曰。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精與孟子所謂與善。即在取善內看出。是一件。此取與二字。是兩件。新安陳氏之說。要活看。然此章與孟子實相表裏。又曰朱子或問小註。述而。

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章總是欲人尚行之意。

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急緩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

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

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黃際飛曰。躬行君子。存疑作躬行之君子。晚村作躬行君子之道。看來謝註猶言君子道者三語。類與君子之道同從。晚村爲是。

若聖與仁章

此章夫子口中。有自謙意。有責實意。夫子只見有爲誨。實是勉詞。不是謙詞。公西華從不厭不倦。體會出自然來。實是贊詞。不是勉詞。若聖與仁二句。須有地步。勉然自然之分。從此中看出。抑字與而已矣字。是從上轉落語。抑字與若字對。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與聖與仁對。二句是不敢承當聖仁轉語。却已親到聖仁地位。勿作夫子自認語。以下朱子或問小註。述而。

有云爾一句。在則可謂云爾已矣。與則吾豈敢對。乃略反上文之辭。語氣從上句生來。至云爾已矣。方止。夫子辭聖仁而就爲誨。全在云爾句看出。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

張橫渠曰。君子於仁聖。學不厭誨不倦。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伊川解曰。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已有不能也。故嘆曰。止惟弟子不能學爾。尹氏曰。盡仁道即聖也。惟聖人爲能盡仁道。夫子自謙而不敢當。然行之而不厭。誨人而不倦。則知仁備矣。故公西華曰。弟子所不能者。正以此耳。

孟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當仁爲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本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爲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爾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其所以學所以誨者果何如也。且自始學以至成德。其梯級有不若是其易以躡者。若之何而遽以仁聖之名加之乎。朱子夫子固多謙詞。到得說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朱子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朱

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唯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會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朱子爲之不厭誨人不倦。雖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須處處從上仁聖轉落。方得夫子辭安就勉之意。朱子爲誨中有實功。不厭不倦內有實境。不厭不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華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章

伊川曰。夫子病。子路請時。子曰。有是理。夫子路以古人之誅對。夫誅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嘗有過。無

善可遷故曰
臣之禱久矣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朱子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朱子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番。看他意思着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朱子

或問子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諸何也。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後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朱

以爲無所事禱。曰。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誅。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朱子此條與第一條不合。且立之所對。卽下條之說之意。何故又謂不然。須分別觀之。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朱子

病而禱。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禱久矣。註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悔。無善可遷。此是解素行合於神明一句。朱子

問子路請禱。註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邪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

叫喚焉。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時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步跳過去說。

禱而於上下神祇。只是引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於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仰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推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朱子或問小註

李

病而與問乎。時則是不安其死。而詔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

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祀也。而忠臣孝子之至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雖聖人之類。而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必於其鬼。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禱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始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作。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即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禱如之。

按胡氏云。子路所謂上下神祇。始非大夫之所得禱。與第八條所謂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於皇天后土。不合。細思第八條所稱。即是胡氏所謂。而胡氏之於後者。亦以其可以警後世。非謂是胡氏之言。而後教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而猶曰。丘之禱久矣。同氣。蓋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章。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歛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放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

尹氏曰。奢儉皆失中也。而奢之失爲大。

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之意。便是。曰是聖人慨時俗之日非不得已而寓教弊之意。作不得損過就中看。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從君子學。問中看來。方是儒者氣象。

朱子或問小註

李

問集註。循理役物一段。曰循理役物。正是蕩蕩源頭。徐思。顧曰。胡氏云。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成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無私。而利於行。險僥倖。思秦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思得患失。所以憂戚。說得有分曉。○呂晚邨曰。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若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文下長戚戚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按長字雖似對坦字。不過畢竟是相照會。文法若以長戚戚爲坦字之反。則朱子此條。何不以坦戚對舉。而以蕩蕩對舉乎。故知晚邨之說。不可易也。

子溫而厲章

這章書。見聖人顏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不本於中和。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原便有威底意思。不枉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

主厲不猛。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且看聖人成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足。

謝氏曰。如伯夷柳下惠。猶在兩偏。下惠則溫。勝厲而夷則厲。勝溫。

伊川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尹氏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爲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至。不思不勉。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李

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中看出。然却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也。不可折開看。溫以色言。威與恭皆以身言。註全體句。是說德性之備。陰陽句。是說氣質之不偏。德性以

理言。氣質以氣言。全體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虧也。陰陽合德。氣質之和。而不偏也。必陰陽合德。則德性無虧。而見於容貌者。亦中和矣。溫也不猛也。安也有春夏氣象。厲陽厲也。威也。恭也有秋冬氣象。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粗

根之說。又是一般道理。三而字。是并合語。非轉換語。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曰。耳。

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

伊川曰。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脫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便有許多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

朱子或問小註

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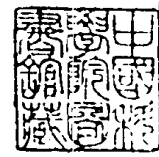
李

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泰伯第八

泰伯共可謂至德章



這章書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三讓所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

按此條云。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蓋泰伯原為不從太王剪商之志而去。若使得稱在泰伯。則失名必在太王。故曰。民共述。又曰。事難處。并非讓周之說。學者切勿莫銘鑒。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于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

朱子或問小註 泰伯

此條當合看
條未條添看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皮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人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則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

黃際飛曰。此條說泰伯不從。何等直截。至謂周得天下與泰伯初來。思量正相反。則其初心絕無以天下讓周之意。可知。按此條云。且皮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此與集註足以知諸侯有天下之說不合。當是朱

子剛訂舊刻。一時未到。處蓋使泰伯因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故掉了去。則三讓身分便減了。從第七條仍用王元澤之說。可見集註夫以泰伯之德。三句即是本之。王元澤此說。則氏據以為說。而或問所不取者。也。即此亦見得今本集註是後來改定的。又須知王謝之意。言泰伯能有天下。而以之讓周。集註用以為說。則謂泰伯能有天下。而以之讓商。但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之由。如此。曰。若措本說。不應下寔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寔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事變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從平平正正處看。

玩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云云。亦可知集註專主讓商。其會衆說而折其衷。以此故也。奈何生集註之後。偏不信及。
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于三。則其讓誠矣。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範。一辭以天下讓。則其所

陳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謙非有
爲名之累矣此其所以爲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太王有
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
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于讓國而爲之
則亦過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
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問利
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
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
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

朱子或問小註

三

或問主讓國與集註不合蓋朱子但採此一段以明太
王之微立賢子聖孫非私意亦可想見對酌處故楊氏
之說即第三條所謂至周有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也
莫因此便要兼讓周說
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以國讓季歷實以天下讓
于商云耳
周未有天下而曰三以天下讓以彼其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亦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太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
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
說一過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
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于二者中須
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
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
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愛承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
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夷齊諫武王不信使休泰伯不從太王剪商却是一家內
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

此即謂類集註未分曉一條蓋舊本集註云其心即
夷齊之心猶恐人疑是說誤因事故語誤爲未分曉
今本集註又加扣馬二字則無可疑矣今人尚有引語
類以辨集註者誤矣看此條則去語無所自何等精細
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
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
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
朱子或問小註

四

疑此時去也
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
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
于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
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
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民其迹意不可
全重在民其迹上若重在民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
去矣

此與首條俱已見于案引不知案引從何處見之而
之而忘其出自朱子致後來注武王亦誤認作案引云
云然武王所辨泰伯當其迹文王不必民其迹亦在
有理泰看最妙
徐思曠曰此章以天下讓商是始于朱子前此明道伊
川及程門諸先生皆以讓周育自宜闡發其心即扣馬

之心而事之難處又有甚焉者二句大全劉熊氏二
已與註背後又載雙峯新安皆主讓周乃謙仁山遠王
魯齋之言而疑其詞是明與朱子反也總之天下事從
天理起見則則聖人心事皆光明洞達如青天白日從人
欲起見則則成敗得失人謀見不到得三代聖人極經
處未免滿眼荆棘必須曉得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理
二者並行不悖方知天下只有一是原無所用其疑也
○余謂朱子初說亦主讓周後求乃主說商視或問與
集注便見後人不歷考朱子之說但橫據大全于胸中
或翻案讓周或駁讓周紛紛聚訟此徐思職所謂明
見其惑之甚矣

恭而無禮則勞章

禮只是理合當恁地便恁地若合當恭而後恭則不勞下
傲此

朱子或問小註

呂氏曰禮所以節文也恭無節文則罷于我物慎無節文
則畏而大畏旁無節文則暴而上人直無節文則切而賊
恩

朱子或問小註

恭者禮也恭慎勇直必中于理則不過矣恭而無

五

禮則已早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勇而無禮則犯上
故亂直而無禮則討故殺四者皆德也苟無禮以節之則
為害治身者豈不以禮為急也
伊川解曰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
勇而無禮則不顧故殺
直而無禮則討故殺

後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朱子或問小註

徐思職曰看朱只是前一箇字如恭者此子便不是慶源
云恭慎者德也勇直則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
為之節文則過而為
四者之弊此語極當

君子篤于親章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而樂于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范氏曰君子不遺故舊豈獨私其人哉所以使民忠歸厚
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樂一人而天下莫不愛於天下
知其要

問集註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

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慈不勞不亂不絞與興
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

朱子或問小註

橫渠道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
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就他說人能篤于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
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于勞謹

朱子或問小註

慎必不至于畏縮勇直處亦不至于失節若不知先後要
做便做更不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事

朱子或問小註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曾子一生學問莫重于守身這箇身直是頃刻不可不戒
謹恐懼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畧不檢
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朱子或問小註

水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此乃敬之意此心
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癢則驟然而醒

朱子或問小註

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于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朱子或問小註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楊氏曰其言也
善反本故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

朱子或問小註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
如簞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勤

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侶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寔也。正顏色便須近寔。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字。因曰。不意孟敬子當時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處。格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開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子或問小

卷七

七

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于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簋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寔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于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寔効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吳瑞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朱子或問小

卷八

八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寔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于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簋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簋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爲輕耳。今人于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于已身都不照管于大體上欠缺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簋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

問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寔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効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開字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

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

解

或問曾子三言其爲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寔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寔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爲君子于是持養既久而熟。時而益背不待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簞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

朱子或問小註

九

九

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于上末在于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于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屑屑于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

解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使自能遠暴慢一正顏色使自能近信所以爲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

解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辭氣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

解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理會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箇遠虛爲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

朱子或問小註

十

十

緣是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內定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僞不得。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爲得入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寔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于此者皆平日工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捏合簞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爲之如有關雉麟趾之意便可行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幾之應以簞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爲有以煩碎爲務者。

解

顏色出辭氣。須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方有如此效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自然意思。

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爲君子之所貴。便見敬子之不可不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說。

涵養莊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效驗。動容貌若非

涵養有素。安能便遠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能便近

信。信是信寔。表裏如一。色有色。而內莊者。色莊者。色取

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寔。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者是著力

朱子或問小註 泰伯 上

之詞否。曰。亦著力不得。若不到近寔處。正其顏色。但見作

偽而已。問遠字之義如何。曰。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問正

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這

也是對上遠字說。

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前章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

倍近信。皆是自己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

顏色。自有箇誠寔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修身之

要。爲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

者而言。又問三者固是效驗處。然下知于何處用工。曰。只

平日涵養便是。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

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

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

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

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寔背于理者。

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問謝氏就正動出三字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要緊處皆

在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

慢。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

朱子或問小註 泰伯 上

工地步也。曰。是如此。

暴慢的是大故。籠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恁

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

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

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

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

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

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

斷。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于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

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蠶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
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挹之不濁。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
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伊川語錄曰。犯而不
校。校則私。非樂

天也。犯有當報者。則
則是循理而已。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

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龍

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註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

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

我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了。

朱子或問小註

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并前五

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

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幾於無我。詳見前條。

問從事於斯。是着力否。曰。若是着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

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

着力也。

或問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間。一知十。曾子力

行。故又見其如此。如何。曰。卽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

善也。

或問

有若無二句。自當依家引分承上二句。觀朱子不另
釋。有若無。若虛。可見周季侯曰。若無若虛。心事無可
擬。此曾子最善形容處。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受人

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

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

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

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寄託之事。雖

死也濟不得甚事。

問託孤寄命。難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

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

朱子或問小註

得大底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

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

國有長君而爲之輔。未見其難。託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

共之。未見其難。寄命方難。平時託孤寄命。猶未見其難。至

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方見其難。末二句總承上三

句來。言才節兼全如此。則是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

德之守。以彰信乎其爲君子也。上句抑揚以起。下句莫認

作上句是疑詞。

上二句是才。下一句是節。不可奪。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成敗利鈍。非逆睹也。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

若論文勢。却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一句爲重。然而須是有

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

刑訂

或問楊氏之說曰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不能故設爲答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一立其流之弊將有排死節而賤正直之意非小失也

訂

訂疑曰曾子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言此孟子謂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信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這章書曾子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仁字雖一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爲士所以當體仁惟士當體仁所以要弘毅也弘毅有寔理是行仁底力量不

朱子或問小註

朱伯

七

是泛說心體莫便認作仁字乃是求仁操功所在不弘毅有寔病任重與道遠又各有寔義

弘毅得於天性之本然後來有學有守總還復得弘毅之本量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正如執德不弘便是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做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爲是凡他人之言便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樣就執已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

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

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

開題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輒捺衆理方得

開題

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

開題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

開題

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

開題

朱伯

大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弘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

開題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着得道理也着得多人物也着得多若着得這一箇着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着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非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着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

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

問弘毅是爲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驚覺那不如更那裏別尋箇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箇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要弘便

朱子或問小註

朱伯

五

弘毅便毅
仁以爲己任四句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模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寔去驗而行之方知

此章仁字要認得真弘毅所以體仁要得清弘毅有實理不弘不毅有實病不弘不毅說發下教弘也到不得頭文勢是下層解上層注意說在開口一士字讀此實理見字字有落後人紛紛說語不是有病病便是無斤兩以後惟大全覺軒蔡氏之說最好水之疑知集注論爲仁工夫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即是從此章弘毅二字看出

與於詩章

此章有功效次第直從積累後涵養得來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尤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

朱子或問小註

朱伯

五

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是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効反在詩禮之後也

國圖

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

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宗廟朝廷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開。如人唱歌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語類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語類到得成於樂。自不消恁地淺說。成於樂是大段極至。語類朱子或問小註。泰伯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入規矩。使心細而不寬。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語類呂晚村曰。古人自小學之時。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是而興。而立而成就。義不難其得力。何從得。百花香蜜。之後幾不辨。何物然細為之分。出其色香甘味。當必有所屬也。聖人如此。指點正欲使人之為詩禮樂者。當得其精義之所在。年久又曰。此三於字與志道章相似。而定不同。彼於字是着力字。精上一字。詩此於字是指點字。精下一字。讀彼以工夫言。此以功效言。黃際飛曰。詩禮樂各有體有用。集注皆用兩層分疏。言易知以上。是詩之體。感易人。以上。是禮之體。故學者以下。乃解所以能成之故。學者以下。乃正解所以能成之故。故學者以下。乃正解所以能成之故。故學者以下。乃正解所以能成之故。

民可使由之章

或問此章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

緣上門又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到得如此。語類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語類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為當然。然可使不可使。原從民情上見。聖人因勢利導。寔是三代朱子或問小註。泰伯以前治民作用。語類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彜。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之知。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伊川曰。民可使由是道。而不能使之知也。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或問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民知之否。曰。非也。謂不可使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比屋可封也。

不可故也。但能使天下由之。天下夫欲使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

好勇疾貧章

此章宜照春秋時發。將每上句攝取亂字意。寔寔透發。則下句一跌便醒。二亂也。句皆是反說之意。蓋此是尋討箇亂之根源。不是直說其所為亂也。若用意不當。則非反說矣。

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可不思制其性。厚其生乎。

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

伊川曰。好勇而不安其分。項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亂也。范氏曰。君子義以為上。勇不可好也。有者天之所命。不可

朱子或問小註

秦伯

重

疾也。好勇而不安命。未有不為非者也。天下之惡。惟自暴自棄者不可與善也。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彼教之。教之不改。則誅之。四凶是也。無家室之心。而未嘗疾惡。而天下之亂。皆是以。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則氏曰。好勇則宜小。有才至於疾貧。則必用其才。不仁為可。於至於疾之。已甚。則絕其勸勉愧耻之心。矣。故必至于亂。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這章書甚言驕吝之不可。不是戒人不可恃才也。蓋聖人當日原不為才言。提出驕吝於才外。纔見甚言不可之意。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是只吝於財。凡吝於事吝於

為善皆是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

聖人只是平說。

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便連他才美功業都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所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困。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

或問驕吝之說。

曰。程子至矣。已見集注。又或問驕吝言大。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足。然則不驕。則不吝。如何。曰。若人只為小使驕。也。化則不吝。化然高。不吝。不足以言之。諸

朱子或問小註

秦伯

重

說不同。然皆足以有警。范氏曰。驕則不取於人。吝則不以與人。及人驕與吝。損德之大者也。故其餘皆不足觀。以周公之才。猶如此。況其下者乎。曰。驕則不取於人。吝則不以與人。不欲人共利。其志已入。不仁。雖才如周公。適以長其不苦而已。謝曰。不能忘。或曰。驕不能忘。物故各有才。而驕且各者。功業蓋世。容自足。然必無公天下之心。不歸于小人。揚曰。驕則高而危。吝則卑而困。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若夫有周公之德。則驕吝自無。才美不足觀也。此尹曰。其為人。也。驕吝雖有。才美如周公。亦不足觀也。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曰。周公以叔父之位。上宰。握髮吐哺。唯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生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徐思職曰。

語類只講驕吝。可知不為才言。才乃假設之詞耳。案引始帶定才字。便粘滯。竟專為才言矣。

三年學章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

不易得者歎美之辭

篤信好學章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常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十有闕焉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秦伯

姜

伊川語錄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謂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性。卒之味。君子曾幸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寔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

楊氏

尹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去之矣。或見或隱。皆適其時而已。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若夫聖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其出處去就。有不待見者。

天下有道。則見。當合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發。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就君子看。

兩耻也。乃鞭迫上節兩則耳。

楊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

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雖之。

徐思職曰。勿軒云。學者必須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于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做一串看。亦有把握。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莊甫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朱子或問小註

秦伯

姜

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或問在位謀政。職分之所當然。若有踰限之心。便是不安其所守。

師學之始章

橫渠曰。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問閔。雅之亂。何謂樂卒章。曰自閔。雅之亂。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

或問閔。雅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閔。雅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范氏曰。則道衰。樂廢。太師學始治。閔。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治國以禮樂為急。若由此以正之。卑而錯之。無

難矣而不能終也是以記之。

徐思誠曰：南軒云：聖人自衛反殺然後樂正。推須各得其師。師學竟傳之聲者。也說得好。○朱註發明曰：此師學在傳之時。樂如此。美盛可見。夫子正樂全歸師學。會依了作及他。去官之後。樂仍舊壞了。此夫子所以思師學也。與白敘正樂不同。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傲。聖賢宜立。何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恠恠。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論語

伊川曰：狂則必直。偏則必愚。恠恠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偽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范氏曰：狂者進取則宜。信則宜。信則宜。恠恠者。誠意則宜。信此學之實也。反是則為無常。必有所陷溺。其心故曰吾不知之矣。楊氏曰：狂則肆。故宜直。偏則無異適。故宜愚。恠恠則無險。朱子或問小註。泰伯。三。

誠哉宜信反是則失常矣。非所知也。

學如不及章

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之心。

呂晚村曰：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纔緊一。張耳。其精勤是生。恐慢惟其恐。慢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起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奈何。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伊川解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

知。伏云：商者。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才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有分上句。屬攻下句。屬心。又有專指心說者。殊不知白文。學字是言用功。如字。恐字。俱是言用心。蓋用功。當如此用心。用心。即在用功處。見。謬說紛紛。總是不曾涵泳白文來。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章

這章書要看出聖人切已分量。

舜禹與天下不相閑。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的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正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

論語

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魏朱子或問小註。泰伯。

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

章句釋極高明。而目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即是此意。

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

論不以位為樂。恐不特舜禹為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言。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已底事言之。

徐思誠曰：朱子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便知兩聖人自有切已底事。看飯糗茹草。及菲飲食兩章。所謂大行不貳窮居不損聖人之天常定。

窮居不損聖人之天常定。

大哉堯之爲君章

此章總以德之大爲主而業之大處正是德之大處按章法惟大哉句是實下皆承此句而形容其大非上虛下寔也德之廣大承則天來則天乃其德之大處無名是其德化廣遠惟廣大故無名非無名乃廣大也成功文章舉其可見者而不可見者益見首節是一氣直下作不得轉語蕩蕩乎一句自是廣遠體段故其德之廣遠故字是找足語無能名非幽深不可測以其德之廣遠不能以一端名耳至其成功文章魏乎煥乎之盛直從前後帝王治道看出已非凡君之成功文章可比而堯之德尚不盡此集註特下此爾二字仍歸到無能名非以此爲可名也仍是無

朱子或問小註

堯

名圓足語不是無名外添補語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後節言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魏魏之成功可見又有煥

乎之文章可觀

明道曰成功文章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

成功文章自應照事業禮樂政刑上講

請至此章請說紛紛其不勝辨亦不必辨矣

舜有臣五人章

此章大旨是才難重五人十人不重舜武也須知五人十人是主舜武是賓九人是主五人十人是發端看才難二

字聖人眼界甚濶不其然乎確指十人而言難字意在

二句上二句是極言周才之盛欲言其難而先言其盛乃

所以引起末二句耳但唐虞二句須包括看蓋聖人眼底

直是把千古帝王通盤打美方下此語言只有唐虞之際

盛於周耳不是只將兩朝比較也有婦人焉須從十人中

扣出婦人又要步步迴顧才難映起九人

尹氏曰舜與武王得人如此孔子歎其才難謂才難得也

問才者德之用曰這一句是統會下節意

按才者德之用德即指有才之人而言西山真氏所謂

才有與德合言者是也若依此條則才指臣德指君用

字亦不對德而言直作舉用看矣竊疑集註尚有勝于

分以下別爲一章之說何緣把這一句統會下節畢竟

德之用德字粘周之德德字不上當是一時之見非定

論也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集註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

句閣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

末一節要領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乃

實事非臆說也看孟津會者八百非有一而何汝墳之什

固服事明驗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

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候自歸之或問此

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敗黎等事又

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剪商都是他子孫

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素伯不從是不

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

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問。玩文氣。當是

然之問。二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設裁放

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武好也不得。如

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

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埋會。且存放那裏。

胡氏曰。孔子初武王問。公善。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盛文

王受命作周。天統未集。武王嗣焉。西伯又十三年。而討紂

不悅。子是武王。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

此文武之宜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于伐紂。獨武王行

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如

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

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

曰。文王之德。以白之手。誠使文王無廣周于天下之心。曷

不專守分也。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勳。莫非天理當

文王時。商曆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

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

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禹吾無間然章

此章首一句。自應從籠統中說來。中三句子。偶舉數事中。

現出大禹全身。量末句。寔從三句推勘而出。無間。直有

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宜。而字正是。間字。豐儉

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

矣。然以鯀功不述。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

至。豐享祀。華服見。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滿。則以終其事也。

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而

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哀。情則終身

不仕。然禹之勤。儉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

矣。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洪氏曰。紂周之

者。皆極矣。天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然夫子亦

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聖者之宗。禹異矣。然夫子亦

稱其寔而已。未必真為此也。

徐思聰曰。無間然。是盡頭。不是原頭。兼飲食三句。不是

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這俱在事迹上論。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論語下問小註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此章書理只在罕言二字。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糟的事物。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經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經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

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髮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

朱子曰。愛人以德。論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蓋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吾之無益。故不以言仁。仁大而難名人矣。或問小註。子罕。

朱子曰。及故言之。亦解。楊氏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而後可以與言仁。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也。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為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

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

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夫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重了。**語類**

達巷黨人曰章

這章書問人舉已而承之以謙。自是大旨。有作攸文刺譏。作示訓門弟子。總不是。蓋孔子大處在無名。不在博學。而謙辭不居無名。并不敢當博學也。若以謙辭混過。失却身分。越辜負深衷矣。

孔子大處在無名。不在博學。此自朱子看孔子則然。非黨人原有此見識也。觀下二條便見。

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之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

朱子或問小註

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執而成名。則吾將執

御矣

伊川曰。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不知聖人也。或問此章之指。曰。黨人之意。程子盡之矣。尹氏所謂慕聖人而不知者。范呂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蓋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孔子答辭。如程子之說。則亦微著黨人之不知已者。恐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執御之意。乃安。蓋蓋嘗執御。即能辦事之意也。楊氏以爲黨人不知孔子。有一以貫之者。許黨人語意所疑未達。及此執御成名。亦與子非多學之意不同。**語類**

朱子文集李時可問。曰。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此執御。於本義。與尹氏之說。曰。吾將執

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辭。其窮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顯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獨孔子當以當執。而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則當放爲自居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即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此則內註此當爲將其初不過。則一時之誤。後遂相沿。而不辨矣。此二條將字亦然。而所謂蓋嘗執御之當字。其爲當字之訛。見易見也。

徐思職曰。黨人自來。孔子原未嘗欲夫子執。原未嘗欲夫子成名。存疑云。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御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解最細。總之。黨人所見。原非如聖人。惟其不知而聖人自謙。益見聖不自聖。一語。蓋其便涉。檢其無所成名。故不敢當博學。而欲有所執。而成名。此有疑之所以合也。

麻冕禮也章

此章聖人處世之道。總爲天地扶植綱常。兩節不宜平看。重下節爲是。上一節是興起體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知聖人命意所在。又要細按語意。抑揚處。吾從衆。見得吾豈樂

朱子或問小註

於達衆者。蓋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關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

伊川曰。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手。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所爲。或從之。或違之。唯其是而已矣。以衆人之道。若爲君子之非也。以衆人之俗。而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爲君子之非也。以衆人之俗。而違之。亦非也。而可從。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

徐思職曰。本無深意。看來似詩經中反興。禮與兩下對看。自然重下節。乎看非是。但謂聖人不得已於流俗中。強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興起之法。以禮樂中人則非也。此亦蘇氏經論之意。要之制度文爲。原可損益。三綱五常。斷不可假聖人總爲天地扶植綱常耳。

子絕四章

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云爾。絕四。是徹上徹下。

伊川曰。毋非禁止之詞。聖人絕此四者。何則。禁止意與我相近。則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

論語 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為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以為自始學至成德。其說亦然耳。張子前四條皆善。而所謂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五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繫其旨尤精。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朱註。發明曰。四者之無。在事前。事後。勘出。若僅以無私。心。了之。便只說得絕一而已。且與無意二字。分不。清。楊氏曰。無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非習足以知聖人。詳觀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此章聖人天理之純。黃際飛曰。若寫聖人正面。只是赤骨立。天理流行。不可。以四者言。四者是常人。聖人反而寫聖人正面也。

晚邨云。聖人難形容。記者。時出反証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演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並不會有。絕四件事也。四者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等次亦多。必推到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子畏於匡章

此章聖人以天自信。實以道自信也。此身之存亡。係道統之興衰。則外患不足動其心。可知矣。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為將行之萬世。而不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太

此是夫子剛定。信條。未有成書之時。故以斯文自信。見天之必不使文之及吾身。而無傳也。與桓魋章。微與者。固人之手。同是言天。而各有攸當如此。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地

謝氏所記云。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衰。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能命。

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

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孔氏馬氏舊說蓋以將喪未喪相因而爲已決之辭也。精義諸說則以爲相對而未定之辭也。從馬氏則後死者乃孔子之自名。從程子則後死者當從吳氏爲後我而死者。然以文義推之恐當如馬氏孔氏之說。刪訂或問聖人自做着天之說如何。刪訂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時。舍我其誰乎。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我。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賢之言。氣象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夫與天爲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爲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爲是言則不可。刪訂

大宰問於子貢章

大宰意夫子正以多能爲聖耳。語語似解又似癡。若竟作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七

癡語。又與聖字粘合不上。聖自主德言。子貢看聖字。直是看到生知安行地位。以夫子固生知而又好學者也。多能自是聖人之才。夫子不在多能。但多能亦是聖中事。與聖無不通。一句相合。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

夫子不自以爲聖而自以爲多能。謙也。聖人於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故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然而多能非所以率人。稱君子總是謙之之詞。君子多乎哉。言君子不貴多以見多之不足重耳。此一句要合君子全身。但語氣甚急。苦轉身不得。須教到底不說盡。無令走却語氣也。不多也。多能不害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必多能。此一節夫子爲子貢天縱言。不是爲大宰言也。末節以其語近少賤多能。故引

而證之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保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語類

問太宰初以多能爲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夫子問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刪訂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八

頭說朱子云煞有曲折意思。說却云太宰知我乎。正是少說。幸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數。以絕流弊。曲折甚多。持說太宰知我句。竟便謂曰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無曲折。理亦失矣。又看煞末句。將多能等語說透。則上曲折神理亦失矣。最說得朱子意思出。又存疑云。賜也非知我。太宰知我乎。衆引云。衆出君子字。更避聖字也。亦見此意。尹氏曰君子固有多能者矣。而其所爲君子者。在乎明道。不在乎多能也。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闊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

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藝之可見矣

矣子或問小謹

九

吾有知乎哉章

此章主誨人一邊講當時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謙言已無知識而告人雖至愚不敢不盡非謂一無所知也與辭聖仁而居為誨一意聖人謙辭亦是兩層單看不得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言不是自責自勉也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滿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空空蓋指鄙夫而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舉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

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又別須是看他語脉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詞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慙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

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

朱子或問小謹

十

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指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大小無不兼舉

朱子或問曰兩端猶云兩頭與中庸有別彼是衆論不問之極致此則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皆問中道理自具也按朱子雖云兩端只一般然其實也有分別向來論此者多要不如朱註發明之明白

鳳鳥不至章

此夫子與懷古治宛如詩經中比體將盛衰之際兩下對看而賓主自明主在章句之上賓中主也賓在章句之內

主中賓也。

伊川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皆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尹氏曰：孔子傷天下無道，其不見伏羲堯舜之治也，故曰吾已矣夫。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謙，不得。謂類

子見齊衰者章

此章見聖人誠心應物，自然中禮之意。聖人受敬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惟其至誠，故內外皆如此。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替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士

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替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謂類

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替者是敬心生於憫。謂類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出而後謂之哀矜也。謂類

楊氏以凡此皆自盡而非為人者亦得之，但謂所以廣愛敬者，復與此語相戾耳。至曰於替者非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過。蓋如其說，則聖人愛敬之誠心何適不然？何獨於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

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或問

家引曰：雖少必作言齊衰者，見衣裳者替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

顏淵喟然歎章

這章書要看顏子做工夫處。淺深疎密自有界限，不是歸功到聖人身上。蓋此非有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達至聖人之地耳。或問

顏淵喟然歎曰：須從學既有得中講出喟歎來。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其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三

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

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着意思，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功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處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謂類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

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謂類

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博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問顏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此小未

朱子或問小註

子字

子字

能無礙奈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弗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

語類

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曰顏子

爲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

語類

人每於首節止作顏子嘆聖道之高妙未說到自已求道止顏子未求道則聖道高妙如何見得此益欲近禪學者流硬生顏子先迷後悟之嫌恐一語求道便似顏子走入迷途也殊不知但不可說顏子走錯了路至於尋經文之大第以立言何嫌何得又有謂顏子先迷後悟之說已遺國外與內註嘆聖道高妙不合試思顏子先迷後悟之說胡氏先難之說不而足其最明者莫如胡氏問曰章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與實高妙而苦未當功處此豈非融會內外註以爲說乎而可以外註而置之乎

朱子或問小註

子字

子字

問橫渠說顏子發數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

語類

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着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着意去學時便恭而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

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也。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焉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深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嘆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五

顏子章首四言，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問顏淵喟然歎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近傍處。

章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今程子以瞻在前，忽在後爲過不及，恐其未然而約字之義未安。則前已辨之矣。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

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其次第。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六

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條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得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了。

此一節須切顏子之學。首二句亦不宜畧。卓爾末由不作兩層。

如有所立卓爾。非高堅前後比也。正是所見益親。益猶云其也。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

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啟發顏

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今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

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自往不得。及夫能竭吾才。如

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

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

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關題

問集註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有所立卓爾

向前始得。關題

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間處。此是學之所至。正孔子顏子兩下分合處。

末由即在卓爾裏看。非有兩境。

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

初間用許多養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投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母訓我不用力。我更着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不見得。關題

子疾病章

這章書要曉得不當有家臣。與曉以不必然之故。確是正旨。

久矣由之行詐。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關題

朱子或問小註。子罕

問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其平日強

其所不知。以爲知。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懼之難。是至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關題

謝氏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使其實有臣夫子。猶不如焉。况無臣而爲有臣乎。

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

透。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關題

楊氏曰孔子之無臣。人之所知不可欺也。無臣而爲有臣。是欺天而已。其可欺乎。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夫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放也。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然歸已。以爲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

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日
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
以病而情也

有美玉於斯章

此章白當就聖人看出無意無必微權子貢以孔子有道
不仕故設此問兩下當含而不露行藏乃出處兩途待字
在聖人自當合用行令藏無所係緊處看聖人身分因非
俗下所知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
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范氏說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爲是孟子還不是
孔子身分謝氏道大莫容之論蓋原於史記亦其好高之

朱子或問小註

子貢

先

過若楊氏所謂取賤之道則君子初不爲此而後不行也

况聖人乎

或問

子欲居九夷章

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
發此嘆非戲言也

或問

問九夷尙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
人之化但時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文集

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
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徐思職曰此是聖人不答自己心腸並不是憤懣意思
諸說皆無異解獨存疑莫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隨之
遇海島之君之

吾自衛反魯章

此章須從殘缺失次講入方是晚年釐正遺文之意得所
原有實際勿泛看

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衰以大雅爲文王蓋以正
變爲小大也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
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
各得其所

楊氏曰周之衰禮樂雖壞亡而魯猶足徵也故自衛反魯
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侯氏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盡在魯矣齊桓問高子曰魯
可取乎曰未可取也猶秉周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
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周旋天下知道之卒不行也於是
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尹氏曰魯哀公之十一年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刪詩正樂
反魯之年而後治成也

如楊侯之說則正樂之事在魯已足何必言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可知自衛反魯有多少參互考訂工夫在又
樂不正侯氏止言殘缺洪氏止言失次集註兼用之故
於此又云須從殘缺失次講入方是晚年釐正遺文之

朱子或問小註

子貢

子

意可見參攷楊侯尹洪四家不過節取至於集註起語
詩樂平說從順辭耳不料後人遂認爲刪詩正樂戲然
兩項也試問刪雅頌非詩耶刪雅頌之節洋洋盈耳何以
之樂正耶而於雅頌得所爲樂正何疑得所實際有
義理有音節有器律有節章樂其可知師學之始二章
以音節言止是此章得所中一項此章得所須以義理
爲經而以數者緯之方合觀三家歌雅夫子刪其義取
樂正之後諸伶人論河海以去及齊武子不答形弓
湛露珍叔不拜三夏文王可証也所謂看書要從大處
着眼是也居晚邨曰聖人正樂有義有教講家徒殺音
節篇章是有數無義非聖
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出則事公卿章

此章須得越平常越細密大旨不止自然一意也聖人何
事不自然

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
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恭德知雖高然踐履却

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子在川上章

此是見川流因嘆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譬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

斯字指水逝者指道。

語類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

問註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朱子或問小註

子

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因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問註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爲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爲體。是與那道爲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

事與那道爲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間時好玩味。

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人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爲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

朱子或問小註

子

體也。問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爲體。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息。至皆與道爲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爲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因是無窮。然須看因其意地。無窮有見得所以

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范氏曰：『學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皆棄。聖人欲人之進，不欲人之止，其進也雖微，必與之共止也。雖大必棄之。』

語之而不惰章

此章重在力行邊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

語類

伊川曰：『語之而不惰，故不惰言好學也。』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明道曰：『顏子之惰，不惰者誠也。』

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欲罷不能，皆是

朱子或問小註：『子罕章』

其不惰處

子謂顏淵曰：『章』

此正言其方進而未已之意，止特謂惰而不進耳。如橫渠

之說，以爲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

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

就結裏處，必大段可觀。

此條亦猶橫渠之說，非正旨。

苗而不秀章

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此，要得中重鞭策之意。兩有以夫。

嘆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

尹氏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然苗必至於實，而後可謂子之於學，亦必至於成，而後不實者有之。然

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矣。』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語類

徐思贍曰：『大全所載南軒之說，舍而不振，振而助長，乃本於楊氏。朱子所謂以孟子宋人之警言之，其文甚矣。』

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之時。年二十以孝聞，顏子十

八，天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楊子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元之象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元之象也。後生之學者，猶之冬至及夜半以後也。既壯而無聞焉，猶之夏至及日中以後也。』

朱子或問小註：『子罕章』

呂氏曰：『四十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

范呂尹氏得之楊氏，聖人與人爲善，又惡其怠而止，故抑

揚其詞如此，亦有功。

焉知句，是言將來積學之所成就，得如今日之所期望也。

有限，他不得意，此正足上可畏意。無聞言，不以善聞，重道

明德，立上不重名譽，玩末句亦字正與首句相應。蓋後生

之可畏，正以其能積學而有聞也。若至老而無聞，則向之

可畏者，亦不足畏矣。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底境界。如

何可怠惰？有今後生惕然知警意。

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困勉錄曰：『註中我字，從白文

畏字生出，看書妙甚。』按焉知句，集註云：『焉知將來不

如我之今日？』此條言將來積學之所成就，得如今日之

得與集註無異。疎矣。又按此條今字。亦是。指我。便以。我今日所期望於後生。為說。與集註。即。以我之今日。對。後生。來。日。不。同。若。王陽明。謂。來。字。今。字。俱。指。後。生。則。後。生。今。日。怎。見。得。可。畏。其。不。如。集。註。顯。而。易。辨。者。也。

法語之言章

此章上半截。須重講從釋。以為下轉語地。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語類

謝氏曰。以其罪言。故必說。以其法言。故必從說。而從特入。手耳。也。至說而釋。從而改。然後有諸已。尹氏曰。法言。言者。正言也。罪言。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肯其言。不若遂改其言。言者。正言也。罪言。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肯其言。不若遂改其言。言者。正言也。罪言。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肯其言。不若遂改其言。

言者。正言也。罪言。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肯其言。不若遂改其言。

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

語類

三軍可奪帥章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子罕

此只要人立志耳。其理即孟子生亦我所欲章大意。匹夫二字對三軍言。不對學士大夫言。奪字。仍是對三軍看。天下大任。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可以大有為於天下。要之志不恃智慧。而非學問亦不能立志。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

衣敝緼袍章

此是形容子路高明勇決身分。下節又另是一意。須曉得註中美子路一語。與下節沒交涉。

衣敝緼袍也。有一等人資質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得。

衣敝緼袍。正須極狀寒苦羞澁之態。又要映得下不耻意。起與衣狐貉者立。把與立者身分。擡高一層。則耻字心事。越細一層。方合子路。方合夫子看子路。

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語類

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嫉妬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

語類

問子路終身誦之。以下文玩之。當是。曰。是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子罕

子罕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曰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於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

語類

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便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詭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其進德惜乎不能克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

歲寒章

欲學者必周於德。自是勉厲君子。謝氏這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

松栢之後彫誰不知之。舉似凡木使皆不自菲薄耳。

謝氏欲學者必周於德得此條更明紛紛嘆後知只是

一篇感士不遇賦與題旨豈有關係

朱子或問小注

子罕

這章書要照學之序各還出成德身分來。所重自在上截。下截須合註中足以二字道理。知仁勇即天下之達德。憂惑懼皆是聖賢學問中事。註中理字道義字有一毫人欲未淨必不能到此地步。

索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爲進學之人最得此章之旨。

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愛知者所見明白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

次第須依集註莫便以此條爲次第。

問集註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曰是勇是持守堅固。

按伊川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知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則此條集註二字當是伊川二字之訛。抑或者舊本集註未用伊川說。今本集註又是後來改定底。

謝氏曰。天下之事若一二本無可感。察理不盡可感。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自其無往而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

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攷頭換面而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

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

朱子或問小注

子罕

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可與共學章

這章書都從上截看出實境。三未可與。原從三可與生來。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

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剛或問可與立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剛

問可與權曰。權是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剛

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朱子或問小註

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伊川嘗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剛

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一滾來滾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剛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剛

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密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權。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剛

讀集註或問語類知經權之辨。朱子較程子更精。信乎其能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周也。然朱子亦是從程子權是經所不及一語勘出。故於此條又取其說而發明之。剛

唐棣之華章。此章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偏反兩字。有默契天眞之意。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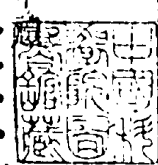
朱子或問小註。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相干。剛

集註所謂借其言而反之者。讀此益明。人纏繞詩字。自謂有致。不知已全失借字之義矣。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剛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鄉黨第十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如言燕居申中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裡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逆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也

問看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看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註中

朱子或問小註

鄉黨

伊川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其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孔子於鄉黨第一節

這章書合兩節看方見聖人全體孔子於鄉黨照下是其大旨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如何是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

言唯謹

范氏曰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至于宗廟朝廷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也言不可以不明謹

或問恂恂或以為誠信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

侯氏曰宗廟朝廷則嚴而明辨故便言唯謹

朝與下大夫言第二節

看鄉黨一篇須是想像他恂恂是如何問問是如何不可一滾看

或問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由卑以及尊也

朱子或問小註

鄉黨

太全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夫三卿下大夫五

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

問註云侃侃剛直問問是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

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

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沫泗之間斷斷如也當周道盛時班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尙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乎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

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侃正色問問是和悅而評此
意思甚好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諱又不失自宗義理之
正

後漢書云問問衍衍得禮之容寢嘿邪心非朝廷福其意
亦以爲爭辨剛直爲是而有此言但侃侃誤作衍耳
范氏曰君視朝則極其恭敬故踞踞如也夫恭而過則勞
與與者無過與不及皆中節也
或問踞踞尹義如何尹氏曰踞踞曰此未及夫行也又問
與與二義如何范氏曰與與者無過不及皆中節也尹氏
曰與與者無過不及皆中節也

君召使擯第三節

這章書記聖人爲君擯相之容須說得曲而盡容字勿泛
朱子或問小註
看思當日夫子一節一節做出來無不中禮描寫得全神
活現則容字方不落空

楊氏曰色勃如也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
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退是禮如也退也揖
所與立左右手而問向也衣前後袂如也進退如也其容修
飾也賓不顧而後禮成而君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
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其繁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
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
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說又交過末介傳中介
直至賓之上介方問之賓

范氏曰君召而使之擯
必變色者尊君命也
勃色變也蹙蹙倅之貌倅如者揖左右衣之容也翼謂張

翼而翔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
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
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
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
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闕西北而介
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
於庫門之外直闕西南面注武曹云當作每擯者以次立於
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
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
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

朱子或問小註

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
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
而達于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
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
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問註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傳命
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

左右手不重重在衣前後袂如也手有左右身或爲之動
身動則衣前後不齊如揖左而身動於左則左前曳地而
右後高揖右而身動於右則右前曳地而左後高是不齊

為超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或問

問復其位。踞如也。曰。此是到末稍又結案則箇。若眾人則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則箇。

執圭第五節

這章書記聖人為君聘其容節之不同如此。分三節看。

主是通贊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

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

或問

尹氏曰。曲終其身如不勝舉。敬慎之至也。

謝氏曰。如不勝與執。皆如不克與健。虛如執。之語同。

楊氏曰。所謂執。輕如不克。重共事不敢易也。物如戰色。臨事而懼。兢兢之至也。足縮縮如有術。舉前曳踵如有節。而

不敢越也。

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邦子執玉高卑。容有倨仰。故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也。

或問

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手與心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卑不至過授。否曰得之。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

既下。則已不用執。而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于揖。故如揖下。不低于授。故如授。

或問

或問上如揖下如授。其說不同。何也。曰。儀禮有受如爭。承下如送之文。應與此同。

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帛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同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

或問

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

朱子或問小註

問有容色。曰。其誠敬發揚於外。故有容有色。

註云。有容色。和也。言和氣見於容色。猶所謂愉色也。容也。今人便以容為和。此條註更分明。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于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或問

享禮乃其君之禮物。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謂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偕于

邢君于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胡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

君子不以紺練飾第六節

總見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必為或有所不為無一而不合於禮自有與人不同者

韋氏曰紺色近于青而微黑也近于黑而微青也練色近于白而微黑也近于黑而微白也

問練以係練服練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緇為飾

朱子或問小註

九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

克上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水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

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

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騷此五方之間色也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與家後綿綌有兩說

韋氏曰綿絺所以當暑必去其表而取其絺也絺綌所以當暑必去其絺而取其綿也此說與前說不同

侯氏曰暑月尚絺見禮則進袷故必表而出之

或問表而出之舊說以為必加表而後出今說不然何也曰若知舊說則當云加表而後出不得云表而出之矣故諸家雖皆因之而范氏獨謂綿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則固已如今之說矣但其語不甚明白故不得不自為說耳

耳

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

韋氏曰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麤衣視朝之服也大夫士亦然受外朝之服也素衣麤衣視朝之服也大夫士亦然受外朝之服也

問衣羔裘而朝朝服也朝服之制何如曰朝服之制以羔裘為大故特說之也朝服之制以羔裘為大故特說之也

朱子或問小註

十

伊川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

黃衣是婚服

不讀精義所以緇衣一節之制止知有覺軒紫氏之說

而不知有伊川之說也豈知朱子原以伊川說為圓活

范氏曰衣所宜變者其色也必加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

長則不便於右袂則不嫌獨短

或問寢衣之簡何以知其錯出於此曰以必有之辭與下

章必有明衣者同知其非常日之衣矣且此章藝裘之文

本自一類而忽以此優之又似若不倫者今出之以歸於

下章則彼此皆得其適矣曰寢衣其今之被乎曰恩當意

其非被而曾氏之說亦以為然也

耳

范氏曰程頤曰此必錯簡當是齊之日必有殺矣不殺常日之殺安所以慎齊也。因言其制故曰長一身有半。

尹氏曰居家居也。亦取其遺體者也。

或問楊氏狐貉之說如何。楊氏曰狐貉不致。取其便事。居服之。曰是亦誤矣。諸侯狐裘以朝。何取於善疑哉。

去喪無所不佩。佩與經之不稱明矣。然必從左右佩用時。落想於去喪二字。始會其微。

楊氏曰凡帶必有佩。玉惟喪者故去。表則無所不佩。言無所不佩。則非特佩玉而已。蓋若鸞。鸞之類皆佩焉。

黃際飛曰集註分玉與鸞。鸞之屬作兩層說。亦有故。存疑。引玉。陳氏謂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日無所不佩。則德佩事佩果矣。

問幾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傍

朱子或問小註

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上面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幾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非帷裳辨別得帷裳不殺分明。非字自醒矣。

伊川曰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矣。

楊氏曰裳必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裳。則不殺。

羔裘元冠不以弔。范氏曰弔必變服。故吉服吉冠不以弔也。

范氏曰吉月必朝服而朝者。既告老。猶月朝于君也。月朝於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頂焉。

伊川曰孔子在魯致仕。猶月朝也。

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

之自便

讀此條須知苟有可取。朱子必兩存之。以待後人之自擇。不但集註如此。鳴呼。至矣。

齊必有明衣第七節

總見夫子謹齊之意。明衣卽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卽浴衣也。見玉藻註。

伊川曰齊必有明衣。安有欲其黑也。明衣如今涼衫之類。

問變食謂不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齊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酒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

謝氏曰齊中不欲食。食氣微飲其精。一于所爲齊者。

伊川曰齊中不欲食。食氣微飲其精。一于所爲齊者。

伊氏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變食以養氣。進坐以致思。

食不厭精第八節

朱子或問小註

此記夫子飲食之制。正是記者善於形容聖人處。

伊氏曰食飲精細。欲細非窮。上條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此條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色惡臭惡。只依証承未敗言。亦無害。失飪生熟並言。要亦生而不熟耳。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天時未足也。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終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

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而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
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
剝到許多皮。慙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
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自已便了。是非非一向都沒分
別。如鼓澤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
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論語

謝氏曰。食積而飽。至失任不食。第口腹之欲。若或食焉。
尹氏曰。飽後復飽。則胃氣變也。肉臭曰敗。魚曰腐。皆此
也。其任謂失生熟之節也。新解。體雖有定。教隨時而變。
各有其宜。故剝不正。不得其齊。皆所不食。

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何不從也。曰。食
以飢飽爲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
不食。自不待言。若朝而有故。乃終朝不食。以俟日中。則非

朱子或問小註

十三

循理者之所爲矣。惟胡氏以爲王制所謂五穀未成。果實
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爵養強熟之類。最爲得之。國朝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曰
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
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正如不

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
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國朝

或問割不正不食。奈何。曰。范氏得之矣。范氏曰。此不必齊。
也。凡食皆如是。我
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
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不爲。可知矣。不
得其醬不食者。爲其不齊也。邢疏所引解析牲體禮食則
君子苟不勝雖美不食焉。然燕居私食。恐其未必爾也。國朝

割不正不食。須從註中。是次不離于正入想。

或問楊氏諸說如何。楊氏曰。色惡。若狗豚。若魚。若鳥。若口色惡。
臭惡。未必如周禮所言。但蒙魚餒肉敗而言耳。國朝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國朝
不得其醬。非如今之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
所用而不同。國朝

內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
氣。國朝

或問肉不勝食之說如何。楊氏曰。肉。天產也。食。地產也。所
勝多。不使。曰。亦未必然。但食以穀爲主。國朝

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說得之。胡氏
曰。聖

朱子或問小註

十四

飲無定量。亦無亂應。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國朝
惟酒無量。只半句須照下。不及亂講。

范氏曰。凡養體。主於穀。肉勝食氣。非其理也。飯酒無多。少
至于不亂而已。沽酒市脯。其所從來。不可得而知。故君子
不食也。不多食者。適飽而已。

或問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諸說如何。曰。范氏
所謂寧不食者。失其義也。范氏曰。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

出三日。或與敗惡之則不食。是謝楊說亦不然。祭肉與出
三日而食。則均於常饌矣。楊氏曰。祭於公。不宿。祭肉與出
三日而食。則均於常饌矣。祭于家。可以宿。肉矣。出三日。則饋
而餽。故其物不敢易也。祭于家。可以宿。肉矣。出三日。則饋
亦不食。蓋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言其
所以然者爲此耳。國朝

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或問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范氏已見集註心不他爲物之終始事而曾氏者尤約曾氏曰聖人存非言又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也

或問瓜之爲必何也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其義則諸說皆得之明道曰蔬食菜羹瓜祭先農菜羹則祭先國不食其酒食必有祭飯蔬羹則祭祭者故雖蔬食菜羹之酒必齊如也夫君子之祭必見其所也尹氏曰飲食必祭無他不我聞也徐思曰此是雜記體恰是打成一片注內一節字最宜體貼

朱子或問小章

主

席不正不坐第九節

或問席不正之說如何曰謝尹氏得之謝氏曰聖人心安不正則不處尹氏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註疏楊氏恐未然蓋曰失尊卑之序則不待聖人而不敢坐矣列女傳言古者婦人姪子寢不側坐不遑立不蹕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亦此意也

鄉人飲酒第十節

此孔子居鄉之事皆行之以敬也

鄉人飲酒之禮至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范氏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楊氏曰鄉人飲酒者出斯出矣蓋杖者未出則不敢老既出則不敢後所以事其長上當如是也

鄉人飲酒勿看做鄉飲酒禮玩下杖者出斯出矣原有一段恭敬之意在

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禮記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儺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至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

問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侯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也諸侯守一國則一

朱子或問小章

主

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

或問儺之爲禮何也曰見於周禮月令詳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朱索袞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

乃難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磬出上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又問朝服何也曰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問人於他邦第十一節

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

奔後拜

范氏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楊氏曰聖人無所不自諱雖問人于他邦如見所問者故再拜而送之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仔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或問康子饋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范氏曰見集人慎已曰既不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敢嘗在其中何耶曰吳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

朱子或問小節

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也

庭焚第十二節

或問庭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有以告者矣諸

說惟尹氏得之尹氏曰貴人賤者理當然也君子范氏每以教人為說非也聖人之動無非至教然以為是而必以教人則拘矣謝氏捐情之說楊氏未離公門侯氏禮敬之說亦皆未然也

君賜食第十三節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

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

范氏曰正席而告之者如對君也雖必執而薦之者不欲執也謝氏曰若敬君也若賜之果而後其枝况

先嘗之侯氏曰食君之尊賜也尊享君之賜故當正席以敬君之惠也然而薦之于君所以進也尹氏曰正席先嘗

以待君之惠也然而薦之于君所以進也尹氏曰正席先嘗則君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敬發也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朱子或問小節

饌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

或問侍食先飯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然亦註疏之舊也伊川曰禮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祭先

也飯而後食飲而後食於君若祭先飯恐君之客已也楊氏說則飯字當去聲讀失之矣

先進飯之序偏祭之食為先故祭先飯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曰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

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往何趾故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

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疾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床睡因君來故遷

之南屬下使以南面視已耳語類

或問舊說君視疾則遷居南屬之下如此文何所見也曰疾者雖居北屬下亦未嘗不東首此亦本其禮之當然非爲此文設也國問

范氏曰疾不能興君視之則加朝衣以見禮之宜也楊氏曰雖疾不能興亦不以衰服見君君臣之義不可以疾故廢也

尹氏曰東首君而南向也加朝服施紳如朝服以朝也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別有

尹氏曰不俟駕赴命也如父召無命之義徐思瞻曰此章書節節有君字便見處處有禮字在

朋友死第十四節

此言交朋友之義

朱子或問小章

九

問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遊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與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寢不尸第十五節

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自有常則也

或問謝說齊衰如何曰舉衰以見斬耳衰字候簡未必兼功總而言也語類

范氏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是以重記之而其文不同聖人之德有常則人見其未嘗有改故也

式函服者衰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數也子之在車中時如此

范氏曰盛饗爲已設則必勞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致哀之節也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

此曰固常常如此但亦至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風雷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

得應語類

朱子或問小章

手

升車第十六節

此升車之容也正立而下皆升車之容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問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爵式視馬尾蓋爵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或問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心也聖人則

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楊氏曰盛容周旋無適

而不中節也范氏知其非止爲惑人心則善而以爲以禮自防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語類

色斯舉矣第十七節

程子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

或問曰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

狀足以破此說矣大抵此等處必有闕文自不必強爲之

說也

時哉時哉須照註中飲啄得時四字講

徐思曠曰有新安陳氏說總是不讀或問天郭公夏五

歷來存疑四字書如此類者紫陽俱云有闕文俗解一

朱子或問小注

幸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侯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湯友信景范泰校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這章書聖人論禮樂自有定識定力看爲邦及論夏殷等

章何嘗有一字假借但每章各有所指蓋二代章是美其

文不倍章是尊王此章是損過就中不是定要抹却夏殷

夏殷之禮樂到周時未必得中況此時已不足徵自應主

周末文勝講上二句須還得的確下不得含糊語下二句

須頓得隱約下不得決絕語

朱子或問小註

十

既發明集註損過就中大意以至語氣字法無不綽

明指示至矣蓋矣後人何須置喙

集有文者也故曰君子後進之於禮樂其容

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後進之於禮樂其容

故曰如用之則存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也謂其質實則未文弊當世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

質樸故孔子欲從古人

人古人非質樸也

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

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

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止是正容謹節

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川處自不

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

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

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日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君子野人乃述時人之言耳

尹氏曰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蓋時文矣已

講此節未可使斷時人不是只據時人意說

如卽若也如用之不是設或用之承上文言時人之論如

彼若我之用之則不然用之則就日前所用言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非謂得行其

朱子或問小註

道而用之也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從先進字而節之皮肉也先進之所以當從節之筋骨也

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

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

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

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皆欲損

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

或問以夫子所以答林放之意考之則似當以程伯子謝氏或范氏楊氏說爲正如何曰彼亦以奢儉對言則儉爲本故與其過而失之奢則寧不及而失之儉則爲得其本

耳非正以儉爲法也且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

從我於陳蔡章

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也從我於陳蔡者適不至其門故言之因以第其學總要緊抱陳蔡着想蓋此數子者當時當從夫子於陳蔡者也須看得諸賢品高千古都是聖賢氣誼不類豪俠一流不重品第高下與因材而後意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

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朱子或問小註

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

者也蓋夫子放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

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

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

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

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

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

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是就
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
短於才者謂顏子

回也非助我章

顏子全是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精粗巨細淺深微顯俱
無毫髮之疑矣

橫渠曰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我得以感通其
故而達夫與回者矣范氏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
知矣子之則心悅而行之夫子所與言者皆其已知者則無所不
知也助者猶啓子也呂晚村曰無所不悅正是非助我處今人每作兩截講
便似上句貼感下句貼悅乃渾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已若
即是回之無所不悅悅乃渾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已若

朱子或問小註

孝哉閔子騫章

此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
孝也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
孝友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
徐思曠曰看胡註最有分曉若他齋慶源二說是倒說
了或問云諸說美矣而於文義皆有未協者惟胡氏為
可通乃知胡註
中原有層大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此教人以謹言也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

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謹言則行在其中范
說最分曉謂顏子

季康子問弟子章

夫子以顏子為好學蓋非克已不足以與此故問好學必
以顏回告之自閔子而下皆不與焉蓋克已之難也如是
學者知此則知所學矣楊氏深得此章之意疑楊字誤考
明道曰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其
日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
人焉一人富且貴而四人貧且賤以一人言之則不足
父母言之則美且多矣若以孔子之至德而又有子五
焉湯文武周公聖人言之天地亦云富有也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者所當知也或問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
亦須與之無害謂顏子問註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
或問各言其子之說曰此句之文惟尹氏為得之謂顏子
尹氏曰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禮之才固不可
以並顏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顏路之視顏淵也
集註胡氏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已哉確
是一章大旨

噫天喪予章

天喪予者痛道之無傳也蓋夫子之道實賴顏淵以傳今

顏淵死。則此身雖存而道已無傳。吾雖生猶死矣。故重言以致其歎息如此。

子哭之慟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于誠心哉。楊氏之說亦為過之。楊氏曰。顏淵死。夫子謂之天喪。其慟也。亦不自知。惟尹氏之言為得其平耳。至亦不自知其慟也。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蓋但言我之所以葬顏淵。不如葬鯉之得宜者。以有二三子故也。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或問。或問。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不得視猶子者如何。曰。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或問。或問。

季路問事鬼神章

此章事鬼神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蓋學固有序而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或問。或問。
或問此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或問。或問。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

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誦矣。或問。或問。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或問。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問未知生焉知死。曰。若云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或問。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徐思謫曰。此章總以實理言。若一字涉氣。又落陽明之正。言不可不察。朱註發明曰。未能焉能語氣。一見由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之有序。不可不識。等而有序。意較重。益夫子非泛論人鬼死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方也。玩註用一但字。轉落煞是分明。或問。或問。
問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問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問子則較近裏些子。或問。或問。
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問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或問問問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矣乎曰問問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靜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

問侃侃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問子審氣象便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八

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

然有這般氣象問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象

謝氏曰三子之性情不同皆不害其為自得故夫子樂之

行行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

不得其

死之有

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

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

謝氏曰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悞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于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

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僥率

魯人為長府章

此章須要體會聖賢語意觀春秋時事士君子一言即為當時國是所關夫子贊問子正以警魯人也看仍舊貫節須得問問氣象講夫人節須問問嘉歎不言是言不妄發非竟不言也正顯夫人身分宜切又宜含蓄露不得

尹氏曰先儒謂長府者藏財貨之府也言必有中善問子言之能當乎理也

始言仍舊貫如之何則見其商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君大夫之心故夫子稱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九

之不獨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侯氏曰古之改作必不得已者也魯人為長府豈非可以無改者乎故夫子善問子之言

范氏曰論語弟子之言問子蓋鮮焉言而必中者有德之言也

徐思贍曰有得問子身分越高則聖人深情愈出究竟長府之役所以不見於經傳未必非此一番師弟開開許論之力

由之瑟章

此章須開開兩開說與衣敝緼袍章同

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蓋推其意而失之夫程子所謂與已不同以釋夫奚為於丘之門耳范氏則謂夫子以子路所見與已不同而以不如琴瑟之和者譬之聖

人之言豈其若是之迂哉。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縷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未可專以此論之也。或問

子貢問師與商章

這章書看夫子此言。亦是言二子各有所偏。前後總是一意。不得做兩概看。

今人尚知從中字定出過不及來。豈有子貢而不知也者。此合則下說中字者。之所以適自形其難也。然則夫子分有師商則一過不及。子貢合有師商則有師商。蓋以人情而論。自然過中的人勝似不及中的人。所爭原不在合有分有。自夫子點出箇字。而執賢師愈之見。一齊掃盡矣。是知執賢之詞。原按一師愈之見。而來所偏前後總是一意者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十

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闢疑。多見闢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曰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爲我不關事。別錄

季氏富於周公章

這章書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有魯者也。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爲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故夫子深惡痛絕之。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語類

或問集註三又字如何。曰上邊又爲之又字。已爲下一節作地下邊兩又字。自是一步退一步。須分別看。

據此則集註而猶使門人正之。猶字當是又字之誤。因讀此書者。猶字又說得去。此所以相承而不覺也。

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

朱子或問小註

十

反爲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惟其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語類

或問冉求學於夫子。子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冉求于此。豈亦習于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柴也愚章

四者總是性之偏處。夫子使知自勵意思。隱然自見于言外。

柴也愚。他是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問柴嘗避難于衛。不徑不實。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于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

宋之或問小註

先通

三

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

宋之或問小註

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

宋之或問小註

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

宋之或問小註

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同也其庶乎章

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次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混說。集註上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

問同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于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意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

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爲一也。且不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

宋之或問小註

先通

三

故屢至空乏也。若賜也則不受天命。而有心于求富。故貨

財常生殖焉。則不能知顏子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

明。凡事經其億度。則常多中。是亦其所長也。

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

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困自

樂。到他處貧賤。只恁他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出

來。

集註

問解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

文子貢作二段事。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

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

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

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爲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子有相死之理耳。

胡氏亦嘗論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証程子之說云。或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註中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宜看必行已之志。不可根原在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具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朱

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或問由求之爲具臣也。奈何。曰。諸說皆善。而楊氏尤備。然其後本乃悉刪去。而直以格君心之非爲說。高則高矣。恐不如前本之正而慙也。又曰。一條尤詳。弑逆以下。或從一事。卽不得爲大臣。此意尤切也。胡氏張敬夫說。亦有所發。明云。楊氏曰。由求爲季氏宰。故季子然以冉求爲亂。意其將代領與二臣皆不欲而能諫。是謂其臣矣。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然季氏至信。用其臣之諫。則其臣之

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使季氏先聞此言。則其謀亂心。豈不潛消乎。其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於從人而弑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賢與。

子路使子羔章

這章書。夫子只是說子羔質美。未學之意。未學二字。不可明講。下節子路方會意說出也。子路初意。本不是說不用讀書。只因夫子謂其賊夫人之子。而飾此以自解。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朱

或問是故惡夫佞者。曰。須根據註中。非其本意。取辦于口以禦人耳。佞不是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胥。下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于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

子路會曾章

這一章率爾四節。乃叙事也。作不得一斷語。後五節方可

用斷率爾二字對下銓爾舍瑟而作言加之以師旅數語
要喝得有勇知方起求赤二節因率爾見嘯故皆作謙辭
然足民禮樂自是兩賢實事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不
是指兩君相見蓋非諸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
則相者焉得言諸侯故知會同謂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
相會同也與點一節若看全章法脉須虛含不徑露爲佳
從前解者多少葛藤程子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與點
意却少異可知實事一意足該全旨謝上蔡論可使南面
而問伯子與歎會點而問三子意同莫春數語會點自言
素位之常耳註中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正合此
數語夫子與之纔看出堯舜氣象但於夫子口中講而不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太

講要得不言之妙三子者出以下不是閒論三子仍是與
點中意不讓總是爲其言說耳爲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
纔見針線密處夫子嘯其言因他不達爲國道理然其意
蓋亦許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尤當在氣象上看
按此條云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焉得言者侯故知會同
謂朝于天子竊疑即謂朝于天子相者亦無庸言諸侯
之理豈以相天子之爲國亦不但是得國之兵權而
諸侯也乎如此則由求爲國亦不但是得國之兵權而
爲之得國之爲國亦不但是得國之兵權而爲之得國
是虛願爲諸侯大夫總一般不必疑也但如蒙引云
內求爲國只是謂得國之柄如管仲爲齊而子產爲
鄭國亦謂其得以周旋于諸侯其曰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于諸侯其曰宗廟會同非諸侯
即是由求爲國之意非小事任則會同亦同是謂朝
于天子相者亦同是謂諸侯但此條以諸侯之位言蒙
引以諸侯之事言前爲不同蒙引說其是有理此亦所
謂使朱子見之亦言云云此是正有蓋爲國以禮禮未
有國以禮對不讓看云云此是正有蓋爲國以禮禮未

不讓者今其言不讓便是達爲國以禮的道理是故
嘯之然不讓僅在其言嘯亦僅在其言嘯亦僅在其言
便是達爲國以禮的道理是故嘯之然不讓僅在其言
程子之說未達求赤也求赤也求赤也求赤也求赤也
有以此心志亦終之有是則日仍是與點中意再則日
夫子所以嘯之意也三節集註三箇字之意言與點
而外非不與三子也
莫誤認作仍是與點
不吾知如或知是轉語

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
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
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
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尤

尹氏曰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冉有可使治百乘之宰公西
赤可與賓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豈徒欲
較其事業亦以觀其自待之深淺可推于言者厚薄故也
三子者競言其所能故夫子不與之至若曾皙則異乎三
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舞雩而歸非深有所得於中者
上風涼于舞雩之下吟咏性情以歸非深有所得於中者
其能志于是乎故夫子歎美而與之也如點之志雖聖人
何以異哉然點之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同者孔子問
之而後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同者孔子問
之而後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同者孔子問
子之事也故夫子與之然點之言未必能踐之亦志於進
所以爲此點
冉求公西赤皆言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嘯後計較如此說
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可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問曾點節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鉦而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三

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而煞有事在。

語類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其他理會。

語類

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

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

語類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

語類

或問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邈邈。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爲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三

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或曰。謝氏以爲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

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抑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爲此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辭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

別

問曾點浴沂處註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爲國以禮處亦註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會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

別

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

朱子或問小註

先達

三

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達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

然蓋有所警也

別

徐思職曰此條發明三子之皆實事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予詰云曾點與聖人之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只爭這些子潘子善以爲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著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

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

徐思職曰此條發明曾點之實事註中三箇許字正應上與字

三子之皆實事

三

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問夫子克己復

朱子或問小註

顏子

三

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卽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之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

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黃鄭伯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顏子

克己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猶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

朱子或問小註

顏子

四

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要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奮死向前而已尚有何問哉

或曰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捫得一分也是治捫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顏子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卽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却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

爲仁。須說克已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止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已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

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功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

朱子或問小註

五

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

夫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

非禮卽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

問克已復禮卽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潔淨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

問一日克已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畧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朱子或問小註

太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或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已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如旗。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已纔克已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教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徐思曠曰。看旗脚一以。其此心有至。纔見非禮便止。不是已非禮了。乃去克也。故曰一刀截斷。方合顏子至身至德。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朱子或問小註

類

七

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便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便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仲弓問仁章

此是存心以求仁之功。須看出敬恕與仁分合源流。勿籠

統說入仁去。至誠惻怛乃仁也。敬卽是忠。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

問仲弓問仁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效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閉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羅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欠闕。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開用心矣。

朱子或問小註

類

八

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那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當邦君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那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已所不欲二句。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那無怨二句。緊接着那不欲勿施。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外。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

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鳴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辨。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

徐思職曰。方知六句書一字少不得。聖人說底。纔是一箇無缺欠。仲弓底。坤道必到此方盡。譬如守城捍賊。日亦無已之可克。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正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至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

朱子或問小註

新訓

九

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前也。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

克已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已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已復禮。然却與克已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着那私意不得。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復禮。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力。涵養之要。

徐思職曰。此正是乾道坤道分別處。到及其成功一也。

或問心德莫是理氣相兼否。曰。纔著氣字。便與理隔膜了。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不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爲其怨在已。或以爲其怨在人。曰。若以爲已。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爲主。而行之以恕。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效。如孔子告顏淵克已。則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效言。特其效有大小之異耳。

朱子或問小註

新訓

十

或問誠能從事敬恕之間二句。曰。分明高下淺深在。

此章看聖人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關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

司馬牛問仁章

總要合自然身分。不用勉強。章意首句已盡。非有兩層。但上截須說得圓足。要留下問地。下句纔好講出仁者操存。涵養身分來。註中心常存。直從仁者操存中看出。從認言

發出操存之功。是求仁之學也。

朱註發明曰。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謂是解。謂言之。所以為仁者。故註提心。常有盡出仁者。本末。下章內。省不致二句。不特解發。繼之。所以無是解。無是。體之所以為君子。故註補平日所為。無愧於心。盡出君子本末。來如此。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

或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

仁者之人言自然詘。在學仁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朱子或問小註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詘察

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徐思職曰。此意須會亦是包括下意。說上句說不致。

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心常醒在。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故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問仁者其言也。詎莫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詎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是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徐思職曰。提要在仁者二字內。若一說破。不須再問矣。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本文以仁者為言。猶立人達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其言也。詎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

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心存則自是不敢別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徐思職曰。要知此二句。俱從上仁者二字看出。心常存是仁者身分。故曰自然。○汪武曹曰。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致。四句上二句是又推出所以為之難之故。作三層說。其言為難。固是心存。言詘亦是心存。言不易雖由根在心存上也。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詘。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司馬牛問君子章

此章要切君子自然之全語。註中平日所為。在內省前一層。聖人說得恁般圓足。便見君子之全德。隱然自見於言外。兩節總是一意。由其故能四字。原未嘗有別底。使牛此時不更問。夫子也沒有遺漏意思。學者看書不切實。少有毫髮相間。便要做成兩片。這箇所在。定須子細著。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現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

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有憂懼者。內有所嫌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夫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司馬牛憂章

此只據見成說。安命是無失有禮前一層工夫。夫子夏述夫子之言。已說盡了。下面又說君子敬而無失兩語。雖推開一步講。亦從夫子兩句中脫卸出來。四海之內以下姑欲寬牛之憂。却仍露子夏本色。此處須還他一箇身分。

徐思職曰。書中幾層如此。總足感。則仍在不須同議。

朱子或問小註

主

或問司馬牛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公嘗欲弑宋公。又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顏子車亦與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著。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

或問有命在天之不同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橫渠曰。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謝氏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憂難無助而已。然探季敬之心。以避世也。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為真。若已之兄弟也。義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命自其所稟。高

天自其。在天之說若不同者。然隨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所遇言。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說亦互相發明也。若范尹氏知命

樂天之說。則其語意疎矣。蓋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或問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奈何。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

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也。

問集註既安於命二句。想是子夏之意如此。設使司馬牛

問於夫子。夫子如何發付他。曰。若夫子告司馬牛。只修其

在我。已包括盡了。決不復告以安命之說。譬如人遇難。當

朱子或問小註

古

思退避之法。若安於命。豈不被他害了。這時節與他說。須要直截。慢些子。便是緩不濟事。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

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

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著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圖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

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

此則四海之民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

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子張問明章

這一章大旨。重在難察。浸潤之謂二句。須處處過下。行字

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字暴字印白文行字不行者能覺而不深信能詳而不暴發任諸想之來不因彼而動吾疑動吾忿也此只是我不行為是可謂之明又謂之遠明即是遠因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贊其遠正以見其明也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其問明也必有窮高極遠之思而於人情反不能察特舉此以作指點耳但可謂明句著不得講詞不然又另生枝節了只須輕輕帶過浸潤二語依本文再演則遠字不發自透聖人開明說來語氣正自悠揚無盡

諸為毀人之行想為伸已之冤若事非本實而諸者遽然極言其事想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戒人矣故以朱子或問小註

無

五

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若以膚受為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不行不足為難矣

或問膚受之懇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有不可緩來懇時便用周濟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議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

此章之旨惟楊氏為得而蘇氏之說蘇氏曰時應之言常行於偏暗而急迫處

蓋一有所問而愈心慮之也明且遠亦中不明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

朱註發詳目心之明不可見以兩者不行見之或將明字就在不行上說微差又曰謂之明便是不蔽於近者原無兩層下義特丁寧其詞耳

子貢問政章

這章書都是政中事須要看得平實歸重信字是通章大旨兵食信三項各有實際與下文民無信不立相應此是三代治平規模不同驩虞氣象註中補入教化一層蓋言教化行而民皆以信事上便是政中效驗也但這三件前後各有次第下三節要看出常變經權作用子貢之議去變也權也夫子只據實理上說自有經常不易之道可見朱子或問小註

本

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

前一條言三項是依子貢問辭此一條言兩項是推大子本意兩項者是足食足兵一項民信一項非足食一項足兵一項而民信在兵食之中人多錯看或曰兵食各有是事如何一項曰以其事類耳

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武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

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呂氏以去食無信爲均死而不若守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呂氏以去食必死失信則不立不蓋不得已而去之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爲不信則固已不免乎謀計之私矣若使其去食者死而不去信者玩文氣去信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朱子或問小註

七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自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章

這章書要選出兩人胥失身分來子成疾時人之文勝意非不善但其所以矯弊者固已失之於太過矣而子貢自謂欲矯子成之弊却把文質作一等看又是差在第三節上二句須還他一箇圖圖而語病自在緊緊對針子成發又要隱含無本末輕重之差無本末輕重之差便犯一箇等字病根了若說到損過以就中竟失却一章大旨

徐思賢曰此中極要斟酌一語渾渾淪淪便失却兩下身分方知註中下箇等字直算到十二分盡處莫隨口讀過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朱注發明曰惜子成之言非惜子成之意疾時人文勝其意固君子也特言之太過爲可惜耳尹氏曰有質於內則文見乎外文不能去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則不及舌者惜棘子成失言故也虎豹之文猶犬羊之文也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朱子或問小註

大

楊氏曰見章而說見豹而鞞則文不可以無質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則質不可以無文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范氏曰子貢因棘子成之失言而戒人以慎言天質而不文則虎豹無以異於犬羊君子無以異於野人何可以不也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密審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就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哀公問於有若章

公欲加賦。憂在國用不足。祭祀朝聘賓客征伐。正國用之大者也。有若告君。盡微一言已了。盡微必先節用。不則便迂濶而遠於事情。哀公不喻其意。有二猶不足之語。故以此深明一體之意。足不足。由微之行不行。孰與之理。須用虛方合君民與共微旨。

問集註節用以厚民曰。此實足不足大根原。

朱註發明曰。是時魯亦行微。但取二不同於取一耳。盡微者。以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制產不同。又曰。先王定徵法。原將國用通易。打等過并無不足處。後來人主侈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用愈易。終不濟事。故盡微之言。正是勸公節用。朱子篇序時幾方說得節用二字。出今人止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覺得有若果似迂濶。

問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二語曰。此獨字專對共字看。

朱子或問小註

充

問蓋微乎。曰。微是八家皆通出方。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微之別也。語類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語類

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微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微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

之穀祿亦平矣

問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善。而范楊氏尤爲詳盡。但孰與之說。當以侯氏爲正。侯氏曰。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有若對以微。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之。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歛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爲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閒。殆非有若之意也。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三

足之義。若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竟是有若某勸哀公厚民。可云老不曉事。矣須知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也。朱註發明曰。哀公但知有若。不知百姓。故有若將百姓與君。微一畝說此。一問一答。針鋒相對。處朱子體認親切。故云深言。君民一體之意。蓋盡微乎。緊對用不足說。此四句緊對吾不足說也。

子張問崇德章

問主忠信從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常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語類

主忠信是剝脚處。從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從義者。是使學者於所有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從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本矣。不從義亦無緣得進。

問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日。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從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

朱子或問小註

新義

主

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愛惡生死此中原有一定之理。非人之所得而欲也。既欲其生。二句比上進一層。

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此一節當於白文之外補還辨字之義。

或問諸說如何。曰謝氏爲得之。然亦有所未及。聖人言此正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其惑。而彼專以知之爲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

或問

問子張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未又引我行其野之詩。

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

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

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問

徐思曠曰主忠信從義與贊直好義同意。正對務外人說。愛惡生死亦愛惡肩受之類。從人情易或處說來。使亂人意。卽辨也。

齊景公問政章

此是千古天性不容已處。苟能自盡其道而不失自然根本固而政事理矣。景公自是箇無能爲底人。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以是對之。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釋

朱子或問小註

新義

主

之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乎善之而不能。用此齊所以卒於亂也。

問

徐思曠曰對景公言自然要照預齊事。却是古今不易大道理。此所以爲聖人之言。

雖有粟繁抱上文則雖字自醒。吾得食諸從信如二字一氣逼下。

片言可以折獄章

此章上下兩節有虛實。忠信明決兩意有分合。然忠信明決雖是兩層實則忠信是本。若於首節說出則落下無情矣。總以虛而不露爲佳。

或問片言折獄之爲半言。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或問

伊川曰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言由之見信如此。則法國人尙取信其他可知。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

或問：子路無宿諾，是果決乎？伊川曰：信也，非果也。

無宿諾，但爲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聽訟吾猶人章

這章書須看必使意是如何。夫子隱然有追思三代一段光景，與大學絕不相同。

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無不通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

子張問政章

此須就子張身上講出政底工夫事業來。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

朱子或問小註

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模實，故告之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以此條合之語，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想見聖人說話次第。

偶然。

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始終表裏如一，曰：須就政講。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呂晚村曰：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之者，正誠之日也。

君子成人之美章

這章書要從所存既有，所好又有中，看出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成字只是欲字。

范氏曰：君子自處也厚，故好人勝己，小人自處也薄，故唯欲人不勝己。與君子處，日聞人之善，與小人處，日聞人之惡，則無以養其內心，故惡日長而善日消也。楊氏曰：君子之於人也，長善而教失，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則濟惡而傷善，故反是。

季康子問政章

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說得含而不露，令康子深體味之，可見政者正也。解政字之義，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已身上說正人之本。

徐思贍曰：照胡氏註，方切康子，然聖人極有含蓄，當如無違章總合。

朱子或問小註

季康子患盜章

此章之意，但爲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爲盜耳。夫已嘗爲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己者而樂之哉？楊氏曰：人人知有貴於己，則天下無可欲之貨，而樂之者，依齊梁而視，紫蠶奚欲之有？使使之窮，樂不爲也。

此是公病前後須切康子一層。

徐思贍曰：亦當照胡氏註。

季康子問政章

此章之意，大概專勉康子，以爲政者下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此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感應之理，不

得混入善字須體認別前

或問子爲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語類

子張問士章

此夫子教子張以務實。而不必徒務乎虛名。只在誠僞之間分別出來。是問非達二句。且虛說夫達二節。總形容得一箇誠僞也。子張務外。所問在達而所對所問。其亦不知誠僞之辨矣。故以是告之。總是欲其務實而不務名意。問問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問是近前一步底。退一

朱子或問小註

差

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問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不知。故於張夸大一時。若有可喜。其實無足取者。語類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問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問只是求問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語類

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歛近裏底。如質直好義。却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歛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問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

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而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語類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語類

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底。又不好義。語類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處以

朱子或問小註

三

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語類

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那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問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語類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處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只是寬緩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樣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朱子或問小註

類

孝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躁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問堂堂乎張也。他是有個忽畧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畧。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

此節語意有四層。皆相承相足之詞。無可截斷。

問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曰。正要鞭辟近裏。著已上去。色取仁而行遠。這是占外面地位。滿了裏面。填不足。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樊遲從遊章

樊遲所問。皆在已之事。三段最要看為所當為。專字知字。意崇修是工夫。不是成效。

楊云。論語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為游焉息焉。無非學者。則足以發明言外之意矣。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爲記言之人。本有此意。則恐亦未必然也。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個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一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歧。總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

朱子或問小註

類

孝

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

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

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崇德之說范氏大概得之特所謂上義下利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爲之事耳其以上下二字訓先後則爲切當也。謝氏以爲志在於事而不在苟得者亦得之然此所謂得非專爲苟得也凡有得心則於所以崇德者爲有害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終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

朱子或問小註

義

義

範了

辨惑之說范楊侯氏得之謝尹氏之言亦善但皆以知忿之爲害而不能懲爲惑則又未然蓋聖人之意正以其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爲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焉耳蓋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耶。問子張樊遲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從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

學問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龐暴則有因忿忿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問仁章

須知通章大旨首節已自包括宜上舍下露得書章法愛人知人是就已能者言平問平答意各兩開須要著實該括講到盡頭處方留得未達意出亦該得能使意完第三節夫子申言上節意總爲未達下轉語非補足前意也直從源頭發來纔看出知仁本領大故其功用亦大但下子夏一問未便將能使意發透耳若一講透遲便不須再問了當渾涵蘊藉留再問地舉直化枉遲未曉是知仁合

朱子或問小註

義

手

一又解不能使之故註中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原預爲末節作步子夏蓋有以知夫子此言所見者廣不止言知故曰富哉末節正發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只完一引述語不得映帶仁知看書須有分界總之子夏所言都從上二語曲曲寫出

方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卽是體中流出也。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

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以流行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其難曉處樊遲因其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個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個是慈愛一個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

朱子或問小註 前謂 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

或問樊遲之問仁知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知矣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曾氏曰樊遲未達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遲而問子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其問知而已子夏曰當哉言乎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于不仁能使枉者直也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泛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

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楊氏曰能使不仁者遠則仁之施也厚矣故并言仁知以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其言豈不富矣又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蓋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皋陶伊尹爲先務然則問知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知之務兼舉矣故子夏當共言而又以舜湯之事明之也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禹曰皋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於有司亦惟皋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

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看專爲知者之事解鄉也問知對下當義言乎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解何謂也對下舜湯範遲問兩意子夏答亦兩意稟錯看子夏語中不宜直破仁字

蓋其心訓忠字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朱子或問小註 前謂 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悖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以善道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爲贅於辭乎

君子以文會友章 此是致知力行中事功夫只在兩以字集註講學卽文也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取善卽友也亦貴其勸善改過之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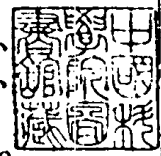
范氏曰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之爲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楊氏曰博學而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

徐思曠曰須看註中道益明德日進皆是友之助聖賢友道自如此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長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呂晚村曰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矣。總講無倦只先勞便變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又曰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在上半節中輔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

朱子或問小註

再問道理原不替虧欠只爲他一同即見他病根在此幾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未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終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方得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爲他勤勞或問先之勞之人爲一說何以獨取蘇氏曰身先之先其義明於左右師保之爲先身勞之勞其事切於俟使勸相之爲勞也故蘇氏云爾而張子亦不約而同焉吾是以取之爾

仲弓爲季氏宰章

宰是家宰不是邑宰首節自應貼宰講下節玩夫子語意自然重舉爾所知上重舉不舉知

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朱子或問小註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三句各是一事自是各開說最平正

蘇氏以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常教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教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出矣

徐思謫曰蘇氏串講自爲一說

徐思謫曰見氏貼季

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

知也。然斯語也。舊本或誤別以爲一條。則全章之旨首尾
銜決而皆失之矣。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
者所宜詳玩也。說問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
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
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
仲弓只是見不到。終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
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耳。說問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
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與
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止釋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三

見識未極。其開濶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故
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論語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須切衛事。夫子之謂正名。是不與輟也。只在人情天
理上斷定。子路之迂正名。實是不知。教以闕如。即不知爲
不知也。出公以父爲替。以祖爲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不
順事不成。都是就此上來。言者言其名也。須關照正名講
不則便脫母也。禮樂刑罰。正須與事字交割清楚。末節承
上反說。仍要顧正名。二必字須說得嚴重。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此一句是當中而肩上文。蓋以一句而包上下文之
意也。要之只一正名便都了。

問若使夫子爲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山從蒯瞶否。曰。聖人
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
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貳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
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論語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
瞶不當立。輟亦不當立。當去輟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
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
是與不是。論語

此章所謂正名者。亦曰姑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
未遑及此也。然極其言。則亦必至於此而後止耳。范氏尹
君臣父子各盡其道之說。故或問辨之。看來此條上云。范
尹皆以正名爲盡道者。過之。這一句不可刪。當是傳寫之
誤。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四

謝楊以爲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恥和睦之風衰。故刑
罰不中。亦非也。此方自爲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
手足。然後至於民而言耳。故獨范氏之說爲得之。而其所
謂恭慢鄙詐之心入者。亦似衍說。修入集註
時已刪去。蓋但無序不
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不和。而其施之刑
罰。必無自而能中耳。論語
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
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問
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
如影便有形。更離那形說影不得。論語
事不成。是龜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

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理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
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意思。便
是樂。語類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
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
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
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語類

問。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
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
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
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五

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
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
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
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語類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
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
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是
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
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
以先生之意。參之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
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圖

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
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

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
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避之而
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來喻以為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
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逆之。則不請
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不免
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掩耳盜鐘
為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勸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
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六

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
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義甚善。
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與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
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
此也。故愚嘗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
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避而去之。
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文淵

樊遲請學稼章

此是論學。不是隨分自盡。學稼學圃。須作小人看。君子先
立乎其大者。何患小者之不治。下三段語意。都要對顧上
文。只重上半截。禮義信自有實際。好信以德言。總不重功

效說下三句方說功效也。大人對上節。小人以位言。註中大人之事。正須合下句看。與許行章同旨。焉用稼。見其不必稼。非言不當稼也。

按此條云與許行章同旨者。言註中大人之事。對上節小人本之許行章。大人小人以位言。與許行章同旨也。非謂樊遲與許行同旨也。又語類云。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亦所重在自有一種說話。大約謂稼始於神農。君子不妨自食其力。故夫子指之為小人。非謂樊遲亦如並耕為說也。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論詩三百章

上截要從論詩中看出實用。下截又要就論詩中說出無用。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七

問論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而諷誦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於治人。如是而當實。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伊川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論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則南郭先生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問。

南召南。似而猶到讀了後。便不面。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個人。及讀了後。便是不會讀書也。

大率人情物理。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莫不具於詩。誠能誦而通之。則援之以政。無不達矣。楊氏以為知王政之廢興。則不足以盡風人之情。謝氏特以為窮理。則又不足以舉事變之實也。楊氏又謂得其所以言。斯能專對。以楊子雲之本語推之。亦似過高矣。侯氏以為詩可與可觀。可羣可怨。故學之者如此。則亦太漫。直以可與可觀言之。則庶乎其可爾。尹氏以為詩者政之所繫。語既倒置。以釋此文。亦不切矣。
歐陽

其身正章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八

此言君身之當正。正則行。不正則不從也。故正人必自正已始。

或欲兼大夫言之。讀此亦可知其不必矣。

魯衛之政章

范氏曰。孔子世家。子適衛。見出公。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一國本兄弟之親。及其衰也。政亦相類。故議之也。
伊川曰。魯衛兄弟。以其相似也。
謝氏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其齊禮則兄弟。
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議之云爾。卒之哀公孫孫。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居室而云善如何。曰。只是循序而不欲速。有節而不期。

盡美意。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或問此章之說。曰。諸說亦同。然皆有不事事之意。獨胡氏之說為佛爾。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法。

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

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

朱子以器用為言。舉以見例也。蒙引曰。善居室。言善為家。存疑曰。三有指家中凡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二說得之矣。

庶矣哉章。

此章要深得聖人心事。聖人心乎愛民。有隨感輒動之意。實是皇皇熱腸。不是分外包裹。

范氏曰。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穀。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衛人之民。既庶矣。而無以治之。故曰庶矣哉。冉有善問。故告之以其序。求之為政。則未及此。然是言也。冉有亦能行。而聖人之治。亦未有以易此也。曾氏曰。孟子曰。雞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殆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幾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獨其言也。必以謂常談而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

聖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于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契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既富而教之。

呂觀村曰。夫子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即學校中。尚未嘗有異氏之學也。故夫子只言富之教之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如此。直提欲行井田。必先正疆界。欲復學校。必先整異端。富之教之。必先辨所以富所

朱子或問小語。

以教之。其此世變不同也。陸稼書曰。富教二字。當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問夫子之言。不必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

苟有用我者章。

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此乃自信語。不是期望語。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可箇甚麼。成箇甚麼。聖人不是脫空說出。

伊川以仲尼言有成。蓋欲立後治之功。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治。他人不可及。其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道。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

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楊氏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蓋若數一二矣夫豈忠其難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占而手其施設之序固已前定

善人爲邦百年章

此章講不得過火亦不得浮衍曰百年迂其程也曰亦可難其效也似有將信將疑光景

此一節單言上二句蓋想當初爲是言者光景非誠哉句亦有將信將疑光景也

問集註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概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低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虐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便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設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

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勝殘之說程子得之伊川曰勝殘去殺只去殺之說謝氏得之謝氏曰好德而無伐害參而取焉可也楊氏以可繼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未盡者善人雖有可繼之道而無其人以繼之亦安能以成勝殘去殺之功乎

如有王者章

這一章通論其理當如是爾須對善人章看如有是計度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語非想望語也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云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謂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

伊川曰三十日壯有室之時父子相親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

苟正其身章

吳氏以爲此章專爲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子退朝章

此章聖人說話雖極微婉。而其正名分。抑季氏。以教冉有之意。何等深切。細會白文。實有一段不至絕望底光景。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問者。季氏內朝之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爲國政。故夫子抑之。程范之說。可謂無以易也。伊川曰。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以易也。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也。借也。如國有朱子或問小註。路。三。

之可也

自今觀之。程范之說。得其常理。或者之說。尤以時義。則或者之說。亦無以易矣。

定公問一言章

此章公問一言。子答一言。總重言字。否則一言二字脫母。兩下自不相應了。次節人言。言在先。述之者在後。人言自分列。聖人意在上一句。下句是陪語。不得牽入君難。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須根承莫違一言。領莫違是章法。顧人言。便好接末句也。

徐思職曰。問在一言。須從言字著眼。故註補四此言。下節亦然。不然則下句如何接此。皆人言耳。蒙引必以下節爲君之言。亦誤。看一字也。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效法業業。以類己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少戢而漸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三子又助成之。朱子或問小註。路。三。

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當獨三子之過與。徐思職曰。吳氏一條。甚切魯事。

吳氏之說。亦有可觀。抑密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殺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

此二條發章中
虛字極透徹莫粗弄看過

葉公問政章

問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
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朱註發明曰必說明如何說來方是論政今人必愛不
明言所以悅來之故只使他自思似聖人有甚私心不
肯教他一般朱子以被澤聞風明白說出人只要說到
空虛處去

子夏為莒父宰章

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模方為其事旋貴其効是
為欲速狃於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一欲速則為教

朱子或問小謹

子路

圭

為養便不能次第施為了如何可達一見小利便只在口
前經營了如何成大事子夏現模狹小故夫子以是答之

讀此章則知施養次第分量之說其得之規承者精矣
存疑反以為求好也不可笑吾是以惜向之見此書者

范氏曰子夏之病患在於不及欲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

見小利則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不

如日月之明而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而成也

謝氏曰與四時俱有無進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

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朱註發明曰此章未嘗明言何以為政只說要去其害
政者小利者小事之利不是說小小利益大事不成非
做不成就緣他只在小事
上做不曉得去做大事也

葉公語孔子章

此章書要看到天理人情極至地位纔著些子意思便隔
礙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

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返情而不要之以至正

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

而皆可以為直也邪則直在其中矣子路其父與人情也

哉逆而為之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姑相

隨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

陷於曲矣而可乎哉况孟子所謂情者乃指下文四端之

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為順也讀者詳之

范氏曰父為子隱則隱子為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

直也天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隱為直也乎

有似乎不順至於君父有過則臣子以手為順也隱與直

反然而父子必隱乃為直乎與順反然而臣子必以手為

朱子或問小謹

子路

夫

范氏曰父子相隱直也豈

有反天理而為直者哉

朱註發明曰天理人情之至不待安排計較只有隱之

法目至者為云舍此別無有箇道理耳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則

心不放也如此之類發於外者比至於中者較大蓋必充

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至於中者却是本自誠身而言則

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則偏言是主事

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
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

論語

尹氏曰居處恭三句固皆爲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
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
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
不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齊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
不爲容止而已非情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
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
子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爲道夷狄之
問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日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得緊
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
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
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七

當見則勉然此章載王陽明說有間斷是主一如洗事
散便一心在事上王陽明日成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
酒上臨財時便一心在財上如執事時便一心在事上此語
理至一是心在天理上余謂此一係困勉錄與正爲
陽明所惑了教是主一如執事時便一心在事上此語
原無病若陽明天飲酒便一心在酒上臨財便一心在
財上此正陽明格致之病子路曰致疾之說聖賢安得
有此此說則格致之病子路曰致疾之說聖賢安得
以此非也敬原是存天理然謂一心在事上出此以存天
理則可謂一是天理不可盡天理空說不得如飲酒便
有飲酒天理臨財便有一心在財上此說在酒上時便
好酒臨財時便一心貪財以此說在酒上時便一心
可若飲酒時便一心思不亂底天理臨財時便一心思
不苟底天理以此說在酒上時便一心思不亂底天理
困勉錄爲性先生朱成之書許多雜說不遇後放那
乘船先生沒後刊行此書時其門人未能細加夾擇也
何如斯可章

這一章三項列開不可牽合子貢問七亦問其居士之何

等耳有恥與不辱明明是兩項事孝弟與有恥明明是兩
樣人有恥中本領極大該括極全與下二節有別竹字自
在志字外次節比上節較小視下節較大只是木立而才
不足三節本末俱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總只講本
節可也斗符只言其鄙細已甚亦何必更益焉議看書不
尋討箇着實一味飾外生枝支離牽紐適以重其惑也

徐思曠曰此處分別三項身分都出可見俗下見識都
是支離牽紐朱註發明曰行已猶言已之行有恥所
謂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也不辱命言其材足以有
爲而特即使事以見之也人說使四方只在能言上若
只要能言子貢自爲爲之何必夫子教他說明說爲使
之難不問貴於能言矣又以孝弟天倫而能見稱於人
如何還只是士之次故須補材不足一層小人矣如何
還列於士故須挽到能自守上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六

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
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
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或問行已有恥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
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當反諸
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
者正謂此也

問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問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
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日子貢平日雖有
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

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而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更宜細看。謂其目行已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謂其目行已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朱子或問小註

有之良心

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天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雖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上。

問今之從政集註謂如魯三家之屬者曰當時如蘧瑗史鱗輩皆君子之流不可謂之斗筭子貢此問想在魯言魯也。

不得中行而與章

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却是指資質上做。出底聖人與之處有裁成作用必也中自有實際狂者進取二語見其可與處註中行不掩守有餘正解狂狷之所以為狂狷處而本文所謂進取及有所不為與夫所以有

待於激勵裁抑之意皆在其中矣

中行狂狷既俱指資質故聖人與之處有裁成作用原非謂中行不為裁成也可見俗說欲進狂狷於中行實是夢話。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總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固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

朱子或問小註

謂其目行已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狂狷兩端都有過便俱有不及故與字中激勵裁抑之法見。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力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而前人都恁地衰微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

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則狂者下狂。狷者不見道之窮矣。同何謂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箇日。介然有守也。孟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使合下得真儒輔佐他。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主

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爲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乎。論類

南人有言章

無恒。無常久之心也。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微頭微尾。

侯氏曰。易曰。恒。內則。是無恒者。雖極而不可爲也。

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於人者至矣。或問或承之。蓋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論類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論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不同是一意。又是兩層。

呂晚村曰。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之義。此而字分辯也。

和同正須看得大相懸絕。方是君子小人關頭。

問諸說以和字如和義爲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以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

朱子或問小註

子路

主

峰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論類

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刑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論類

此章之意。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

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

鄉人皆好之章

子貢語病在一皆字。名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子貢鄉人皆好一問。已隱入鄉原窠臼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原便無立脚處。

徐思驥曰。此乃觀人於鄉之法。必有善有不善。故亦必有好有惡。註中交互說。正對皆字看。謝氏曰。鄉人不善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善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皆好之。不善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皆好之。不善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皆好之。不善皆惡之。未可也。

朱子或問小註

章

范氏曰。子貢所問。取人之法也。求有善人而不謝。雖皆以知人取人爲言。然是亦可以爲學者修身之驗矣。楊引孟子以爲証。則不類。蓋孟子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真。言亦各有當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此是一意。莫看作兩層。聖人說得曲折。只是公私二字盡之。易事難說。難事易說。句且虛說。

讀此方解集註。云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此朱子學聖人說得。而所處也。然只是公私二字盡之。故結之曰。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鋒縫去取奉他。故易說。

張敬夫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悅人之悅已也。故悅之不以其道。則不悅。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也。此公私之分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這一章。只在循理逞欲上分別。

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龍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

朱子或問小註

章

此條惟楊氏爲得。楊氏曰。心廣體胖。故不。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憍盛氣。明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自得之矣。

剛毅木訥近仁章

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質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仁之爲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爲

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語類

伊川曰人之私其己也由私其己故枉道嚮利曲阿佞無所不至彼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則不能為故少近於仁也又曰剛者強而不屈殺者有所發木者質朴訥者遲鈍四者皆之近乎仁者也又曰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殺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此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語類

子路問士章

夫子只舉他身上的一件切要底事言之上截須各圖說見得士之氣象如此只於如字中體會出來下截言朋友只是切切惻惻兄弟只是怡怡註中又恐其故又別字自是緊相呼應。

朱子或問小章

徐思職曰上句一統說各有實義隱微不得下二句分別說各有所有不是無所不可須體貼註義。

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惻惻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許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

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惻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惻惻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語類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惻惻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字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惻惻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

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語類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語類

大抵勸者尚權講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語類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語類

程子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也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公。

朱子或問小章

楊氏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民信而服從雖即戎可也。

呂晚村曰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疽吸毒皆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卿來襲之致亡也須兩邊打破寫出亦可道理都見王政誠意與後世心術天淵地隔。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語類

上章已言本末兼具此又以教時之樂故言重本輕末之意參看自明。下條引吳氏又是先言重本輕末而後以本末兼具意收之。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德者為右師教民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則生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

面就孝。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全族旗物之用。生作選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朱子或問小註

手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此夫子勉原思以所不足而進之以有爲。兩路說來。層折自見。

問此章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一句却不曾說著。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恥也者。豈非爲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士之至行者。

朱子或問小註

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

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耳。吾問諸師者如此。而胡氏亦云。故獨以是言之。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

者而責告焉豈所以進於日新耶

克伐怨欲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不行只是退殺得在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已。

不問存亡四字恐有錯悞不然心可不問存亡乎心不存矣何以克已

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而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

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工夫只是用功淺在

論語

常入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爲難矣謂之仁則

朱子或問小

吾不知也蓋仁即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

不行自是病根仍在故曰不知聖人何等直截天理人欲

別無分毫未有人欲去而天理不親者病根仍是人欲未

淨耳勉然自然仁恕之別不行非勉然也加勉以俟其自

化與不知夫有分別難自難不知自不知莫混在

問克已與不行之分曰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

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

爲之心未嘗忘也如自家飢見粥案在前心中要喫却忍

得不喫雖強忍得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

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

或問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沒奈

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

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

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

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

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裡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

藏蓄在這裡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

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

說道箇不是仁公今只看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

要無下稍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道如何

論語

朱子或問小

不及收顏子克已必明健至

或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敢問使

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夫孰能測

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

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

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

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

開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

存矣必也絕其萌芽盡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

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

時文家有以自然勉然分仁與難更曰惟晚村力辭其

至于太原。但逢出境一條。近日創疑其與門賊賊在裏面之說不合。讀此書始知。未子已明過了。學者何可不服。此書。或又疑語類問門賊賊在裏面一條。何以也。不難。余曰。彼賊賊之疑。是語中要拔去病根之意。八條中俱是注意在此。若第六條。勿泰在前云云。罕譬而喻。是矣。而何疑焉。

士而懷居章

此章之意。所貴乎為士者。須向理上去做工夫。不可徒徇所欲。以自便也。

或問張子懷居之說。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

謝氏曰。懷居。與厭惡。衣食同。夫不可以適道矣。楊氏曰。懷居。則不能從義。安足為士。

朱子或問小註。邦有道章。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不是大言炎炎。只是侃直居多。卑順若含容巽順之意。

邦有道章

明道曰。危猶得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謹也。

伊川曰。危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謹。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違害而已。

有德者章

此章聖人語極和婉。德言仁勇。有分有合。涉粗豪不得。必有不。必有聖人自是斬絕。註中或字。蓋訓不必有三字也。伊川曰。和順積于中。而英華發于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朱注發明曰。有德必有言。何者。作已實有之。故言必親。切。觀注。樂記二語。可見只合說有德者。心氣和平。自

然出言有章也。仁必有勇。注云。心無私累。見義必為。精透。私累者。為私意所牽累也。或問小註。才見聖人語意。和婉之中。自是斬絕。而崇引所。謂內聖外王。徒字之不同。已包舉矣。或妄謂不必有者。亦存不必不有意在。隱此。程子所以懼夫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也。

南宮适問章

此章之意。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姑為此說。亦夫子罕言命之意云爾。

羿善射。舉。盤舟。羿。羿之志。在有天下。總要向虛處看出。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夫子之不敢答者。以其曰。有天下。故弗當也。如謂夫子已難於答。所以不答。這是。派。心腸。聖人亦難徇耶。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問禹稷之朱子或問小註。問。

有天下。羿。羿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羿而得其終。

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

徐思誠曰。王勿觀之。問其有發明。即罕言命之意。却不。如集注。層折更迭。陸稼書曰。畢竟是注。要。注。武。曹。曰。語錄。諸說皆不若。不。敢。承。當。之。說。為。穩。○朱注。發明。曰。适以羿。比。當。世。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不。得。另。生。枝。節。○按。集。注。之。說。本。之。程。子。范。氏。或。問。第。云。或。低。從。程。子。范。氏。之。說。亦。善。却。是。以。罕。言。命。之。意。為。主。此。書。亦。然。意。者。此。時。集。注。尚。未。定。議。若。今。之。集。注。則。止。有。一。說。並。無。罕。言。命。之。意。又。無。論。語。類。矣。故。偶。錄。專。余。意。相。合。者。

君子而不仁章

仁與不仁正當以心爲說。呂氏所謂德心稍懈者得之。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全體者而言否。曰。不是全體。君子何以有不仁。謂謂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謂謂

愛之能勿勞章

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爲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爲忠。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理。能勿二字。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字便活。便醒。

愛之而勿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

朱子或問小字

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謂謂

臣之於君。無不當忠。凡所爲陳善而閉邪者。必出於誨而後可。雖欲順承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

爲命章

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用者。子產之功也。謂謂

洪氏曰。鄭小國也。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于賢者。如此。爲天下者。辭命宜亦重矣。而反輕之。謂之辭命。色宜亦重也。而獨任于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也。故世以辭命而解。謂不以爲辭。子產測色而子羽不以爲辭。後世以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于古也。范氏曰。鄭小國也。其爲命令。必更此。則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爲法矣。以天下之大。命令不可不慎。賢人不

不可不衆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如也。

謝氏曰。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忿紆難。息暴。國之患。況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

按或問有三說。精義諸老先生主美鄭。引春秋傳又主美子產。善洪氏之說。又主美鄭。而于其中兼美諸賢之。和衷共事。或問小注亦略傳此意。雖集注是從精義及洪氏說。然試思當時聽鄭國之政者。是謂則美子產意。自是不可少。此又不如他章或至此一說。或主彼一說。之不可以相通者也。

或問子產章

子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不在所稱矣。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尙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謂謂

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點汰侈。崇恭儉。作封漁。鑄刑書。惜笑乎水。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朱子或問小字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鄭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鄭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且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爲人可知矣。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

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尊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謂謂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因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

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難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此句下疑有闕文。誤字。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同前此一節聖人美管仲之功也。

貧而無怨難章

此章見得人之常情中。有此兩般。須將而字扣得清楚。則下面自不鶻突。若一味向貧富難易上尋討生活。終是不明來歷也。

朱子或問小注

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同前張敬夫曰。言而無怨。不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間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特而不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也。皆爲怨也。故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孟公綽章

此是論人才耳。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范氏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放優于趙魏。而不宜勝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此章之說。移書最公平。曰。廉靜自謙。短于才。自短于才。非廉靜便是短于才也。若魏村謂公綽優爲處。卽是不可爲處。世豈無廉靜而又不知于才者乎。世豈無短于才而又不能不靜者乎。脫甘之稱斯人。又謂之何。

子路問成人章

此章當與子貢問士章參看。質養兼備者。全才也。養不足而專取質者。救弊也。與首言才德而通及之孝弟信果同意。才德是質。不是學。文之是學。禮樂是習。其器數聲容。以養其中。和不分內外。看興於詩。章自見。若字是發端。語不是取法。語文之句。是學問中語。此一句最重。四句亦不是全重。知廉勇藝。總爲文之句起箇樸素樣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前亦可以爲成人。猶未至於踐形之域。與下節有分別。上句對聖人而言。提出聖人講。才無滲漏。若忘了聖人。一層亦字。便無下落。下句對下人而言也。

朱子或問小注

問曰。知日不欲日勇日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因可以爲成人。然聖人却只舉武仲公綽下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日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爲成人。同前

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專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

而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

詞訓

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

語類

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而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

語類

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

語類

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固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

詞訓

合上二條玩之。即集注未知是否之意。當當論之。聖門論死衛難事。云子路也是見不到最爲平允。終身誦之亦深信何用不滅一語太重耳。及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戒未聞誦之果終身也。胡氏乃遂據此以蔽子路之。晚節末路失入甚矣。斷不可從。

子問公叔文子章

此章見聖人詞氣含洪忠厚。自如此時。樂笑義取等不。

入夫子口中

或疑時言樂笑義取不可入夫子口中。則其然豈其然耳。又家之難於若此。不過謂說經者當依經文渾淪語氣。如何也。來告訴未允。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

語類

問此章且就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雖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

語類

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實所言。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又愈甚。故夫子不信。

語類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止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語類

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蘓氏得之矣。蘓氏曰。凡事之問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然食未嘗無五味。而人不知其有是也。此夫子之疑之何也。曰文子所以待不言之名也。此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得之矣。吳氏曰。文子請事於公也。史記曰。子富其食。取貴能。或問。

取貴能。或問。臧武仲以防章。

臧武仲以防章。

此是斷制體。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

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要君全在。以字上見。全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是設辭不信。是斷辭。玩此二句。似當時之人。但曉得他卑辭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此章范尹謂時人以武仲能存祀為賢。故夫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為要君爾。初不為能存先祀發也。謝氏若以武仲為恃齊以請者。亦非也。但言以防求為後。不言以齊求為後也。安得舍其據邑之顯罪。而逆探其挾齊之微意乎。侯氏又以求後為要。亦不察。夫以防之文爾。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晉文公章

此夫子發桓文之隱也。正誦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誦。故發之。正誦俱就其行事言。不以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

因論成文誦正。曰成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謂

問晉文公誦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誦。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說或巧。遂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

氣烈語類

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誦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桓公雖誦。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誦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曉曉。謂

黃學飛曰。齊桓之霸。在晉文之前。若謂說當先桓後文。然使先言齊桓。公正而不誦。則是桓之正。為至矣。自文先誦。却是以文公之誦為主。而謂齊桓不若是之甚也。將二公次第一翻轉來。許齊桓處便有分寸。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殺公子糾。此當攻擊管仲不重在桓公。若說管仲當時不死。便知有後來功業。這便是近於計較。聖人不答其未仁之問。而稱其相桓之仁者。其相桓之仁。有可錄不死子糾未為過也。蓋仲之輔糾非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

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謂

問管仲如其仁。顏淵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豈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誰得似他仁。又云。公且子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幾句重了。下面如何只恁地輕去得。又問顏淵之意。以召忽之死為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一項已結之矣。豈得更如此。謂

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管仲忍心害理，不得為仁。此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時，遽遏絕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謝子說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說甚好。

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

伊川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謂仁人則不可也。仲之于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又曰：仲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開南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朱子或問小註。

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為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
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
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

言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何如也。

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

管仲非仁者章

此章大意，只是論管仲無罪而有功耳。春秋時，仲之功有足錄，而相桓無足罪，自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上章子路重在不死，此章子貢重在又相，放寬不死，則又字之神自出。夫子不責其死而稱其功，非以後功贖前罪，以前無罪而後又有大功，一匡天下二句，須照下被髮左衽，微管仲一語，便見管仲可以不死。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知其事可以無死，而不死無足罪也。

朱子或問小註

連讀論語二章，夫子之稱管仲如此，若非孟子出來，點桓文單管仲，其不稱管仲之意者幾希。後來程朱公玩孔孟之言，便定仲之可以不死，在桓公見子糾弟上，仲之功在救時上，孟子云：然則亦無有手兩脚此可見。又按此條云：自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原是對王莽、董卓而言，但古今二字，畢竟重了，當是朱子未及檢點處，不然則傳之誤。

公以文子之臣章

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唯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
問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曰：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
或問洪氏知人忘已事，君曰：三件合看來，總不出順理二字。

宋注發明曰。字引云。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為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實理而成章之意。存注中亦字可見。此真善于看注矣。蓋孔文子章論說法。此章專美焉。賢也。

子言衛靈公章

三人之德。固未必賢。而其才實有可使。衛靈川之。又各當其才。言外要得諷康子意。仲叔圉三句。見衛靈之善任。須緊顧無道講。總得兩奚字語脉。

其言之不怍章

此是激發人必為之志。以自度其能否而後言。若發言之時。已無必為之志。欲為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本文之意。言之為言。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爾。
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貴際飛曰。注大言大字最妙。非不是好言。只是他以此欺人。則大言而已。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涕。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術不如此枉曲。
語類

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

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或問

子路問事君章

此章須切子路講。總以不欺為主。不欺二字。要看得極細。極難底事。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

按此條云。總以不欺為主。犯難不得勿欺。非謂勿欺專在犯勿欺在先。未犯時也要勿欺。勿欺義大。不必犯時。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

也要勿欺。又云。凡言於人。君亦是從勿欺中抽出。却不便是犯若便以言為犯。則犯字亦不真矣。或至于說得太過。者所謂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也。故云則近乎欺。張敬夫曰。或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其末也。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詐而犯之。則有以欺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于事君之道。為大害。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如納交要譽。惡其諂之類。皆之而皆為欺矣。以子路之剛強。懷其果于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焉。正焉。
朱子或問小註

君子上達章

或問集注君子循天理二段。曰。循字內便有進底意思。循字內便有究底意思。上達下達之分。只在這箇所在。推勘出來。

玩此條解釋。循字。循字之義。固見集注是一字增減不得。而此條解注之精。亦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者也奈何後人讀此竟不能窺其似此

古之學者章

此只是初開用心分毫之差耳。須實實從學字中看出兩邊心中所為不同處來。程注兩欲字是學底主意。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玩此條日程注兩欲字是學底主意。故自文兩為字。都要從心窩裡分。至張敬夫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深切。尤無以加。故或問嘆為發前聖所未發。

遠伯玉章

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底人。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

朱子或問小章

宜熟玩而深省焉者

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之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事。若見于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范氏曰。君子之患。在于未能寡過。能寡其過。益莫大焉。為人使如此。可以事君矣。謝氏曰。伯玉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孔。稱必習矣。而察欲寡其過者也。世益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凡氏曰。語謙卑而事美善。稱其王者也。子日使乎使乎。稱其專對之善也。徐思。伯玉深知君子之心。一層善于辭令。又一層都從欲寡未能中看出。要知夫子贊使者。正是信伯玉處。莫錯認。賓王。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貼出來。方與良象有會。聖賢之言。總不離乎理。不能盡其理。而別向外緣。則是不

知理之當然矣

呂晚村曰。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于良象有會。故舉來。做伯玉頭目。自警策。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使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餘於言也。宜分看。不必交互。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

君子道者三章

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抑意思來。其曰我無能。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為謙辭也。此是盡性之學。人人之所同得。聖人豈反為是而不居哉。蓋聖人所不居。不必盛德之事。共意但欲因責已。

朱子或問小章

以勉人爾。謙辭正是聖人造詣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要道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是在自道之中。

讀此條。才知此章不遇何句集注。如許廣大精深。讀至末二句。益嘆朱子為後學計。直無微不入。似此。

子貢方人章

此須得語氣集注。窮理自治等。自是此章大旨。學者須思量。不暇簡甚麼。須是自已體察方可見。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章聖人固言之屢矣。然須一章警似一章。方得丁寧反復之意。

張敬夫曰。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况于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于中。則其害甚矣。

不逆詐章

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自然先覺方是賢。蓋逆詐不億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是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其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

逆詐不億不信乃猜防狡險之意。而以爲心之偽。亦非也。此范氏呂氏逆詐不億之說。最爲得之。其曰。燭乎事幾之先者亦善。但以爲登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乎已。則失之矣。呂氏曰。不見其詐。不逆謂人之詐。不知其不。

朱子或問小註。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使詐與不信加乎已。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如謝氏之說耳。謝氏曰。賢者于事能見之于微。謂之妄欲逆詐不億不信。則過矣。蓋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不億不信者亦奚遠哉。楊氏之說曲折尤僻。但必以至誠前知爲言。則亦必於援引之過也。楊氏原本云。唯夫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易爲其必一歸於誠。而置其知之名哉。且至誠前知。中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文。則初不爲至誠發也。蓋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又不可爲人字疑。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更端。亦可見其非事也。與非事二字未詳。恐有錯悞。予於集注雖錄是說。而私以呂氏燭乎幾先之語。易其所謂至誠前知者。據此。

注當曰。然未有不燭乎幾先者。今作然未有誠而不明者。不知何故。又易見欺爲見用。亦據

夫子答宰我。非有仁焉之語。讀者詳之可也。侯氏引舊注爲說。尤所未安。蓋未審乎抑亦之爲用耳。侯氏曰。孔注云。寧能賢乎。或時反。怒人此理是。尹氏章首二句。亦未曉然。恐其文義有未通也。而所謂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不逆詐以測之不億。度而不信之也。然而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則優於諸說耳。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此則誠明之說。雖是朱子改。

朱子或問小註。微生畝章。微生畝字。皆是挑轉語。此是聖人深警微生之意。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爲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爲佞。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其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楊氏曰。微生名孔子而謂之子。曰非敢爲佞也。單辭以對。則微生必鄉黨之有齒。後者以精相爲佞。而不知執一之爲固。其其門前黃之。微生畝以我固反也。非敢二語。一串語也。又若一呼一應。語緊在疾。固句。然正須用上句串說。分開便失語氣。

驥不稱其力章。此要。看稱字說。做觀人者。則失之矣。聖人之意。特以驥雖

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天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附錄問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附錄

或曰以德報怨章

通章只論報怨之道。報德帶說。或人之言。只周全得怨一邊。而有德於我者。當如何待他。夫子以何以報德詰之。詰報德正折報怨。注中既字又字宜玩。蓋聖人應事接物。只是有天理而無私心。以直報怨者。於天理自是如此。若說

朱子或問小註

三

有怨者不復記怨。何以爲直。總不是報了。

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附錄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已

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仲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於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

朱子或問小註

三

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爲也。附錄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附錄問注謂旨意曲折反復。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

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

莫我知也夫章

此是聖人退後底說話。不怨天二句。要合反已自修意。下學而上達。要合循序漸進意。下學上達。自是聖人事。須知聖人只是理會下學。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勿看作兩層。而字有循序漸進之旨。知我其天。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是下學前後須要與莫知對針。

莫我知也夫。乃是提撕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處聖人無異於衆人。到那上達處不同。所以衆人却莫能知得。惟是天知。

伊川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以此發子貢也。不怨天以下。子貢宜可與言也。故以是發之。

朱子或問小章

孟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或問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上二句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

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

按查者之天。即理也。故朱子云。止是天理與我。然莫以此見。孔子深是天理存。發乃謂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如其言。查者之天。果有心有腸。而有知乎。朱子明明說過。緣何偏看得不脫灑。

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又曰。聖人只是如此滿灑。正如人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或問

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都不管。

或問

孟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

或問

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仔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

或問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

或問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著力不著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不能不感則上達矣。竹、管、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語類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元妙，則不可。語類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既做後，自理會得。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所以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楊氏曰：天德之公，非以人欲之私所能知也。故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或問小註

公伯寮章

某註曉景伯三句，自是一章之旨。道之將行，四語隱然有一伯寮在，不是泛說。公伯寮其如命何？須說到悲憫革化，方合聖人心腸。聖人道德。

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聖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衰，故於是乎在耳。語類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

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或問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歐陽

賢者辟世章

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非可以此而議優劣於其間。所謂賢者，惟伯夷、太公之徒，足以當之。

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主

或問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張子以人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曰：以古聖賢之迹與隨時之義考之，則程子得之，而張子又謂聖賢於此迹相似而心不同，則亦兼以其時與事言之，而不專主於人之優劣也。但辟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國之事，或知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飄然事物之外，以沒其身而不悔，此則僅能辟地，辟人之士，猶頗有意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爲耳。故程叔子所謂遠照而謝楊氏，又皆發明其說，亦爲有理。至尹氏之論辟世，以舉世不見知爲說，則是見棄於人，無所自容而後。

去其辟之之權不在我而窮迫不得已之意反甚於辟地之人矣。豈其然哉。或問

作者七人矣章

聖人這一語却有多少悲憫心腸說不出底光景言雖簡而意味自覺深長。

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嘆之蓋深為世道憂也。

按張爾公謂此句是通民章斷簡此說人多喜之予謂身也無言通民不當復稱作者即如其言亦止合記首七人之數不令夫子口中六人之數總之朱子已疑其後人妄得妄鑿。

子路宿於石門章

須知夫子接引天下不忍忘世深情有一刻不旁放手蓋千古聖賢皆知其可而為之但知不可者淺常之識知不

朱子或問小註

天

可而為之者獨有一夫子耳接輿耦耕丈人晨門輩亦似未解乎此也。

或疑或謂不取范氏之說已見於第二條矣而於第一條又云知不可而為之者獨有一夫子何耶曰在晨門自是識孔子以其志趣不同也第一條云云則天下有道而不可為之不可而為之之意余所疑者必謂千古聖賢皆知其可而為之獨夫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此則外似不取耳觀諸類以人君言之則舉堯舜以人臣言之則舉伊尹周公讀此條者亦可以不必便認為朱子一定之說矣。

晨門之言非知夫子者而范氏以為誠然則失之而諸說亦莫有明其不然者獨楊氏以無不可為言近為得之乃不直以已意發明而必於援引殊不知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意之異蓋不若胡氏之說之為當也。

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亦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為而冒昧以苟為之哉。范氏他語亦有抵牾不合者如既以不可不可為在天又曰天未嘗遺天下其亦疎矣。或問

子擊磬於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有心就磬聲上見既而曰句要在能含聖人仕止久速未嘗不與時偕行如所云深厲淺揭者但其心不忍忘天下耳難字須從已字中婉轉發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化之人豈是好為其難直有一時欲已不得光景。

朱子或問小註

夫

明道曰孔子自衛何嘗無心于世荷黃如之呂氏曰晨門荷黃皆德之罔也區區果於去就不知聖人物之道也。

問荷黃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剛句

書云高宗章

諒陰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

總已以聽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檢東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語類

侯氏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民志定則上下之分正而易使也

黃際飛曰若謂以禮使民則禮是人力推衍所爲而非天法天叙矣則非若謂上如禮而民感易使則未非禮制以及民而民無所承於易使亦不親切淫禮達而分定此禮字是從上人身上升之於民自宮庭以及閭閻人人皆在禮之中也而好之如自土始曉村云重托好字方得要害不然則漢成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窺其鋒音笑貌矣

子路問君子章

這章書修己以敬一語已了君子因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故生出安人安百姓兩層來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至於安百姓則是充積之盛自然及物及物有廣隘充積無層次也況修己以敬一言至矣盡矣非安人一樣安百姓又一樣也若如此則子路見少原是聖言有闕矣

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主

要曉得到百姓安後聖人仍不忘主敬涵養故注云無他道也末二句不重疊重不可復加意

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語類

敬字不可以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

語類

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

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語類

唯上下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得知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

語類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

語類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只盡道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意問

主

問程子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不知如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語類

樂天齋訓曰二箇以字不同修己以敬以字有工夫言把敬修己也下二以字不著力作即以字有修己即即安人也修己即安百姓也

原壤夷俟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門者陸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

語類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膺近於太過曰這裡說得却差如原壤

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或問以壞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責之。是不然也。禮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適見原壤之夷侯。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言喻。而反可儉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壞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壞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朱子或問小註
伊川曰。或謂原壤之爲人。最慢聖人。及聖死而後。疑其不葬。故乃鄉里粗鄙之人。不識義理者耳。觀夫子責之之辭。初不孫也。長無遠也。而至老而不死。謂之慢。便見其爲人也。若是。則夫子亦不敢叩責之。適足徵其不孫耳。彼有答。

問黨童子將命章

非求益者也。與益者與相應。先生只是年長。不是師也。欲速成者。是起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
俗語欲速成。句。對非學問有成也。乃童子居位。並行。速成。或問不從諸家之說。何也。曰。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視童子之踰階。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爲却而教之。得其旨矣。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天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教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達哉。

明道曰。明日遂行。

或問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在陳絕糧一句。須爲固字伏案。

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

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問字答上。而有字文勢乃相應。楊氏曰。君子之不窮則無命。無命則僥倖之心生。故窮則濫。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章

此是聖學。多學而識是格物。一貫卽知至也。格物致知。學識豈可輕存。學識非規子貢。乃學者之常。非與只是說夫子聖者。凡天下之理。無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既而旋疑事物無窮。意必有一箇道理在。非徒多學而識者。一以貫之。卽在多學而識之內。之字是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自是一件事。方其不曾見得一貫。只是多識。及其見得後。只有一貫。非於多識外另有一件事也。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

朱子或問小註

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理會得。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

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

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

却貫箇甚麼。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

却貫箇甚麼。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

精神。亦容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或問此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

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

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

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問一則只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知者亦

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

子貢之問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

朱子或問小註

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

使其問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

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

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

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

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

者也。

朱注發明曰。一貫以行言。則一者誠也。以知言。則一者明也。言聖人一心之明。自是以貫通乎萬理之顯也。

問子貢一貫句曰。一以貫之。問是以心察照萬物。而不遺

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

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

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會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踴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天集

朱子或問小註

衛溪公

四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歸類
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誣詠。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

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歸類

按徐思曠曰。此章道理。當照大學致知格物章看。子貢學識。是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窮之以至乎其極。夫子告之以一貫。是一且豁然貫通。而萬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夫子生知。隨學識所及。處當明。不離經時。道之說。滋起。而思曠先生乃見理分。明如此。謂非爲信朱子。而得力於或問小注者。源哉。

由知德者鮮矣章

此章不重知。亦不重德。子路平日。非不知義理底人。只是不能知意味之實耳。不知意味之實。便已非已有了實字。對鮮字看。只爭這些子。惟其工夫。不十分精切。所以不能知意味之實。看到絕糧之時。便做出慍見底光景來。須朱子或問小註。衛溪公

五

還他一箇身分始得

楊氏曰。人不知德。則無以入德。故貧則怨。窮則罵。言此以救子路。恨見之失。

無爲而治者章

此一章分兩截看。上二句作一截。須還得虛。下二句作一截。須還得實。集注自有層次。不可一直看過。
自古帝王之爲治。蓋亦莫不然者。夫子何獨於舜而稱之乎。故詳味夫子之言。則此章之說。侯尹氏得之爲多。侯曰。而天下平。夫何爲哉。尹曰。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爲哉。爲之哉。泰已正南面而已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而謝氏說。又見其所以獨言舜之意。雖若與侯氏小異。然合二說而觀之。則知其時事。心迹。無一不然而足。以見聖人之言。蓋非偶然而發矣。謝曰。楊子曰。繫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

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仰書而

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

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

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

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

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

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

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鴟毒。而其所謂無事

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有疑恭己之效之說。不知此蓋以舜之恭己。對後世之

不善事治乎。若而此。非謂舜惟恭己。故天下治也。且

朱子或問小註。衛靈公。六

或曰。恭己。正足形容無爲處。恭己。正南面而治。止作

容字。有故注云。人之所見如此。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

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無爲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

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徐思職曰。雙峯云。集注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

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紹堯

又得人。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無

爲與文王無憂相似。新安云。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

見其德。故敬德之容。則曰。恭己而已。而不知其

內是也。二條亦足以發明朱子之意。

子張問行章

此章是問行。言忠信二句內。須粘著講。篤敬自是一事。不

見字。工夫漸漸熟了。看到二也字。已至全熟地位。夫然後

行。卽於言行上驗之。凡所行出來底。無非是忠信篤敬。雖

不立。見不在與倚。只是這一箇書紳。語亦是子張能留

心行上。

忠信須分篤敬。亦然。故下條另釋篤字。如此則當云。篤

敬。自是二事。不可混看。今云。篤敬自是一事。不可分看。

不知何故。意者篤敬雖當分釋。然自是一事。猶忠信雖

當分釋。亦自是一事歟。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

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與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

伊川謂只此是學。

伊川曰。立則見其參。參

于前。所見者何事。

朱子或問小註。衛靈公。七

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

在那裏。

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

於心目之間耳。

文集答吳斗南書。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

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

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

手裏見堯。手裏見堯。是以吾之心。還爲我心。別爲一物。而

在身。

尹氏比諸說最爲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

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爲參前倚衡之事。則不

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

看朱子將參前倚衡與拳拳服膺如此剖析豈謂子張造詣能勝顏子哉以夫子此言正為窮高極廣者懸之的見工夫不在此矣不得工夫耳首條云看到二字已至全熟地位即是此條所以如此剖析之意學者幸生朱子之後奈何看書偏只管籠似

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

語類

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仰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面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八

這箇便是近裏著已

語類

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問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渣滓自然渾化又問渣滓是甚麼曰渣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開隔若無

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渣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渣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渣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渣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

語類

直哉史魚章

此是史記合傳體春秋時所謂有道不過是國家無事耳史魚生未嘗遇有道何由見其如矢夫子意在專注無道耳那有道如矢作懸想說則下節那有道則仕句豈伯玉竟終身未仕耶直哉君子哉亦自有不義分疏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九

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入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

語類

或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辛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諸說如何曰楊氏至矣然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范氏大意得之謝氏所謂愛君者善矣然專以明哲保身為說則亦有所未盡也夫

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初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激訐之過。則在己。固爲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爲直。亦不專爲保身計也。侯氏謂史直知直而不知權。史魚之事。於君臣之正。亦或小失之。非獨不知權而已也。國圖

按或問以楊氏爲至。語類有試將兩人對換看之說。此書第二條第三條是也。然畢竟是推論。若正旨則在第二條。自有一條分疏。句蓋直哉。君子哉。原是各人名下贊語。非評論兩人優劣。直不如君子也。惟後人將兩人對換看。乃見爲有此理耳。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此章書神情。都要在四不字上分辨出來。細看那箇智者。却是何等樣底人。言字指大槩說。范氏以失人爲不得其所處。蓋曰我所以處人者。不得其所耳。而語意不明。讀者不能無疑也。亦字當在又字上一層。勿竟作又字看。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十

此條首二句。甚可疑。蓋此章分辦。失不失處。總在智不智上。無存四不字上之理。況上二不字。尤不可以幸合。乎。其必有錯悞。明矣。詳誌於此。

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達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國圖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于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止。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或問

問死生是大閑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仰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國圖

問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國圖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十一

人生只有箇是非利害。利害打不破。總由是非認不得。是非認不得。其時利害是趨不得。害自是避不得。且見得害生不爲害。害義乃是害。如何不烈烈轟轟。做一箇殺身日。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章

此是入德之方。須要實實看出爲仁工夫來。事賢友仁。固是爲仁之資。然須向嚴憚切處。上一一體認。問有所嚴憚。切處。以成其德。曰。此是事友實際。卽是爲仁實功。須從此處看出。方與利器善事相問。大人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國圖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

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

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

朱注發明曰大夫與士爲仁之器也大夫之器爲士之仁爲士之利器也嚴憚切大夫說切穆切士說分貼自費

顏淵問爲邦章

此章要得斟酌先王舉一例餘意

問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無形也而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

朱子或問小註

上

問行發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若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正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如此如曆家說則以爲子起於林鐘寅起於太簇剛訂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止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是以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若

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認定商周改時改月改朔行夏時才的確若夏時冠月月之候前章已辨過

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幣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

畧耳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三年來亦無識者

問格注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

朱子或問小註

上

此所謂輅也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王聚焉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

剛訂問周冕之不爲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剛訂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

言否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

伊川曰：東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橫渠曰：顏回爲形，禮樂制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使人能，使守成法，遠之。

按鄭聲淫，使人始。程氏告以使人爲言，此是大綱說。須知鄭聲淫，使人始，其心不可測也。惟鄭聲本淫，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自止。惟使人本始，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自惜。故須放之遠之。

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十四

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樣耳。

諸說程張子至矣。范氏但以爲治天下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疎矣。

剛前

人無遠慮章

此言其理之所當然，勢之所必至，須開潤說將去，作指點處。

問蘇氏千里之外，凡席之下，曰：此是發明遠近意。

伊川曰：思慮當在事外。范氏曰：昔曰治於未亂，保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謝氏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遠慮。

憂古人有見幾於罷體者，似近之矣。楊氏曰：那分崩離析而莫之慮，則季孫之憂其在肅緒之內必矣。

范氏詳矣。凡前三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指伊川范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盡矣。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章

此章之意，在已矣乎前一層看，須與子罕篇有別。夫子歎其終不得見，所以警人者，益加切矣。

楊氏曰：世之好德無誠心，則孔子知其已矣。

臧文仲其竊位章

此章上斷下案，勿作虛實看。竊位便是，不稱其位，有愧於心，卽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辭嚴義正，稟然不可犯。

衛靈公

十五

楊氏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爲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位之也。朱注發明曰：薦賢爲國，人臣之職。文仲蔽賢，故不稱職。竊位只合如此說。莫說做惡賢人奪已之位，故不與立。是竊位。按發明此說，最平允。卽或問取楊侯而不取上泰之意，發新安竟，是復理朱子辨過之說，真不可解。

躬自厚章

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非以自愛而厚，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

剛前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竟。

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或問故身益修故人易從曰此兩句在責已厚責人薄前一層工夫故益故易字實有當然而不容已處

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焉人焉其亦人也舜禹湯之如何知舜而已矣猶謂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則可憂也者亦若是孔子曰君子以義與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此責於人者薄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滿頭日湯降不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此人君射自厚薄責於人也

范氏允詳獨謝氏之意若以為橫逆之來反已而不以咎人者似非此章之指蓋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其意則猶所謂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為橫逆而發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曰雖責善義所當有責亦必以自厚為本或問

朱子或問八註

不曰如之何章

兩如之何連看勿分方是箇熟思審處意不曰者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他何

羣居終日章

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

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

范氏曰明矣講習為日不足羣居言不及義則不可與入德行小慧以為智則不足與知言亦難以為君子矣或問子以慧為智而謝氏乃有與智相似而不同之說何也曰慧之為言因明智之稱也吾之所言字之本意也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謝氏之所譏以其小者而言之也然曰與智相似而不同亦非是所謂智者固亦不能無大小之辨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朱子或問小註

此章書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其規模柯澗大而節目又極細密看一箇義字便是恁地細密而又有許多條理所謂細密中更加細密只是事之所當然上倣將去則這件事大段自不差了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辭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

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陳新安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夫子又推本而言之

或問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

義以為直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

惟義以為制事之本則義已粘在事上故下文三之三之字終在國外為疑又胡不考程注第一條是已經朱子刪潤來

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共問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一黃際飛曰自文三之三之字固是指義然細分之又自有別箇一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他處禮字該得孫字如云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此也此處禮字或問小註

字與主節文度數故孫字又另講

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

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

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從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

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孫者

或問四者君子之處事如此注云君子之道何也曰在面

前合當做底因是般事做得十分細密一些子不差便是道了

朱注發明曰時文家動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不知精義云者謂辨義極其精也此是君子工夫在平時做必既精義然後能以義為制事之本也至禮行孫出信成又是所以善成其義者如何混說是精義

君子病無能章

君子惟病德不加修而在已無所能焉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君子疾沒世章

此言人須要有為善之實著不得一些假底意思實字勿作誠字看

朱子或問小註

誠與實一也如何云實字勿作誠字看蓋為善之實以事而言若作誠字看恐看入心裏去了且如云無為善之誠事或何說話乃知

朱子下一字恁地仔細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求名也病世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君子求諸已章

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處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已何嘗有尤人之念乎若夫小人則不能反求諸已而惟歸咎諸人也

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

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
言與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
或問集注楊氏之說不太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吾
是以著之

君子矜而不爭章

不爭不黨即於矜羣內看出則兩層仍是一層而字一折
正講出矜羣之真偽有作矜易爭羣易黨則君子之道亦
有嘆矣須說矜以持已何有於爭羣以處眾何有於黨纔
得聖人之旨

按集注明明下然字一轉語此條則云有作矜易爭云
云有作不以為然蓋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與成而不猛
為嫌則是作威易猛亦以疑聖人之道亦有獎為嫌矣
朱子或問小註

試問成而不猛不下轉語可乎細玩才知集注然字一
轉即是此條所云而字一折正辨出矜羣之真偽兩層
仍是一層者請以范氏之說釋之范曰矜以自厲故與
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此矜羣之真者也又曰
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此矜羣之偽者也惟矜
羣有偽故必辨出矜不爭不黨不羣此矜羣之真者也
見此條所云有作矜易爭羣易黨則君子之道亦有一
層者此矜羣二字即指君子講故不可說矜之矜亦易
出偽矜而實爭矜而實黨然上文明說辨出矜羣之真偽
豈偽矜而實爭矜而實黨者亦不可說何以謂之辨
出矜不爭不黨不羣而實黨者亦不可說何以謂之辨
若以他人之成者易猛轉出聖人之成者不猛易猛耳
不可亦斷不可少也竟竟聖人之不猛亦即從成字中
看出兩層亦仍是一層故彼章或問小注亦曰三而字
是併合其轉語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

持守之意

范氏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小
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
此兩句並無交互意

君子不以言章

此章書宜平看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

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
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貨之言孟子取之故不
廢言也

徐思曠曰前軒側看便不平正○按曉邨曰言字是好
言人字是不好人蓋經文曰不以言舉人則其人言
可舉矣如之何以其言之好而舉其人曰不以人廢言
則是其言不可廢矣如之何以其人之不好而廢其言
此是慎於進賢
廣以愛善之事

有一言而可以章

朱子或問小註

此是聖賢身體實踐之學始於制私終於無我故可終身
行

恕是苦力字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是恕恕是一言行之之字即
時一言行之無滯礙也如其言除非將經文終身字改
作天下字而後可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
言恕忠已在裏面了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為仁
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
恕

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靜而後有動。
論語
謝氏曰。言恕則忠在其間。無忠何所恕也。推其道可以極於無我。終身行之可也。
楊氏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
吾之於人章。

此是民無常性。三代之時。王化洽而直道行耳。聖人眼界甚闊。心地甚平。民猶古也。直道而行。聖人原看得極平常。生民秉彝。何嘗無公好公惡。教衰俗壞。特自後人失之。聖人直從源頭上看來。何嘗自己居功。斯民節原有君民古今四層在內。不可以斯民與三代之民混看。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主

朱子此章集注。一無所取於諸家讀或問便見。注不云三代之民。三代之君。而云三代之時。蓋三代之時。直道而行。自上下下。已成風俗。此條之所謂王化洽是也。春秋之時。毀譽盛行。反是可見。此條之所謂斯民節原有君民古今四層在內。是也。前層。癸未。墨。奉。以。民。心。本。直。立。論。已。是。犯。了。或。問。所。辨。三。代。之。民。一。宗。舊。案。如。其。真。則。人。之。於。人。皆。無。毀。譽。何。必。聖。人。玩。此。條。云。生。民。秉。彝。何。嘗。無。公。好。公。惡。下。語。才。極。圓。活。又。云。教。衰。俗。壞。特。自。後。人。失。之。才。使。諸。君。曉。得。世。變。才。見。聖。人。以。身。挽。三。代。之。意。後。來。專。主。三。代。之。君。命。德。討。罪。皆。以。直。道。其。說。始。于。存。疑。而。實。原。于。大。全。斥。南。軒。之。說。如。其。言。又。將。改。夏。商。周。為。禹。湯。文。武。改。時。字。為。君。字。無。論。又。犯。了。或。問。所。辨。范。氏。游。氏。一。宗。舊。案。定。定。於。直。道。也。直。道。而。行。聖。人。知。聖。人。眼。界。甚。闊。心。地。甚。平。民。猶。古。也。直。道。而。行。聖。人。原。有。得。極。平。常。若。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不。過。如。三。代。之。時。以。直。道。行。于。斯。民。而。已。苟。今。之。時。皆。如。此。以。行。於。民。雖。謂。三。代。至。今。存。可。也。而。奈。何。今。之。時。不。然。也。故。曰。以。身。挽。三。代。之。意。
步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

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來破底。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
論語

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試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耻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像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主

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忿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佛老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或問
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

類語

合第六第八條觀之。朱子詳譯提出所以二字以明緊要在此意味在此未嘗云所以二字尚未成文還要于其中加一字法也。大全欲於其中加一用字共其義而不成文顯而易見。乃附其說於金仁山以爲此冠蓋親見朱子之筆吾不能以彼易此矣。

皆答呂伯恭云。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帝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而行無古今之異耳。
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則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
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

問或語類

吾猶及史章

此悼時之益偷也。看本文猶字。本注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而今益以偷矣。聖人一生擔當多少事。在史闕文。馬借人雖一二細故。而今舉之以爲例。覺無限深情。隱然寄託於言外。虛虛作指點。而關義仍留。纔合此章之指。

巧言亂德章

是非有定理。若不知彼言之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

小不忍。范謝楊以爲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爲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爲盡其意耳。

忍是含忍不發之意。

朱子或問小註

衛靈公

堯

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如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

衆惡之章

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二之字指人言。察字發得兩無成心。纔是仁者之不被於私也。兩必字。自是理當如此。

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一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于事若善而其情則有惡。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取于衆而察于獨。理斯無蔽矣。
徐思謨曰。胡氏云。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此說極當。雙舉又

人能弘道章

此須要得擗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弘他。纔說弘便是發明。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今人只會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管推挺進去。直是放手不得。

呂晚村曰。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悟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智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

朱子或問小註

朱

問張子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一段。性與道有分別否。曰。性卽道也。不曰性卽理也乎。大率人卽道之所在。道卽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

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矜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過而不改章

此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要著重一邊講。方合聖人之心。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朱子曰。諸說皆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今諸家乃爲能改則復于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勘一微。意之向背則不同矣。

吾嘗終日章

此不是思而不學。則殆意。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不讀語類。正謂集注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二句。是思而不學。則殆意。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此第一條第二條。是也。然又不如此書第一條。勞心以必求。加一語云。此不是思而不學意。以下再讀某注云云。使人胸中更豁然有分。此其爲朱子之手筆與。

問註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早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怙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

朱子或問小註

朱

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微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

不如學也。學者低心遜志。勉勉循循之謂也。是優游工夫。

君子謀道章

須知此章專爲謀食者而言。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謀道對謀食言也。某注益以二字。上三句一截。是論命。末句另轉。是論義。總爲謀食者四路斷截。非以道與食。

對舉也。故首句講斷不得末句一轉斷不可抹。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綴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學固不爲祿謀。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不得餒。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

耕也二句須注下。不注下則開矣。

胡氏曰。聖人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因其材而發達之。謀食憂貧。誠致之最下者。亦必誘掖使不淪溺於卑陋也。言雖平常。意則高遠矣。

前二條似俱指注中。原有蓋以二字。而今刪去。然其解則定矣。徐思曠以爲只是一開一竅。盡情打斷。最得此。

朱子或問小註

天

章之解。但所說統說兩分之云。出自大全。渠和忘此條。語類之在學下。祿章也。讀朱子云。說得反覆周全。云云。便和根柢了。本無兩樣解。法。存何又要疑或起來。

知及之章

此章要得遞入語意。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首節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次言氣質之偏。但只收到裏面一層。而不知尚有爲政一層在也。三節是極盡完備處。仍留出有所未盡。求總要說得平正無弊。纔合章旨。

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蒞禮動。爲政之事也。然爲學者。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也。爲政者。雖不專於爲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定之固。則

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

明道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言爲學始末當如此。爲政始末亦然。或問知足以知此理。何以仁不能守。曰。只是知之未真。其存亡出入之幾。較似未穩著耳。

或問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所知在我而不失。宜其莊蒞而民敬也。曰。只爲做了一邊。缺了那一邊。自如此。若能去得此偏。外面定然好看。

伊川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仁能守之。有諸已也。莊以蒞之。行已也。動之以禮。在彼而應也。有始有卒者。先序也。

動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

朱子或問小註

天

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

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禮及蒐苗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之具。

有未盡善者。非特爲民之不服而已。未善蓋謂知自治而不知治民者。大抵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爲完備。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

德也。

玩此條。或問處刪去。而其要以仁爲重句。則首條所謂要得遞入語氣。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有於此益明矣。蓋有條之意。正爲或問有以仁爲重之說。而須有以仁爲主之說。故特發明此等處。若疑作是爲

文家講法門。所謂以聲歌詩。不但采蘭贈芍。即開

教化弗字而歸泉齊吻者。未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

未臻。而修已治人者。終固於氣稟學問之偏。

或問帶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質之小疵。曰。固有生

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

尹氏曰。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是觀人之法。知與受固有分別。不可。非。能。不。能。也。注
中未必二字。非謂君子不能。正謂人不可以此知君子也。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
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可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

朱子或問小知章

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著胸中。便看不見。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

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范氏曰。才之道大。故人不以小知相開。學折。不以爲

少。祿之。下。不以爲多。故可大受。小人則反是。故治國

必用君子。不可用小人。夫子於君子小人。每分別言之。欲

人君以此辨之也。

張敬夫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其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

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具也。

民之於仁章

此章有層大。象混不得。說在下章。看某注。却自有多少轉

折處

呂晚邨曰。此章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來。水火
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
火。是就利害上看。到下文。而利又見水火。尚有患害
而仁更無患害。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

當仁章

此是勉人勇於爲仁之意。

問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

子善問直卿以當仁只是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

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

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

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

做底事。

朱子或問小知章

講師字太著迹。不得。

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已。任

則當自勉。而勇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之所有。而

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

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

所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

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

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知勇於有爲

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君子貞而不諒章

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唯知必信而

不易者諒也。**成**

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通**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歸**貞自不諒不作兩層看。

按此條云貞自不諒不作兩層看。然如蒙引曰貞疑于諒而寔不同。故夫子特別而言之。如周比和同。驕泰之屬亦自下可少此一辨。此即和而不爭章所謂兩層仍是一層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衛**

貞諒分別曰正則自有擇在曰不擇則未必得正。

事君敬其事章

事自當敬。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求祿之心耳。講得切寃不夸而後不求祿之心意出而字一折原是兩事。聖人語極平正只為人於天理當然處不介認真一味希圖苟且後者而反有所先焉。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成**

有教無類章

此是聖人大公樂善之心。有無二字但就教者立心說。蓋人性本是善底。教之使皆可以化於善而不復論其類之殊。其至公之心自如此也。

道不同章

此亦通論大槩如此。

橫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張子兼上章而言善矣。范亦得之。范曰道同則心心同。道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所起不同故也。楊侯之說失之矣。三仁所處不同而未嘗不相為謀也。蓋歸苟同矣。則何害其為謀哉。雖或有如伯夷之於太公者。然非如君子小人決無一事之可相為謀者也。**成**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人只為工於言辭而於理上反被他遮蔽了。古人理達而文明直是恁地清脫。看下而已矣。三

朱子或問小註 **衛**

字則達字之神理已微大抵聖人言語並不露圭角。何嘗

見一邊不見得一邊。雖只一句却字字煞有意味。**通**
註是云不以富麗為工。今人只看作戒冗長之說。非也。讀此條後不悞。

師冕見章

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陷處。而學者之存心體察不遺纖悉。却是恁地細密。

楊氏曰聖人之於人無非道者。曰某在斯某在斯之類。使其知之是乃相師之道也。侯氏曰昔者有所不知不見故及階及席皆告之。而又曰某在斯某在斯蓋相其所不知不見而不使師至有過之地也。聖人御物之道其仁如此。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于其所而已。歸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替者之道。當然耳。子張貌竊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

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過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職其自持。顧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形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

楊氏之說。則張敬夫推之尤詳矣。侯氏以爲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爲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爲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或問

黃際飛曰。此章要有一箇字。聖人動容周旋無往不行。其固然何非子張有問。則聖人亦盡道而不自知矣。鄉黨一篇皆如此。若非弟子筆之於書。聖人亦不自知其無往非道也。

朱子或問小註

衛溪公

肅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此章書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

記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魯也。記取顓臾而曰伐。見季氏以大夫而擅天子之大權。是無王也。將伐二字。是案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此記者之書法著意處。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魯之附庸。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

朱子或問小註

季氏

也猶屈城也亦謂之影國。

此章之說多。是或問語類文集所無者。卽以此條所論附庸二字言之。亦可以補孟子集注之所未備。

冉有季路爲季氏家臣。將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詞。將有事三字。若認真又若不認真。猶人所謂聞得如此也。却把自家竟似不曉底。

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埋伏一句。

問獨資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亦可知也。

或問

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伐。况在城中。勢又不必伐。且爲公臣。又非季氏所當伐。然且字是字相承轉下。

不平對

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

姓名附於魯君。貢賦入於公朝。故曰是社稷之臣。社稷魯君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

既在境內。顯與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番事了。既是公家之臣。縱然有罪。須是公家伐之。季氏如何伐得。

季氏之伐顯與。冉求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自解云。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

朱子或問小註

季氏

二

解

陳力二句是正說。危持二句是反說。

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替者之義。舊見一

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贊助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

歸題

且兩言過矣。此與上節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

問諸家多把虎兇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

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柙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而冉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責他以比典守者之過。此伐顯與實二子與謀之過。

答問問。方且隨語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

枝蔓。

問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三句。曰只是正訓是誰之過。一句到此地位。却又沒處推託了。

今夫顯與云云。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須要有幹旋。只此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

一句來。

只此數語。是冉有實與季謀底供狀。更却掩飾到那裏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句直下。語氣甚

狠。却又無數層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

丘也節與下節本一串。此節以立制大原說。上二句是主

朱子或問小註

季氏

三

解

下三句乃申明上二句意。蓋均無貧三句。對下分別。析

看。不必挽入顯與。自應以上二句作主。蓋字申說上文之辭。下三無解。上兩不患也。和即。在均安中。傾即在不均安

中。特推極而言之。內治修而遠人服。緊接均和安說下。

按此條云丘也節與下節本一串。下又云今字對上。開字看此方就。伐顯與說皆反上意。而意則丘也。開二節俱是所問如此。自是完解。俗說紛紛。無足處。又按內治修而遠人服。緊接均和安說。下則知陳新安之說不可易矣。有謂均和安笑不得。內治修。修內治。即是下文修文德者。悅也。陳新安曰。夫如是。修德修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與兵

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

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

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民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

故字從上文生來。遠人文德中有實際。

問不當勤兵於遠。曰不勤兵。是與下謀動干戈對。

今字對上文問字看。此方就伐顓臾說。皆反上意而言。

末一節因其爲子孫憂之言。而反之。乃論其理如此。註不

宋子或問小註。季氏

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爲切。

天下有道章

此章備春秋終始。自天子出。春秋前事。自諸侯出。隱桓莊

閔時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時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

時也。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禮樂征伐

卽是政自天子出。全照全節下針。當時政在大夫。故夫子

有有道之思。不議不在庶人。全在爲君者能使之不議。所

謂能言其所以然也。

呂氏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終

其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爲等。庶人不議。直謂民自無非議

非使之

楊氏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計之刑。不能加。然後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于大夫。國

命執于諸臣。則極矣。故其哀

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

世數之說。呂謝楊尹得之。而呂楊又兼理勢而言。語尤完

備。

此與上章論君臣父子之大經。推之而知其理所當然也。

祿去公室。則政必及於大夫。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

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乖

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

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

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於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

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跡考之。則如

宋子或問小註。季氏

王莽司馬懿高澄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

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

惟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祚統也。以

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

謂與。

桓子此時見囚與否。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

先了。故夫子之言。若已然者。

玩若已然者。若字活甚穩甚。或便認作已然。便是果人

便是不善讀注。

益者三友章

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直須從友之者。自

爲領取。

或問此章之旨其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

呂氏曰友直則知過友諒則進于誠友多聞則進于明便辟習于容善柔能為卑屈便佞習于口尤友便辟則德不友使佞則過不聞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樂節禮樂之說曰以下文二句例推之則此句未應遽至如是之密也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飾雖與諸說不同然亦未免於太重而文勢又不順亦不能使人無疑也惟呂氏說為近之而復有所未盡故竊獨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

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繆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飾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

或問樂道人善之說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益於已也諸說皆以益於人言之失其旨矣惟呂氏為小異然亦非經之本意也

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晏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

問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也

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

朱子或問小註

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此章所戒以其理察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信人之意也未見顏色而言亦失言耳未見其所謂失人者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然

或問三愆之說曰范說善矣然各有所偏兼而用之可也然則或無以節乎內或無以齊乎外而不免於愆矣

君子養其內心故言無不中理欲無此三愆者在修其內而已矣侯氏愆字之義亦非是

侯氏曰：愈過不及也。言愈謂過失之過，則皆過也。但便以過失之過為過不及之過，則不可。或問

君子有三戒章

此是制心制事之學。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只緣志之不力，而外誘得以乘之，故須隨時知戒，把這箇義理常存於中，定要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是知戒了，纔得有義理來也。

或問：孔子言血氣如何？伊川曰：此只大凡言血氣，如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禮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之血氣，須要以義理勝之也。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氣血衰極，也不由他。

朱子或問小註

李氏

人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道下來。或問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戒者，志而所以戒者，禮義也。或問

問：謝云：簞食豆羹，呼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

之壯。謝又云：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

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配助義與道也。或問

君子有三畏章

此章是論君子不論天命大人聖言，須看出君子身分。首節總對針下節看。天命即天理也，不是顧諟天之明命，彼處深畏天命對下不知字。畏大人若說到唯恐有觸大人

朱子或問小註

李氏

九

之怒，便粗淺。畏聖言對下悔字，兩節只是一節。

按：存疑云：畏天命，猶顧諟天之明命意。讀此條始知其比。此條過當，此亦加不知不慊，求便是聖人不怨不尤也。但由此深之，則必究極乎此耳。非朱子就割析至此。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或問

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長。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物皆有所畏，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或問

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

尹註正分出君子小人身分然大人聖言亦天命之所當畏也

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

朱子或問小註

李氏

十

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為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他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

小人所以無忌憚

生而知之章

全以氣質言不兼做戒勉學意氣質自是天分事

讀此條則或問謝氏之說愈明而集注列楊氏于圖外之意亦從可想見矣

生知是聖人地位所謂聰明睿智天縱之哲也

伊川曰生而知之

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

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早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

朱子或問小註

李氏

十二

此依經文而論

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及待學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

不通而惘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或問

此又細分知學之困。不知學之困。其困亦本不同。所以發明四等氣質更透徹。

謝氏謂人皆有聖賢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稟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敏不敏耳。夫生而知之者。豈其氣稟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敏而得爲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強以求復其初。夫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始爲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其初之事也。不止於疎而已也。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主

此條採或問辨謝氏之說。密加駁說。文氣愈足。義理愈明。細心人自能辨之。
朱注發明以困謂有所不通。在氣質上說。不在工夫上說。中庸困與勉對。便在工夫上說。學字雖說工夫。却亦是氣質合如此。又曰。氣主知。質主行。本文言知而注兼及質。以氣不離乎質也。又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也。

君子有九思章

此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或問

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開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開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人說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不然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

却先說致知。是如何。或問

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聲。所欺爲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常思慮。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說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

朱注發明曰。有耳目口者。謂不自謂聰明。而定壅蔽。而不自知。朱子拈出無所壅蔽來。最爲精刻。蔽蔽於外也。壅壅于中也。亦極細貼。

或問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

朱子或問小註

主

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聲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或問

顏色則思溫和。而暴厲之氣。不形於面目。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慎。而主一無適。疑思問而有疑必解。忿思難而有忿必懲。見可得則思義理。而不苟於得。此皆君子之所思也。

問程子云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九思固各專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

九思以敬義爲主蓋因問者已知程子各專其一之說而又示之以此畢竟九思各專其一是正而

見善如不及章

此是引述體要得追思想像之意。首節包下。固然此章似無首節。包下之意。法在扣得住。下節須實講伊呂顏子真境說不疑有錯悞。得十分張皇誇大。一張皇誇大。便非儒者出處合一之學矣。上二語所重在求志達道。原指一人言。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

張敬夫曰見善如不及好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
仁之誠也此篇於自好者能之至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于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此大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卽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
行則見諸事也。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

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橫渠所謂必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鄉此人亦不輕出。謂之天民者蓋謂不是尋常之人乃天之民耳。天民之云亦猶曰天下之善士云爾。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又不同。

按楊氏引達可行於天下解隱居二句或問以爲未釋此條卽是明或問所以以爲未釋之故也竊疑二處文法不同則可若天民身分與此不同則二章集注同是指伊呂之流而言又是柯說惜精義僅存范呂二家此章或問又闕僅從語類得以考見此條之意姑記疑於此

齊景公有馬章

首節是案不是斷。餓首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案。子取問小註。季氏。

於今稱之耳。此一句須反封富字。正伏異字。於今句對上之日二字。上不必重拈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末節地。橫下斷語不得。

陳亢問於伯魚章

這一章總是明無異間之意。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夫子亦偶舉此二端言之耳。然其本末兼舉無所遺矣。

蘇氏曰不學詩而竟則其言皆直情無禮義之文也

陳亢實以私已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易嘗有是心哉。但其教

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
以有警云爾。問

邦君之妻章

此當如吳氏說。諸家皆以正名爲言。過矣。當時邦君之妻
號稱未嘗不正。唯侯氏妾母之說爲近之。侯氏曰。各正則
或以妾母爲夫人。小君。然又安知此必爲孔子之言耶。
按曲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曰。此諸侯謂他國
君也。古者諸侯相與。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若之妻曰小
君。而曰寡者。從君諱也。以余思之。諸侯與臣民言。自稱
曰寡人。兩君相見。亦自稱寡人。其臣民稱君于異邦曰
寡君。從未有兩君相見。自稱曰寡人。但寡之一字。爲從
諱也。自記禮者之誤。於此可見。即曰古禮不可考。亦任
可牽扯。王制以釋孟子。試玩此章。白文孰爲人稱夫人。
孰爲夫人自稱。句句分明。若稱諸侯與邦句。並無自字。明
明是邦人稱君夫人。于夫邦如此云云。其名極正。其言
極明。自覺軒蔡氏牽扯曲禮以釋此章。編大全者。糊塗
收入。明初以文家見朱注。無明文。大全有此說。遂有爲
家其辨。於此。

朱子問小註

季

未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曰。陽貨欲見我。我欲往。而往拜之。陽貨之
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曰。陽貨欲見我。我欲往。而往拜之。陽貨之
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陽貨欲見我。我欲往。而往拜之。陽貨之
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問
問陽貨。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訕身以信道。不知渠
何以見聖人爲訕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
見之。亦近於訕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訕矣。
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
聖人斷不能如此也。問

朱子問小註

陽

一

范氏曰。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之亡也。而欲見孔子。孔子之
亦謂其亡也。而欲見孔子。孔子之亡也。而欲見孔子。孔子之
爲孔子。苟不欲見。貨必終避之。不至於遇。夫往而不遇者。
聖人之所能。必也。然而不必於遇。而欲與之言。孔子之
陽貨。亦不能絕也。臣以爲公山弗擾。以費。仲佛。辟以中牟。
昨。召之。皆欲往。而子當見。則見之。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
也。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欲其生。此聖人之德也。故爲仁
不當。之。言。孟子取之。及其。欲。其。生。大。可。則。春。秋。書。之。曰。登
漸。氏。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不。仁。也。然。夫。子。則。非
懷。寶。而。迷。邦。者。好。從。事。而。至。失。時。可。謂。知。乎。不。知。也。然。夫
子。則。非。好。從。事。而。至。失。時。者。吾。將。仕。矣。夫。子。豈。不。欲。仕。者
蓋。非。苟。然。諾。以。避。禍。與。人。言。當。如。此。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與陽貨周旋。正在定公初年。是時孔
子未五十。
諾是不逆其意。却正見胸中素有定主。何煩勸駕爲。吾將
仕矣。直是據理答之也。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貨之時則不可日吾將仕矣亦未嘗非信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豚焉不可飲豚也孔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之曰月過矣哉不我與君子之化不可殺矣故孔子曰吾將仕矣欲仕則孔子之心也其言諸此與孟子言燕可伐

問註不過欲使助已為亂曰孔子即不助亂貨却借為口實。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意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誦也

朱子或問小註

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若他人遷言則或至于害理直理則或至于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

中道也。朱注發明曰此章總在妙極人多略過但以爲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便理沒此章中多少義理。

性相近也章

性相近單指氣質之性而言不兼理在內性善以理言

類語

此蓋恐人錯會集注兼字而言此即語類第一條之說經朱子手筆更覺明白無疑

或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

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或問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

朱子或問小註

三

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徐思贍曰雙峰饒氏云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愚看或問語類文集並無兼字意蓋曰性善者專以理言相近者兼氣質而言耳饒悅大誤○按思贍解集注兼字諸當之甚不然饒誤人

唯上知章

聖人以性相近未盡故復言此乃亦以性言之或問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

伊川曰上知下愚論才爾性則同豈有不可學者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皆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畢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

或問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于善而

朱子或問小意

四

日進乎高明習于惡而日流乎汙下者固皆有之但善者不習于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于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肖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肖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肖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此語類所謂莫要只管求其合且有各有地頭又云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者也

問書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知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

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是不可移者

如狂作聖則有之此句須善會豈上知不可移而下愚

未句亦可知克念之狂尙是大稟說若真正下愚焉得克念

子之武城章

此章語氣不可隔截意理必須流通若舍意理而循語氣終是看書不透耳某注皆不可以不學道故必教以禮樂此意理也語語須與焉用句對針

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

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

朱子或問小意

五

忠信而已故易使也二句且虛說不可入武城事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范氏曰君子學禮樂則知為上治人之道故愛人也小人

學禮樂則知為下事上之道故易使也聖人一語言無非教也假之言是則使二三子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

德變呼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開闢闢闢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也呂晚村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懷以德分君子小人故注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又曰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非以君子自認以小人指武城人又曰禮樂是

道之大者。則以茲而發。故直指禮樂。要知禮樂便是微。
上徹下。若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見得此意。才覺得。
詩書一類。猶小者。禮樂在。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必召孔子。
則其志欲逐。而未知其術故也。便孔之而不欲往。是沮
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明道曰。公山召曰。而豈徒哉。是孔子念他雖畔。而召我其
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遂使不畔。則已。此則於義而有可
往之理。而孔子亦有疑。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豈非召亦
然。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
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就如何能與得則道曰。聖人自
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
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
朱子或問小註

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
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耳。
夫子爲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
子何不略說令分曉。却只默然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
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
則必忘于政事。然以史記考之。又以夫子懼其譏毀而去。
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泰之害。亦曰
彼又將使其子女。選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
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
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瞞著三家。做如季氏已墮衍中。
及剛成公飲處。父不肖。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

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
人以夫子之得那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
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是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
曰。陽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
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

愚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
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
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
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
必不能也。
張敬夫曰。弗擾不察。命于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
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焉。彼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
而爲篡奪之計者。多出于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
如有用我二句。是廣子路語。程子謂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可爲之事。體道之大權也。惓惓王道。方合東周。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問仁章

此是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便是心存理得。不侮等。即
目與效也。如曰一恭而仁道盡者。說得快。便有病。此程子
問其記。蓋以恭爲求仁之大本。則可以爲盡仁道。則未
可。此對子張所不足而言。確是求仁之功。不是心德渾全。
看五則字。自見謝氏以行五者爲所以爲仁是也。
衆引曰。恭寬信敏惠。都要說個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
得。不可分。恭寬信敏惠。不如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
得。此與答樊遲居處恭。執事敬。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
惠。如五。其一般。行以見于身者。皆存以見于事。皆信然。
皆心之所由存。理之一處也。不。然便是心存理得。
存理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正是言事事行非。即指
五者爲仁也。且不言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

于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勤驗事。用意也。又曰。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章。此章五者。乃于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于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或疑心存理得。勉齊至分。則蒙引至申。陳何故不從勉齊而從蒙引。此無難曉。觀集注。則心存理得。得矣。用而字中。下便見。又以此書下條玩之。只言心不言理。尤足証理得不在心。存之外。蓋畢視承朱子之人。固有不能不差說者在。

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爲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爲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論語**

或問恭則不侮。曰。不侮。是不侮於人。
朱子或問小註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論語**

佛肸召章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於公山之召。却真簡要去。**論語**

張敬夫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難問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致釋亦可謂善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楊氏曰。子路之學。未至于無可不可。而能尊其所聞。故于公山佛肸之召。則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悅也。亦知之不苟耳。
尹氏曰。希授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不絕人以不可遷善也。然則終不往者。亦知其必不能也。子路以親于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之言。而欲止之。故又曰。吾豈繁而不食如飽瓜也哉。蓋磨之而不穢。涅之而不濡。始可以語此。子路勇者也。問欲浮海則願從。問欲見弗擾。佛肸則不喜。

者孔子意之所存。非由能知也。

徐思順曰。堅白之喻。但謂難入。亦不能免我耳。若云必磨必涅。又非無不可。不可理體矣。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耶。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浸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九

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章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無禮。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謝氏曰。蓋惟學可以明善。
尹氏曰。好之而不學。則不能明乎善者也。

蓋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之偽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今謝云。似是而非。故有蔽。則是所謂蔽者。又在於愚。亂賊絞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爲得之。**論語**

楊氏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裁。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徑情而不知以爲託。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精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果于達爲。故其蔽狂。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爲不擇。是我惡德地便低。地終是害事。論語

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論語

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發。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侮。則勇者剛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接之。

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

朱子或問小註。陽貴。十。

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謂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然。論語

勇止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此章書莫忘却學詩本旨詩可以興以下須一一從詩中講出。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論語

問詩如何可以觀。曰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

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詩經

問詩如何可以羣。可以怨。曰詩人之情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以處羣居之常。於悲憤之內猶存忠厚之思。學之則怨而不怒。可以處人情之變。

事父事君之說。范氏亦疎。忠孝固人道之大。然詩豈獨爲是而已哉。呂氏之意則善。然詩於君臣父子之際亦不但如此而已也。論語

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女爲周南召南章。

朱子或問小註。陽貴。十。

問周南召南之爲。曰爲字專指詩。

爲字如固哉高與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耳。論語

按文集張敬夫曰。爲者勸行其事也。朱子答之曰。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論。與此二條正相發明。今人尚有將爲字兼躬行說者。謂朱子辨過之說何其不思歟。

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詩經

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也。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修身齊家。不

然則是正也。堵而面也。

程叔子之意善矣。但以下辭若有所不足。疑記者之失之也。以尹氏所謂欲修身修而家齊。苟不為周南召南。則猶而墻而立者。足之則其義備矣。楊氏以學道而不為二南。皆不得其門而入。亦借用他語之過。此章正為不能明之於內。以達乎外耳。豈反欲其自外而入哉。或問

禮云禮云章

此蓋以禮樂之本言。

程子云。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盡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該了。

或問禮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正

朱子或問小註

陽貴

主

謂此也。詳味而深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異乎。程子者何也。范氏曰。禮之本在于敬。而敬之體也。行而樂之。樂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視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唯在于敬與和而已。尹氏曰。禮之本在于敬。樂之本在于和。而禮于玉帛。樂于鐘鼓。事其未而不知其本。豈曰。程子以理言。禮之體也。二氏以人言。禮所謂禮樂也哉。曰。程子以理言。禮之體也。二氏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雖殊。而各有所指。但此章之旨。則當以程子之說為當。或問

按或問極贊程子之說。此條採之。然以得內集注觀之。却是從范尹之說。蓋片字在正名章為當。敬字在此章為當也。看來此章集注。又是後來改定。故園內從范尹之意。園外列程子之說。

色厲而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止在要瞞人。故

其心常怕人知。如穿窬然。語類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是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語類

鄉原德之賊章

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語類

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語類

或問鄉原引荀子。愿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陽貴

主

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才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于心。不能行之于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語類

道聽而塗說章

凡人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若方道路聽之。而即於塗與人說過。雖聞善言。則不為己有。是德之自棄者也。蓋以其事言之。則因為棄其德矣。然不曰棄夫德。而曰德之棄。蓋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為德之賊也。語類

鄙夫可與章

此章書須要得聖人和平語氣。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若仕者。都有同寅協恭底人。如九官相讓。十亂同朝。皆有與者。聖人原不為鄙夫起見。須向道理上推勘出來。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
舊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鄭大止于營私其害至于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于此。患夫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于亡國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狂也。肆二句。曰古之人有志願太高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拘小節。肆焉已耳。今之狂也。不顧禮義之大閑而流於蕩。此就不是狂了。是并無狂之疾矣。
大抵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分別而失

朱子或問小產

古

於峭刻耳。
或問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側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其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存疑云。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岸。為界限。人不可苟犯。如物有稜角一般。

或問矜者持守太嚴。曰止是義利之辨分明。略無一毫苟且之意。

楊氏以不足通物為廉。則不取其有辨之意而太貶。又以不剛者常之。則又不見其峭刻之病而太褒。進退無所據矣。愚字之義亦然。其直者本但為不達事理而不為姦欺耳。未見其可強而善也。至其為詐。亦但其疾之不美耳。侯氏於愚之直詐亦有未盡。蓋以直為真質不隱。則未見其

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于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侯微巧者歟。
索引曰。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寔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而言。其以薄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寔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也。故曰或是之亡。存疑曰。舊與肆忿戾與廉。猶有相四意。詐與直全相反了。

惡紫之奪朱章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
侯氏曰。正淡者人多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濁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聽。

朱子或問小產

古

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眾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是知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侯氏所謂似是而非者。則得之惜乎其推之有未盡也。所謂足以悅人而易惑於鄭聲利口之害。亦切中於事情矣。
或問

徐思曠曰。惡紫之奪朱二句。孟子引來影射原病止一似字。此與覆邦家倒看。則亂奪是指其害。朱注發明日三惡俱有關係。不必側重末句。

予欲無言章

此是聖人寔理寔事。欲無言。正教人寔踐耳。而所以欲無言者。以時行物生。不待言而可見也。若忘却不言大旨。則

是聖人有遺教而故爲隱深矣

問此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是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伊川曰以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爲之寔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寔在此而非以爲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又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

朱子或問小註

本

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爲說者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夫豈言不能論之謂耶楊氏曰子貢能言者也而信存乎德行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斯之謂乎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寔則爲不可而其寔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塵根而不可以言論耶

矣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無不中理曰是此意

徐思廣曰看四時二句卽所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耳發字是然處妙道精義是一以貫之

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爲之寔也程子謂猶患其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寔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

朱子或問小註

本

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呂晚村曰時行物生言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分次義不可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貼孔子物貼小子也又曰此卽無行不與注貼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鑄

孺悲欲見孔子章

此章須得聖人警戒大旨蓋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倘非有故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說中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

人之無忌憚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章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或問有謂宰我之問蓋問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爲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于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問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

朱子或問小註

本

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知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爲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爲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爲仁失之則爲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稱衣錦自以爲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爲之諱而未減其不孝不仁之罪是以其說徒爲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寔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爲薄直以有疑

故不敢自隱于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于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于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爲已死之人文不可賸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爲之爲不與人爲僞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曰不肖者跋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爲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此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

朱子或問小註

尤

厚薄使人之自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其引樂正子春之言則似矣而亦未察乎子春之事乃其不用情而過於禮者故悔而思有以俯就之耳若宰予之情則又烏可用而遂短其喪也

或問若以宰我之無所不薄爲不仁如何曰是亦未知其短喪之已爲不仁之甚不待至于無所不薄然後爲不仁也豈習於孝弟爲仁之本之說而失之歟然則諸說孰爲得之曰范氏之說爲有當於人心矣謝氏特恐賢者過中以上亦然謝氏曰人子說喪而惻怛之心發于自然故食不安哀勝休也此豈可致殺乎三年之喪不毀矣勝者也居處不安哀勝是謂禮樂之變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以告之然亦有

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固有喪之禮矣。惟樂為無所
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
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
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
之端告之。此章之通義。則李氏之說尤為有功。李氏曰。宰
之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又聞期而之。是以疑而問也。
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俾其出也。而後言父母
于其子之懷。使知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安與不安。則當自
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
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其以懷為懷念之
以孝弟之真情。使其所由來也。但其以懷為懷念之
懷。則於文義為未當耳。推而合于范謝說之善者。使相表
裏焉。則此章之旨。庶乎其無所遺矣。或問

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
朱子或問小註陽貨 予

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
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
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
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
也。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
得失。得失又有重輕。文集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
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
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
書。則心便主于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于寫字。若是悠悠

蕩蕩。未有不入于邪僻者。陽明
此非改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陽明

君子尚勇章

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
皆疑皆以位言之耳。陽明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
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不得字。疑是到處便
行將去。陽明

存疑云。君子義以
爲上。除却勇不道。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
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故孔子告子路。義以為上。也。聖人之教人。常如
此。惟子路之見。子貢之辨。較而易見者也。陽明

朱子或問小註陽貨 予

謝氏曰。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
其爲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者。專于勇而已。則亂人也。
楊氏曰。孟施舍之守約。不如曾子之守義。則所謂大勇。尚
義而已。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君子者。有德位之通稱也。
君子而有無義者。以位言之也。無義必至于後其君。則終
于爲亂而已矣。

君子亦有惡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僻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
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誦上。使
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譽。萌。是以君子造辟而
言。詭辭而出。居是邪。不非其大夫也。胡氏以下流為卑穢
之人。上謂賢於已者。然舉凡在已上者。而兼言之。則可欲
以一說達廢其餘。則偏矣。然此兩言者。豈亦以教子貢多

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范氏之說。於此二句亦爲得之。他則疎矣。其以諫爲誦。尤害于理。誦之得名。正以其不告于上而顯言于衆耳。謝氏誦上無禮。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耳。楊氏之說。則善矣。侯氏章首兩句甚善。而其下文意若不相屬者。若曰。但衆人或蔽於私。而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惟仁者能惡人者也。如此則得之矣。者字蓋指人而言之。尹氏誤以爲在已之事故。有二者之別。以微爲何察。蓋本洪氏之說。或問

同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

是以氣加人。故易至于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于理。窒而不果敢。則于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或問

徐思曠曰。存疑云。凡事果敢必行。心下窒碍不通。饒雙峰云。果敢即前章之剛。愚謂果敢不是剛。

唯女子與小人章

問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或問

黃黎範曰。難養在女子小人。所以養之。在御女子小人者。但從渠等調停求善養之道。便有無限樂病。渠注莊子以修身齊家爲急。

年四十而見惡章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或問

同矣。或問

朱子或問小註

陽貨

圭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于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
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
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
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
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
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
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
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十

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
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
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
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
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
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尙可以諫。想亦未嘗在。
必是旣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旣已爲囚奴。如何更
可以諫。語類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語類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
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于極。有所不行。故若此
也。語類

三子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
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語類

語類 則知五色之微。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
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尙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
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
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
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二

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
於忘世是不難。語類

徐思 雖曰三仁止是各欲自
盡。不如此不得所以同心。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
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
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
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于事。蓋比干旣死。若更死諫
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
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
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語類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爲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于和處

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整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顆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聚其身而已矣柳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于中道然歸聚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王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宥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于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

而至于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褐裸程子狀側不以爲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

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罔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泚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于逸民之曰

謝氏曰其官不我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爲也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附

齊景公待孔子章

尹氏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尹氏曰此聖人去就所以異于人人也孟子每言伯夷伊尹柳下惠必以孔子明之此篇自微子至于逸民皆記賢人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此章之說程子尹氏得之范氏所論折衷之意亦善夫季氏之專強僭逼夫子所深惡也又何必以是自處而責人之不我從也耶

朱注發明曰內注在待以位上外注在待以禮上當依內注爲是不能用者不能行其道也老不能用則或下晏子當年莫能殫畢世莫能究之說也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饗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

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勝。勝。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勝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勝。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不致勝。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于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惑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

朱子或問小注

微子

五

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氏所引勝肉事。范氏曰。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然。勝肉雖至。亦行也。唯未必如不至之速也。孔子亦得其旨。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記者不及勝肉也。

楚狂接輿章

此章當以夫子為主。

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

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長沮桀溺章

是斷

此章總是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上三節是案。下一節

范氏曰。接輿長沮桀溺。存狂躬耕。而不入危亂之邦。此聖人所欲引而至于道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又使子路問津焉。接輿則趨避。長沮則不答。皆自絕于夫子。以守其一介之行。不能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聖人絕之也。若夫尹氏之說。則謂孔子之徒。皆素隱者也。故曰。孔子之周行四方。為非。而曰。沮桀溺者。天下皆是。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哉。不知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于變易所以易之者。為其無可與。而曰。天下之人。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避之。則人不可以絕人。進世為素也。

朱子或問小注

微子

本

誰以易之一句。程子謂誰可以化而易之。張子謂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文義微有未安。蓋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楊氏謂夫子為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羣。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辭。則失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于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絕。

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章

楊氏曰：子路問夫子于荷蓀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施其杖而趨。其言不響，而子路拱而立。猶若待命者，蓋敬之至也。記曰：「適先生之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蓋子路有得丈人于荷蓀之問，而致之若斯耶？或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于語，然而食之，見其相與如此，又見其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即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

此仕字，是求仕者對不仕者而言。若十六篇行義，則是已仕者矣。故云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與此不同。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七

不得混扯。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才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

問集註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才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才說不仕便都無了這。

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

問集註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才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八

此章首節，須從夫子身上設想。又須留虛爲後餘地。次節須看一與字，又須知前後虛實所在。第三節，此是抑語，須從矣字跌起下意，宜還虛步，莫說煞。身中清一句，須合二子緊貼隱居放言，未備論道理，與孟子集大成章相似。但在夫子口中，又難實發，蓋無可無不可意思，雖極渾然，然有絕大主張，與稊稊兩可之見不同。

逸民章

朱注發明曰：「不是隱居便棄仕，便不棄仕行道在吾。行義自在。」

侯氏曰聖人之中道。亦有可降時。身亦有可辱時。亦有不可降辱時。各因其時而已。
朱注發明日。諸子各有箇不可。不當分夷齊有所不可。惠連有所可。事原有不可。但聖人不預存一不可之心耳。

大師學適齊章

謝氏曰。周衰。賢者相招為祿仕。多仕于伶官。蓋其責難而無愧。至其甚也。注聲無節。僭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是以非而去之。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既曰四飯。彼適秦。則有兩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區區佈食之官。而不敢僭其數耶。蒙引云。或初飯之官。不去。故不記。不然。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周公謂魯公章

朱子或問小註

微子

九

這章書。須要切開。規模方合。周公謂魯公。體蓋魯公氣。象頗傷嚴急。故周公以此四言者。戒之。其意美矣。

明道曰。周公謂魯公三句。反復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故又當全故舊。呂氏曰。四者正謂親親敬大臣。篤故舊。此其序也。施讀為施。不相離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居其位而不用。此所以取怨也。尹氏曰。周公之戒其子。至矣。國安有不治哉。

周有八士章

此章書。還至孔子說意多。

饒雙峰曰。四乳皆雙生。同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四語亦無輕重。皆主立身之大節而言。

謝氏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舍利而取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懇。緊思敬。其思哀。則其志意修矣。其肯懷居乎。其肯恥惡天惡食乎。其肯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

或問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與。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辨也。
國問

此條採或問所辨。語氣抑揚已明。白無疑。又按精義范氏曰。已為止。或問謂非子張之意。則是子張之意。本以已矣為語助。未嘗失之。過揚朱子何從而少抑之乎。大已矣為語助。未嘗失之。過揚朱子何從而少抑之乎。大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全諸家多翻朱子辨過舊案而讀者不察何哉

執德不弘章

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經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總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果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過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以字多只說一偏。

通老云云。此雖得之。必失之之意。故朱子曰不然。若先儒二句。在此無所屬。當另為一條。

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

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亡哉。

朱子或問小龜

子張

二

問執德不弘二句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

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于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確而不移哉。

問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曰。有此人。亦不當去。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

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于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按汎交而不擇。二語。此朱子之言。大全不考。而以此附于尹氏之語。未則是尹氏于此章固專主子夏矣。尹氏其肯受乎。雖尹氏之說。朱子亦不甚取之。然剪頭去尾。張冠李戴。最是大全之病。向來何不辨及此。

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于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

朱子或問小龜

子張

三

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于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以集注與或問觀之。二子論交。俱非聖人之中道明矣。時文家多主騎牆之見。而評者亦節錄初學當如子夏之言。成德當如子張之言。以証之。使昧者不知其以爲二子之言。各有所當。其失朱子之意甚矣。

雖小道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

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所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

范氏曰。小道之于聖人也。猶丘垤之于泰山。行潦之于河海。川雖曲。有通諸海。則由之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之。小道不通乎聖。

小者對大之名。是小道。不是異端。最辨得清。語類有一條。以黃老釋氏言之。則是異端。不是小道矣。與此說正相反。可知其爲記錄之誤。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四

日知其所亡章

問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

朱子曰。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黃勉齋曰。求之。則能日新。守之。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加于此矣。○蒙引曰。知字對無忘字。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范氏以知所亡爲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爲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見其得失也。

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

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

此條之問。可謂切矣。故因告之以未能無忘而求以無忘之方。若無忘者。無待于此。上條已說過。

博學而篤志章

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過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

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五

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窞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

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程子之說。俱曰。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是亦如其前說之殊也。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已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于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

朱子或問小註

子集

六

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程子問黃勉齋曰。集注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熱易之。投地資之說。不惟記其事。并能言其意。其親承朱子者。不能也。學者亦可想見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易。資以前未嘗一日釋手。光景。

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反說之意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陸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親視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

達則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

朱子或問小註

子集

七

問。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二說相須。而其義始備也。程子問范氏曰。君子之學。情而不已。如百工之子。肆則無不在焉。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學。學則道不至。聖人雖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學。學也。百工之子。不學。則不足以成其業。君子不學。則不足以致其道。居肆者。致一其業也。一心以為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數。況學以致道乎。范楊以學為重。謝尹以致道為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

朱子或問小註

子集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條者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掉先章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范氏引證甚善。范曰君子過則改之。小人過則文之。湯改主也。傅說戒高宗無恥過作非。謝侯說亦爲得之。謝曰孟子曰又從而爲之辭皆文也。謝侯說亦爲得之。下改過故必文能改則昔之所過而今非也。何處文。侯曰但亦互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恥過作非。故必文。但亦互有得失。蓋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昔過今非者。殊無悔懼愧恥之意。似亦太輕易矣。侯氏善發君子之意。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爲未盡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楊說文意有未盡善者。楊曰君子改過故曰若曰君子自訟故能改過則可。今以改過先自訟則倒置矣。恥過亦衆人之常情。但君子恥而改之。小人恥而文之。則不同矣。今專以恥過爲小人之事。亦未安也。

君子有三變章

程子以嚙嚙形厲之反尤爲明白。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程子曰。口將言而嚙嚙者。合開口時。要他頭屬其口。孔子全之者。已見蓋以孔子明之。謝氏曰。此非有意于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湯其曰望之儼然而可畏。雖可畏也。即之溫然而可親。雖可親也。即之嚴然而不可慢。溫則言不能厲。君子非有意于外。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益于言。而亦自然之理也。

徐思職曰。張南軒謂聽其言也。屬約而法也。此一句有病。其獨主禮樂亦淺。不如尹氏。○呂晚村曰。聖人豈密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個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折得清楚。故合得渾成。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范氏曰。君子信于已。信于民。然後使之信于已。信于君。然後使之信于已。信于民。而民不信。則弗使也。在已者信而君未信。則弗使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傳說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爲在已。謝氏專以信爲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唯范氏爲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

朱子取問小章

呂晚村曰。信而後諫。此字謂誠意相孚。渾合上下兩邊說。單指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括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即是說得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大德不踰閑章

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緣都是。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當援也。更著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獎。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

者矣。語類

伊川曰。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接溺之事。更推廣之。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何。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為信。不果。乃所以為果。

問伊川。謂小德如接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接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做。不當道是也。語類

朱子或問小謹子張

十

謝氏曰。學者貴知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乎禮義之內矣。若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況出入乎。楊氏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可故也。至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不踰閑故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論語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語類

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

孰為可後而倦。不傳管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大小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語類

問洒掃應對一段。曰。子游已是失其序了。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小子那能曉。須留山子游語病來。

義剛呈問。目云。子游知有本而欲棄其末。子夏則以本末有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先生之說。則所謂洒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事。只知於洒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能通貫。而至于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審焉。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只是說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如公說。則似理會了洒掃應對了。又須是去理會精義入神。語類

上

朱子或問小謹子張

或問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洒掃應對。所以習大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亦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盡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

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主

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于此不足于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程子曰見人誠處。古人教人莫非使之誠已。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處。又或問古之教人必至于洒掃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知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故處恭執事敬雖愚亦可以知也。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于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爾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節。高道事殊不知性命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洒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無有精粗無有本末。孝弟是于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耳。今若皆以卽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一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三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來。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第一條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

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于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語類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朱子或問小學

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語類

黃際飛曰。此章是言道有本末。不是言道無本末。是言教有先後。不是言教無先後。是言末亦道之所貫。不可舍末而遺本。不是言末即是本。而即末求本。但白文執先傳後。後傳二句。不善看。便似道無本末。教無先後。者。然以先傳後傳四字。人易誤解也。須知君子教人之道。本有先後。後傳者。傳以本也。白文是急過下集注及而後亦未嘗無傳。而不教以本也。白文是急過下集注及便不得。神氣所謂焉。一義解者。以就先傳焉。一句義斷。後傳焉。先也。程注第一條最明。了。下四條。不善看。便似未道更無精相。句。易成誤解。故也。所以不可謂末即是本。即大學之理。可謂小學之事。即大學之事。不可謂朱子辨切究之。

仕而優則學章

或問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蓋時

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語類

問仕而優則學。曰。某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蓋為仕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侯氏暇時之說。亦善。蓋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語類

朱子或問小學
子張

按語類。謝之錄云。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校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正與此條同意。然以前條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思之。下句對獨善一輩人。亦有可說者。

畏致乎哀而止章

子游之言。本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發耳。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語類

吾友張也章

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楊氏於其語意之間。楊氏

曰。師也。過故其行有難。似亦未盡其曲折也。語類

堂堂乎張也章

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

大問 明道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哭。和之而抱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致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

人未有自致章

程子之說。程子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於而言。若曾子養生其本為孟子養生送死之義。而發非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本為孟子養生送死之義。而發非正以釋此章之義也。蓋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教喻人之語也。其與孟子養生送死之云。所指亦

朱子或問小注

子張

去

不同矣。而楊氏乃引以為說。恐亦未安。謝氏所謂必信必誠者。其失亦然。唯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反此也。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為難能。曰為人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

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

大問

按此云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不過借季武子形孟莊子共實季氏專魯。始於武子。尤始於文子。觀宣公與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輔昭公使宣公忠其母。而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則其忠於公室者

朱子或問小注

子張

去

幾何。傳雖稱其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太極。邀若龍以固已。位歸小節而擅大權。莫便與孟獻子看大夫也。

孟氏使陽膚章

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尹氏曰不足。尹氏失道之世。臨民于罪。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皆引政散民流為說。亦非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係。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紂之不善章

范氏曰。武王數紂之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于秦誓者。蓋天下之善舉歸于堯舜。天下之惡舉歸于桀紂。皆其所自取也。

君子之過章

聖賢之責收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倍亡之過。而能收。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侯氏之說。為善。侯曰。湯之德。止云收過不吝。能收則無過矣。故如日作非而不能改。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掩者。最得文意。尹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知之。而無損于其明者。以其能更也。故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而易見。無文飾掩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范氏以為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仲尼焉學章

焉學乃問焉師也。末句正對所問。無常師何處看。正從夫子焉不學中看來。惟焉不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章舉文武緊對焉學一問。要知古來法度。至文武而大備。故中庸亦云。憲章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于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

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于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

或問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楊曰。由文武至孔子。則聞而知之者。故子貢以文武之道言之。夫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聃弘。鄉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

朱子或問小註

子張

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竒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寔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或問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

如由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張敬夫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于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呂晚村曰。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朱子取問小註。

宮殿分門。不關諸事。人說此節書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悞也。唯其宮有不同。故皆有高卑之殊耳。二字混看。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

徐思曠曰。日月喻其至高。注本清楚。南軒云。初何損于日月之明。新安云。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不是書在。

子為恭也章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于大方。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蓋誠于此。動于彼。其神矣夫。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佳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便志便是動。而和處。

伊川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聖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測。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領深厚。其問自如此。

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恁地高。人自描模他。不著。差見得是聰明。言德性是就本原處說。根基深厚。德盛仁熟。便能如此。便是所過者化。

伊川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作補而已。

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

朱子取問小註

則天下歌謠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

徐思曠曰。得邦家節。正看出聖人神化之妙。數句非是事也。須從想當然中。是看出聖人神化才領得所謂二字。

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百姓有過二句。集注無解。朱子諸書俱未論及。何來講。相和承。謂與上文萬方有罪二句同解。不遇以其句之相似耳。以余思之。覺未安。萬方有罪二句。在湯既放桀之後。此周書泰誓之辭。方是方去伐紂。如何可以例看。而謂武王遂儼然以天子而撫百姓。存疑。竟謂此是既伐紂而得天下。告諸侯之辭。絕不顧泰誓作于何時。其粗浮又甚矣。細思當以蔡傳為全。蔡傳曰。適者也。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拯已于水火也。

謝氏曰。法度皆生于權量。禮樂政事所出。故不可不謹。從善不足以爲政。故法度當資無人不與有行也。故殷官當修典。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皆人心之所欲。滅國絕世。雖其自取也。然其先固嘗有德于民矣。不可使之不血食也。爵祿天下之所公。其賢者不宜使之在野。故逸民不可不舉。食以奉其生。喪祭以尊其往。爲天下之急務也。竟則得衆以下皆所以結民心而維持之。蓋其道當如此。非達道以干天下之悅而歸已也。

四方句謂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第而舉行焉。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不讀此條。則方句之不誤解者幾希。

興滅國三句。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唯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寬則得衆以下。此是帝王現成實錄。夫子列敘前事。斷以已意。只是約略指點之詞。公則舉錯合於人心。而人自悅服。如管仲奪騶邑者。蓋亦近之。

子張問於孔子章

君子患而不費五畝。宜虛籠令子張不容不問。

明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謝氏曰。惠而不免于費者。其府庫之財。足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而給之。至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相。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

一朱注發明。曰。只惠不費。勞不怨。在政上說。欲不貪。是存心。泰不驕。威不猛。是持身。三者又出政之本也。

胡氏曰。人在人上者。大欲爲多。不能室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至于教。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緊之有。

朱子或問小註 賈曰 四

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于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

謝氏曰。微之不敗。則過在下。不致而讓。則過在上。是國民也。與臣爲物。而恩不讓者。同。故謂之。虞古之人。以五威。然則彼且焉知先後緩急之所向。遂以視成。而不恭乎。今嚴者欲其不犯。故聚衆而誓之。垂條以曉之。謂法以喻之。令下慢而欲上之嚴。其可得乎。是以謂之。賈曰。今嚴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正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

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凝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謝氏曰。非其義也。三介不以與人。不當吝。吝則重。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爲善。在爲上則爲惡。

朱子或問小註

卷四

五

不知命章

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謝氏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富貴貧賤之命。今人問曰。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頭幾在後。視之如無。非緣得真知命。是利害看得破。二說總是一串。孟子云。舍生取義。卽是殺身成仁之旨。又云。莫非命也。性也有命焉。卽是知命之旨。以是知恒情之所謂明于利害者。皆或于利害者也。故曰君子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謝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遂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謝氏曰。當責可。淫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厥武可。不不知命。故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淫之。其爲君子。豈不結紲然有餘裕哉。

謝氏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不違乎理。故能立。知言則得其情實。故能知人。謝氏曰。知禮則不違乎理。故能立。知言則得其情實。故能知人。

此章所謂知人者。亦兼乎古今賢不肖而言。今乃言古而不及今。言聖賢而不及乎愚不肖。蓋欲率夫三句之說而一之。又欲專乎內而不分乎外。且必欲卽夫論語之書而爲之說。此辨謝氏知言之說。故其失至此耳。謝氏曰。人之才識。因言以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

朱子或問小註

卷四

六

朱子論語或問小註終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原序

讀孟子七篇。只是循天理。遏人欲。盡之。戰國時。其君臣相高於功利。縱橫之術。而為楊為墨者。又復壞法亂紀。天下之陷溺。幾乎有不可挽之勢矣。孟子游梁游齊。風塵勞擾。亦如孔子席不暇暖。生春秋之世。而為春秋。蓋此物此志也。夫儒者上下數千百年。讀其書。須識其原委。使聖賢當日立意。無然。呼援。無然。欣美。宜何如其深切。而著明。語孟中庸大學四書。時有更定。及門就集註而質言。答有若干條。今於語孟尤輯諸老先生之精而參義之。并舊時池饒建寧徽蜀稿子。刪繁就簡。章節目字之間。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世衰道微。孟子以斯道為己任。唐虞三代之德。無日不存於中。程子謂不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

綱領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問架。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

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千迴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大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

或述孟子集註意義。以問曰。大概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難伏那。只管日日伏。自會成。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着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

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侯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湯養正校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
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
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
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
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貌字當是
蓋禮貌是相見時其先必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
孟子或問小註

矣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

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為說不到聖賢地位上精義未載
范氏原文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

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

釘截鐵

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

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

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

事事要合宜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
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
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
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木皆陰而土
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
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
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
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
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
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而莫不各有條

理焉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

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中心之制是說義

之至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

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

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石甚麼事來

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又曰義是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

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

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

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或問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憫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前章多引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二句以駁此條余謂朱子原是以心之所見爲事物當然之理而言猶云方是知明尚未說到處當耳何用駁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

朱子或問小註

三

問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和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伊川曰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讓
伊氏曰梁惠王以利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讓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薄矣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後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計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

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

問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然此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

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閒以

朱子或問小註

四

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義而妄爲之說顧有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

楊氏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義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通齊宣王其辭誇曰此說好

橫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拂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拂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為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或問其以利害難易為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閒深以拂其君之欲為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鹿魚鱉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朱子或問小註

五

徐思贖曰文王以民力數句若是就詩敘述一番以推由同樂句非孟子無端突起議論也須想其說詩之妙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有謂移粟民自移其粟耳此說大差亦必梁王教他移粟纔是

刊

象引曰初開讀後其粟於河內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觀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罪哉而其惠之小也甚矣又曰惠王當時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庾而賑貸以舒日窮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以謂勞初而便是不違農時不違農時以管塗有餓殍等語不違農時數語不入於情孟子斷無迂闊此且是言民既有飢色野有餓殍矣聖人通變宜民難使教器人治地者斤不以時入山林可也按朱子止說梁王教民移粟而其所發特民閒之粟註已言之矣梁王引說其先其第二說亦非味但須知當時問答尚是指起耳然如其言亦可謂讀書不泥句下者矣

或百步或五十步而止總言笑不得只就傍觀者虛摸要為下文地

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畧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或問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粵而終於詳大率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上

五

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衣則民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胡雲峰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受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所禁。又王者受物之仁也。則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計物爲之屬。每物有禁。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古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虞夏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禁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禁禁。

寡人願安承教章

謂安者。若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尹氏曰。爲政之不善。一至於此。不能遵王道教也。惡在其爲民父母。

晉國天下莫強章

晉國二語。是叙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日之衰。

晉國即魏國。天下莫強。指文侯武侯之時。註本清。楚人自錯。遂。
尹氏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雖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教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或而。
朱子或問小註。梁惠王上。七。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綽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

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觀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
語類。
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報怨救民。自有針鋒相對處。

孟子見梁襄章

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見襄王之初。也要觀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箴之。味出語人三字。非是翹君之短。亦非開闢評論。總因當時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爲天下人收告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議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屬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爲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上

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長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蓋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悅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之意。不若是其畧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爲耶。
或問。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然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小路去了。

徐思曰：鳥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後定也。能一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

齊桓晉文之事章

仲尼之從二句須從道桓文處翻出。絕口不言其事來。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入，夷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正則先立則邪說不能惑，聖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猶石以爲玉也。

朱子或問八注

也。或謂仲尼之從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之，此皆仲尼之所不為也。見下於霸者哉。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衛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閒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

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食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觶觶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朱子或問小註

齊王上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爲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爲其仁之術也。

陳晞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觶觶，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

開闢

陳晞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的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個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平中又見觶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前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

若當時無個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

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窮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

或問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賦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上

十二

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武問

老吾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幼須知王政已盡此二語由吾以及人亦正王道大公至正之法聖人型一分殊之心孟子所謂善推者蓋如此以御于家邦從以字看出善推大旨方知程子說經只涵咏白文已見含蓄無盡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却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推之義

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斯心二字當即為是心足王心字而已二字正破不能二字

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却已為齊王不善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有別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為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道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善推即老吾老二句意對下不善推看二字中正須看出淺深次第

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上

十二

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或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武問

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度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更問也。故孟子他日見於王。庶幾便是可王意。

王變色自慚。前此與暴所論者。有不可使聞於孟子。故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

王之好樂甚。是激切告君之詞。猶古之樂全從甚字內發出。能好樂甚。則無古今之異矣。非樂真無古今也。

孟子問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

朱子或問小註

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開開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徐思曠曰。後人但知開道處。不知開閉處。此亦人心邪正之義。即或問第二章楊氏意也。

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為甚。此是開道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導之使自見耳。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所謂甚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

今王鼓樂兩節。一在與民同樂。一在不與民同樂。正言其與不甚耳。孟子以此欲動齊王。使知所嚮往也。

至於此極句。不可連下二句。所謂意到句不到也。

與百姓同樂。正是好樂甚。而今樂猶古樂意。包在其中。

或問集註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

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朱註發明日。總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其所好。而在公其所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道心為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

莫看彼達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章皆當以此意觀之。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下

文王之園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園。方

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

何有七十里之園。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

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

園。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

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

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

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

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園。反如是之大。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下

文王之園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園。方

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

何有七十里之園。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

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

園。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

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

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

在也

徐思廣曰。若是其大乎。本意中流。故作驚民。猶以爲小。倒跌入妙。闊開與上章同一局。入手奇宕。

交鄰國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

伊川曰。凡人有其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裕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之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下

三

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慙勤而厚恤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德齊與吳之方。強大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大王勾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或問

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或問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或問

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或問

朱注發明曰。樂天畏天。不是推原。所以能事大事小。只是敬美之詞。本領自在。智仁裏面。惟智者仁者。故能樂天畏天。耳。上保字是懷保。下保字是保守。只在樂天畏天上形容。非以敬言。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

朱子或問小註

梁惠王下

四

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貨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或問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或問

呂氏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或問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

當以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歐陽

王請大之。句。包下三節。大勇亦不止文武。特借文武作証耳。

徐思。曰。一怒不是勸他勇。正是故他不輕用其勇也。故曰王請大之。○自文原是王第四節轉。分兩段。總註。亦不然。又有謂其能愈小愈是以能大。勇因有智仁勇不相妨之說。要之此是後人合論。通章則為孟子也。遂以分開為正。

雪宮章

看孟子答齊王。只說一箇有字。復以反句足之。總要引到當與民同樂上。此是善於開導時君處。

朱子或問八注

梁惠王下

五

樂以天下。兩句是過脉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愛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

孟子援引往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已之意。引景公不重景公重晏子。看下去。看君句自知。

徐思。曰。景公意在遊觀耳。晏子却借他欲此先王。因而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親亦借作觀有所謂。而述職也。又曰。省耕二句。因重有恩惠以及民。然亦有兩層。夏時自根春秋說。晏子借此為言。亦無望君補助意。只見景公慢遊耳。必如此才與詩言。開合下二節。乃實言。今時漫遊之非。惟君所行妙在兩路夾鼓。實是景公走這一去。去景公說以下。要看出滿諫妙用。景公移易手不自知。言外要得宜王之不如景公意。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為。信乎。曰不然也。

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歐陽

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元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朱子或問八注

梁惠王下

六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為王政作歌動。然又要合齊之明堂。着眼在王政二字。纔合孟子勸王大旨。王者二字是責難語。不是張大語。

或謂。孔子專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精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呂晚。曰。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周制作之虛成。陳治化之隆。忽然投簡文王治岐為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

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
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
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是易這如
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
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
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
或問范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
君之切而欲室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於孟子因

朱子或問小註

卷五下

七

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
王同為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
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為厚民而彼為好貨
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為守正而不
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為正家則避難倉皇之際攜其
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
言之美而不虞其說之牽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
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為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
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
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
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

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
邪而利道之也

王之臣章

齊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一路逼趙上來最為
巧妙乃竟置之不答則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奚何足與有
為哉

所謂故國者章

昔者二句足上親臣句

左右皆曰賢句此是發端語

然後用之即此人也上然後緊根左右諸大夫來下

朱子或問小註

卷五下

八

然後緊根察之來曰察曰見舉古所稱克知克灼詢事考
言如許作用具在二字內國人殺之亦言其慎非言其公
也

問或謂人生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楊曰不為臣下奪其威
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則
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
人殺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惟
能固

緣註尊字或字指所進之賢而言論尊論威指日後而
言蓋於進之時早慮到謝之時自有欲輕進之而不
不改者俗解以卑字疎字指所進之賢而言論尊論威
就當下說則背詩矣斷不可從

湯放桀章

此是孟子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之意

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敘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賊仁賊義第三條分析最當若如上下條謂之罪重于賊便不該同謂之一夫失看集註分列殘賊義案論在此不在彼

為巨室章

朱子或問小註

問教玉人雕琢玉集註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中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

玩此條問答是朱子因終以集註為正意與答問者之意教字即作教詩說集註之意教玉人教字而使人使字上節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下節言治王付玉人治國家則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故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曉得耳若如問者之意則後譬只是中解前譬有何不相似之見云問者曉得之是云徐思曠候看此條反以象引為背朱子故不得不辨

齊人伐燕勝之章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

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

朱子或問小註

朱子或問小註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蓋燕國自亂齊乘其亂而勝之非真能勝之也取之兼土地人民言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若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

守義只是死守不去愛民當在平時

齊人將築薛章

此是斷制體。不得已句。印伏下強字。君子創業垂統二句。乃轉振語。總為強字伏案。創業垂統。即是上文為善二字。無煩贅講也。字語氣直走下文。

昔者節是案。下節方是斷。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邇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眾。不通能為善以待子孫。其大則欲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朱子或問小註。梁惠王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眾。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智。不如乘勢。雖有德。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竭力以事大國章

太王蓋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非憂樂之所係而

輕之哉。此係范氏說精。楊氏曰。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憂。問救之

之術。而對以若知彼何哉。蓋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待免。問安之道。而對以太王所施。不以共所養害。人而一之以放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或曰。世守也。須從先世講來。說得如許艱難鄭重。則非身之所能為。二句。不擊自動矣。

伊川曰。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正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美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

上是急於患難。遷國以圖存。此又是守正以徇國。孟子通盤打算。舍是更無別法。

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

此係語類所無。朱子所謂未經刊發者是也。編大全者。已知採入。當時何不請于天子。直改義字為經字。再註此說于下。豈不更為朱子之所心許乎。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朱子或問小註。梁惠王下。古。

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覲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附題。

魯平公將出章

這章書見聖賢之出處自在天而不在人。識得此意便覺一切怨尤都是著不得。

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于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

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

朱子或問小註

卷五下

五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章句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戰國之世功利之惡深入人心已久。不惟當時之君欣美之，即學士大夫亦不曾分明。那得有學術事功做來。許孟子自許也。

丑齊齊人然學聖賢之學而反囿於習俗。故孟子之言如此。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底。管仲功烈實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運用之否？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僅有用處。且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則耳。如代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討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放小管仲，只為見他不遠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以餘人，人若知王良差與幾矣，此而得禽獸，雖若丘嫂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王道而已，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騶邑三百，飯疏食飲水，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為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知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知孔子，曾西何以不為？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故而遷者，參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行，自下者之迷也。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惟孟子一人守得定。

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問曰問公孫丑以管仲晏子並舉。而孟子只言管仲。何也。曰言管仲。則晏子可知矣。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人心已離矣。語類

第八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雖有鑑基二句。是上下過脉。與齊王猶反手對看。又須知若無智慧。何以乘勢若無鑑基。何以待時。故德之流行。德字另講。不指時勢。未節總結上文。又必申言行仁政也。惟德與古人同。乃可以事半而功倍。不然。當今之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為皆不足與有為乎。地懷德齊莫能相尚故耳。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明德。行亦本自速也。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時勢是興王作用。德是興王本領。德即上文所言仁政也。當今之時。以下只重在德行速耳。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故字緊與惟字相應。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語類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當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問事。語類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五

烹問趙丞相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懼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且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又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作。語類

徐思誠曰。四十不動心。答上但言其是。不知必到四十。前此正有功夫在。但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我是氣稟上用事。故下節先養以生出分別來。通章分別俱從此生。恐懼疑惑。即是動心處。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籠法或強制。

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能不動亦未可知此句當與全錄作不能不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宮黝之勇否曰然論語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論語

伊川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又曰不動心有造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論語

徐思廣曰黝舍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四

伊川曰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不明理曰北宮黝要人以為為孟施舍持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問孟施舍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論語

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此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貢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論語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

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論語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數子所為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貢遠矣孟貢豈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論語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論語

問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明道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施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理為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五

問集註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黝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論語

呂晚村曰因公孫丑借孟貢故孟子亦借黝舍一步步打到自己身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黝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足子夏陪出孟子之學原本曾子被說曾子正是陪出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佳空中形文章神化處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攝下文詳之論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論語

儀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衍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

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語類

或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勦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勦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

朱子或問小註

六

之曾子耶

或問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語類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語類

明道曰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

伊川以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

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

如此若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

語類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七

此一條猶未詳悉故二

十九條又抹或問之說

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辨其是非

語類

明道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則動氣氣專則動志然志動氣動多且若志專在內則動氣氣專在內則動志故動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求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

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

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

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移知言。亦不移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八

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誠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求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言語。更不去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求之於氣。

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辭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文集

或問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已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該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九

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為言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內。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為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為義。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所行自無不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說美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

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云則是說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行之於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求之於心也而又何此之云乎為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驗以躬行之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說則是變聖門博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十

文約禮之教為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豈不誣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即止無復思維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

或問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

語類

伊川曰志氣之神不可小觀
明道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伊川曰志氣之神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大焉自有先後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這上生出來

語類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

語類

明道曰人患乎攝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志乾氣坤

語類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語類

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目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貳放低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十

說了故說出此話

語類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兩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

語類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

心

語類

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論語

厥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論語

問。厥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厥趨亦不能動得否。曰。厥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厥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搭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論語

知言知此理也。論語

孟子或問小註

知言然後能養氣。論語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論語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論語

有問知言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外面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論語

如何曰。出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格致之旨。不

能無失類若此。論語

伊川知言然後能窮理之說。倒了。當以朱子能窮理然後能知言之說正之。此亦未條所謂同異得失不勝言也。論語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論語

孟子或問小註

政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

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

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

其氣。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論語

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論語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論語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論語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論語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義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鬼相似有這氣鬼便做得這事無氣鬼便做不得。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太

不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鬼無氣鬼而已。人若有氣鬼方做得事成于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鬼便做人衰頹懣快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纔來。去說出許多知言養氣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若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

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必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機臂扼腕盡發于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由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太

吾義吾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他沒道理何畏之有。論語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禽孟子不怕得細。論語

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籠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粗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然其成也却只似箇粗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粗豪者耳。論語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論語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

伊川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是一箇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這如何明道以此一節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兩計大害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掉挂糊亂將去

論知言養氣德修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大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修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朱子或問小註

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

此條之說晚如先生也順口讀過惟蒙引疑為記錄之誤最當蓋浩然之氣從集義來當貴不能淫三句從居天下之廣居三句來若有二若若以此為低不幾使學者遺心于虛無從置力乎或曰此書係朱子手訂未幾是記錄之誤曰既是誤則云朱子也不妨何原序却有蔡沈從旁識之一句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勝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

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

朱子或問小註

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通貫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

或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

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刺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

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實貫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

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爲句者矣不取其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爲說者不本於自反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爲直握苗爲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握苗者而亂之也

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絕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上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禿筆寫字其語沒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工夫處

朱子或問小註

手

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體闕一不可三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註却似以直來養此氣曰不用直却着甚底求養曰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者要自其至剛至大之體段自有恁般地着不得些子意思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粹然見而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股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

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爲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之說細攷之當初不足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作這氣便能浩然

伊川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爲大人又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說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信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集義則德充而自非道義放有違有悖於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浩然之氣乃吾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敬不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

朱子或問小註

主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麼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

集義所生非義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果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山。浩然之氣。雖謂之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矣。

伊川曰。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其理。然亦儘有氣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諸其說則與道合。其用則莫不是義。鮮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乃命得此金器。

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耶。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日取於彼而集於此哉。

朱子或問八註 公孫丑上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簡是而已矣。

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事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之謂集義。

問一之看浩然之氣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

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

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

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

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面

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的。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摺價說不了。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類相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二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

朱子或問八註 公孫丑上

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

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

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也。配義

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

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

之。是氣常隨着道義。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

是反覆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是。積集眾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

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

讀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方如前條云某直敢說人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
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已也。論語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
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爲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
既久。浩然之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
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如一事一行之義。
勇而爲之以襲取其氣也。論語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爲
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論語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
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義

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親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卽氣亦
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日無
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論語

論語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論語

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
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

書講求義理。直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
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論語

養氣二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語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
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教告子義

外之說。而姑爲此言也。論語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
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

問。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似。
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
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論語

明道曰。必有事焉。主養氣而言。
或問伊川。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如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
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
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無之未將
也。恭敬雖因聲氣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心苟有此恭敬
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
於己。然後發之於外。此之謂也。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義

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
是有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個孝字。須是
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
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待事不
合義也。又曰。敬以直內。有事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
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作事義此道。誠
是簡易。是易又省工夫。大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
必別。

或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
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
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
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
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
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論語

必有事是須有事於此勿正心是不須恁地等待。今說撥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為說。曰事則不無。誠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故此條辨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脉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是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卷一

論語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終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末稍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今日又等不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

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

或問伊川敬遠川意。不以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又問敬遠是靜否。曰。纔說就便入于靜。凡之說也。不用靜字。只川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則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

問。謂錄云。集義如集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卷一

論語

須是集義。苟有未充。不可預期其效。而必強為以助其長也。

或問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未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眾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

明道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口善若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

後言之漸重須熟讀取主一之義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
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遠
至於助長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有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又曰必有事
焉而勿正事者事之爲事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徐思曠曰歸士云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
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說其或充四字可
目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
對也此說最分明○愚按當是以說都截做對助之說
蓋其或充是轉說故當截做勿忘勿助仍是事勿
正故當
對助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
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爲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
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
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可望其福雖說意寬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正
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
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
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
望其長望之久而不如意則掘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
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難字
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
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
不切錯認了他文意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
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掘苗者

也

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
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
過用些力也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振若灌溉
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
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力

明道曰爲養氣天無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
與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
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
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
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
若爲之飛而反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
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
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

問預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
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覩他若助長而直是拔
起令長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不畏
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而死須積習之功至
自然長不可助長也
明道曰正如若
意忘則無物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勿助長。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集義也。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集義也。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集義也。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或問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主。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能生活。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邊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

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教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起頭處。

此是集注後之說。與集注未看可也。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說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說淫邪遁之病。那六句便是矣。

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

明道曰。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說淫邪遁。是觀人之說。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惟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范氏知言之說。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知言為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其序。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說辭知其所蔽。該是偏說。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該皆是。一邊意。

或問該淫邪遁。曰。該辭。偏該之辭也。見該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辭。

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

該是險該不可行。故蔽塞。淫是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則離正道。遁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墨莊列之說。皆具四者。

者。

設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而不平。蔽則陷。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問。設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設辭初問。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見一邊。初問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是爲他說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書

或問。設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設字是遮了一邊。只見一邊。如跛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就所蔽處多了。被他只看得到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擲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設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設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

問。設淫邪遁之辭。文蔚云。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目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

自有楊墨底設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設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設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設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靡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

問。設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設。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設是偏說。不平。譬如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蔽塞了一邊。既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爲被孟子勘破。其辭窮。遂爲此說。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書

或問。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設而不安。則必爲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爲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爲楊墨兼有。程子以此四而張子亦以釋氏爲然。張子以釋氏爲牛。窮大則淫。行則謹。致曲則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其數數。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

而不見岸也。語類

淫邪辭相五。語類

邪辭知其所離。知其邪。自知其正。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語類

問。設淫邪通之意如何。辨別曰。設淫邪通。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設上起。設則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爲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夏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孟子

爲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爲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變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小目。語類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住。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游子夏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

推尊聖人以爲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語類

以姑舍是爲不敢當。聖人此尚是推尊前之說。

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文錄

或問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爲公孫之問。今以幸我以下。皆爲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書。惟此義爲有功耳。昔者竊問以下。至具體而微亦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文錄

謝氏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耳。文錄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孟子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語類

具體而微。伊川言。合下小。是言氣稟。如三月不違。則有之。語類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稍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修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是末稍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爲有序也抑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

孟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孟子

會恁地問則不當云刺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孟子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

孟子

定語

其次第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直是守得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爲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

似伊尹

孟子

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

孟子

伊川曰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象曰然

孟子

徐思賢曰是則同又一段從皆古聖人何生來將夷尹擇得高則孔子越高深無盡

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也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

孟子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時

孟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孟子

所施之政

孟子

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

孟子

呂氏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儀於禮皆言而不制故政行夏或善服或從周於樂皆言而不作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其禮實先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盡乎可加損者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此百世之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謝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或問此章之意諸說最詳子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

異得失之際。蓋有不勝言者。虛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獨
考而審擇之。庶乎其黑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以力假仁章

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誠
與不誠否。曰。這箇是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
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
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霸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
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
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威公攘夷狄。尊王
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卑

心謂之行仁則不可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
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
以力假仁。四句。只著王霸之辨。尚是冒語。王者之仁。不必
及乎天下。而以德行之。自足致王。故曰不待大。
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
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
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
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
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

道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
所以行出去。便是仁。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
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克殷。聰明作元
后。是直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
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夸大功效語。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卑

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
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此。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
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
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
如惡之一節。總言強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方見貴德尊士。不是虛名。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方見在位在職。不是虛貴。及是時內有君臣上下。惟日
不足之意。頂針講下。方見強仁。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
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
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

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

或問夫子引騶鴟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曷何物哉。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聖

尊賢使能章

此章孟子欲人君行仁政。以收人心。而成王天下之業也。戰國時政弊已極。孟子即其最要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蓋不止此。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首一節言王政待士之重。蓋王政在得人心。如有德之賢者。有才之能者。國所賴以輔治也。必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俾凡才德出衆之俊傑。莫不在輔相百司之位。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則天下賢能之士。皆悅吾用人有道。而

願立於吾之朝矣。

或問俊傑。曰。由其才德之異於衆。故謂之俊傑。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之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教夫人過市。則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聖

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樂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賃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

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爲市。其中自有許多事。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

創訂

凡郊外有闕。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往來商賈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桑遠有道而願出於其路矣。

在市曰商。在途曰旅。

農之耕者。行井田之法。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仁而願耕於其野矣。

屨無夫里之布。屨自有稅。市宅之民。已賦其屨稅者。其人非無常業。便不使出夫之征。其宅不可種桑麻。便不使出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爲之氓矣。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書

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

創訂

今之諸侯。信能以實心行實政。於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若父母。則民即吾之子弟。使鄰國之君率民以攻吾。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凡暴亂之國。皆得奉天命以征之。東西南北。何向不服。然而不至於王天下者。未之有也。人君何不行王政乎。

上五條。只列舉王政而言其理如此。此節言行王政即可。

以王天下而勉當時之君力行以成王業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似閒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

匹似閒。方言也。猶等閒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書

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著箇以生物爲心。

創訂

若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憚。憚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憚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吾傷。謀慮所及。其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豈固極遠。與物隔絕。故其心靈格于一身。而不達于外爾。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既蒸飯氣從下而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

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個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

孟子赤子入井。章開架。須恁地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四六

龜山荅人問赤子入井。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

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非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禮完此理。知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其所以然則仁之理不遠矣。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

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

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

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較大得些

子。

孟子論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一段。如何說得如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是

不如他又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

排合下。制這仁字。纔見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

道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

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

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

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進將出去。

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

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

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

問惡其聲而然。何爲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計較。乍見

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四七

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

體察。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個人

滿身知痛處可見。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

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箇私意。便

關了他一分。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

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

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

應接。更無些子閒隔。癢痠疼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

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語類】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還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還是非。便從這裏發來。【語類】

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語類】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語類】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有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

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語類】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還是非。始謂之心。【語類】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聖

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語類】

徐思賢曰第五節加一
端字便有一先字對待。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

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

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語類】

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所止乃義之端。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語類】

問四端之端。集解以爲端緒。向見季通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體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語類】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

朱子或問小註

聖

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語類】

或問四端曰。看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處。看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槩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粗。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貪利廉耻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貪利有大段無知。顛倒錯謬。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內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子之意。本初

不如此只說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隨觸而發方稱
子將入於井之時而怵惕惻隱之心便形於物初無許多
涯溪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

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
曰然程子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
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恻地只於動處便
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
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程子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
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程子若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
仔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未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發
明底同又不是安排須是本源有方發得出來着實見得
皆是當爲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性善便有
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爲主心把得定人欲自然沒安
頓處孟子言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程子

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
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
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

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恻地其他事皆恻地如羞惡
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恻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
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
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卽掉了擴字只說充字益
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
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惻隱道記聞甚博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
看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
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與其他如以心爲生道伊川
生道也有是心須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
樂而不樂無是心須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公孫丑上 幸

之以至於好惡愛人聖也後伊川 分明仁愛性情之異伊川
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信仁處類聚觀之則出
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則爲
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
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因其惻隱而知其
有仁明道曰因其惻隱內外交相養等說伊川曰孟子論
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約詳說其旨深矣程子
而反說此內外交相養之道其旨深矣程子
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則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
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能
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卽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
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
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

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問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問知皆擴而充之章。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充則不必說擴也。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又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五上

聖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久體究。今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閒做工夫處。

論語

人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察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有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

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

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濶。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

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方是。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人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亦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

問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至於事父母。曰。此心之量。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五上

聖

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充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論語

問擴充之義。曰。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便是充得盡。

論語

問擴充亦是盡已推已否。曰。只是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手把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手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一箇物事。不可道

孺子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

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問明明德只是擴充得他
去曰不昏着他

或問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
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
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
以觀矣

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
隱羞惡便信在其中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
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個惻隱羞惡真個羞惡此

朱子或問小註
便是信曰此便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

語類云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
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則楊墨是并邊境
之說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
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這
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義理之端便動便是自然順理
之義又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理
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滿了如
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充則注得滿得充則充得
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
滿只是空殼子大全小注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皆
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
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闡一
森然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首節須照下不仁擇術講仁不仁精神總在兩箇雅惡內
須從矢人函人人心上抉摘來便見一字不放緊術字

問仁天之尊爵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問如何
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意道也有是心
斯具是形以生也

第三節上言由不智故不擇仁下言由不仁則良知日昏
而益不知人役只卑之之詞甚言不仁之可耻人役而耻
為役且照本文講由弓人二句乃言欲不為人役不可得
也

四節正為人擇術處乃一篇大要領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朱子或問小註
此節示以為仁之機在已使自勉也

大全而後俱謂仁則榮章至此皆為當時人君言之余
謂仁則榮章不待言此與前章則朱子之說總無此意
也或曰前章言先王言治天下言保四海豈非指人君
亦謂必如是而後充乃為盡量耳必泥乎此則凡有
節相投便謂為仁之役因如取之莫如為仁文法與如惡之
微上徹下反成排一
滿其美其不思也

子路人告之章

謝氏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處要不做就不做故正
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
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
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

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興。為所以為聖人也。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就為在己。就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朱

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和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伊川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若人之善。

伊川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

與人為善。蓋辭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類。

此條似與許字助字之意。不合。當是樂註以前之說。

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發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

徐思曠曰。新安倪氏曰。以此條以証樂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冉有樂於聞人之善言。而子貢樂於取諸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移於己也。求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發之意耳。輔氏謂未二句皆單說。舜禹恐未。然。按樂註亦是合聖賢而言。不但此條也。但須知此是朱子合看通章之意。人不得孟子語中。牽引說最分明。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斯人處。

此孟子與本意。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上。

朱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不屑就。不屑去。說文釋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

伊川曰。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也。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在道也。又問所以不解作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

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

問集註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是不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又問：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首節內有一隘字，在大節內有不恭字，在每節一步緊一步，分明畫出一箇隘與不恭字也。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美

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看得兩聖人有身分，則不由更高。柳下只為爾焉能免，方可不恭，非滑稽也。滑稽與不恭毫釐千里。

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卻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

經世書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

不肯至誠，惻怛提撕，覺當世便是不恭。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

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徐思廣曰：前兩節隱憂形來，要句可是隘與不恭。影于方與他章有別，看文集，要是聖人之隘與不恭，與苛刻放達者不同。方見君子不由是，斯義至精。處今日學者，通病又不相闕，有賤不恭，只如自私自利，看得天下是非邪正，漠不相關，有時激而為忿，戾為恣睢，也是從已私起見。何嘗是伯夷之隘，有時流而為柔，隨為模稜，也是從已私起見。私起見，何嘗是柳下之不恭。○陸稼書曰：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教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上 美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此章只論得人心不必深求。三代以前無天時地利之說。天時地利人和皆是後世策士所爲。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

首一節全要含蓄。若實說便侵下二段矣。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孤虛卽空亡之謂。王者爲主相者輔之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

第二節申天時不如地利。就以攻者驗之。三節申地利不如人和。就以守者驗之。

末節見得人和之可戰。以終首節不如人和意。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

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見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不字誤。當是亦字。前條云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後條云賢者可以自去相見。卽此謂也。不然孟子而爲將朝王哉。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焉。

或問孟子將朝王一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使幣聘之。若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却不當去召他。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了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更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并之齊不見平陸。陸侯當是事一道看。方見得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亦兼惡託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

楊氏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外。蓋取憂而欲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況餘人乎。

或問楊氏之說如何。曰。以孟子所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則其意不爲是矣。且以無所逃而不俟駕。有所適而不爲臣。尤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景丑氏以下盡妄去。

其明所以委去爾氏自此景丑氏以下之說之意條前

所載皆其可存者。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天下有達尊三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

朱註發明曰天下有達尊三莫如德皆申曾子之意以明其言之有道也不得看孟子自論德指曾子所謂仁義於

達尊之說達通也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

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

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

致崇極之義不與於孟子之言也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

得之者是以其簞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

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

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

子曰彼以其富其辭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之間

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幽一有下慢二當對爵看不必對德看德便是仁義此所

以不慊於彼也

大有為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承之此節正明所

以不可召之故有謀則就仍是不召意宜照下學焉後臣

看下不得轉語

故湯之於伊尹節此第援古為証正見有不召之臣而成

其大有為處今天下節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

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為耳管仲且倘不可召只借來談

起下句耳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已而

已之不當應召自見

徐思職曰這章書要曉得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理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總是一箇身分

一箇心事蓋輔世長民非仁義不可而要行仁義之道

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而大有為之君非尊德樂道不能

稍有委曲遷就便非孟子所謂天下之君非尊德樂道不

能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其賢師與王爭禮數乃是孟子

以賢師之道自待以待王約貴實道理如是伊川之爭

生亦此意

陳臻問曰章

皆是也皆是而無非也

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

朱子或問小註

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字否曰是

徐思職曰君子辭受取予與出處進退各是一事最怪

交際處以中道為主非以受與為入仕之機人心汗下

以儀容為作止亦良知家之自文其陋也取予是交際

事進退為君臣事各有義在無交際章則流於偽敬不

情無義是章則流於貪林隱忍此聖賢與人待物之中

正道義於出處毫沒十錢必謂齊王不能用孟子故棄

而不受則孟子不應久於齊矣此

亦小儒之見非此章之正義也

孟子之平陸章

首一節孟子隱寓責讓意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宜反對

下反諸其人立視其死作出脫語

他日節以孟子為主方見聖賢有功誦字須說得現成則

前文不必重叙而其意自出惟孔距心惟其當是字字意

在他臣便意不在齊君矣

惟字對五人不對齊。若欲云意在他臣不在齊。若以通節而言則爲王誦之何爲莫錯會。

孟子謂紙肅章

子之辭靈丘舍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略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爲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諫王不用而去實孟子有以激之第三節齊人祗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於齊實未爲臣也不得其職如前章此非距心之所得爲是也不得其言如本章諫於王而不用是也

孟子爲卿於齊章

首一節亦宜立案虛講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下

五

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爲使出弔於滕

新語

孟子自齊章

致治也嚴是喪事匆匆也屬孟子

古者二句輕只引起下數句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

第三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應上節古者棺槨至達於庶人等句

勿泥且字作別一段意此節即應上節盡於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也

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此節述所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朱子或問小註公孫丑下

七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易爲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者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

或問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會教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燕人辟章

管叔以殷畔不在本句以字在上句使字歸重使字是章旨以往事傳會時事總爲釋暢張本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奪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隣降爲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欲子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弟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

言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周公管叔之事所謂天理人情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須隱舍仁智講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亦臣位也久而道不得行乃致還臣位而歸

看齊王就見數語已是話別光景及至他日見孟子猶未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遽去姑留以博好賢之名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亦未明言何得自生枝節須照下惡知其不可古之爲市者一節只分疏得龍斷字義故須重講中二句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已去齊而仍宿於晝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

尹氏曰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徐思曠曰：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是沒要緊。

尹士語人章

此章自千里而見王，至予日望之意有三段。

浩然句是承上起下語。

徐思曠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要說得無可如何下轉語，方有力。順施便淺。

楊氏齊王猶足為善之說尤有味。且其發於夢寐者如此。楊氏已見集註自言齊夢人問王，蓋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

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憂則違之而荷黃，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黃皆是憂則違之，但荷黃果於去，不若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九

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過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黃之果於去也。

語類

徐思曠曰：聖賢要做事業，都有個準擬在胸中。如孔子當時最準擬箇魯，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來不合而用，所以遲遲其行。孟子當日最準擬箇齊，故曰王猶足用，為善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當時亦遲遲於去齊。又曰：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猶猶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伐周也。又曰：天下之民舉安，根足用為善，來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於世。而王者少，所以註中存楊氏之說。孟子不是浪語，以天資機變之主，而自孟子用之，實有安天下之理。以天下安危望之齊王，是其本心到此時說來，是其餘意。聖賢貴氣自用不着，亦看得好。

充虞路問章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

尹氏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在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徐思曠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當從不怨不尤，意則入作不解其何以忽焉不豫。又曰：從頭說來，見得三代以前，若君臣相遇，天決不虛生一名世之人。是以名世卜王者，若云：以王者卜名世，則齊王不可為湯武。孟子亦不春着于齊，安敢憂世之志與樂天之誠，猶從此看出。是不豫之非不豫，須體認並行不悖道理，纔知孟子不非怨尤與不怨尤亦有並行不悖道理在。

孟子去齊居休章

朱子或問小註

公孫丑下

十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或問

問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命，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曰：舊已由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師旅為當。

語類

徐思曠曰：退而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也。兩志字相照應。又曰：這章書總明不受辭之意。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孟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以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

黃齋飛曰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但各就其人之資質學

方示以切實下手工夫孟子告滕世子先與言性善則

其所傳于子思之旨直從天命之謂性說下然後及成

求端然後及其用力處即是于思近思錄亦必充之以

當時言性之家頗多邪說不似孔子教人法門蓋緣

之故必先爲人指示源頭大槩然後知仁義不假外求

聖人可學而至而不假于用力也

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

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

值者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

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

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

明底如何過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唯天下至誠爲

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

憲宗武宗他便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了得憲宗也自知

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

有憲宗會川得他或曰後來李絳亦不能做得到徹底由

其資質淺薄耳故其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幼年許多俊

倆是李絳教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

記得更詳如李德裕獻齊錄之類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由未發是性已發是

善

問性自性善自善莫是兩樣否曰天生成這箇性本是

不昧底做出來合自恁地好

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

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

力量不至固無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

朱子或問小註

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

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

止於至善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

子告人蹴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

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

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

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

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

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信之篤守之固是

甚處用功夫。日本來有這個物事。在初然理會得不差。漸漸地做將去。吾心却欲如此者。便仰如此。坦然由之。而無疑。日積月累。愈進愈深。無人可以搖我惑我。這是自家立得定。所以能如此。

或問

或問堯舜與人同耳。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易得到這地位。曰。天之所賦。本是一定底。人自錯看。所以便與始初相格。認得是理上虧欠。不得。要到這箇田地。亦不難。

或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問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五

五

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起善從惡。有順逆之殊。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

或問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也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

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是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柢。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白是失了性。卽不是失了性。又曰。未發

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或問

或問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蓋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子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五

四

究秉彝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情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

或問

李仲實問注云。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汨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如此

方是讀書。語類

尹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論之以道。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逗漏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語類

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上

五

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與其思，釋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非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語類

呂晚却曰：世子復見，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勢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此是孟子情當下為機迅利處。

世子疑吾言乎？疑字是病根。夫道一而已矣，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

呂晚却曰：道一即性善，引成三說，即稱堯舜。○朱註發明曰：道字即指性言，不必添率性一層，註止云古今聖愚不同一性。

成觀節是引述體，只是策世子。此承上文言道既一，而不容有二說。然則惟在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又豈可復求他說哉？

問三子之事，成觀則若參較彼已，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子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須看他大意，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語類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上

木

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因言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唯聖人則無不通，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雖聖人便事事要做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

足不足取以証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而已。

按此條載程先生辨孔孟處。因好然似不必孟子必得賢師之位方能行道。年所處時勢自是不同。試看井田學校已大壞了。不得尊位。如何行得孔子為委吏為乘田亦小用。則小效耳。此便可以為東周乎。且夫道之行與不行。亦視人君之能用與否耳。不用尊位亦不濟事。即以縣言之。孟子至滕。原有一番筆提。故先曰：是為王者師。繼又曰：亦以新子之國。明明一步工夫。一步效驗。若夫蔡不暇眩厥疾。不獲孟子。而先言之矣。當此之時。孔子復生。如之何哉。故夫文樂受而孔子行。許行至而孟子去。聖賢之限於遇一也。又孟子未學諸侯之禮。止知井田封建之略。為博學有欠處。余謂此亦是限於時不足為孟子病。必如問為國章總註。無知人不可移易。

滕定公章

於心終不忘。便見世子於孟子之言。煞有意味。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上

七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

論語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到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經大本。問其為大經大本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

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

曾子生事數語。自是汎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意也。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上

八

周道衰微。典章闕略。不備諸侯之喪禮。不能得其詳。悉曰吾嘗聞。即嘗聞其略之意。

定為三年之喪。便見世子天性未漓。不忘孟子與語之意。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

論語

三年之喪。周公之禮已是如此。滕先君魯先君。非周公滕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喪者。故註云：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志言先祖。乃立法之祖也。吾字指先祖。父兄百官。姑妄引之以為世子告。上世以來。傳受豈盡如此哉。

玩上二條。則是二國先君莫之行。乃後世壞法之先君。而非開國立法之先君。所謂先祖。亦即以後世壞法之

先君爲先祖而不知以開國立法之先君爲先祖。今世
子欲行三年之喪。正是喪祭從先祖。而父兄百官反引
志爲言。借世子未嘗學問。故不能知其言。通折之耳。
此條議之曰。姑妄引之以爲世子告。正是來諸兩番用
然字作轉之意。因集注未詳。故于此詳之。後來衆引有
疑。困勉錄俱見及此。而疑集註之不然。亦未考究。及此
謂然。友數句。自是反躬自責語。

不可以他求者也。言不可以他求於人。只在世子自盡而
已。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這章書須從問爲國與重民事意講。

民事註云。農事。朱註發明以爲指民間耕耘收穫之事。
如詩云。播厥者。是且未便說制產。此言最允。蓋下文許
多制度。俱從此句引出。然說話須有次第。若便以此爲
制產。則是引詩之意。亦將謂民不自振其制產之事也。
而可。

朱子或問小註

九

陽虎節只是借來作陪襯引起下面之意。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
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
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
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
亦難盡信也。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此都是孟子扣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
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此勞擾。又如先儒說封
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

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
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爲大國。豈有此里。禹塗
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
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想得
禮數大段蕩蕩。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
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爲千八百國。不及五
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
許多小國。却封爲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
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大行却有六
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
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處討一段百五十里來添。都不

朱子或問小註

十

滕文公止

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
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
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
地方千里。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是多少廣闊。
或問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曰。此亦不
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
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故謂之徹。承耕則通力而作二句。此是定解。蓋徹通也。
均也。論語註已明。至此加詳者。非謂兼有通用貢助之
之義也。以鄉達用貢法。千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用
井。雖有不同。其耕則同。此通力而作。其收則同。此計畝
而分。故謂之徹。
切莫錯會註意。

楊氏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教者徹也蓋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此書仍載楊氏以見前人曾有此一說耳即以見集注所以不從之之意

龍子節說貢之不善治地二句須虛還不可侵軼下兩節補足助之善讀來自見不必添補

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蘇氏法必始於粗終于精古之不爲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及其既有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爲歲之常數又因遊獵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採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飲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嘗言之矣

朱子或問小註 廣文公上 士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職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蓋世祿出公田有公田則有私田是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裏也既行世祿則當行助法矣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會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徐思職曰兩我公田是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証之法

曰晚郊曰一田兩名故一兩兩視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

問士者之學如何士者之學四字大全文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

或問先王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咏歌絃誦之間灑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

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句內疑有脫誤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其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頹風聖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

朱子或問小註 廣文公上 士

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之未必是也

孟子說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會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問滕文公爲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爲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

韓之類曰然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

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張子行狀已見總誌他多少不同宋子陳氏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徐云云不知何故陳氏少至商而後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謂文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

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稍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

黃學飛曰依陳氏說則是與商加來然朱子已謂昔若可從或者三代尺數不同如商之七寸可以當周之一寸則周之百畝即商之七十畝也然朱子本無定說今且只照白文解之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註之說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謂或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

人徒十人徒十人包氏二說計之總無三十家出士十人寡之數相懸遠亦無士十人徒十人拾

朱註發明曰此正言分田制祿之法也必曰常法者對下二節而言治野人使資者子者謂祿即分田之法中也九者分田之法其則制祿也什者分田之法其則制祿也什者分田之法其則制祿也什者分田之法其則制祿也

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之說訂之庶幾可見彷彿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伊川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視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此意看來亦是井地中事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

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者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

徐思謫曰餘夫二十五畝此雖在田祿常制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祿祿即有此田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又曰謂此所以必行井田也均泥不通便形格勢禁行不成了此後世所以必行井田也必不復也此則顯母之要合久廢情事絕不近○黃際飛曰孔子折衷四代之禮樂孟子折衷三代之井田學校正是一條心眼一代之禮樂又曰中外私先公後私此皆商之助法若謂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田九百畝句是周之助法孟子所訂則之助法也此句人每誤有○朱註終明曰鄉田同井言一鄉之田皆同此井有安其業也與近俗解竟作通文宜正之

朱子或問小註

有為神農之言章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攷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客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
德修解君民並耕以為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這箇連體都不是德修曰食豈可無但以君民並耕而食則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並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無此是體以君民並耕則無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以君民並耕畢竟體已不是

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言開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則勞佚手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神農者蓋重祿者貴輕者賤重則祿輕則賤則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二節正弊繁闢並耕二字此耕字應耕且為句當堯之時五節以堯舜作主稷契諸臣皆堯舜所得人耳

又須以堯為主此是舜相堯之時非加九官之命在舜帝位之後也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

父子有親五句本百姓不親來方合唐虞時事且與下聖人之憂民相應兼數聖人便失要領當主堯說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

朱子或問小註

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

竟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蓋以堯舜所憂之大言要對下農夫看

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為助尤多故舜欲傳

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

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楊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總六府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雖謂夏是其實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誅故皋陶雖謂夏是其實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舜之欲傳位於禹而禹亦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自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農夫也。句。正宜發大人之事。小人之事。

翼註曰。潔之潔。無一毫汙染。暴之乾。無一點濕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統不存。天淵潔白。處不必分。潔焉。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驗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朱註發明曰。濯之暴。之兩字。指大子之道德言。明著者道德發於外也。光輝即明著之光輝。亮以成文也。注重在潔白二字上。大意言夫子道德之明著。其光輝其潔白而無可加也。又曰。一班不存。萬理明。深聖人之心體也。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聖人之光輝也。所謂表裏如一。

墨者夷之章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

朱子或問小註

兵而親與之角哉。

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

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

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誤出來。湊孟子意。却不

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

或問二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

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朱子或問小註

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然。

或問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

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于根莖。皆出于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于一故。其愛亦主于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此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所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朱子兼問小注。文公上。充。

而于文義有所未盡。蓋謂惟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之學于墨矣。而必推其學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于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于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于漂蕩而不反也。問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此等言。但孟子救本家。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子。旬旬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徐思。橫渠曰。雙峰云。彼有取爾也。一句。今斷以為書之取。雙方說得通。蓋非為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

尹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偽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正之。其為後世之惑。豈有既乎。

徐思。橫渠曰。無端之所以別于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中差去。彼以為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為天也。此是儒釋。佛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足者。此也。俗士猶云。未與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朱子兼問小注。文公上。三。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章



問杆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其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

不忘二句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都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上求之

說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雙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說遇就

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

處故不肯候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

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去又

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

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徐思廣曰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問一修是說不見諸侯之義在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枉尺直尋之

非又曰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

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

利害專主利害者必乖于義理終則利害所計者自不

完此章自齊景公問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又曰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

不足與有為也此亦是見得透徹故守得堅牢耳聖賢

豈迂闊哉朱子解子欲手援天下乎直已守道所以濟

時在道猶人徒為失已此朱子之在當時所以亦難仕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引禮儀全在女子之嫁云云挾帶此

二句

問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

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二

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

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

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

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

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

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

上說林擇之云廣居就存心上說曰是立字是就身上說

行字是就施為上說

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不是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

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正位就處身上

說大道就處事上說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而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者。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

居天下之廣居。三句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三句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須是養。有下工夫處。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三

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安。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衛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

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

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大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四

周霄問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質以往。又未免於急也。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仕。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四

象引曰。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不欲仕也。由後段又是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不欲仕也。在難日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兩有所不恤也。

後車數十乘章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彭更原說。士無功而食。見孟子說。士有功。又以食志為辭。意蓋以孟子所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士之功。係思曠日食志。要看是進辭孟子。迫他到無可通處。

宋小國也章

或問湯為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

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陽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貨歸豚亦類此。

徐思贖曰。要知又使人門。非窮其情也。窮其情。便有富天下意。此中有王霸之辨。

孟子謂戴不勝章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此須得設言體。又須有責成不勝意。

徐思贖曰。薛居州。人但解以長幼卑尊之不一。相形出居州之一。來若借長幼卑尊實發一字。尤刻劃。孟子云。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而欲其旁招俊彥。使忠賢畢集。庶幾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為居州無益也。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五

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

編題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個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以矯之以自高也。

徐思贖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然亦唯何甚。近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于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

朱子或問小註

滕文公下

六

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戴盈之曰章

什一而賦。關市譏而不征。古仁政也。盈之之意。於農行什一之法。於商去關市之征。若是乎革弊以漸之道也。孟子言弊政取非其有。類於攘雞。攘不即已。與弊不速改。只是同歸於不義。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堯舜晚年方遭水。堯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定說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堯甚以為做。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

不曾見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黃河費許多力。黃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國圖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照後驅猛獸而百姓寧看。聖字當主安民立解。這句與上文誅戮等一例。看引書一段。須從大悅中看出一治氣象。下面盡收拾治天下功用中。纔與章旨有關。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或問小注朱子或問小注 文公下

字有其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是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遇。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朱子或問小注 春秋天子之事也三句。乃一治也。知我罪我。即是亂賊懼。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湯墨即是道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生下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諸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爲污池。棄田以爲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

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國圖

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

朱子或問小注朱子或問小注 文公下
以爲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個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國圖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腳。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國圖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氏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人逍遙物外。

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假儼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墨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小間百事廢弛。遂起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

閑先聖之道。閑字作用在下。

此一節總束。以繳不得已也。撥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

朱子或問小註

九

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

語類

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當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

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

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

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

語類

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

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

語類

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

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矣。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紛紛。而涉于好辯之嫌乎。曰。邪說

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辨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跛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出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跛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夫豈好

朱子或問小註

十

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

遂輟不言哉。

語類

距楊墨之事。前已說過。此只總結。以見承三聖撥亂之功。不得已耳。當以承三聖爲主。此句須得提唱。以見辯之不得已。上載不必鋪敘也。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

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

如不共戴天之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

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

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

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喚做賊

邊人

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賢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

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樣時節其所以救正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真有闢闢乾坤之功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六下

十一

此在反復相尋上看一字惟一治一亂反復相尋是以

人之類久矣又曰畏天命而謂人畏想見從古如許

出三復之下真令人可以流涕○講到末節孟子且欲

以端人而謂自得其精光

但以爲好此真外人見議

陳仲子章

廉乃人之美節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故章子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

第二節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三節章又替他回互

一問爲一節一答

爲一節真錯看

仲子齊之世家也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以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縱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第四節是實指其廉之矯激處句句敘事下節方斷之末一節不重仲子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上

讀此幾似朱子早知後之必有借口范氏之註者誦咏白文數過亦可以知此條之親切矣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六下

十一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侯官鄭任鑰魚門校訂

受業宛陵湯友信景范泰校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章

此章書須要識得開合輕重。鄒氏總註以落甚明。

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口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謂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

牛子或問小註

離婁上

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

國圖

問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一段。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開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使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聖人節是提起說。非承首一節。此言先王立法之美。須動遵字。大意人皆知此章重政。不知此節重心。蓋言聖人之政由聖人既竭之心。思所由故盡善而當道也。

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

仁政亦從心思上來。但心虛而政實竭盡心思。經畫區處。遂立爲治天下之政。則政之利澤普矣。

因字只作依字。此是結上意。用諺語曉人。與不得一實語。當以唱歎指點出之。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惡

牛子或問小註

離婁上

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其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亦必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國圖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而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

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則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謂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非尊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爲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

朱子或問小註

雜要上

三

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以有爲。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錢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謂問責難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恭

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爲然。爲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謂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

朱子或問小註

雜要上

四

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謂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謂

作思賢曰。說約。照四故。口分四段看。極正大意。亦爲先。王井田學校。爲無存。而君臣倫爲一切苟且之治。而發。

規矩方員之至章

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

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

徐思曠曰。至字對下盡字看。惟此始盡。舍此卽不盡也。照下法字看。并照下道二看。故註訓極。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由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國圖

問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曰。此乃是不可不盡。不

朱子或問小註

是不可復加大意在下句。文勢止一欲字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舜爲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宣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

問欲爲君至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二典。便當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謂堯所以治民。修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便是如此看。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地硬要楷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

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命義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堯典自濟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槩言觀書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只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國圖

徐思曠曰。而已矣者。再無別法也。亦無所不盡也。須看所以二字。不是說大綱。到纖微曲折處。都在裏說。故曰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雖在盡字中分。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國圖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

朱子或問小註

六

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言胡

季隨主其家學。國圖

伊川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或問程子道無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

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

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

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

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國圖

尹氏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危亡名說。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朱註發明。曰。章意欲人君以仁爲法。以不仁爲鑒。但首一節人倫二字。實總五倫說。中二節兼責君臣。後二節

繞着責人君。正須挨大說去始無偏枯。

三代之得天下章

國卽諸侯之國。所以廢興存亡者。其以仁以不仁。亦有如三代然者。

廢興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趙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趙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

朱子或問小註

七

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能。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甚。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

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象引曰。此命字。以理言。又曰。韓氏言。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太拙。蓋能自反而上下歸之。此便是。承言聖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永譽之耳。徐思。曠以其身正。而求天下歸之。此即在下。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讀。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句語。

人有恒言章

此章書本註。未必知其言之有序。自是恒言正旨。

朱子或問小註

八

爲政不難章

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徐思。竊曰。本在修身。不須切巨室。蓋意。此云。難。以力服。立言最妙。後并討處。置得宜。意更足。林氏一條。亦宜玩。章。說服人。則爲無星之秤矣。朱註發明。曰。此及上四章。朱子皆以爲相承言之。須講得此意。如上章是從天下國家而推本于身。此章承上而言。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不得罪以修身也。巨室。昔君之親舊。猶一家也。章意垂修身言巨室。舉一難服者言之耳。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不論。只是以力論。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雙峰傳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由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樂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能為而是天又曰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必能回天復勝此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射所殺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也按僖說最得朱子此條之旨其第二說尤得總註之意此章原是欲人于順天之中而行回天之事不是欲人一味受命涕出可也也經說天定勝人便說人定勝天所以為聖賢之言又思此與說天意一般如武侯之於漢父山之於宋到那時非人之所能為只得也說是天意其實便是天地之心到不是天地之心如何漫說得天意但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君子正于此時尤識得天意所在

尹氏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于後世戰爭尚力以強弱而亂其序矣為小國者既不能安其小又不能歸交王而無敵于天下後耻之無益也

仁不可為眾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

朱子或問小章

九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自取自取意首節已含而未露

孺子節須照自取講下節斯字便見自取意夫人節正所謂自取之者末乃繳足上節之意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通章應主為仁在眾民欲去不仁在無施民惡之意

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眾勿施之意

徐思瞻曰好仁之君出下仁者皆為眾民以歸之所謂得心斯得民也王天下所謂得民斯得天下矣此所謂時君在此節又曰今之欲王者節蒙引云此是孟子為勸後二節示戒也按猶七年之病即指今之欲王者言其不仁已極有將而于元亡之勢及早改圖雖有志仁一善不覺悟庶幾六國暴秦相繼而亡其何能救哉齊及滑豈不驗哉庶幾六國暴秦相繼而亡其何能救哉齊之病於民困便與下文不照驗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伊川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或問小章

十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

熹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問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註暴害也不同曰也只

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語類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語類贖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或問

道在箇章

爾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

朱子或問小註

難要上

上

親長。平天下何等學術。正是孟子大醇而無小疵。當時以為迂闊難行者。試看聖人功用。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流出。孟子特為妄求者實實指明。

徐思贖曰。要亦實理實事。求遠求難者。自不知耳。張南軒云。在人。凡有親親長。以身率之。經中並無此意。○呂晚村曰。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曰。親其親長。非兩層方見得。最易而字是直指。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又曰。玩全節語氣。未句下應有然則何不爾易。而未語遠難哉。之意。然自文却只此編住。令人自悟。于義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居下位章

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

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或問

或問所以擇乎諸說者如何。曰。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其以知至為非思勉之所及。亦過高之失。其論誠者。天道亦有未安者。已於中庸論之矣。

朱子或問小註

難要上

上

楊氏身不行道。所厚者薄。真善朋友之道。三語發明文意。有所未當。其論誠身。而以忘機言之。似亦非孟子本意。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又曰。明明善在誠身。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語類

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便是實。便是暑更不待使他。

危地聖人仁便真個是仁。義便真個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此章固是述中庸孔子之言。然亦須通各處地頭。細玩章句。集註與同處自見。思誠即是思所以誠之。不日誠之而曰思誠者。思字是孟子生平得力處。故於此發以示人。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于是厥德皆至。無誠處。

伯夷避紂章

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柳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語類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語類

求也為季氏宰章

此孟子為當時富強者罪也。引孔子言。總是起下節意。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勝一木投一壘。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人命可不重哉。

范氏之說甚善。而所論重人命者尤善。故善戰者當服最上極刑。以正其殺民之罪。至於縱橫游說。連結諸侯。起爭構釁。以禍民者。即次之。變亂井田。開辟草萊。以其土地分授於民。使任耕稼。為聚斂計。以害民者。又即次之。

一蒙。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

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語類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地力。而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語類

存乎人者章

集註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自是一章之旨。若說向觀人一路。便是沒交涉也。

恭者不侮人章

按觀其眸子。觀其眸子。與眸子也。則說向觀人一路。似與白文集註無不發貼。此條以為便沒交涉。不知何故。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曰。利害又曰常。不似不相應。疑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

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君之人民也。位出於君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魯得用天子之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魯公其褒矣。孔子以此爲周公之哀。是成王不得用之也。分前謂則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天凡人身上有事。天子親樂云周公有大段不知事君。天凡人身上有事。通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有餘也。

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曾子周公事先儒所不及也。

朱子發明曰大者諸凡莫重於此也。本者諸凡皆起于此也。非以爲本明其爲大也。二爲大句。正有實意無嫌也。

發

人不足與適章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類語

楊氏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之德。其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世。皆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爲先。縱得好時。終是收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微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街心。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威格處。然亦須有

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伊川解過主於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于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

問有不好君如何格。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也。

朱子或問小註

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舉足足以辨其邪心。容色足以清其惡志。非但取辯於顏舌之間。諒諍之際而己。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行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存疑曰。莫不仁。莫不義。是指用人行政說。

有不虞之譽章

書理在一。有字要知毀譽未必皆實也。宜洗發。

人之易其言章

此是戒人謹言之意。

人之患章

此則以學者言也。學莫病於自足。若侈然有好爲人師之心。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

徐思職曰。翼註重在自足二字。此是新機。然從本文對字看。出

樂正子從子敖章

正言不可則借他端以發之後世依違顧處以至失身者都坐此病。

此條上下文似不相貫不知何故。

子聞之也以下須說得虛婉。

徐思職曰孟子姑以

此責之三姑字當看。

此章書必須詞嚴義正方合師弟良規。

問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餽餽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子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

朱子或問小註

樂正子

九

王倖臣蓋嘗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為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

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哺啜罪之。

徐思職曰當看一徒字是微罪亦是實罪然已不可解南軒謂克既館于子敖則未免制于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恩謂亦未見館於子敖何至受制雙雙謂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只一失身便非不必慮及後日。

不孝有三章

或問舜不告而娶何也伊川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微庸此時未娶亦莫求遲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娶雖常人亦不肯為就謂舜而為之舜不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諸般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此理會但言舜不告

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之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因為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為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之說又推明其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其於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仁之實章

猶與疑當作猶豫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個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個便知其

朱子或問小註

無後上

三

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

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

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

或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

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爲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謂孝爲不偽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伊川曰。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箇中別出。

朱子或問小註
三
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仁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

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伊川曰。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伊川曰。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伊川曰。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伊川曰。

此生字不是道生生字。伊川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爲虛矣。義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

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得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便常常見這意思。

朱子或問小註
三
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

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伊川曰。

酒流將去。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黃鐘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黃鐘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黃鐘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黃鐘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此間人有泛為仁義智禮樂而不知用力于根本切近之地者。故孟子指其實而言之。以見親之不可不事。兄之不可不從。與親長愛敬兄長之義。弟而己矣。等章。同是一意。故集註云。天下之志皆原于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二句。又是朱子涵泳白文。見其言之有序。因于言下。稍出用力大序。原不在白文語氣中。若分上節言更心。下節言工夫。試問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下節何嘗不是言良心乎。自然而合仁義者。天下無幾人。上節何嘗不可言良心乎。亦可以知其說之多此焉。終矣。又須知用力大序。止言智禮樂者。皆智禮樂而仁義在其中。總是用功於事親從兄。故也。或終以上節分言事親從兄。下節合言事親從兄。為疑。獨不思此以事親為仁之本。何以謂其意亦猶此乎。亦可以語矣。弟俱為為仁之本。何以謂其意亦猶此乎。亦可以語矣。乃發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此其說創細實。蓋孟子之意。總是以望人務本。故倫或言實。或言下一也。觀或問曰。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任。則是合本字實字而一之矣。如必謂實字較本字又進一層。則將日事親從兄孝字一層。從兄進弟字一層乎。其說而不通明矣。○朱註發明口生。言孝弟之心。動于中也。惡可已。言孝弟之盛。而不自知也。須照註分三層。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說。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于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語類**
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順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

朱子或問小註

難處上

重

朱子或問小註

難處上

吉

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絜絜又。不格。茲。替。腹。底。豫。而。天。下。化。替。腹。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語類**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替。腹。底。豫。**語類**
象引曰。必論之於道了。方得心與之一而末始有違。順。字。正。謂。是。不。違。論。之。於。道。都。是。順。前。而。工。夫。
呂氏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替。不。志。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善。為。養。志。替。日。為。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替。
按呂氏順親之說。或問雖曰。得之然。與集註不同。須辨。
舜盡事親之道。而替。腹。底。豫。替。腹。底。豫。而。天。下。化。替。腹。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語類**
呂氏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替。腹。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江武曹曰。說統云。舜何曾見替。腹。有。不。合。道。處。因。勉。舜。謂。他。錯。看。了。註。蓋。所。云。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者。言。父。母。於。已。縱。極。其。怒。惟。引。為。已。異。不。以。父。母。之。怒。已。為。非。為。不。是。也。若。親。平。日。所。為。不。合。道。處。豈。得。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使。之。陷。于。不。義。此。說。統。之。所。以。為。快。也。○恩。按。若。如。說。統。之。說。則。順。親。句。集。註。不。必。言。有。以。論。之。於。道。矣。而。可。乎。武。曹。之。辨。可。為。不。顧。義。理。強。作。解。事。者。戒。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章

講首二節總要與地之相去開合。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

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

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

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問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

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

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竹符又有英

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漢有銅虎

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

左以與共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

蘇田地者執右珪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

以右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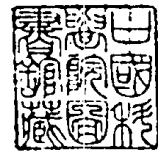
子產聽鄭國章

此孟子自是論王政如此蓋政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

度之施度非區區市惠於一時首一節已為下文伏案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皇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

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



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

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

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

梁壞故子產用其車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攷孟子之

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

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

又謂其猶眾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

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

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

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

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辟除之弊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

濟入正相反也

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

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

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

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孟子以私恩小利

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

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

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三

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和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有修尤非難事乃獨有問於此何邪曰問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有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

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或問

孟子告齊宣章

此章書言下要得孟子責成君上之意

楊氏曰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義者君臣之義也義者君臣之義也義者君臣之義也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蒙引曰田所賦之錄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祿又曰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速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二有禮如此則為之服矣又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四

問君臣之際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無罪而殺士章

或問集註君子見幾而作是如何曰此是從無罪可以內探取出來蓋無罪而殺士是殺大夫之漸也無罪而戮民是戮士之漸也孟子只是論其常理自如此

君仁莫不仁章

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

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非禮之禮章

此言察理責極其精。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為。惟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大人豈肯如此。張橫渠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皆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沈潛。益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識前言往行。以

朱子或問小註

五

得其時。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類。亦能見其時中。朱子曰。雲峰謂隨事順理。不為非禮之禮。因時制宜。不為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殊不知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勞頭便辨別出來。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行後。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

語類

人有不為章

此是聖賢分上事。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口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為也。

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耶。

或問程註有不為知所擇也。曰。此自有分辨。泥看不得。橫渠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程子張子之言。皆善。楊氏引舜及孔明事。楊氏曰。舜在側。辛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設施。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竟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他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為。為要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然則居缺畝之中。而天下為已憂。可意則甚善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意則甚善。然亦非孟子此章之本旨也。

言人之不善章

此章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難要下

本

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亦恐其亦言已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畔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徐子。凡亦進。不羞汙君。

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此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

朱子或問小註

七

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

或問已甚。曰。此亦不必說到驚世駭俗去處為甚。少有不合于中庸之道亦甚也。

集註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愿之亂德矣。

尹氏曰。已甚則失中。

蒙引曰。本分最難。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獨言仲尼者。孟子謂孔子放其法。又曰。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鑄鍊。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

洛誥計等為說。聖人之不為已甚。不止此。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信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在。義當如是而信。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

集註得此益分明。後人喜將必字作斷字。解遂有信果可不信果亦可之說。竟不顧犯集註妄人之戒。其誤甚矣。朱子並無此說。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

朱子或問小註

八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

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

扣。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

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義理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

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

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

朱子或問小註

九

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

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時但赤子之心未

有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爲未遠乎中耳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

不照也且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

徐思職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即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要看出大人與赤子各有分畧則不失二字纔道得實

養生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

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曰亦說得好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死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合子養生爲至如此又安得不當大事

尹氏曰養生則人能勉至死則其誠可知

朱子或問小註

十

君子深造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爲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

問道者進爲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都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

問道者進爲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俱自湊合得着故曰達

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優游。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十一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必安。居之安。則資之于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功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十二

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怠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

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程子曰學問而知之者皆不為自得者須要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居業上知則頭悟自別其心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其所謂閑淡近事莫得潛心植慮優游涵養已見集註其所謂閑淡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程子曰遠道深後雖閑常人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語至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有安非布置者皆非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幸

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聚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源或公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自

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無節次若是至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尹氏曰深遠然後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或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資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飲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飲低微甚底少時見雞將出棚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雞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熟矣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十四

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唯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朱子曰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聯合此章即曾子所問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問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學上達之知也又曰未得自得以前則深遠之左右逢原上達之知也自得以後則居安資深之左右逢原也又曰君子深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又曰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緊深遠之以道博學而詳說之章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

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詩韻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梅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五

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語

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于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

詩韻

將以反說約也蓋一本散千萬殊萬殊原于一本必於萬者有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于一者乃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故博學而詳說之者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約自博中來也若積累不多何由而融會聞見孤陋何由而貫通必融會貫通方可以言約也

伊川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蒙引曰此章要緊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蓋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同重深造以道尤重○晚間目博約是對得盡而其用力博約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博學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按學非欲其徒博是正解白文無義而亦不可以無約又是朱子反覆看書之法蓋白文開頭便說博學可見未博學者下而更不用講也此意看不清徒然與寫對症頓悟話頭無非白文正意即集註亦當改云學不可以徒博矣是可想也

以善服人章

此要看王霸分別處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

朱子或問小註

卷下

末

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大小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

詩韻

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子之實至此愈密矣○玩此條便知服人養人人字不是指百姓與上孟服人字○例玩力不難句便見

言無實不祥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其之之詞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夫此章僅三句耳而首尾衡決達如此於理有不得而通矣然張子首尾衡決云云承范氏之說而言也然字一轉亦當仍指范氏蓋如范氏之說以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難釋下句

實矣與上句不相案而其通暢有不可掩者故姑並存之
不然則范氏之說當削去矣若張子以上句作虛引之辭
稱爲通暢却使不切故疑然字下所說言無實不祥一句
張子二字當是范氏二字之誤

集註恰有二或曰前當是張
子之說後當是范氏之說

徐子曰章

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
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
名譽爲本末也尹氏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者以學者必
自本語雖約而意則周矣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
朱子或問小註

人之所以異章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
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
通雖間有氣稟昏濁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
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
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
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
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稟於氣便有不同

以此條玩之存心之說由來有矣不獨大全小註所載
而已何至通來乃羣以爲成義與本心同科則是因爲

我而戒及爲己因兼愛而成及博愛有是理乎且孟子
云存其心養其性九條云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
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田而存此心者也何獨至于此
章而戒之甚矣今之耳食者多也

獸豈能之哉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其幾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
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
存得更微

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
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
獸同者也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朱子或問小註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意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
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

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子恐合作禽獸
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

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
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
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

是仁義

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

過

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
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程子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張子曰。明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

禹惡旨酒章

朱子或問小註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道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或問某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

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是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均浦。激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朱子或問小註

或者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病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
伊川曰。武王非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處。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之事。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會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
伊川曰。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因如此說。若有不合。責周公之心。必如是勸勉。
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也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詩經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詩經

朱子或問小註

難要下

主

清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公卿又無賦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雖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案引曰二雅之詩既非朝廷樂章征伐命德討罪之章及若君臣之說則其流而為民俗歌謠之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迥然然黍離無復是朝廷樂章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又曰詩亡謂雅詩亡也然則鄭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其註曰述是實迹對空名看問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于上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實迹已熄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意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詩經
楊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位號

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詩經
病取以明義則詩經
此章要若一義字

呂晚邨曰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不重詩也春秋所以存王迹所謂其義猶取也○繼詩也又曰春秋因舊詩多亂臣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藝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注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實謂今人往往於此之說則是真信猶了如云猶此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斯當時門人只知陽澤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于未得為孔子之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子人子則私善於入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難要下

主

孟子曰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幾希者如此以此修班之謂存幾希亦無不可但謂存幾希之統則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詩經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詩經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

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語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子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子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語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朱子或問小註難下

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外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語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元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語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

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于取舍死生之際不難于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又集

王彥輔曰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其不可或蓋視義為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尹氏曰三者在不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為正

逢蒙學射章

首節前數句尚宜立疑案以待斷否則是亦二字屬贅下一節是取友作案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達去理會文義者又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稷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却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稷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度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處發四矢甚無謂也固之安危在此一矢則殺朱子或問小註難下

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西子章此章見人之本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也

天下之言性章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故曰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顯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專為智而發行其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意皆欲順利之而已

或問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

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鑒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當若是其倒置哉。**國圖**

呂晚邨曰。此章專為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爲智者。通章只一意。

問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國圖**

朱子或問小註

性下

五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是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潁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卽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鑒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國圖**

言水言火。言人。卽集注所謂如人之善水之下也。是于性中隨舉一二。以見例之意。非是專言人性之善。而以水火爲比。觀集注于性善等章。專言人。此章兼言人物。可知只是一性。而潤下炎上。不同須辨。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如何。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爲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國圖**

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朱子或問小註

性下

美

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中矣。**國圖**
伊川曰。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然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尹氏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鑒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鑒也。可坐而致不鑒而已。橫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則可矣。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又却在斗。又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公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故字一般。否曰然。

象引曰二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末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妄之說。強分故與利。存疑曰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注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中言第二節意。與注曰首節言理本自然。然天節言智不當發末節言智不必發。

公行子章

前二節須要照顧下文。

孟子鄙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朱子或問小註

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諺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徐思職曰此章須看本末以君命也各有位次。及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四語自是一章之指。○黃際飛曰衆人心中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有一孟子。並無衆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衆人惟有一禮。入門二句兩有字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狀隱然惟有一孟子在旁王驪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是論君子自治存心之道起語直冒通章故須統會全旨扣出君子身分。

仁禮即照下愛敬正對那不仁不禮者說。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怠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問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

朱子或問小註

天

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由於誠實也。

橫渠云此亦發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憐而已。便謂曰自反而忠而信而敬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聖人哀憐又別一事。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

或問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

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情之域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安得不勇。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

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其性，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

禹稷當平世章
通章孟子斷語都從兩孔子賢之句生來。

之則藏底意思，正須與楊墨對看。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

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

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何如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

伊川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中矣。故曰：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中矣。故曰：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

今有同室之人，二節只是譬喻。

問鄉鄰有闕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闕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闕，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戶不管而已。

若鄉鄰之闕有兄弟在其中，這便是同室之闕了。如何可以例論？意當時之答問者，只消以此。若兄弟殺人

殺人之事也，只得閉戶不管而已。

問戶不管忌非涉泣而道之義未必朱子之定論也。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爲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父母。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門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章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

朱子或問小註

難數

聖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打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某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如匡章。則其慰也甚矣。

歸

尹氏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孝。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嗟焉。

曾子居武城章

曾子居魯之武城。以設教。子思時仕而居於衛。一是去難。一是守難。如此。

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儲子曰章

孟子初至齊國。王使人私覲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以驗其爲人之實。

楊氏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非舜之道曰孝弟。而冬寒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不知味者。鮮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

齊人有一妻章

孟子見當時求富貴者之可耻。乃托齊人以形狀之。

徐思瞻曰。富以由君子觀之。爲主痛罵。這等人也。無益。即若與泣。亦唯君子見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決不肯苟且也。

朱子或問小註

難數

聖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萬章章句上

舜往于田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其廢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之完。應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人又從而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見。小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嘆。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嘆。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徐思誠曰。此是舜明於庶物。窮索非此。不足見聖人妙處。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曾恁地。

焉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是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件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

問。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他掩他。朱子或問小註。萬章上。

他那箇頑惡。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要思。思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思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欽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之之道。丘未能一。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楊氏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微服至五。卅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告而娶。禮之常也。而舜遇父母之變。

游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若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不違其親之義。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若子以為猶告。

或問此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為曲盡。象欲得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畧也。其所好再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為詳。然學止欲證得

朱子或問心註

三

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是時。豈不有子。與見之有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其心亦必已。上亦有。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其之不。為。此非。子之言。乃。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解。耳。是。數。說。者。恐。其。背。本。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若。象。而。解。知。刑。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素。而。殺。之。求。嘗。可。得。即。此。其。所。除。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非。有。實。者。必。詳。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哉。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語。已。失。其。文。義。至。施。於。此。尤。為。不。類。其。曰。與。人。為。善。曰。隱。惡。曰。行。其。所。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天。性。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為。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正。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

既是當為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瞽瞍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語舜之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後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記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問聖人與。云。道。何。黑。伊。川。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自。身。身。可。殺。否。曰。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昔。以。後。舜。完。後。井。舜。知。其。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高。音。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張。子。戈。朕。二。嫂。使。治。朕。食。為。天。法。矣。子。或。問。心。註。章。上。

象愛亦愛。象喜亦喜。亦是大槩說。昔者至得其所哉。總為下一箇方字。楊氏曰。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

象日以殺舜章

或曰。放焉。看後第三節。還該虛含為是。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如何。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於有庠。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

如此。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頭灌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間大奇
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玩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
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阮逸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
這又是極端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
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同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
此時方做此事擇讓與征諫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

朱子或問小註

五印類

唱盤

或問程子所論外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

問

論其理如此耳

萬章上

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徐思職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爲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總非人力所能爲而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於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歸見聖德不足擬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不足爲聖一此於與子下并卑二代之民從之不實教禹葬止言若堯議論詳悉處又簡省又帶堯來則公之有天下若實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則公之有天下若實教章法便呆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教事論駢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教事皆天也亦是該匹夫而有天下兩節吳論斷厥尹二節又叙事敘處下不得斷語斷處夾不得敘述又在相其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又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伊尹以割烹章

通章當以樂堯舜之道一句為主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饑食。出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卽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是一截人。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十一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饑令湯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如飲。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却時須會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師之事。亦是會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會親履行陳。竇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夏

之時。四語。顏子於平時。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會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蓋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傳以反約之義也。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心處。

朱子或問小註

十二

起處。却又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

龜山以饑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

問湯使人以幣聘之。四節。曰。此亦是案。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

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語類

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山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本註云昔有以此問某人如梨春而一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哲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悞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邪其論一介千駟之說則善也楊氏曰一介千駟則有多義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於一

朱子或問小註

萬章上

三

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語類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

語類

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語類

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

語類

程子覺字之說至矣特後段所引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投文意相反豈其記錄之誤與若如前段之說則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之先覺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為先覺者而已呂氏以五就桀為無傷於先覺蓋以論語先覺之說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曰五就桀為孔子所不為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則正矣

朱子或問小註

萬章上

古

程子曰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志不得志則亦不食命如伊尹可謂孔子於衛章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也對彌子瑕言之也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

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曰諸說如何曰義命之際呂密而楊疎而尹氏爲君言之亦可謂得其要矣

國問

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曰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生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義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矣

伊川曰人之於忠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五

義命本分石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而畏救懼弱者過門不入非不知義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或曰百里奚章

尹氏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耻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滕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

也尹氏之說切中時俗之弊矣國問
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無所據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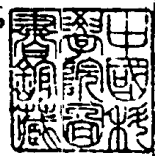
徐思曠曰証云已無可據直以事理反覆推之極看得好不須要據其理非當看其文法先言不知下秦爲不智下乃出三段智來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下先言相秦之賢而後辨其自當之不爲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文法凌空起峭處學者莫錯看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上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章



前四節須要刻劃清任和時之分量。

楊氏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
婚肉不至不稅見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
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婚肉不至則
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見而行非遲也
夷惠氣質有偏此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
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
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
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

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

朱子或問小註

不惟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

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都是

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差滓曰三子

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問伯夷柳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

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

其所得之極耳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

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

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

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

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

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

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

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

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放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

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

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

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

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

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

朱子或問小註

底是今却要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

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是

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要與他分個優劣

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

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是用權蓋用權是聖人

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

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曰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

尹大如夷惠

夷惠高似伊尹此句恐有錯蓋謂

夷高似伊尹則可謂惠高似伊尹不可

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

天下也。須繫焉。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

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德地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以。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子或問小註。

思只這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最難行。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然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齊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橫渠曰。無所擇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而清。勉而和。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伊川曰。克己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食嗇嗇。恐是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彼曰。君子而時中。橫渠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語言動作。皆有時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或問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曰。此一語已該下二節立說。兼字即下節集字義。

孔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字看出。

惟孔子智聖之事。即樂之集大成也。

徐思。此是孔子聖分上事。此一節言孔子之時。由于

朱子或問小註。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繼如也。以成之類。不言八音克諧。不相尊倫。各有條理。脉絡也。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親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

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註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

朱子或問小註

萬章下

五

喻最親切孔子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道道而行半途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

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

朱子或問小註

萬章下

太

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發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訥然而止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衆說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

朱子或問小註

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

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

伊川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振振君子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又曰知至而後當至之知終而當達終之須以知爲本知是也深則行而不至無有知而不知之知而不知行只是知得淺而不知行之至也

知人爲不義只是知得淺而不知行之至也

思皆致知知至之事與行義知至是致知則學明辨審問慎問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問其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楊氏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又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聖則其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子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

或問知無不備二句曰即從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看出

朱子或問小註

問智管則巧聖管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合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反。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奧焉能語此。

北宮錡問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漏。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

黃氏曰。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贊其說。此蓋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哀帝時。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實以孟子之說為正。而謂孟子之所未詳。按此條係諸類下條。又條或問。總是集註開疑之意。其執此條謂朱子果信周禮也。吾故錄黃氏曰。抄以備參考。

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

朱子或問小註

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十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始周禮之末失與。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此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絕。秦火然。而周禮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據於子思之傳。而多出入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曲為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門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祿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

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有謂大國以下三節。雖有君十卿。祿亦然。却重在臣上。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此說非也。公侯伯子男。祿祿在其中。分田亦在其中。尚非君所得以私用之。祿祿下乃細分。若君十卿。卿大夫士等祿。若十細。祿祿目如其言。然則班祿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重臣爵乎。此言亦折得他倒。

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

朱子或問小註
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閒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史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

朱氏公選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略。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論其所聞如此。文公亦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其語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滕之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爲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徐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尊卑。實自泰始。若從帝制。自爲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苟而須知。不獨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乃先王天下大公定。制無猜嫌。妨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又曰。看末節。乃知先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通至。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一毫不苟。方是得于上而不忘下。非先王以勞與食之道也。若以爲勸懲防

敢問友章

此章論友道。非論君道。臣道也。前三節敘次中。自作層折。原無輕重。

徐思。曠曰。說簡友。德便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也不得。未世上交下。誼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扶二字。亦見其本無源之意。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舊註。范氏之論。則是五人者。爲欲扶其賢以駁人。而屈於無資。故不得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并其富貴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爲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必不然矣。至於張子

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巧。與孟子他文不類。而所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通。蓋不可攷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可也。

獻子是主五人是實。

蒙引以此一節當主獻子不扶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扶其勢彰矣。徐思獻子以人之忘勢見其真。則公以尊賢有等見其辨。平公以趨承聽命見其虛。非以此往來見其密。皆是不求中道。然終於此以下。非貶平公也。蓋勢與非惟百乘非惟小國一例。乃以起堯耳。是孟子文法跌宕處。

末一節此是論友總結。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

徐思廣曰。雲峰云。此堯所以爲人倫之至。蓋言非如堯之友。堯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又曰。通章論不扶貴。似以末節又說貴貴。曰友友。如何論分。看五倫中惟君臣朋友屬義。此蓋見朋友與君臣並列於天地之間。孟子或問小註。論與友。二者缺一不可也。是一章總結。不單指堯。又須切友字。言說士非君無以行道。君非士無以輔治。仍是君臣中道無干。

敢問交際章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有成說矣。趙氏曰。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或者又謂若義在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饒也。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饒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

暴烈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烈光至今。

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獵較。薄正之屬。皆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

充類至義之盡句。只是非便以爲真盜也。

問非便以爲真盜句。曰。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

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紉也。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

曰。季氏是時自不奈。墮氏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會做得成。

孟子或問小註

四

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司馬司寇之官。乃是三家世。

爲之不知聖人如何欲得司寇。又問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國諸官皆世其官。無插手處。諸子不擇地而爲之耳。

徐思曠曰。吾報登交際亦非行道。此論與而借干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爲獨較辨耳。交際何涉。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間。便往還使時。見其不易。近人以此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癡癡。寺人何異。不止狂人直尋矣。此皆推衍作用。以小人之心。竟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迥異。原不是一樣。

仕非爲貧也章

前三節章意已盡。下只引証推原耳。

孔子節。就孔子所以效職者言。兩曰字。卽透下言高字。而只矣是不肯苟且必稱其職而後已。此盡職處。便是蓋道。

朱子或問小註

命是總計。計是分計。

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公西赤曰。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也。曰。乘田委吏。却不爲是。爲是爲司寇。便是爲此。因言近世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符號。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官無崇卑。要於循職爲貧。實是爲道。豈乘田委吏遂尸素耶。

此又就爲貧中看出爲道來。卽集註循職之意。莫過作道可大行也。

位卑節。只是辭尊居卑。兩句註脚。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

徐思曠曰。此章蓋爲爲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個大開。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爲貧而出。取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爲何事。故云然也。此法一開。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托爲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是千古良劑。

士之不託諸侯章

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三廩人繼粟。

朱子或問小註

命是總計。計是分計。

虎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兩巫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楊氏曰。周禮王義。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無膳。膳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而爲降而不受。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節。是以大膳。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

自獻爾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庸人縶縶人縶

徐氏曰士之自待固不敢同於有國之君亦不敢同於有位之臣君之待士不但當有以養之而且當有以尊之

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此是不了語氣須緊從召士

翻入

豈不曰三字直喝至末

呂氏曰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

徐思廣曰通章只論士不可往見不可召正是往見之意首二節論分不可往見即不爲臣不見之義下從

朱子或問小註

不可往故收入禮義一章從平日學守看若說君之待重末節仍應轉不傳負意作一步尾耳試看伊川全講方無窮龜山應召即失足矣禮義如何頃刻離得

一鄉之善士章

取善是一章大旨友者取其善也今人竟不知此旨首節友字實次節友字虛首節所重在上一句下節尚論亦視

我有以論之也

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爲本取善是友字神理

須要曉得恁般是誦讀恁般是論世正以取善也

或問知言觀人曰此是尚友實際

齊宣王問卿章

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

箕子固有所不及焉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

觀其引身而去以存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

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

有骨肉之親者乎然則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

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或問

或問尹氏後說如何尹氏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

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

矣

朱子或問小註

大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栝栳想如今卷杉臺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栳。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或問此章之說。曰。張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為性之有也。然既為安佚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意推之。然後可以談告子荀卿之說。

朱子或問小註

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栝栳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栝栳。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徐思職曰。子能隨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栳乎。即借人性未形。亦將幾賊句。激射。方得緊解。又曰。其註云。告子論性。病在一為字。孟子從為字生出幾賊字。以折之。而告子之說窮矣。

性猶湍水章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

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

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

人無有不善。脫不得性字。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其曰水之激躍者。非水之性。則善也。

徐思職曰。告子以為無分。孟子以為有分。故水論水是孟子言下。為機。又曰。只分出順逆二字。而性之本自見。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

朱子或問小註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待說。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平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

其立論之本意而索注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滴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爲一說。以與之辨。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謂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更翻看何者。爲是。卽道理易見也。謂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朱子或問小註。告子止。

已動用處是也。正如釋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又闢之曰。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三節謂作說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謂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伊川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稟賦天性。謂是俗言。天成皆生。未如此此訓所稟受也。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爲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蔽處撥

啓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然。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卽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謂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者。天降之。于下。萬物流行。各正其性。者是所謂率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有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意性半則爲

朱子或問小註。告子止。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與地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造之。習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是萬物各有。問犬牛之性。與人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滾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聲言兩則。初未嘗一片說。謂

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又集

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又集

朱子或問小注

伊川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與如隙中日光。一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性。孟子以爲非也。

孟子問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簡

孟子若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勞攘。重複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簡

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

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又集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某問告子。以知覺處爲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饑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簡

朱子或問小注

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又集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爲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亦莫不是。曰。固然。簡

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又云。彼自而我白之言。彼是自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

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語類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語類

徐思曠曰。此謂二句。即前本人口中。謂轉窮實是。故例語。不是兩處。語人曰。以白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多例長。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空。

何以謂義內章

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朱子或問小註告子上

七

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爲卑。而不知其爲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語類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周勉錄曰。有謂因時制宜二句。在庸敬二句下。尚須通之。此其非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總是一句話。而兩處所說不同。又曰。既其所說不同。此固難以吾說爭之。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而通之。與上章孟子語告子同意。又且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性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語類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耳目。視在耳目。聞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語類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朱子或問小註告子上

八

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語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語類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語類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性善可知。若

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爲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附錄）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附錄）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底才。（附錄）

孟子言才不以爲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附錄）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附錄）

朱子或問小註

九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畧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是天子。命便似將告敕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觀臨。這

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附錄）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附錄）

或問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附錄）

朱子或問小註

十

或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附錄）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善也。（附錄）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附錄）

因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問。集註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耳。

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此。卽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此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錯了未暇辨也。豈其

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啓公都子之詰難。傳之後世。豈不惑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

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

則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焉。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楊氏有曰。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敬。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

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則得之矣。豈其晚歲之所得。有進於前乎。然其言亦有未瑩者。若曰視聽言動必有禮焉。一身之則也。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朋友之信。君臣父子朋友之則也。則庶乎盡之矣。楊氏曰。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釋詩者。殊不知此。呂晚邨曰。理在氣先。亦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然無間。後來欲說卽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于此處。須見得分明。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或問小註。孟子上

之下。遂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歸題

呂氏曰。今夫蓬麥皆可以爲食。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稂莠者。惡有不能食。稂莠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已百。未足以若人。故堯舜而有象。瞽瞍而有舜。非性也。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惡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故文與而好善。則屬與而好暴。亦非性也。

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不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

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爲甚善。人皆以爲美。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爲不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諸友而今聽某這說話。可子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

問語

問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某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曰。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

朱子或問小註。孟子上

南

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歸題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歸題

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事物。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欲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

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

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

呂氏曰。我心所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眾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

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

徐思。曠曰。前從物類引起。何獨至於人。而後之一提。後從形體引起。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一提。是文家擒縱法。向類亦指理義言。偏留在後面說。一層意思。翻作兩層。無非為指理義。類類與類。在後說。跌入令人無處躲閃。朱註發明。目前六章論性。此下九章論心。章內總言人同此心之意。又曰。按九章內言心處。或云。

朱子或問小註。告子上。理義或言仁義。或言智義。皆性也。要皆心之所。故言心無非言性。不獨大學為然。

牛山之木嘗美章。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格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

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格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

或問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遂以為良。

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為主。以為雖或流於物慾。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格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為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衝突。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有之為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因諷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於程子之說。乃若有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然亦可見讀書之不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

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了。意思。所以至於格亡也。

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

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日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清則良

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外物不能奪又問平日之氣何故如此曰欲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

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

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欲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

時清不待平日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欲得些時氣亦不

朱子或問小註告子上七
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攪如井水不打他

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
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

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

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只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

復存所以有終身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
問平日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

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

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

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壞了一分夜

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消得多

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為喻逐日

省節積累自多
問孟子平日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

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

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

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

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

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

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

朱子或問小註告子上太
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在這裏第二日百

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

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

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問旦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養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說心若氣清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朱子或問小註

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枯亡之矣所謂枯者人多謂枯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所為能枯亡其良心也

夜氣不足以存是有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枯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譬喻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方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

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旦晝所為枯亡之旦晝所為交來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旦晝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旦晝之氣愈盛一箇會盛一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其言謂只有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泯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休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枯亡之枯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耳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所為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前亦且戕賊無餘矣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枯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須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

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遍。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

論語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格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闌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

朱子或問小註

主

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枯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

論語

問兩日作工夫如何。某答略如舊所對曰。夜氣章如何。答

以萌蘖生上。便見得無止息。本初之理。若完全底人。此氣無時不清明。却有一等日間營營枯亡了。至夜中靜時。猶可收拾。若於此更不清明。則是真禽獸也。曰。今用何時氣。曰。總是一氣。若就孟子所說。用平旦氣。曰。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枯亡。日間枯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了。

論語

問夜氣一章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且晝只管枯亡。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

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主

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問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論語

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枯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論語

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

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曰。惻隱羞惡。

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孟子

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爲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爲此心操之則存也

孟子

孟子說夜氣如說乍見孺子入井一節不過提出良心發見時欲人認取耳此二條推而言之最得孟子之意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

朱子或問小註

孟子上

圭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枯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枯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爲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壯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

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

心類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

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

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

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

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理中理便是

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瑟

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

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

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

朱子或問小註

孟子上

圭

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

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

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牽着那

天然恰好處

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

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典起必爲之志

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

操則存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爲力則真能操也難則

是別似一物操之未真也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卒未能得他

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恣地快。自是他勢恣地。

此是朱子為學者言之。見於心工夫。實有無一。時便正。一時便邪之理。若曰文兩則字。其勢甚是大也。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

孟子言操存舍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蓋卿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上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玩此作亦可。知朱子用存養二字。兼動靜而言。人自錯認說。一處耳。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說孟子求放心。語為寬。為慢者。蓋恐人誤認作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放。說說說。正欲人善。自孟子之意。其責孟子。說求放心。與孔子說道不遠人。一般也。是不得其意。則不如此下語。不然。人即是道。尚何不遠之。是云哉。善會得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

得慢了。

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上

伊川曰。冉雍小。不專心。致志。不可得。或問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此。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須臾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間。一有間斷。則為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為矣。

朱註發明。曰。一舉十寒。更是不專心致志。不是兩層。

魚我所欲也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

呂氏曰死生貴賤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過也君子心在曰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不知者耳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此之所知者也何生之擇哉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朱子或問小註

卷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役役營利寸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日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去耳

徐思曠曰賢者能勿失此中有多少功夫在不然則不辨禮義之事多矣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獨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自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卽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尹氏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苟不失其本心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卷

常說處安樂易處患難此章偏反而言之却又貴說出箇確據集註云君子不可頃刻不省於斯蓋當責不能淫負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者兼其一非丈夫也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卽人之有知識者路卽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耳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

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

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其言曰下學上達則固不以就於此而已也。其論仁心之辨析理尤精。其以仁為就事言者。猶曰以其理而言爾。

黃勉齋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乃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以為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

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孟子或問八註 告子上

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尋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

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

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

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

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

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

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

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着切

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

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

辨哉。此事甚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

朱子東問小註 告子上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

學須先以求放心為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正無忿懣等事。誠意是他去。省悟勿夾帶虛偽

修身是他去。為主不使好惡有偏。

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為曰。上

面煞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

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

按語類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又云。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者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即是此上二條之意。此乃朱子恐

人誤看白文無他而已矣。墮落象山魔障。故請詳說此學者宜盡心焉。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先。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個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道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始。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溢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三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今有無名之指章

屈而不伸。非疾病害事也。似亦不必求伸亦可也。至於心爲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而反不知惡。此所謂不知輕重之等也。

尹氏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朱子或問小註

拱把之桐梓章

此章書只是不使陷於不善之意。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胸中流轉始得。

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個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釣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於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安思。是能先立乎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

初疑此以天之所與我者。單指心而言。是正惟此之前者。後思此不是。可謂字此。單指心也。不妨分兩說之可也。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朱子或問小註

孟子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卽此思也。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

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者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

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蒙引曰。孟子之學。惟於思之一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世人。曰弗思耳。曰弗思耳矣。曰弗思耳矣。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收誠之爲思。誠其與緊之意。可見誠以人之道也。人者心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庸庸。庸作聖。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乎人大矣。

有天爵者章

朱子或問小註

孟子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而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固相遠。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早而惡惡遲。不如是。

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見得如此。賀孫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

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曰天爵。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新安陳氏曰。樂善不倦。是修天爵。忠信不倦。是樂之至。呂晚村曰。樂善不倦。是修天爵。忠信不倦。是樂之至。知民之來。我欲好。是德。是修天爵。合下當如此。古人之修。也只這他。固有耳。為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傳。此樂字病根。早已生成也。

欲貴者章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上

美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為堯舜。

仁之勝不仁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

矣。

按徐思曠採紹周緇云。仁不仁。以兩人言。非理欲消長之謂。余謂此看反了。仁不仁。以一心言。王理欲消長之謂。論語言克己。集注云。克勝也。此書下章朱子又云。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勝字之解。的是如此。豈有為仁而欲以勝人者哉。

五穀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景陽間只爭這些子。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上

美

天下事。那一件不是熟後纔得力。熟字是火候。熟之是工夫。火候未到。工夫固做不得。火候已到。工夫亦做不得。又轉了。須是愈熟愈妙。而無窮盡。熟字從上五穀來。脫却五穀。亦字便無着落。仁日熟義日集。此孟子之學。所以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已到聖處也。

羿之教人射章

此章大意。只在射之法與匠之法兩句上。朱注發明曰。言教者。學者皆必以法若偏重教者。便與高美章混。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章

此是禮之大分。不是酌中之意。

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

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

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

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咸熙

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以禮食飾。須要醒出輕重大旨。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下

而冬昏則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規

迎之禮。法許如此。

論語

徐思謫曰。此章有透禮與食色皆其重者。大旨則左右往復無不洞然矣。乃如聖賢立言。自是因人而異。非時輕重之見。所能攝矣。又曰。要者証諸任人取食色之重者。以比於禮之輕者。故其向孟子取禮之重者。亦足以服任人矣。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

煉。然後成銀。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

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

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

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然地。只是如此。如

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

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却在疾行徐

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

伊川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勝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于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姑舉其易者言之。而推

之以至於事無巨細。莫不皆然。發明言外之旨。尤為有功。

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道并

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下

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

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

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

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

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

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

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

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

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

周遮着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

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

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親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耳。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提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忠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卽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之或問小註

告子下

三

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爲此耳

小弁章

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

尹氏曰疎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日作小弁者自是未得到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國圖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辜伊何

朱子或問小註

告子下

四

宋徑將之楚章

宋徑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悖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庶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卽其利之一字而究論之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以下何以見利之不可也蓋一時之利有無窮之害故也將見爲人臣子弟者各懷其圖利之心以事其君父兄矣可見利不可以爲號亦有仁義而已矣爲人臣三段是仁義罷兵後勅發不是實事然而不王二句是本節盡處何必曰利句是總繳上文

尹氏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當時而以孝所扶持者轉致

若不鄉道。不志於仁。蓋言君之行事。既不向道。而其心又不志於仁也。

二十而取一章

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桀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

丹之治水章

今吾子以鄰國為寇。宜合上句讀。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為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朱子或問小註。七

無可據守也。

此章係錄或問同篇。但此章不諒字。語類新書曰。孟子所謂諒。蓋謂明字。亦載入此書矣。至此不復記。憶前說不知何故。竊意亮之訓。則由來舊矣。如諸葛公名亮字孔明是也。惜當時無入舉以問。

樂正子強乎章

好善優於天下。優字還虛。方為得體。天下二字。對下魯國看。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耳。孔子皆嘗為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
此或問辨尹氏之說。尹氏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言為上禮。親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舜發大。賦以章

首一節是記事體

此道曰。自舜發於賦。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日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而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徐思職曰。大任不。是富貴莫錯看。

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韓氏安陳氏此與孤臣孽子章是。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之意。對面。仿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道理。在不可不知。妙甚。雖其章。以安樂。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樂雖安樂。以看盡人以承天。

朱子或問小註。告十。樂雖安樂。

如何

教亦多術章

子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
謂類

子孟子或問小註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進。以至於可以無

所不。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敬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皆可見矣。

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

益先知得然後見得盡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窮理。心有未盡。便是空閑。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閑了二三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其仁。性即理。理即天。我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如此說却不重。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

此以盡心為誠意。語類也有數條。其言此說其辭雖是。要其說然畢竟是未定之說。觀此便見文集答朱

朱子或問小註。盡心上。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敬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皆可見矣。

見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此條雖是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

盡心存心。盡真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

虛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
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問固是操守存在
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游氏曰知天者達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知天智之盡
也事天仁之至也
游氏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天為仁之至此却說得好事天
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
所以養性也

此條於養性在存心以下二條不類此亦是兩存其
說以詩後人自擇者也要之當依下二條分言存心養
性方與

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
不害其平也

朱子或問心者性之靈也

存之養之便是事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
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
存心便性得所養

此上二條與第
十二條同意

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
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
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

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

此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
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也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天之名率性之
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
這正管此一句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
曰虛靈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
橫正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
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

朱子或問小註

上說

問中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

問

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

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
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於中故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畧盡而終有二意問如此則莫是性
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

豈有性離於道之理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

性便要盡心則處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

然盡心

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理。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

此與大學合朱子言之如第三條是也。節齋蔡氏因又謂其合于中庸知仁勇之事。近日黃際飛又謂其合于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事。此皆錄板註脚然如此。只是紛紛俗說盡可及除以專心于朱子之書。

莫非命也章

問莫非命也。命是氣言之否。曰。此命字是指氣言。若在朱子或問小註

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天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內之意。曰。若惠迪吉從逆內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

也。語類

伊川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作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今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朱子或問小註

研判了。此須是望。萬似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枉枉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伊川曰。命者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枉枉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也。

問枉枉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問枉枉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伊川曰。聖人只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枉枉死者。非命乎。伊川曰。直

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此條係語類第八條。係或問說。向是以物對已而言。言千皆備義未全。若集註之義。此章物字。即大學格物物字。皆備義纔說得全。前輩多疑此爲未完之說。在集註之前信哉。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拘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關。

朱子或問小註

九

或問萬物皆備於一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已及物。恕若不是推已及物。別是箇什麼。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已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拘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四句二以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

與我爲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

須玩皆是蒙上面一句。所以兩語說來。成功則一。總是皆備於我之故。所謂固有之也。所謂復其初也。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

尹氏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則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行之者。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育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朱子或問小註

十

實而但欲反心以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共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尙何樂之可言哉。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的。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曰。是這知見得最爲要緊。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

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論語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論語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也。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論語
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如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論語

朱子或問小註
強恕而行。求仁莫正。不可將恕字低看了。小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論語
行之而不著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同頭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道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論語
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論語
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論語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說要

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論語

人不可以無恥章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若無此恥心。則貪昧隱忍。何所不爲。故人不可以無恥。人若能以無恥之行爲恥。而惕然悔悟。翻然自新。則終身無耻辱之累矣。

耻之於人大矣章

耻心之存亡。卽分人品之邪正。爲機變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耻。而不肯爲者。彼方自以爲得計。其愧耻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人而至於無所用耻。卽此不耻一事。將入於禽獸。而不復進於聖賢。不若人其何事。若人之有耻。論語

古之賢王章

問致敬盡禮以下。曰。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則雖欲重見之。亦不可得。見且猶不得。而況得而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當然也。

徐思職曰。此章意在忘勢。玩語勢重。賢士爲王國諸侯。王輕士皆由縱橫輩貪位慕祿。進士必知自重。而後見貴於世。要其所以自重者。先自忘勢始。而所以忘勢者。全由樂道來。非則子方駟語貧賤也。看何獨不然語自見。

子好遊乎章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要合德義身分。達不離道。自是聖賢事業。當合天下溺援之以道看。

窮不失義以下足成無欲自得境界未節特引來作証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語自是聖賢身分宜至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

待文王而後興章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返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于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於禽獸何別

尹氏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徐思誠曰文王只作一敬字有不重前軒云聖人自立處云欲學者不以凡民自來而以豪傑自期皆作策勵語云此證降衷大舜人所同得惟上智之爲無物欲之虞無他他人

朱子或問小章

清之以韓魏之家章

今有八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自入視之富貴極矣如其自視依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則其過人也不亦遠乎

徐思誠曰石得韓魏之家不足道我而自視依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日論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至之義何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

以佚道使民章

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霸者之民章

伊氏曰霸者之民雖處如也希民使之驕樂有甚不得也所謂卑卑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夫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則下煦煦以求比於德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縱而不追求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卑卑而不知爲之者也

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之君也

自王者之民卑卑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旨說王者功用如此

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外於此而深治之

朱子或問小章

七

然後物從其化也甘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而

問

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終需着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

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

徐思曠曰：過化存神一語，只是說民之學，上贊王道之大，非不是推說過化存神。分間講。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明訂）

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明訂）

徐思曠曰：王者自指三代，好制者有，好制者有大自得，廣大仰天地同流，意自得，即不期不期，不期而意，自包括說其氣象，下有實際，在宜虛誠，夫君子簡從上而落，無兩層過化存神，是兩事，家引申，竟非是。中德求二字，特自過其不可分。

仁言不如仁聲章

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述。尹氏曰：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仁言也。上心。

上兩段是虛下，四句是實，得民心與民愛之有分別。

朱子曰：明曰仁言，仁聲其聲，深易於善政，善教其教，民效未易說。故尹氏言仁聲，就實善政善教而言，便至強不順。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良知良能，乃指仁義而言，愛敬即仁義之發見處也。

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明訂）

須知無別道理，即這中無不同三字，非解自文無他二字也。無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不悉便是謂達之天下無他矣。失自文與夫子之意矣。

楊氏說：因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

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因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親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然，識之耳。（明訂）

徐思曠曰：查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良知家標馬宗，自孟子而影帶孟子指仁義言，強仁是知，良知家標馬宗，自孟子而影帶孟子辨之矣。看或問，自得大義，總之後人紛紛，都不細讀朱子書也。

舜居深山之中章

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此，及其二字，白應承上生落。

與上節不作兩段。（明訂）

徐思曠曰：及其二字，正是形容上截之妙。呂晚村曰：通節問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作兩截，又不得。說兼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同言，終曰章絕相，但是一律一求，反覆贊美之辭。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明訂）

無為其所不為章

尹氏曰：善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

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徐思聰曰無為無欲即是擴充。朱注發明曰注中差惡之心切不為不欲擴充切無為無欲義不可勝用切如此而已矣。不可易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功夫方磨得出

有事君人者章

有一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不務責難陳善但阿徇逢迎為君人之容悅者也為是專務為此之意

尹氏曰以事君為容悅者侯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得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

失之或問小註

或問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君子有三樂章

這章書總見性分之樂

尹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不憚俯下情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廣土眾民章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人所欲與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閒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

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理具備

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八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

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剝去了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粹然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實孟子非自及

此焉能道

或問根於心說本末如此為復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說本末如此若畔面盡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云也

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便畔面盡背有諸也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又曰於於背厚也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

朱子或問小註此章是論性性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朱子云所性猶性之云云孟子云分定指天生分定正指於心言何嘗有人功根於心者朱子云稟賦君子亦與人可為善惡則物欲之累不能掩其心故君子

伯夷辟紂章從來論章惟淺說云根於心根字無二須看一性字

五畝之宅一節須切文王之政講衣帛食肉是老者之養不是民間共享的大老章是行政此章論養老

慶源輔氏曰若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朱子發明曰此章纔是稱述文王養老之政言其為養老於養民之中所以為善也

易其田疇章

如水火不過喻其至足仁字即從上無勿與中看出當淺看民焉有不仁又即從上句看出

朱子發明曰使有菽粟之法即指上兩節言民無不仁亦如水火之有無相濟也

孔子登東山章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侔高乎會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則小知其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雖為水遊於聖人之門闢堯舜則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雖為聖人

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與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與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

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與也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與也比者如鶴鳴于九皐之類與者如他

人有心子付度之上引幾兎柔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

朱子或問小註此章是論性性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朱子云所性猶性之云云孟子云分定指天生分定正指於心言何嘗有人功根於心者朱子云稟賦君子亦與人可為善惡則物欲之累不能掩其心故君子

學須是務實乃能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伊川曰登東山雖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濶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為實而有光輝也成章者言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岳亦無由有光輝之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其論成章亦然須先說志道後說成章而達後說章不能成即不能達然此章雜聚眾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與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意言之表矣

三句與一句詩有此體

自引以來多不信登山觀海是與起遊於聖人之門一句想因不識三句與一句詩有此體可讀此條亦可以然矣。若將登山觀海太山作假借形容之辭便是其不是與須推橫渠曰難為言言無以加也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求則所為雖善要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

朱注發明日本文只就聖人之言上說要之聖人之言無非聖人之道言之大即道之大也伊川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源淵源意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支對淵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必觀其源因其淵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淵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源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源然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朱子或問小註

那淵便是那本了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淵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但說觀其淵便見就淵處便見其本

朱引曰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而已矣伊川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伊川曰易云美在其中勳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徐思瞻曰宋子論此章加六義中此與禮節反節皆原委得大意者忽而曰病也首節自以難為言句也朱子或問一暗說一明說耳

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禹之分只在義利之間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不更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舜學孝為善若未接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

看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難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

問舜學孝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小且須常存箇朱子或問小註

誠敬做主學問方之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問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暖處也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

差排道是善。今人正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附錄

利與善之閒。若才有人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筋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附錄

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閒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有謂孟子之言。有字句無差。而用意各別者。須辨其異。而後可以地。異有字句各別。而用意無差者。須辨其異。而後可以地。是而二之。則不可言善。附錄

朱子或問小註

心

幸

楊子取為我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于子莫執中。誠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併屈。則此為中。當開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并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意物知權。則中有所時乎。不必用矣。是亦日知中。即知權下。惟是不知中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于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附錄

雲峯胡氏曰。吾儒之中。隨時以處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一以貫。異端之一。一而廢。須知。

飢者甘食章

為善。仁義而善者。也。看來。義一者。德無一而可。所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附錄

賽合註曰。此與附之以韓。韓之家。前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加。一是不為貧賤所迫。不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楊氏曰。不惡。不。不。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乃所以為和。取曰。若觀其相。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尤。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曰。朱子或問小註。上。

朱子或問小註

心

音

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或問

有為者章

此勉有為者。貴要其成之意。

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莠稂。亦猶是也。

堯舜性之也章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附錄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附錄

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

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

伊川曰。克齊性之生知也。

楊氏曰。克齊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似之而已。非已有之。

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甚大。

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伊川曰。身而終遂至以自欺。欺人而終遂至以自欺。

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其資亦所謂中道。

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

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

爲。一有毫髮之低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篡賊耳。不以素行

之著。不著天下之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不素餐兮章

傳食章。言人之有功。我當食其人。主食人者言。此言見食

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食人之食者言。

伊氏曰。不素餐兮。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見何陋也。徐思。瞻日用之從之。而從之。不從而君子。於人。其資亦所謂中道。

伊氏曰。不素餐兮。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見何陋也。徐思。瞻日用之從之。而從之。不從而君子。於人。其資亦所謂中道。

伊氏曰。不素餐兮。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見何陋也。徐思。瞻日用之從之。而從之。不從而君子。於人。其資亦所謂中道。

伊氏曰。不素餐兮。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見何陋也。徐思。瞻日用之從之。而從之。不從而君子。於人。其資亦所謂中道。

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

桃應問曰章

問。替腹殺人在臯陶。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朱子或問小註

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替焉耳。
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廟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訪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
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替腹。則生議貴之法矣。
或問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世人謂史氏以為貴。而史氏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

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

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尹氏之說。雖約。而公至前。而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孟子曰。伯夷。自命。以齊重。天倫各行其是。故轉看便差。舜與臯陶之用。心亦是如此。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居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朱子或問小註

尹氏曰。雖然。見於面。蓋於有。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居。故孟子子母言夫居焉。
敬字一章之主。恭敬二字。一意。故首節只單言敬。恭敬二字。云一意者。對前章而言之也。朱子釋書之精如此。

形色天性章

問形色曰。有這形。便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舉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冉雍問子禽者。達財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者。井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不應安排。在答問之下以某觀之。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

語類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才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語類

朱子或問小註

論心上

主

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序。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才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語類

道則高矣美矣章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

語類

躍如如湧躍而出。又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又云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

語類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

語類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好看。這也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

語類

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語類

中道而立論教不論學。徐思。躍如。非不欲發。不能發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躍如。如承不發。未中道而立。永躍如來。一氣注。語語與上問意對。針從古聖賢教法實實如此。只言教而道在其中。所以教有方法者。以道有實體也。不是上二句說教。下

天下有道章

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總見身與道相從而不離也。

膝更之在門章

有二字宜含蓄勿露。

於不可已而已章

首一節只在處事待人上說。後節言人之爲學亦宜循序。

君子之於物章

尹氏一本無偽之說亦善。或問

此章上逆下順是孟子一本無偽大旨。

親親而仁民二句是覆上語。原不專重親親。仁字亦不必深求。

呂晚邨曰此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以大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

朱子或問小註
在初觀用力此處厚一分下格有一分歸于一本三也若能於一而字中兼舉三義不作模糊影響之言說理如說

知者無不知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同是用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爲否。以否爲賢。少問那仁上便安頓不着。語類

問下一節却只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仁乎。語類

衆引曰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說統曰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然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又曰仁智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底樣子。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章

這章書孟子借惠王以爲人君之戒。

春秋無義戰章

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

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其皆王者之罪人也。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釋當時恁地戰國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

徒倒戈攻其後以非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

朱子或問小註
盡心下
殺荷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荷子

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

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

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

說亦甚善。或問
伊川曰夫戰事之難容有車輛而過其害者當議其意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易說信於離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不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而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能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橫渠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有人曰章

此章書全重在乎仁上。

梓匠輪輿章

這章書蓋勉學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喻。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言外。

舜之飯糗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爲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尹氏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吾今而後知章

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

朱子或問小註

古之爲關章

爲關繫。此設關之本意自如此。

身不行道章

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

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義集

周於利者章

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圖圖。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

蒙引周於德謂誠到守到氣又到也。若一不至則亂矣。誠不到則眩如荀子之從齊張足也。守不到則眩

楊雄之爲奏大夫是也。氣不到則傾。王坦之之辭執手板是也。

好名之人章

或問好名之人能謀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干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單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忘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國圖

其人指真能諷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國圖

語類朱子曰某嘗把此段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滿綻也。動於得過大處發露也。

不信仁賢章

朱子或問小註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

不仁而得國章

孟子文章須看波瀾動盪處。讀此節何蘊藉乃爾。

民爲貴章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信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

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聖人百世之師章

或問程子以爲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固

朱子或問小註

不思不免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也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敗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歟

朱註發明曰從未有以聖人稱夷惠者稱之自孟子始故此言其所以稱夷惠爲聖人者因其爲百世之師而信之也

仁也者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顚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是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

朱子或問小註

五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

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迨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我與爾。皆仁之理。所以以人爲公。所以能愛。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附問）能愛所以能愛。想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附問）紛紛講家。或重仁字。或重人字。或重道字。讀過或問。焉有此種影似之談。

孔子之去魯章

或問張子接浙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意。當從舊說。（附問）

徐思賢曰。遲遲吾行。不是遲遲。接浙而行。亦非急遽。去父母去他國。二句。是釋之之辭。

朱子或問小註

君子之尼章

貉稽曰章

此見尼於陳蔡。非道之故也。或問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此綿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邶邶周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于桓魋。皆愠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解詩肆不殄厥愠之語。註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爲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亦曾有說。（附問）

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章須看二使字

山徑之榛間章

本註理義之心。二語自是一章之指。

末句須得詩人興而北之體。

禹之聲章

豐氏曰。久車多所致一語。而書肯已了然矣。

徐思賢曰。以門之缺。貼載述深意。在內喻。在文王。前于餘年也。日久車多。不日久。故車多也。

齊後章

此章書不必看得太緊。

朱子或問小註

口之於味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附問）

言之類者。如動心忍性。性字。亦是言氣質之性也。

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附問）

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植言之。（附問）

此條語類下文。仍有云。集註之說。是以所稟言之。則與集註未以所植言之也。故於此又言之。不得謂命字中無此一說。而此條爲集註前未定之說也。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潤。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附問）

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別訂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那箇便喚做人心心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

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語類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

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裁制限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

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

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
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
也。然又自要看得法。道理不是死的物。在人自着力也。語
玩此條云。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
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是言
所稟可以包得。所值稟註之單言。所稟以此故也。然命
字中却有。所稟所值。兩說。亦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又
如上前命字。到性也。注字言之。則云是就理上說。又細
分命字。則云合理與氣而言。亦不得就此而疑。彼也。
又如張子云。稟賦智與不智。不知仲尼是非命耶。稟註引
來。是言稟賦所稟之命。不替故。雖知而不知。仲尼此條
語。類所以有此命字。恐作兩般看之說。大全小註引語
類以解。稟註家引。稟註以解。語類皆非也。學者試以
余言求之。則知朱子之言。各有當矣。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遇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
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
朱子或問小註。心下
不修。所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
性。性
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
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
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
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
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賤
富貴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
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
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肖而言
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成之必得。

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
不勉其所當勉也。語
徐思。聰明。須有過。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
則不致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類。大有關繫。惟其必欲
求。不致力。則人欲曰。肆天理曰。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
抑彼而伸此者。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
功。况性也。命也。坐得實。則
有命。有性。轉得充。有力。
浩生不害問章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
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語
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
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
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
朱子或問小註。心下
而果能不失信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
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貨。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
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
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
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
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
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
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滿而溢。而
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
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閒。必

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聲同當是至字之誤。心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白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

朱子或問小註

之然後得為如是之人也。

或問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

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

謂信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蓋善

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為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

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

謂信

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

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

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

又問至八而化之。皆是推人否。曰皆是。又問只是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

問可欲之謂善三句。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

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

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

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

無待於外。

伊川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

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救之

失。謂

二之中。四之下。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簡傲從子救。先館舍後長者

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

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

逃墨必歸章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歟。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

也。曰張子之言。則固以為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

也。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矯偽。不近人

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有布縷之征章

此要實質講出經國大體恤民深情來。

徐思曠曰：縷字須看得有力，不必極贊用一縷二之妙。言如此縷免流亡深入一層，纔合立言大旨。

諸侯之寶三章

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

盆成括章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作。

孟子之滕章

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更考之可也。

也。

徐思曠曰：來與來字是來，來字是來，來字是來。

朱子或問小註

人皆有所不忍章

爾汝集註已言之仁義詳畧，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非為欲其不為所取者設也。

見利忘義，曲從人者，無以異于穿窬之道也。苟能辨之，則不為所取。

人皆有所不忍，此人所共知。而後之實，則大矣。今本集註以前未定之說，觀其上文引集註云：「此數語皆從此考。」

此數語皆從此考，則大矣。今本集註以前未定之說，觀其上文引集註云：「此數語皆從此考。」

白者皆釋然有以見其誤矣。又語相說，則汝之意義明。

實字比三條總是一意，與今本集註不合。或問小註但採或問而不採語類，即此亦可見今本集註又是後來改定者也。

者也。

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天下，皆是未足以克其本然之量。

士未可以節註語已自清楚。

徐思曠曰：此章時下作實事，亦則多事，不如依朱子為確。爾汝之實自當以不肯受之心為實，是即人皆有所達之於所為也。

言近而指遠者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而理會也。

朱子或問小註

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焉。通云：只此便有道理存焉。

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焉。通云：只此便有道理存焉。

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即在手中，近約乃所

以為難也。

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又曰：湯武反之者，湯武身之也。身處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也。

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

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

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

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

呂氏曰：無意則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其性也。有意利行，其性也。無意則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其性也。無意則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其性也。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呂氏曰：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得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句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意謂與下節稍異。又曰：不可以下三句爲易動客周旋中。禮看輔氏之說。謂又曰：動客周旋以下。只是性之之德。不指意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

說大人章

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爲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朱子或問小註

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樓觀數尺之類。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兩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則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應之身先王之制。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大人則藐之。

責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

徐思賢曰：高堂三殿。須要透挾。何畏大官。占制自然不爲。不是不爲了。然後古之制。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

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朱子或問小註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的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

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意在上。而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

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集註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徐思賢曰：諸家因誤看註中人之所不能無者。索引云：雖聖人不能絕。但不至流耳。是下看朱子言也。人聖人

網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懸牆有安頓處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張子正經能久則儆透徹學者當深念之

徐思廣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其似是者皆亂吾道者也註云是非明白無所回互正對似字看庶民為鄉原所惑只生不知呂脫村曰經在天地間亭亭當常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又曰君子與邪惡爭者正此庶民耳朱注發明曰何以反經以自率之以言宜之而已

由堯舜至章

由堯舜至孔子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間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鄉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朱子曰三山林心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

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數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問問

問問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

朱子或問小註

主

歸震川集孟子叙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曰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溪罵癡視夫析析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而敬止之家學其親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義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述同稱太史彪之與周同贊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徒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借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襲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顏子者夫亦以在吾者言之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數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以中庸序明道蔡表
不及爲疑意亦類此

朱子或問小註

註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終

或問小注三十六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
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
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注越二十年壬
寅鄭任鑰又爲重刻而附以已說併作後序反覆
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
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
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
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
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強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
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
雙峰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
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
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旣稱此書作
於集注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
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
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定之說在集注之前信哉是
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

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
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
二日爲主申使壬寅爲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壬
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注
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
云云是或問尙未暇改何暇又作小註陳振孫書
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榦撰其書兼載或
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榦亦何
必發明乎其爲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
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自知其謬深悔爲湯
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
寓目云